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流氓大亨张啸林

（上）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引子：走得太远了

自 1931 年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蒋介石对外坚持不抵抗政策，对内疯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战争，使中国面临外寇深入、山河破碎、遍地烽火的最严重的局面，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936 年，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影响下，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并没有作抗日的准备，继续对日妥协投降，愿意放弃东北、华北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者不继续侵略南方，以保持其偏安一隅之局。但是，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的“高姿态”并没有投桃报李，悍然向北京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制造了罪恶的“七·七”事变。

3 月 13 日，日军从华北推进到上海，进犯吴淞、江湾等地。“八·一三”的炮声一响，中日战争全面开始了。

从 13 日到 15 日，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 44 架，消灭日军木更津、鹿屋两个精锐的海军航空队。

18 日，英、美、法、德、意五国大使同时向中日两国提议，划上海为中立区。中国军队暂停进攻，但日本拒绝五国建议。

20 日，中日激战又起。中国军队一度突入敌阵，推进到江山码头。

23 日，日军强行在吴漱和川沙登陆，向罗店、宝山等地进攻。

9 月中旬，日本援军陆续到达，双方在北站、杨行、浏河一线，进行激烈的争夺战。

9 月 21 日，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分为左、中、右三个作战军，分别以张发奎、朱绍良、陈诚为总司令，各辖两个集团军与日军作战。

30 日，日军总兵力己增至 20 万人以上，发起全线攻击，主力指向登桥和刘行正面，突入中国阵地三公里，中国军队退守蕴藻洪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一线。

10 月 7 日，日军主力强渡蕴藻洪，向大场和南翔正面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屡次反击，相待到 25 日，大场失陷。中国军队撤到苏州河南岸，在苏州河北岸各要点留下部分部队阻击敌人。

11 月 5 日，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附近登陆。

11 月 9 日，淞江失陷。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上海沦陷。

“八·一三”沪战的发生，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抱成了一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上海妇女界举办书画展览会，义卖活动，慰劳前方将士。捐献首饰，组织募捐、义卖，救难民于困境。

从战事发生的第一天起，上海各报的销量突然大增，市民抢购号外，关心战事进展情况。

上海各界人士发起“一元救国捐运动”，人们纷纷将血汗钱送请银行或报馆代收，大多不肯留名而去。

杜月笙、虞洽卿、万墨林等上海大亨、闻人参与捐助慰问中国军队。而此时的张啸林，则藏好钱财、带着老婆悄悄远避莫干山。

他身在莫干山，心在上海，得知杜月笙远走香港，黄金荣告老托病拒绝日伪征招，不由得心花怒放，他仿佛已经看到了独霸上海滩的曙光。

日本人看中了张啸林，张啸林也看中了日本人，他认贼作父，与日本人一拍即合。张啸林大发了国难财、奸财，在上海滩大红大紫起来。

很快，张啸林又发现前方有一个省长的宝座，只要稍加努力，便唾手可得。这可是家乡浙江省省长的宝座呀！他终于可以圆了做官的梦，他乐得前仰后合，假牙从口中落到了地上。

在拾起假牙塞进嘴里的一刹那，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小木匠的儿子正从茅屋走出来，走过杭州，走过上海滩，走向……然而，精明一世的张啸林却忘记了，他投靠日本人，出卖民族利益，他已四面楚歌，走得越来越远……突然，“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张啸林张着的嘴里钻进去，又从枕骨窜出来，他只哼了一声，便倒在楼板上……。

上海滩显赫一时的大流氓汉奸张啸林，就这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张啸林

第一章武备学堂的肄业生

一、小木匠的儿子
二、从军校生变成了跑腿
三、西湖酒楼赔夫人
四、遇上个尼姑知己
五、为两个女人雪耻

一、小木匠的儿子

1877 年 6 月 14 日（清光绪三年五月初四），虽是初夏，杭州湾一带已是蝉鸣树梢，日烤地头，一派暑热炎炎的景象。有人说：今年夏天又要热死人了！

在浙江宁波府慈溪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几户茅草屋被掩映在树木之中，没有人声，也没有鸡鸣狗叫，一切都显得那么寂静、安宁。

突然，从一家茅屋里，传来女人的一声惨叫，令人悚然。之后，便是新生儿的阵阵啼哭。村民们刚提起的心放了下来：张家的媳妇生了。

生孩子本来不足为奇，可这新生儿的阵阵哭声却不同一般，气足而且声音宏亮，像是在对人们宣布，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来到了这个世界。家家户户的女人们放下手中的活，拥向张家。

村子里的宁静被打破了。

与此同时，在乡间的小路上，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正吃力地背着一个木工工具箱，迈着疲乏的步子往家走，汗水侵湿了他的全身。大概是没找到活，他早早地回家了。

当中年人听见从自己破茅草屋里传出的婴儿啼哭声时，不由得顿了一下，脸上的愁云即刻被惊讶冲淡。他加快脚步，气喘嘘嘘地向家门口奔去。

这婴儿，便是张啸林。中年人是张啸林的父亲张全海。

张全海捧着这新出生的孩子，又愁又喜，愁的是这本来已清贫如洗的家又添了一口人，怎么养活？喜的是这儿子肥头大耳，气足如钟，一副富贵相，也许将来会给自己带来好运。

张啸林排行老二，他有一个哥哥，名字叫大林，因此，父母顺理成章地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小林。因长得一副虎相，生肖又属虎，乳名便叫作阿虎。

张啸林出生后，父亲为了全家四口人的口粮，整天拼命地做木工活，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家又做箍桶的活。三十多岁的人看起来有五十岁。

那个年月，一个木匠的收入是很微薄的。箍三个桶才一文钱。况且当时又是银贵钱贱。张家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两个孩子直嚷着饿。

终于有一天，做父亲的意识到，这样下去全家会饿死。与妻子一合计，便一咬牙，背着家什，拉着孩子，离开了村子，举家来到杭州拱宸桥定居下来。

这一年，张啸林十岁。

杭州拱宸桥离慈溪一百四十多公里，这里商贾出没，人口密集，私家作坊林立，经济势力不算差。

在拱宸桥的西端，从此便多了一家箍桶店名字叫“ 张记箍桶铺 ”。

拱宸桥一带的生意确实要好做得多。张家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张全海再也不用四处奔波，张大林也在一家织造绸缎的机房当学徒。钱财的收入稳

中有升。

有了些余钱，张全海便合计着要把小儿子张啸林送进私塾去念书，这么打算的原因有二：

一是他发现这小儿子自搬来拱宸桥后，与街市上小混混相处，染上了游气，开始学坏。他想，孩子上了学，一定会变好。

二是张全海念念不忘儿子出生时的那副模样，如此与众不同，将来必定大富大贵。现在让他受些训教，以促成他未来的富贵，以小换大，值得。

张全海的第二种心思，谁也没告诉，包括他的妻子。所以， 在小儿子念私塾这个问题上，妻子虽然一味反对，张全海却格外固执。

就这样张啸林跨进了学堂的门，成为一名学生。

刚开始几天，张啸林背着母亲连夜缝制的书包，来来往往，倒有点模样。父母看了，心里也着实喜欢。谁知好景不长， 一个星期之后，张啸林又是一副混混样了。

原来，能进私塾的大部分是有钱人家子弟。家中父母忙着生意，从赚来的钱中拔出一根毫毛，给孩子找个去处，从不指望能借此道将来挤身仕途。这时候，私塾里出了一个特殊的团体——人称私塾少年。

这些私塾少年不守规矩，不爱学习。虽家中富有，却爱小偷、小摸，并以此为嗜好，追求冒险的刺激。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聚赌、近色。常用一些小钱贿赂私塾先生，换个自由，然后想干什么便干什么。

张啸林与这些少年为伍，很快旧病复发，偷、摸、赌、色样样都会。他还有一个其他私塾少年所不具备的本事：打架。他打架的本领在拱宸桥闻名。

张啸林学会了偷，不过偷的东西大部分是自家的，所以他对别人总是说“拿”而不说“偷”字。为何而偷？为的是赌。

从慈溪乡下来的张啸林本不会赌。上私塾前虽为混混，也主要是打架斗武。他第一次参赌是在上学的第四天。

那天，他准点到了先生家。先生没在，上课连个影儿也不见。几个少年见时机已到，拿出赌具，抛开书包，押起宝来，眼看着一枚枚铜板从这个人手里进了那个人口袋，张啸林目瞪口呆。放学的时候，他一路上想的就是：赚钱太容易了。

张啸林决定，他也要去赚钱，赚大钱，把所有同学的钱都赢过来。

下午，他在家里偷了一捆现成的木桶料，在当铺当了 8 枚铜板之后，来到了私塾学校。

那天他的手气特别好，三次一押竟赢了 15 枚铜板。

望着手中的 23 枚铜板，张啸林欣喜若狂，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有了一大发现：自己与赌有缘，既然有缘，就必会赢钱。

张啸林就这样爱上了赌，终身没有割舍。

在私塾里，最让张啸林得意的是“称帝”。他把全班十来个同学按家庭的有钱程度分类，每天视钱财的多少，令他们交纳费用五文到十五文不等，作为报效。自己却效仿封建时代的旧办法，把自己封为皇帝，把某个女同学封为皇后。

张啸林如此欺负同学，是仗着自己的一身打斗功夫，没有人不服他。

按照一般私塾规矩，这“皇帝”的宝座应由私塾先生的儿子或孙子来坐。可那时谁敢惹张啸林。没等他发话，先生的孙子倒先恭手让座了。张啸林称霸的野心逐渐膨胀起来。

可怜张全海夫妇节衣缩食让儿子上学，没想到儿子竟学会了这些名堂。最终有一件事，使他们了解了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

那天，张全海想找支笔记帐，一时找不到，便去翻儿子的书包。此时，张啸林已睡熟。张全海这一翻，翻出了儿子的全部底细。

原来，张全海从张啸林的书包里翻出了一张春画。画上内容不堪入目。张全海顿时气得七窍冒烟、浑身发抖。其妻张氏口中连喊“罪孽”。

夫妻二人把张啸林从床上抓起来，张全海一个耳光扇去，差一点把张啸林打晕。

“说，你——你在学堂里到底干了什么？”

张全海本想问春画的事，可实在难以开口。

张啸林被打得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他以为自己在学校里赌博的事被父亲知道了，绝没想到那幅画。

他不想说，他知道一说就会扯出很多的事，要挨更多的耳光。

“啪”又一个耳光打来，张啸林的嘴角开始出血。他的母亲哭了起来，毕竟才十来岁的孩子。

“你快说呀，小孽障，不然，要把你打死的。”母亲哭着说，一边拧他的耳朵。她这时对小儿子的感情是又恨又怜。

张啸林经不起父亲的耳光和母亲的哭诉，心想：不说是打，说了也是打，不如说了，打一顿了事。他开口了。

张啸林不但说而且说得很详细，说到每一次赢钱竟有些激动，丝毫没注意父亲脸上的表情。

张全海气得脸在变形，妻子张氏不再哭泣，而是瞪大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似乎不认识他，眼神充满了惊恐。

没等张啸林说完，张全海又是几记耳光。他原以为，儿子不懂事，弄张春画只是好玩。打一顿，吓唬吓唬他，以后不许玩这类东西就罢了。没想到，儿子小小年纪，有这么多劣迹。

“那，你书包里的那东西是从哪来的？”

张全海还是没提“画”字。张啸林聪明，一下子明白了父亲说的是什么，也知道了挨打的根源。

“是别人给我的。”张啸林觉得这件事不严重，所以爽快地回答了他父亲。

“谁给的？我会找他父母。说！”

“是……”张啸林支吾着，看来撒谎是不行的了。

“是我用七枚铜元向世兄买的。”

张啸林说的世兄是私塾老师的孙子。

张全海做梦也没想到，私塾先生家的人会有这种东西。他一直以为，私塾先生是天底下最有学问的、最了不起的人。

早知如此，又何必送他去念什么书呢！张全海有些自责。

儿子带着红肿的脸又睡去了，一会儿便打起呼来，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

张啸林坦白归坦白，可没说一句悔改的话。作父母的第一次为儿子的前途担忧起来。

夫妇俩上床后，相视流泪，整整一夜未合眼。

张全海老了许多。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第二天，竟咳出血来。“张记箍桶铺”一连好几天没开张。

张啸林在私塾学校虽没有能像他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好好学，倒也有一项收获，那就是对写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张啸林的私塾老师年过六旬，学问一般，却写得一手好字。字体苍劲有力，与他那体弱单薄之躯截然相反。也只有在上写字课时，张啸林才能注意听讲。

自从那夜挨了毒打之后，张啸林有所收敛。课本学不进去，便铺开纸笔练字。日复一日，长进不小，最后，字写得颇像个样。父母见他如此，也感到一丝欣慰。

后来，当张啸林成为上海滩“闻人”时，更以自己的一手好字而自豪。所到名胜古迹，免不了要展示一番，像杭州的灵隐寺等地常留下“张寅”的题额。这是后话。

私塾的几年，虽没有学到什么学识，但耳濡目染。所以，张啸林后来比起上海滩另外两“闻人”黄金荣和杜月笙来，似乎有文化得多。后面两人几乎是目不识丁。

就在张家的家境慢慢走向好转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受到外国势力的极大冲击。小商人们在沉重的压力下苟延残喘，傍徨失措，宣告破产倒闭的时有所闻。小小的“张记箍桶铺”也没逃脱掉，生意清淡，几乎要关门停业。

从 1890 年，张啸林十三岁那年起，江浙一带年年天灾人祸，疫病大作。老百姓衣食无靠，饥荒遍地，饿殍随处可见。

靠着平日的积蓄，张家勉强撑了一阵子，但是，不幸还是降临了。

张啸林的父亲张全海，由于积劳成疾，丢下孤儿寡母，突然撒手归西。张家的顶梁柱塌了，一切都乱了套。

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张全海的棺木被运到慈溪老家下葬。之后，母子三人回到拱宸桥。

此时，张啸林的哥哥张大林已有二十岁，他和母亲撑起了门户，维持着箍桶店，但家境日落。

经过这场变故之后，张啸林似乎有所悟。有一天，他突然对母亲说，他要离开私塾去找一份事做。母亲听了，潸然泪下。

几天之后，张啸林进了他哥哥的厂，成为机房的学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死渐渐被遗忘，张啸林便又不安分起来。

他先是从机房里偷纱锭，偷来之后卖点钱，去酒店喝酒。久而久之，被机房老板发现，老板不敢直接去找他，便去威吓他哥哥大林。幸亏大林赔尽了理，赔足了钱，才把这桩事了结。

不偷东西没有钱，张啸林就去赌，下工的时候赌，该上工的时候，他也常不去，躲在赌棚里一赌就是一天。

说来也怪，张啸林的赌运似乎特别好，赢得多，输得极少。

机房的老板不敢开除他，提出要是他旷工除了扣钱还得罚钱的要求。张啸林满口答应，但不许老板告诉他母亲。

从此，张啸林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不务正业，专同流氓地痞为伍，不时纠众闹事，寻衅打架。拱宸桥的人对他头痛万分。机房的老板下决心要撵他滚蛋，各机房的老板们还暗中约好，谁也不准接受他进机房做工。

1897 年，张啸林年满二十岁，长得五大三粗膀阔腰圆，膂力过人。看着浑身发达的肌肉，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块凭拳头混饭吃的料，不该靠卖力气做工吃饭。

没等机房老板开口说开除他，他倒先撂挑子了。喜得老板背地里直念“阿弥陀佛”。

可惜一身好力气没用到正道上，张啸林成为地道的游手好闲之徒，在拱宸桥做了不少坏事。

拱宸桥每星期有二天集会，乡下人叫做逢集。每到这一天，乡民们怀揣血汗钱，或者挑着舍不得吃的鸡蛋瓜果来集上买卖，换些日常用品。这一带好不热闹。

逢集的日子，也是张啸林一伙捞钱的好时机。

在一家烟纸店的附近，张啸林及三四个同伙手里拿着铜洋在转悠。

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拿银元来店里兑换钞票。张啸林他们立即凑上前去。

“哎！这银元是铜洋，你岂能不认识？”张啸林粗声大气地对店掌柜说。一个同伙趁势夺过银元放上自己的铜洋。

店掌柜不忍说是铜洋，可又不敢说是银元，惊慌之时，一伙人把柜台上的铜洋塞给乡下人，假装斥责说：

“你这种人，也敢用铜洋来欺骗人，赶快离去，万事皆休，要不然带你到警察署见官！”

可怜乡下人被吓得晕头转向，心惊肉跳，拿着铜洋赶紧逃走了。

张啸林靠这种办法捞些小钱，这些钱不够上赌台，只是下酒店解解馋。赌博的钱从哪儿来？主要是骗外地商人。

一个宁波商人来拱宸桥买黄豆，当过磅装运的时候，卖方的一个朋友邀请卖主与买主一起饮酒叙谈，还假称自己是提供豆源的。

这外地商人觉得难却盛情，就叫暂停过磅，跟着喝酒去

来到酒店，商人才发现这其实是一家低档次的妓院。商人想退，却又经不住女人的摸摸捏捏。嘴里说有事，脚却直往里跨。

三杯酒下肚，几个男人各拥着女人进了客房。

客房内，商人被功夫高超的妓女撩得春心大动，不愿完事。乐颠之中，让一个掮客替他监督黄豆过磅，自己则稳度春宵。

商人春梦睡醒，掮客说一切事情已经办妥，商人十分高兴，连连称谢。

直到把黄豆运回家乡，过磅出售的时候，商人才发现黄豆短少了五千多磅，损失巨大。

这五千多磅黄豆哪儿去了？它已变成银元进了张啸林的腰包。

原来，这是张啸林一伙设计好的骗局，那掮客便是张啸林。卖主是在张啸林的逼迫下，不得已才协助的。

诸如此类的骗人害人之事，张啸林在拱宸桥一带不知做了多少。

拱宸桥的人虽然厌恶张啸林，却也总以为这是年龄小，不懂事。把他所做的坏事归为孩子般的恶作剧，所以，也没有人想到要把他带去见官。

另外，除打架以外，张啸林很少欺骗、敲诈拱宸桥一带的人，这也是拱宸桥的人能原谅他的原因之一。

二、从军校变成了跑腿

在拱宸桥当了几年混混之后，转眼到了 1903 年，张啸林二十六岁。

原先和张啸林一起混的哥儿们，有的已娶妻成家，变为安分的人；有的

外出闯荡世界，传回的消息也不错；还有的子承父业，做了生意。张啸林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张啸林也想娶老婆，可拱宸桥一带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他除了一个穷家和多病的母亲外，一无所有。更重要的是他的臭名声。

人们常用“鲜花插在牛粪上”来比喻不般配的婚姻。在拱宸桥一带，张啸林的名声坏得连牛粪都不如。

喜欢呼风唤雨的张啸林第一次有了孤独感。

一天，张啸林正独自在街上遛达，看见许多人正围在那里看告示，他也挤过身去，原来是浙江武备学堂招考。以前，这一类的招夸告示拱宸桥也有，但张啸林从未认真看过，这一回，他仔仔细细读了两遍。

张啸林真的对这张告示动了心思。他寻思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他照例在八点多钟出门。坐在门口的母亲也没问他干什么去，张氏知道问也是白问。不过，儿子今天出门，不是向东面的街上去，而是向西走，母亲不禁有些奇怪：

“阿虎，你干什么？”张氏怕儿子出远门。

“中午我不回来了。看个人。天黑前回来。”张啸林边走边说，头也没回。

他一口气走了几个小时，登上了吴山顶。早听说吴山顶上一个姓许的测字先生测得灵，他来就是为了找他。

站在姓许的面前，张啸林又有些害怕。他不是怕姓许的人，是怕测出不好的运来，将来一辈子完蛋。在相信命运这一点上，张啸林继承了他的父亲。

他报出姓名，生辰八字，要求看相，重取一个吉利的名字。

那个姓许的人听了他的生辰八字，又在脸上左看右看。然后用一只手不停地搔后脑勺，嘴里快速地念叨。张啸林不知所措，瞪着眼睛焦急地看着他。

突然，那人眼睛一亮。

“有了，你属虎，小名又称阿虎，那官名应该叫‘寅’，寅即虎也！”

“张寅”张啸林念了一遍，觉得不错。

看相人又说：

“你的小名叫作小林，虎在林中咆哮，可取‘啸林’为号——虎啸山林之中，谁个不怕？”

这番话可说到了张啸林的心坎上。他想：“冲这句话，我今天也没白来。”那副喜上眉梢的样子，使测字人对他一下子摸了个底。

之后，便是一通大富大贵的奉承话，临末，还忘不了加上一句：

“小老弟，将来富贵发迹的时候，不要忘了今天给你起名号的许山人呀！”

“不会忘，不会忘的！”张啸林几乎要磕头谢恩。

“今日未多带银两，只此一枚龙洋，让先生吃碗茶，他日有成，必当厚报。”他留下一块银元，欢天喜地下山去了。

张小林改名为寅，号啸林，十分满意，尤其对“啸林”两字，特别感兴趣。下山的路上，他一直在想，日后有出头之日，定对这位许先生重重赏赐。

张啸林的这种想法后来真的兑现了。1930 年他荣归杭州故里时，就将这位许先生奉为上宾。这是后后，在此先提一笔。

从吴山顶回来的次日，张啸林打起行囊，辞别老母，他要去投考武备学堂。

就在投考的路上，张啸林巧遇一个人，并且救了他一命。这个人后来与张啸林的关系非同一般，对他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叫张载阳。

张载阳原是兰溪县人。1903 年春节过后第七天，他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长袍马褂，一手拎一只藤条筐，一手提个铺盖卷儿，离开了家乡，直奔杭州。他也是去报考浙江武备学堂的。

船到杭州，张载阳从南星桥码头上岸，好不容易从一大堆挑夫、车夫、旅店拉客人的包围中冲了出来，便将行李放在一爿茶馆门口，想休息休息喘口气。

四五分钟过后，当他用袖子擦擦额上的汗，弯腰伸手去提藤条箱子时，箱子却被一只双梁棉鞋的大脚踏住了。

“先生，这是我的箱子，请挪挪脚。”张载阳知道遇上了混混儿，他不想惹事，所以，话语很客气。

混混儿可不是客气话能打发了的。

“放两块龙洋出来，我们给你搬。”一个戴毡帽的开口说，还对另一个同伴挤了挤眼睛。

“我自己会搬，不需别人效劳。”

“效劳不效劳，都得付两块龙洋。”

“要是不给呢？”张载阳忍耐不住，发火了。

“那就别想要箱子。怎么样啊？”

事到如今，一般人还是付 2 个大洋了事。可张载阳血气方刚，就是不服：

“钱没有，箱子你也别想拿。”

“好，那就试试。”混混儿说着真的一抬左脚用力一踹，啪嗒一声，藤条箱踏扁了。又飞起右脚一踢，将箱子踏出丈把远。

张载阳哪里受过这种气。在兰溪，他也是小有名气，想不到刚踏上杭州地皮，就被人欺侮，真是怒从胆边生。

他提起有脚，朝那混混儿的裤档底下狠狠踢去。那人“啊哟”一声惨叫，弓着身子，双手捂着裤裆缩成一团，痛得在地上打滚。旁边几个同伙见此状，一拥而上，与张载阳撕打起来。

眼见张载阳寡不敌众，要吃亏。正在这时，一个粗壮青年跳进来，顺手拎起一个混混儿，高高举起，又重重地扔在地上。其他同伙吓得四散逃走了。

这个粗壮青年就是张啸林，他不费吹灰之力救了张载阳一命。张载阳谢过救命之恩之后，两人一道前往武备学堂。并同时成为武备学堂第四期的学员，从此成了莫逆之交。

浙江武备学堂是个专门为清王朝培养下级军官的地方。管理很严，学员都要吃苦耐劳才行。在课程设置上，每天三操两讲堂，三操即早、午、晚三操，两讲堂是指上午军事知识讲，下午武术讲。一天时间排得满满的，没有闲暇的时候。10 天休息一次。

学堂里，张啸林最感兴趣的是武术课和洋枪洋炮课，所以，学得十分出色，在班里与全学堂比试时，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以后他的功夫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拳棍乱舞，而是有招有式，训练有素。

对学堂里开设的国文和策略课，张啸林最是讨厌。一上这类课，他不是头痛就是拉肚子，糊里糊涂应付过去，考试时便求张载阳帮助。

张载阳与张啸林相反，武术功夫不到家，策略课作业总得优。他俩一商量。由张啸林晚上教张载阳打拳，考国文和策略课时，张载阳帮张啸林做题。

学业能应付过去，可学校的清苦生活张啸林实在忍受不学堂的纪律有“十不”：不能随便外出；不能酗酒；不能嫖妓搞女人；不能赌钱；不能抽乌烟……而这些都是张啸林平日最感兴趣的。

张啸林对这一连串的“不”恨得直咬牙，他常对学员们发牢骚：

“这到底是学本事闯天下呢，还是皈依佛门上西天？”

“和尚还能见到尼姑的面，我却连一个女人也看不见，真憋人！”

“这儿连搓搓小麻将也不可，他妈的！”

其他学员听了，多半是伸伸舌头或笑笑，闷极了也附和起哄，自寻乐趣，打发时光。

不过，张啸林还是有些心计的。在学堂，他专拣有脸面的、家庭有些势力的学员交朋友，对他们仗义慷慨。除了张载阳，他与周凤岐、夏超也结成密友，这是他后来能同军阀勾结的由来。

在学堂之外，他又与杭州的一些官府衙役勾搭上。给他们送礼不说，还偷偷为他们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如运烟土，打“野鸡”，骗赌局之类。

官府衙役用张啸林，一是他武功强，不易被捉见官，二是张啸林嘴巴紧、仗义，不会出卖他们。

张啸林为他们卖命，是想以此为资本，抬高自己的身价地位，将来做个一方之霸，至少是拱宸桥之霸。

有了官府衙役这层关系的依靠，张啸林更不把学堂的纪律当作一回事。一到休息日，便溜出学堂，过把赌痛和女人瘾。

在拱宸桥的时候，张啸林曾睡过一个女人。那女人是个年轻寡妇，长相一般，家住桥东头，大概是久守空房的缘故，总爱与男人厮混，可正经男人谁敢碰她？她便瞄上了混混儿张啸林。

张啸林欺骗赌诈样样会，唯独在对女人的问题上成熟得特别迟。当年轻寡妇向他骚首弄姿，把他硬拉进家门时，他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后来，寡妇脱去了自己的衣服，教会张啸林男人应对女人所做的一切。

张啸林第一次知道世间还有这么快乐的事，顿悟过来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竟变成上海滩上玩女人的高手。

张啸林与年轻寡妇的欢爱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寡妇跟着一个外地的商人跑了，甚至都没跟他打个招呼，张啸林又气又恨。

拱宸桥一带再也找不到一个愿和他张啸林作爱的女人。张啸林虽想，却也没法子，都是一条街上的，总不能去抢人家的姑娘。

这一次来武备学堂，张啸林发誓要过过女人瘾。所以，只要有空有钱，他就泡妓院，玩妓女。泡得多了，经验就足，所以，他后来在上海滩开妓院能花样常新，嫖客盈门，财源滚滚而来。

终于有一天，张啸林在外嫖赌的事传到了武备学堂的教官那里。起先，张载阳还想替他遮掩，后来张啸林干脆自己承认了，他心里明白，凭着自己与杭州官府的关系，教官不会把他怎么样。

果然，当张啸林报出几个官府大人的名字后，教官的态度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但不罚张啸林对其他学员无法交代，教官左思右想之后，罚他三天内背 10 课国文。

这个处罚实在是轻得荒唐，张啸林却觉得委曲万分。他拿着国文课本在寝房骂了半个时辰，骂急了的时候，把另一个学员的鞋子扔出了窗外。

张啸林这一次真的火了，他把进学堂一年多来的气全撒了出来。和他住

一起的七个人没一个敢劝的，瞪着眼睛看着他晚上，他找到了张载阳、周凤歧：

“这一关我是过不了了，我也他妈的不想过，干脆我们一起离开这儿，闯天下去。”

张载阳、周风歧平时一贯爽快，这回却你看我，我看你，没说话。谁心里都知道，武备学堂是官门的门槛，他们已经一只脚跨进来了。岂有见官不上的道理。

张啸林也明白他们的心思：

“算了，你们俩留在这儿吧。将来有个出头，兄弟我也有个立足的地方。我是走定了，明天就走！”

两位学友见张啸林如此理解他们，心里既感激又敬佩，他们发誓，将来做了官一定会帮他张啸林一把。张载阳说，为了张啸林，他也要好好读书，完成学堂的学业。

张啸林把从家里带来的所有日用品分给了他们。张载阳掏出钱袋里的钱要给张啸林做花费，张啸林只拿了两枚银元。拜谢的时候，三个男人都动情了。

这种动情，张啸林一生也没有过几回。

这样，在武备学堂呆了近两年，张啸林终于熬不住苦，没毕业就离开了。

张啸林不愁没地方去，杭州的官府衙役他认识那么多，跟谁都有人要。可跟谁最值得？张啸林反反复复地掂量。

他选中了杭州府衙门的领班李休堂。

衙门的领班虽不是最高的职位，但管事多权力大。上至衙门督抚的私生活，下到市民百姓的柴米油盐，都属他管。一出官府的门便是耀武扬威的样。有权又自由，张啸林喜欢。

张啸林选李休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休堂也是慈溪人，对张啸林比起其他官府人对他要好得多，以前张啸林与他交往几次，他都是诚心相待。

第二天，张啸林提着几盒糕点，站在了李休堂家的客厅。果然，没出所料，李休堂待他很热情：

“学堂里的小武生,今天不是放假日,怎么溜出来了？想我还是想女人？哈哈……”

“李爷，不瞒你说，我是来投你的门的。我不愿在那‘庙’里呆了。”

“果真这样？官也不想当了？”

“想当官，可那份苦我吃不了。”

“愿为我效力？”

“不愿意就不来了。”

“那好，留下吧。”

张啸林早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可还是显出高兴的样子：

“徒弟拜见师傅，给您磕头了。”

“不要叫师傅，叫‘先生’我倒是爱听。”

“是，先生！”张啸林毕恭毕敬，俨然一副学生样。

晚上，张啸林独自呆在李休堂给自己安排的小房间里，想起白天李休堂让他称“先生”便忍不住要笑。“本来就是一个爷，何必那么酸呢。”他摇摇头又捂着嘴笑起来。

笑归笑，“先生”还得喊。笑完之后，张啸林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先生”

二字，因为他太不习惯了。

张啸林就成了李休堂的跑腿。

跟李休堂的这一年，张啸林赚了不少钱，这些钱大多是靠欺诈得来，当然也有李休堂赏的。吃喝玩乐之外，还有节余。对张啸林来说，收获最大的不是钱，而是了解了官府和黑道上的内幕。这对他后来能在上海滩黑白两道上混极有帮助。

转眼是 1906 年除夕。李休堂发完赏钱之后把张啸林叫到自己的书房：

“我就要调任合肥府，是留是去，你自己选，我不会亏你。”

张啸林没想到事情是这样，一时没法回答，他让李休堂给他一个晚上的时间想想。

第二天，他给李休堂的答复是回拱宸桥，理由为家中有老母亲，没人照顾。李休堂不仅同意还对他的孝心称赞了一番。

老母亲需要照顾，这只是张啸林回拱宸桥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他心中念念不忘要在拱宸桥一带称霸。拱宸桥的人讨厌他，没有女人愿嫁给他，这一次回去，非让他们把黄花大姑娘送上门来不可。

张啸林给李休堂磕了头后，仍没有走的意思，李休堂明白他有事要说，就没有起身离座。果然，张啸林说话了：

“先生，你赏给我的那么些钱财我不敢收纳，只求先生写几封信给我找个前途。”

李休堂明白了，张啸林是想利用自己的地位给他谋官，让他在邻里之间露露脸。这种心理李休堂非常理解。张啸林以一种渴望的眼神看着他。

李休堂没犹豫，拿起了纸和笔。张啸林激动地又给李休堂磕了一个响头。

背着一包钱财，怀揣两封推荐信，张啸林又回到了拱宸桥的家。

几乎在张啸林到拱宸桥的同时，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这项章程使张啸林称霸拱宸桥的愿望再一次受挫。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

一、府、厅、州、县为城。

二、城以外的市、镇、村、庄、屯、集等，人口满五万以上的为镇，不满五万的为乡。

三、各城设有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善举、公共营业、财政等机构。

四、其组织分为认事会和董事会：前者员额为二十名，人口在五万以上的地方，每多五千人便可增议员一名；董事会有总董一人，董事一到三人。

五、各议员均由各城镇选民互选，董事则由议事会议员选举。定期改选。

这项自治章程颁布下来以后，在各级官府引起极大恐慌。官官吏吏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四处奔走，拉拢选民，欲保官保职。

张啸林拿出两封推荐信，可不知道去找谁，这个时候，自己都保不住，哪个还去理他。为李休堂辛苦了一年，只得到两张废纸。一气之下，他把信撕得粉碎。

做官无望便想发财。做官能称霸，有钱照样可以为王。他拿出在李休堂那儿得来的钱财，点点数，留点家用，其余准备做生意。

几天之后，张啸林在拱宸桥南边开了一家像像样样的茶馆。他身着长袍马褂，端着紫砂茶壶，再加上肥头大耳的模样，倒真是一副店老板的派头。拱宸桥一带的人惊讶不已。

张啸林没有继承担业去扩大他家的箍桶行，而去开茶馆，目的有两个：一是赚贱，二是聚众，后者更为主要。

饮茶的习惯，在中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南宋时期的杭州地区茶馆业最为兴盛。不过，那时的茶肆陈设高雅，茶汤高档。来饮茶的都是富家子弟和土大夫一类，平民百姓只能驻足而观。

宋代以后，茶肆逐渐推向井市。由于服务对象的扩大，茶肆本身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到了清朝，不论是艳丽豪华的京都，还是偏远地区的乡镇，都出现了各有所属，规模不等的饮茶场所，“茶肆”也改名为“茶馆”。

一般来说，茶馆的职业界限、阶层界限相当分明，因而不同阶层的茶客，只能到自己所属的茶馆去饮茶品茗，而不能随心所欲，误入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茶馆。

对饮茶者来说，茶馆是最好的休闲处：劳苦百姓可以在这儿苦中找乐，有闲阶层在这儿消磨时光。花很少的钱，得休息、品茶、听戏等等好处，没有不愿意的。

茶馆也是生意人聚集的地方，称它是交易所丝毫不为过。每天早晨，布业、糖业、豆业、钱业……各行业的商人，都到这儿来交易论市。这样，茶馆便成了商人们晤会、应酬、谈交易的理想场所。

茶馆还有一个特殊的、很少被人知道的作用，那就是作为帮会的联络点。不同的帮会在具体联系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可利用茶馆特殊的氛围，借助茶馆既有的器具实现不同地区间同道之间的联系，则是基本相同的。

以江南最大的帮会青帮为例：这一帮的成员每到异乡客地，先去的总是当地码头的茶馆。当外乡的青帮门徒按帮规，把茶碗盖或帽子仰放在桌上，伸出左手三指或右手四指端起碗时，当地的青帮成员便会前去跟他攀谈。

这些青帮会员一问一答，是以切口语或暗语进行，外人难以理解其中的含意，但对青帮成员来说，这却是一条相互沟通的纽带。只要他的黑话一对上号，关系就算接通了。

自古以来，茶馆就是一个人多事杂的地方，开茶馆的人既赚钱又能结交三教九流之徒。这正合张啸林的意，所以，他做起了这桩买卖。

以张啸林的钱财，完全可以把茶馆开得更高档些，但他有他的心思：茶馆档次高了，吃得起的只有官役墨客，这类人在拱宸桥只有少数，即便都来，他也赚不了什么钱，聚众更是枉然。档次太低，来的都是连肚子都填不饱的穷人，张啸林可不愿为他们服务。

张啸林的茶馆，档次不高不低，收费不贵也不贱，来这儿的茶客第一眼便能看到价牌，上面写着“早茶每壶 40 文，午茶每壶 30 文，小帐分文不取”。

实际上，茶馆的堂倌收资时，茶客如不多付 10 文左右的小费，他不会眼巴巴地看着茶客走出店门的。因而，拱宸桥的人调侃张啸林说：“你那‘小帐分文不取’不如改成‘小帐随客酌给’更好，省得茶馆里整天吵个不停”。

张啸林最爱听这种争吵声，每次堂倌与茶客吵，他便坐在一边得意地欣赏。茶客吵急了，不好收场时，他便免了他的小费放他走。

茶馆里的吵闹声吓走了正经茶客，引来了一批不义之徒，张啸林盼的就是这个。他除了请他们喝茶外，还出钱给他们赌，拉女人给他们玩。他们则对张啸林感激不尽，言听计从。自然而然之中，张啸林成了他们的头领。

投奔张啸林的混混儿越来越多，他的茶馆成了这些人聚赌敲诈、流氓滋

事的据点。

拱宸桥一带的人背地里骂张啸林：狗改不了吃屎的性。

在人们的一片指责、嗤鼻声中，张啸林的母亲被活活气死。张氏一死，张啸林更觉得无所顾忌。

从这时起，张啸林完全被罪恶吞噬了。

三、西湖酒楼赔夫人

自打张啸林的茶馆开张之后，他心里便总在寻思着一件事，那就是要娶一个女人做老婆，做老板娘，一来照顾茶馆的生意，二来有个女人在家随时可以快活寻乐。

张啸林不敢胡搞拱宸桥一带的女人。邻里乡亲的关系使他有些顾忌。偶而看见有外地年轻貌美的女人经过这一带，他便不放过，或哄或骗或抢，弄到茶馆里把人给睡了。有时，好几天遇不到这样的外地女人，难受急了，便去城中繁华地段的窑子里去睡妓女。

大概在武备学堂时下窑子下多了，张啸林对睡妓女兴趣不太大，他觉得不刺激。他喜欢突如其来地遇上一个女人，在她惊慌失措的时候把她睡了。睡过之后，再欣赏这女人的神情。

张啸林不是天天能遇到女人的，可他这时精力旺盛，天天需要女人。所以，他想到了要结婚。

张啸林玩一个女人容易，想讨一个老婆却有些难。做老婆得自愿，否则今天讨回家，明天不是跑掉就是背着你躺在别的男人的怀里。真是花钱买气受。拱宸桥一带就没有自愿做张啸林老婆的女人。

就在这时，张啸林得知，李休堂又从合肥府调回到杭州府。忙提着一份厚礼去看他。

原来李休堂的的夫人不愿离开杭州，李休堂在合肥呆了几个月之后，花钱打通官府，又回杭州府仍任领班之职。

在李休堂家，张啸林看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他不禁双腿打颤，结婚欲望空前强烈，他决定要娶此女人为妻。

看着张啸林的馋样，李休堂和夫人相视而笑，这女子被笑得低下了头，很快又静静地看着他说话了。

这女子姓娄名丽琴、浙江慈溪人，是李休堂老婆干姐姐的女儿。李休堂去合肥之后，他老婆便把这女子接到杭州来作伴。她还受干姐姐之托，给这女子在杭州找个婆家落户杭州城。

娄丽琴的父亲原来也是慈溪县城的富商，仗着财势，不断娶妻纳妾。几个女人同住一个院内，争风吃醋，打得不可开交。争不到的，难免有外心，于是，富商戴了两顶绿帽子。

娄丽琴的母亲是这个富商的第二个老婆，长得很有姿色，但不讨丈夫的欢心。一次外出散心的时候，遇见一个浪子（偷香窃玉之人），被他连哄带骗，在一个旅馆行了男女之事。

之后，这女人情感如火，竟然夜不归宿，对丈夫女儿谎称赌局散场晚，归家不便，借宿附近朋友家。去与那浪子幽会。

这事终于被娄丽琴的父亲知道了，他妒火中烧，醋意大发，心想这贱人竟然干出这等不要脸的事。他决定把她逐出家门。

他想出了一条毒计。

一天，娄丽琴的母亲从外面回来，富商告诉她，她母亲病危，让她赶快回家探视。这女人信以为真，急着回家。丈夫随手将一封信交给她，说是自己无空探望，写下问候之语，转递丈母。

富商临了的时候，叮嘱这女人把女儿娄丽琴也带上。

回到娘家后，家中母亲无半点病容，这女人觉得奇怪。想起丈夫的那封信，她忙拆开，一看才知，她中了丈夫的阴谋，原来这是一封休书。不仅休了她，连女儿娄丽琴也给一脚踢了出来。

覆水不能再收，婆家是无法再回去了，而娘家人还蒙在鼓里，道出真象，又难于启齿。她左思右想，决定还回到县城，找那浪子。

母女俩回到县城之后，浪子见她们身无分文，无好处可捞，便不再理睬。可悲的是这女人对他却那么有感情。整整哭了一天之后，她发誓从此与男人恩断义绝。

娄丽琴的母亲还算是坚强的女人，她卖掉了身上所有的饰品和一些衣服，租了一间房，带着女儿独自过起日子来。

娄丽琴那年十二岁。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娄丽琴除了自身的美貌外，为人待事方面与一般女子也不同，她的身上有小家碧玉的温柔，大家闺秀的大方，同时也有风尘女子的世故和泼辣。

初见张啸林，娄丽琴压根儿没把他与自己联系起来，只当他是同乡便和他自然地说起话来。也不知是怎么的，娄丽琴越自然，张啸林的心就越慌，后来，不论娄丽琴说什么，张啸林只能回答“是”或“对”。

“妈的，我今天这是怎么了？”他心里在骂自己。

怕一个女人，这在张啸林还是头一次。回到茶馆，细细琢磨原因之后，他想，可能是自己太在乎她了，所以怕她。“这么说，不就是缘分了吗！”他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

张啸林准备向娄丽琴发起猛攻。一想到自己怎么向这个女人求婚，这女人又假装不允逃逗自己，他激动得心头发颤。

出乎张啸林意外的是，他只轰了三炮，娄丽琴便倒在了他的床上，他不由得生出一种遗憾之情。

当娄丽琴用纤巧的手一件件脱去自己的衣服之后，张啸林的遗憾便一扫而光。他看到躺在他床上的不是女人简直是一尊玉佛：

那瓜子脸如桃花般的艳丽，樱桃小嘴微微张开，露出几丝白牙。两片鼻翼因激动一歙一鼓蠕蠕动着。一双大眼睛望着他，充满了饥渴。

第一次与娄丽琴作爱，张啸林表现得温柔、体贴，给了这女人极大的快乐。看着睡在身边的张啸林，娄丽琴决定嫁给他。

第三天，张啸林与娄丽琴在拱宸桥的家里结了婚。娄丽琴成了张啸林的原配夫人。

婚后的一个多月，张啸林与娄丽琴两情缱绻，几乎夜夜寻欢作乐。原先的那些混混儿来找他，他也不见。这些人在他茶馆里打趣一番之后，也就散去了。

张啸林的“蜜月”持续了近两个月。然后。一切恢复正常。那些混混儿们纷纷又踏进茶馆的门。拱宸桥在安宁了两个月之后，气氛又紧张起来。

娄丽琴作了老板娘，可茶馆里的事她都不爱管，没事的时候，总在街上

遛达，边吃东西边与人闲扯。拱宸桥一带的人觉得这女子比张啸林要好得多，对她也客气一些，背地里议论的也有：

“这才叫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惜哟！”

“整天游来荡去，不像良家女子，与张啸林搞在一起，不会是好货色的。”

“听说她结婚时不是处女，那恶虎只配娶这种女人。”这些，娄丽琴一点也听不见。

一晃一年过去了。令张啸林夫妇奇怪的是娄丽琴总不怀孕。

本来张啸林夫妻对怀不怀孩子丝毫没兴趣，可拱宸桥的人却象注意张啸林那样注意着娄丽琴的肚子。每次娄丽琴上街，人们盯着她的肚子看，她走过去之后，又来议论猜测她是不是有了。

渐渐地，这一带人开始认为，娄丽琴是个不会生娃的废女人，张啸林大有断子绝孙的可能。再探原因，张啸林坏事干得太多，上天有眼，以无后来惩罚他。

风言风语传到了娄丽琴那里，夫妻俩非常恼火。张啸林相信命，也有些害怕。两人更努力地去干那事，几乎天天来，可几个月下来，没有收效，娄丽琴的肚子依然那样。

张啸林对娄丽琴为他生子的希望破灭了。他心中有气，不敢在娄丽琴面前发，常常一个人喝闷酒。他想，天下什么东西他想要就能得到，唯有在生儿子这事上，他无能为力，只有干叹气。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要得到它，这就是张啸林性格。第一个老婆就生不出孩子，对张啸林打击不小。

娄丽琴依然无所谓，看到丈夫的沮丧样，有一天，她边嗑瓜子边建议丈夫，想要孩子就抱一个来养，不必犯愁，也省得天天晚上折腾着没完。

张啸林盼子心切，心想管他家生野生，我养大就是我的儿，拱宸桥生不出孩子抱养的人又不是我一个，弄个儿子来堵堵这些人的口，我张啸林生不出来孩子却买得起。不过，以后娶小妾一定要娶个特别能生娃的女人。

夫妻俩决定，收养一个孩子。这事由娄丽琴负责去办。张啸林叮嘱，一定要收个男孩，花多少钱他出。

娄丽琴自嫁给张啸林以后，整天吃喝玩耍，对家事和茶馆里的生意从不去管它。一段日子下来，娄丽琴也觉玩得无聊，感到无所事事，在这个时候，丈夫要她去找一个孩子来收养，她欣然从命，还把这事当作她过门后干的第一件要事。

娄丽琴走大街串小巷，到处打听。该托的熟人都托了，可没有准家生了孩子不要的。她在街上倒看到一个弃婴，打开包袱一看是个女孩又失望地放下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娄丽琴终于从一个媒婆那儿买到了一个男孩，是一个未婚女子生的。当娄丽琴把孩子抱给张啸林看时，他摸摸孩子的小鸡鸡，咧着嘴笑了。

张啸林夸老婆干得不错，娄丽琴得意之中又投入到对这孩子的养育问题上来。

她买来了孩子需要的所有东西，从张啸林家的老屋子里又翻出一只摇篮。到最后才发现孩子太小不能吃东西，要喝奶。娄丽琴急了。

她打发张啸林的手下去乡下找奶妈，这人一走又是两天，孩子饿得哭个不停，娄丽琴只得抱着到邻里街坊讨口奶吃。人们可怜孩子，有奶的人家都

匀出一点来。

到乡下奶妈找来的时候，娄丽琴已被孩子闹够了。她把孩子往奶妈手上一放，就再不去看一眼，又过她那悠闲自在的日子去了。张啸林整天泡在麻将桌上，更好像没这孩子似的。

正是三秋桂子，十里荷香的时节。张啸林夫妇没想到会出这么件没想到的事。

当时，拱宸桥一带还有一个赌棍，浑名叫做“西湖珍宝”，在这一带也拥有相当的势力。自张啸林茶馆开张后，他常采取小恩小惠的方式，勾引各路赌徒，扩大自己的实力。这“西湖珍宝”的人也被他拉去了。

“西湖珍宝”不甘心被张啸林挖了墙脚，常纠集赌徒，来张啸林的茶馆破坏赌局寻机斗殴。

张啸林不是好惹的，况且他那么爱打架，又有一身功夫。拱宸桥被他打得天昏地暗，人心惶惶。最终也分不出个胜负。

张啸林有个手下，曾是“西湖珍宝”的人，他告诫张啸林要小心，“西湖珍宝”在杭州城还有一个靠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彪，号称钱塘虎，势力聚集在涌金门一带。

张啸林一笑置之。在这个世界上，他除了有些怕老婆娄丽琴之外，谁都不怕。

果然，事情来了。

张啸林旧日好友张载阳自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被弄到富阳县做了一名小吏。临去富阳上任时，张啸林请张载阳在酒楼吃了一顿，算是为他饯行。

俩人边吃边谈，谈了很多，主要谈的是贩土赚钱。

“土”即鸦片，浙江人称为“乌烟”。这种东西是由罂粟果实中的白色乳汁焙制而成。按其产地分，有印度土、波斯土、土耳其土、中国土等几大类。

清末时，在中国毒品市场上唱主角的，主要是印度土。由于物源紧缺，所以，价格昂贵。在两种印度土中，大土质地软，质量上乘，每两价格要达到三四元，是供贵族、官僚吸用的上品；小土质地硬，质量次，价格最高时为每两 2 元。

于是，贩卖烟土成了最赚钱的行当。一个烟帮，一次贩运烟土就能赚五十多万两。

张啸林与张载阳准备试试，俩人说好，张啸林负责搞土，张载阳负责销土。

张啸林上哪儿去弄土呢？花钱收购，他没这财力，作中介人，他没势力，别人不相信他。和手下人一合计，他决定去抢。

当时贩卖烟土，一般是集体行动，人数较多，有时要多达一千人以上，时称“烟帮”。所以要抢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张啸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劫到了两箱。

他赶紧派人去富阳给张载阳送信，让他来取去转手销售。怕出什么意外，他把这两箱鸦片没放在茶馆而是藏在了久没人住的家里。

这事不知怎的，传到了“西湖珍宝”的耳朵里。他想得到那两箱鸦片，可自知难斗敌手，便去涌金门找他的靠山钱彪。

这钱彪也是道地的流氓地痞。论年龄，他长张啸林几岁，黑道经验自然比张啸林多。论势力，他不仅在涌金门一带搜罗爪牙，还勾结兵匪，称霸一

方，势力也比张啸林大。

贩卖烟土，钱彪已是老手。这几天正苦于没货，没想到“西湖珍宝”给他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他钱彪没有见鸦片不抢的习惯。“西湖珍宝”还未来得及提醒他张啸林是怎样厉害的一个人，他已带5个手下向拱宸桥扑去。

当张啸林在茶馆里得到消息赶回家去时，钱彪已带者两箱鸦片回涌金门了。

西湖边，钱彪与张啸林两条恶虎正在进行一场恶斗。他们在南星桥码头交手，打到清泰街，又从清泰街打到艮山门。手下喽罗爪牙受伤无数不说，许多正在街上行走或摆摊的无辜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恶斗从早晨一直进行到晚上，打得昏天黑地，也难分胜负。本来钱彪的势力强些，可张啸林是负气出战，拚了命的，钱彪一时难占上风。

这场地痞流氓的势力较量使杭州城闹翻了天，大街小巷鸡犬不宁。也惊动了杭州府衙门领班李休堂。

李休堂在杭州地面上是个吃得开的人，三教九流没有不认识他的。张啸林从武备学堂跑出来之后，拜他为先生，跟了他一段时间，师徒憎爱分明感固然有，可涌金门的钱彪也是他家的常客，交情不浅。

他觉得两虎相斗必有一亡，不如握手言和，划分地盘各自发展，谁也不侵占谁。他先到涌金门找到钱彪，钱彪一口答应。他又来到拱宸桥找张啸林，张啸林丢了两箱烟土又损伤了一些爪牙，听李休堂一说，先是不愿意，后来看先生的面子也就答应了。

讲和地点设在西湖边的楼外楼，由李休堂作东道主请客，双方“吃讲”（在酒席上议和）。

秋日的西湖，分外明丽。座落在西冷桥围的楼外楼酒家车轿盈门，名符其实是富人的天下。

傍晚时分，夕阳西沉，街灯初上。一辆豪华马车驰到楼前停下，一个高头大汉膀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从车上下来。立刻，他们后面跟着的人便围了过来，把他俩护在中间。

这一男一女便是张啸林夫妇。为了充面子，张啸林花钱租了一辆上等马车，还给自己和夫人各订了一套高级时装。他要从气势上压倒钱彪，同时也要让钱彪看到，他张啸林并非一般地头流氓，而是进过武备学堂的能文能武之人。

因为事先讲定，今日之会只准交谈，不许动武，所以张啸林只带了夫人娄丽琴和几个爪牙。张啸林带娄丽琴来，一是起“军师”的作用。二是想利用她与李休堂的关系，在分地盘时对自己有利。

楼上的李休堂听到手下人通报，向窗外一招手：“阿虎，上楼吧！”

一阵混乱的脚步声后，张啸林夫妇站在了李休堂面前：

“弟子来迟，请先生恕罪！”张啸林依然称李休堂为先生。

“干姨夫，一段日子没去看你了，干姨还好吧！”娄丽琴嗲嗲地与李休堂招呼。

“来，来见过钱兄弟。”李休堂放下水烟壶，眼睛看着娄丽琴说话，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娄丽琴自从有了男人之后，越发美丽漂亮，身段苗条，胸脯高得惊人。恰好今天又穿了件乳黄色紧色旗袍，雪白的粉颈上挂一串珍珠项链，血红的樱桃小口闪露一排糯米似的白牙，高开衩的旗袍下露出雪白光洁的大腿，勾

人摄魄。

“当初真该让她留在府中享受一番，这么好的便宜让他张啸林占了。妈的！”李休堂也是有七情六欲的男人，他不禁恨起张啸林来。

李休堂毕竟与张啸林不同，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之后，他便镇定下来，从娄丽琴身上收回眼光。

钱彪已早来一步，一见张啸林，双手抱拳一拱，满脸堆笑：

“能与张兄再次见面，荣幸荣幸！”

张啸林恨不得一拳朝这张脸打去，但他还是忍住了，挤出些笑意，点头抱拳还礼。之后又面带自豪神情介绍道：

“这是贱内。”

娄丽琴侧转身子对着钱彪嫣然一笑，算是招呼。

钱彪一看娄丽琴，身子酥了半边，他紧盯着这女人，只觉得浑身发热。

“我他妈的还是不如他张啸林，这样的女人我见都没见过，他却能夜夜享受。”想到这儿，他欲火中烧，全身难受。

“久闻张夫人美艳绝伦，今有幸一睹风采，果然名不虚传。”

钱彪说着竟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只精致的金丝绒盒子，原来这是一只价值昂贵的翡翠色宝石戒指。

“小小宝石，不成敬意，请笑纳！”他用双手捧给娄丽琴，直递到娄丽琴的胸脯前。

娄丽琴本能地往后退了一点，她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她来这儿是帮自己男人耍嘴皮的，心里已做好与钱彪斗嘴的准备，可没想到要接受钱彪的戒指。

李休堂一看，觉得今天的事可能不太妙，钱彪似乎已设好了圈套，让张啸林夫妇来钻。他只能坐在一旁静观局面。

张啸林哪能想到这些。看到老婆投来征询的目光，再一看这见也没见过的昂贵饰品，他不禁心里泛起一股股酸溜溜的潮水。他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说：

“既然钱兄有意送你，却之不恭，收着吧——我代拙荆谢了！”

娄丽琴确实喜欢这戒指，张啸林刚说收下，她便接过来，即刻带在左手无名指上，还横瞧竖瞧欣赏个没完，欣喜之情全露在脸上。

张啸林恨得心里直骂：

“贱女人，一个戒指就把她乐成这样。”

为了掩饰老婆的那副馋样，张啸林把话岔开：

“怎么，嫂夫人没带来？”

“她呀，上不了台盘，见不得生客。不敢露面与令夫人相比，惭愧！惭愧！”

李休堂见他们谈女人谈个没完，坐在一边等急了。他看得出，张啸林是真的来“吃讲”的，不然不会带娄丽琴；至于钱彪，虽是只身赴会，没带助手，言辞间也多和解之意，但此人毕竟比张啸林狡猾世故得多，不可轻信。

他决定先发制人，不使这场酒席成为“鸿门宴”。

“好了，我说两句吧！”

李休堂这么一说，双方才感到冷落了中间人。钱彪反应快，忙说：

“全仗老前辈指点，我听您的。”

“我们边吃边谈，边吃边谈！”张啸林附和到。

几杯酒下肚，李休堂灰白的脸膛泛起层层红晕，心里有些飘飘然起来。

他怕酒多误事，便停杯放筷。

一个穿着薄如蝉翼的女人走过来递给他一条热毛巾，他拍了一下那女人的手，赞许地点点头，女人扭着屁股又离去。

“我一向认为万事和为贵，我们杭州城两虎和，码头兴。你们说对不对？”

张啸林与钱彪互相望望，都点点头。明眼人看得出，这俩人都不情愿。

“常言道，梁山好汉不打不亲热！阿虎同钱彪老弟为两箱鸦片与地盘闹了一阵子，杭州人大造舆论，说什么两虎相争，殃及西湖，这对你们都没有好处。”

李休堂俨然一副老前辈教训后生的模样。张、钱二人不语。

“其实这不过是闹了点误会，这不，两位又坐在了一条板凳上。今晚谋两位不弃，让我作了中间人，现在听我一句话，今后你们两帮划地而治，互不侵犯，能做到吗？”

“我听先生的！”张啸林积极表态。

张啸林的算盘是这样打的：以前自己只在拱宸桥一带称王称霸，如今重分领土，自己地盘必大无疑，说不定与这只钱塘虎平分秋色。

替张啸林拔这算盘珠的，便是他老婆娄丽琴。

钱彪沉吟了片刻，勉强挤着笑道：“划地盘可以，只是怎么划法，大有讲究。”他抱定主意，不让一寸领地，还暗暗怪李休堂偏心。

接下来，便是南星桥、江干、武林门、卖鱼桥，西湖区等等地盘的一一划分，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

娄丽琴也使出浑身的招数，给丈夫帮腔。这女人嘴巴确实厉害，张啸林还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婆娘有这样本事，心中不由又敬畏她三分。

钱彪假装着急：

“你们夫妇一唱一和，两面夹攻。看来，今晚我是赢不了啰。”边说边在桌下捏了一把娄丽琴的大胆。

娄丽琴在帮丈夫争地盘时，与钱彪是对头，可一到男女风情上，她觉得钱彪与张啸林没什么两样，都是男人，而自己却是女人。女人什么时候都喜欢男人挑逗她。

“啊唷唷，钱老板真会说笑，我一个心善体弱的妇道人家，怎敢来攻击您呀，您别让我难过了嘛！”娄丽琴一边撒娇一边向钱彪打了个俏眼。

张啸林完全没看见老婆的腿被钱彪摸了，否则，他会不顾一切扑向钱彪的。

正在这时，一个跑堂的端上来一盆野鸡汤，众人还未进口，香味已溢满酒楼。李休堂第一个伸出筷子吃了一块肉，又给娄丽琴一块鸡腿，一会儿功夫，人们连吃带喝，野鸡汤被扫个精光。

这野鸡汤一喝完，钱彪好像换了个人，他不再与张啸林为地盘死争了，对李休堂的提议虽有些不满，但没急于否定。分地盘的事似乎就这么定了。

张啸林没有因为分地盘得到些好处而忘掉那两箱鸦片。

“先生，我那两箱乌烟怎么解决？”

李休堂这回确实有些为难，他想了想提出一人一箱的主意。

张啸林可不干了。自己生意刚开头，就这么窝囊。让给他一箱，回去对手下兄弟怎么交代。况且张载阳正在赶来取货。不能让！

张啸林霍地站起来，刚想发作，只觉一阵头晕，他以为是酒喝多了。正

在这时，李休堂一下趴伏在桌上，不动了。再看娄丽琴正软绵绵地向下坍。

“糟了，中计了。”张啸林猛然省悟。

幸亏张啸林野鸡汤喝得不多，没有倒下去。他怒火中生，从袖筒里拿出两把匕首，对着钱彪刺过去。

双方人马又打了起来。

张啸林渐渐撑不住了，右脚和左臂都受了伤。一个手下不顾一切地把他托上窗台，然后自己爬上去，拉着他，俩人跳进西湖。

钱彪俯身窗口，一连向猢中扔了六七把飞刀，湖面上浮起缕缕殷红的鲜血。

张啸林逃了，可他老婆娄丽琴却落到了钱彪手里。

钱彪命令杀手将楼外楼附近彻底搜查一遍。用钉耙和网到湖里去打捞张啸林尸首，把李休堂用轿子送回家去。处理好这一切之后，他带着胜利的微笑走进关娄丽琴的客房。

娄丽琴此刻无力地躺在床上，听到推门声，她睁开眼睛想爬起来，可四肢无法动弹，她明白，自己是被麻倒了。

她眼看着钱彪上了床，跪在她脚边掀起她的旗袍在欣赏她身子，并渐渐地把一双油腻腻地手伸向自己的衣服里；她听到了钱彪越来越急促地呼吸声；她亲眼看到这男人是怎样脱去衣服又怎样撕开自己衣服的。她闭上了眼，心想，忍受吧！

钱彪终于扑到了娄丽琴的身上，这是一种野兽般的发泄。娄丽琴被他玩了近三个小时。

事后，钱彪仰躺着，把一条毛茸茸的腿搁在女人软软的肚皮上，闭着眼睛，美滋滋地想：“张啸林呀张啸林，我搞了你两箱乌烟和一个女人，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真叫是痛快，哈哈……”

四、遇上个尼姑知己

张啸林死了吗？

张啸林没死。跳进西湖之后，凭着自己的好水性，他潜到湖畔，正想爬上岸去，刚钻出水面，便发现了钱彪的人。他顺手拽了一根芦管咬在嘴里，又伏入水底。

身上的伤口在流血，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

“不，不能死，这夺妻毁家之仇不能不报！”他硬撑着潜到一只船底贴附在那儿。

当船过西冷桥时，张啸林往桥墩上一靠，抓住木桩，偷偷爬上岸来。他知道钱彪的人暂时不会到这儿，便无目的地向前爬去。

妙智庵的智能去后院抱柴火时，发现了倒在墙脚跟草丛里的张啸林。

她想去前院叫师傅，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再看一眼这强壮的男子，不禁怦然心动。她决定把这男人藏在后院的一间空屋子里。

张啸林就这样被一个年轻的尼姑救了性命。

两天后，张啸林睁开了眼。

“是你救了我？你是谁？”

“阿弥陀佛，你终于醒了。我是方外之人，没有什么姓名，只有一个法号，叫我智能吧！”

看着小巧单薄的尼姑，张啸林又追问了一句：

“是你救了我？”

“正是贫尼。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当时你快不行了，我也顾不得许多，硬把你拉到屋子里。”

张啸林环视了一下屋子，除了一盏青灯挂在墙上，自己身下铺的被子之外，没有其它什物。他又侧耳听听外面，似乎非常安静。

“智能师父，这是哪里？”

“这是剑门关边的妙智庵。”

张啸林一听顿觉紧张。他是老杭州，知道这里是岳飞庙所在，来往游人多，钱彪的手下会找到这儿来的。

智能看出了张啸林的心思，安慰说：

“放心吧，这庵位于密林之中，来往游人从不顾及这里。庵内只有师傅和我，她不来这后院。”

殷殷期盼之情在尼姑脸上表露出来，大概是想起不该留个大男人在庵内，她的两颊飞上一片红霞，借给张啸林盖被子她低下了头。

小尼姑的轻声细语和温柔举止，使张啸林一阵冲动，他痴痴地看着对方，不自觉地去拉小尼姑的手。

小尼姑没有动，过了一会儿，她抽回手轻轻地说了句：“你歇着吧！”便离开了屋子。

智能尼姑从一见到张啸林的那一刻，便动了凡心。张啸林那副强健的男人躯体引起了她内心对男人的强烈渴望，她用颤抖的手替昏迷中的张啸林解开衣衫，替他擦伤包扎。她带着对罪孽的忏悔，轻抚着这男人的脸和胸脯，享受着一种无名的快乐。

这一切，张啸林全然不知。

张啸林清醒过来后，四肢仍动弹不便。智能每天为他送吃的，还是一匙一匙亲自她喂。这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这种柔情只有母亲给过他，而且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张啸林动情了，他想拥有这女人，得到一种娄丽琴无法给他的东西，可他什么也不敢做，这女子对他有救命之恩，不该贸然，何况她还是个六根清静的尼姑。

此时的张啸林哪里知道尼姑的心思。

张啸林在妙智庵内，一养就是十天。他本来身强力壮，再加青春年少，十天之后，不但伤养好了，虎力也恢复得差不多。

这些天，智能几乎每天晚课之后都来小屋陪张啸林聊天。他们什么都聊，唯独不说男女之间的事。智能每夜准时回自己的房间。

俩人分开后，却又谁都睡不着，想着对方，渴望那男女之事。第二天见面，又像没事似的扯个其它的话题。

终于有一天，俩人感情的火山爆发了。

那天，明月洒下银辉，秋风送来桂香。张啸林把自己的身世全部告诉了智能。说到自己如今全军覆没，连老婆的生死都不知晓的时候，他流出了眼泪。

一个大男人流泪，一定是悲伤到了极点。智能的眼圈也红了，她不由地对张啸林生出怜爱之情。

智能从青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方巾，犹豫了一下，便去替张啸林擦眼泪。

张啸林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他儿时每次打架回来，母亲就是这样替他轻轻擦泪的。人在落难的时候，最容易动情伤感，张啸林这些天总是这样。

他抓住小尼姑柔软的手，不停地磨擦，智能的脸涨得腓红，俩人相视不语。这是情感爆发前的酝酿。

就在张啸林要拥抱智能的同时，这女尼投到了张啸林的怀抱。他们把压抑了十多天的情感，疯狂地发泄出来，全然忘记这是块佛门净地。

这一夜之后，俩人的关系更亲近了。智能觉得张啸林是个可依靠的人，便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

智能女尼原名叫小秀，嘉兴人。家中原也有些财产，不料被一个姓田的大户侵吞，父亲被打死，母亲在生她后就离开了人世。她成了田家的丫头。

长到十五六岁时，小秀已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田家有个儿子，看中了小秀的美貌，便让他娘把小秀派到他屋里来做丫头。做娘的知道儿子的心思，不但不怪，还夸儿子会说话。

第二天一早，小秀便被打发过来。田家儿子如获珍宝，准备到晚上再好好受用。

这事不知怎么让田家老头子知道了。他早就想占小秀的便宜，可小秀整日跟在夫人身边他没机会也不敢下手。夫人是只母老虎，他见到就怕。

眼看小秀就要被儿子夺去，他心急如火。就在小秀过去的那天下午，他抢在儿子前面，把小秀给奸污了。

晚上，儿子发现，小秀并不是一个处女。他恼怒至极，把小秀折腾得死去活来，他要小秀说出是谁先睡了她。

小秀说是他的父亲在几小时前做的。

从此，父子俩为小秀吵得不可开交。儿子为报一箭之仇，常扬言要杀了老头子。女主人惊恐不已。

正在田家父子斗到要动武的时候，妙智庵的老尼姑来探望夫人。两个女人在房内嘀咕了半天，最后决定：老尼姑把小秀带到庵里削发为尼，田家夫人给妙智庵 50 两银子作香火钱。

老尼姑带着小秀连夜乘船离开了嘉兴。

从此，小秀堕入空门，取名智能，一晃便是十年。

这十年，小秀表面潜心修身，内心却念念不忘田家之仇。尼姑庵的山墙铁门丝毫没能锁住她一颗凡尘之心。张啸林的到来，更激起了她入世的欲望，她爱上了这个男人，享受了他给她的快乐，她还要他去替自己报仇。

张啸林无论从情感还是报恩都认为自己该替她出这口气。他恨恨地说：

“我这就去杀了田家父子两个。”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杀生。”

小秀原本就是个善良的人，这时也不希望张啸林犯法。最后，他们商定，要把田家弄得倾家荡产，以出恶气。

张啸林家仇未报又添新恨，他要找钱塘虎，报夺妻砸窝的深仇。他还要去嘉兴田家，为智能雪耻。他睡不住了，想出庵。

还是智能多一个心眼，她让张啸林稍等两天，自己派人去杭州城内打探娄丽琴的下落，探到消息之后，再寻机营救。

智能找到了一个常来庵里上香的女人。她俩关系很不错，这女人满口答应了智能。不过，智能没告诉她张啸林藏在她庵里的事。

两天下来，这女人什么也没打探到。张啸林急了，非要离庵。他决定先

去嘉兴，夺得田家财产，有了钱再回杭州城收拾钱彪。

张啸林留了一封信给智能，让她找机会去拱宸桥交给一个叫李弥子的人。他说这个人会帮他找到娄丽琴的。智能把信揣在怀里。

这几天，智能一直闷闷不乐。她知道张啸林就要离开她去报仇，不禁又有些后悔，悔自己不该提报仇的事，这样，他就会留在庵内与自己相守，享受男女之情，肌肤之亲的快乐。

这人是她这一辈子第一个愿意委身的男人。这些天下来，她恋他恋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她不愿让他走，可又不能不让他走。

智能心里明白，即使不让张啸林去报仇，过不了多久，他也会离开她的。这种男人不属她的生活圈，自己命该与这深山孤庵为伴。

每晚，当张啸林躺在她身边睡着的时候，她便暗自垂泪，难以合眼。

终于，张啸林走出了尼姑庵。他在这儿整整呆了 1 个月。江湖上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都以为他死了。这段故事只有他自己和那庵里的尼姑知晓。

五、为两个女人雪耻

张啸林从尼姑庵出来后，便连夜乘船直奔嘉兴城。

当他乘的小船由南湖缓缓摇进嘉兴城内时，正值午饭过后。他想找一家客店，只见沿河街两旁房子的大门大多虚掩着，几家饭馆已经打烊，八仙桌上倒竖着几条凳子，凳腿向上。

一阵悠扬的卖粽子的吆喝声在小巷里飘飘忽忽，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更觉肚子饿，便催船夫快划，找一个供饭的地方。

船停在了一家后门的水桥边。没下船，张啸林便听到了呼幺喝六的猜拳声，接着，一阵阵酒菜香味顺风飘过来。张啸林忙不迭地下了船，连船夫找的钱也不要了。

酒足饭饱之后，他租下了一间靠河的平房。张啸林到嘉兴后，先不急着找债主田观林，而是每日聚在旅店里开赌。他这样做一是为了过把赌瘾，二来可以通过赌友打听仇家的下落。

张啸林的钱从哪儿来？除了那天去西湖酒楼“吃讲”，口袋里装了一些，临离尼姑庵时，智能又给了他 200 两银子。几天赌下来，张啸林赢了不少。既赢了别人的钱，也赢了他们的心，很快，手下有了不少可以使唤的人。

一天，张啸林赌完之后，听到戏场的锣鼓声，便带一个赌友转悠到了戏场。

他看到，在戏台正对面，也即是城隍庙门前大廊下有一排高脚太师椅，椅子上坐的显然是城内的有名望之人。

那排高脚椅偏东几把上，坐着一个六十开外的山羊胡子老头，边上陪着一个妇人，从举止上看，像是姨太太；另一边是个年轻貌美的少妇，她身上抱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

赌友告诉张啸林，那老头便就是他要我的田观林。

张啸林摸清了一切：田观林是个双料鬼佬，爱色又嗜烟；旁边给他捻纸媒子点水烟的是新讨的姨太太；那个年轻貌美女子是他赌鬼儿子田长胜的老婆。田长胜不爱看戏，极爱赌。

回客房之后，张啸林想出了报仇计划。

第二天，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有人给田家送来一封拜帖。

帖子是一方大红烫金的礼帖，一看就知来头不小，不像本乡本土的人。再一看姓名：张寅。父子俩都不认识。还是儿子田长胜反应快：

“从这帖子看，不是上海老板，就是杭州大商，怠慢不得。”

张啸林被父子俩迎进客厅，姨太太沏茶待客。

张啸林自称杭州大贾，久闻田观林大名，欲来此地投资开一爿酒坊，请前辈指点。说着，不慌不忙递上两包东西。

田观林打开纸包，一阵异香散满一室，再伸头细看，不禁叫出声来。原来张啸林送的是两包地道的云土，价值高昂不说，一般人很难弄到。

张啸林被田家留下吃午饭。

自此之后，张啸林成了田家的常客。他每次登门拜访，总要提点礼品，从孩子吃的，女人穿的，到老头子观赏的，一样不少，人人有份。田家人对他感激不尽，关系也就随便起来。

张啸林有一天真的拿出五十两银子，托田老头子替他买地。田老头子有赚头，当然愿意，即刻让姨太大把钱收了藏在卧房里。

第二天，老头子叫姨太太告诉张啸林，他们准备把自己的一块田地卖给他。

姨太太打扮得花枝招展，来到张啸林的住处。

张啸林表现得非常热情，在给她装烟时，假装不在意碰了一下她的胸脯。这女人就势拿着他的手按在自己的乳房上。

张啸林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田观林的老婆给睡了。这是他报仇计划的第一步。

下一步，他打算通过田长胜，把田家的田产都夺过来。

张啸林睡了一天一夜，养足了精神，便陪田长胜去赌。他自己不赢田长胜的钱，而是买通一个赌术差劲的赌徒，从中勾结让他去赢，然后归还自己。

几天赌下来，田长胜输掉了家中所有的田产。拿来抵押的田契落在了张啸林的口袋里。这一切，田老头子一点不知。

张啸林还不甘心，他要把田家整惨，替救命恩人报仇。

一天傍晚，连台好戏《火烧红莲寺》开锣之际，张啸林在晚香楼请客。请的自然是田家老少。席上，田家当堂写下卖给张啸林十亩水田的地契。另请的三位中介人也画了押。

田观林一家心中暗喜，他们己算好，这笔交易能赚这位大商 20 两银子；另外，卖给他水田，他又带不走，还得由田家来种，将来收获时，交给他一点，自己又能赚个大头。

就在田观林翘着二郎腿，得意非凡的时候，一个黑影飞檐走壁跳进了田家大院，偷走了田家所有的现钱、珠宝以及值钱的玩赏物。这小偷就是张啸林用三十两银子买通的。

田家人看戏回来，才发现了这桩灭顶之灾。送他们回来的张啸林趁机告诉田老头子田长胜赌钱已把地契抵押出去的事。老头子经不起这一连串的打击，眼前一黑，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

田家乱成一团麻，张啸林留在那儿，这时他倒成了这家人的主心骨，救命恩人。

田家姨太太索性把张啸林当作了府上的主人，白天没事找事向他讨主意，晚上又哭哭啼啼地来寻安慰。张啸林讨厌她，可还是跟她睡了一觉，他爱看她在床上的那副贪婪相。

田老头子的病越来越重，第四天，张啸林对田家人说，他要亲自去杭州请医生。田家人送至码头，再三叮嘱，要他早些归来。

张啸林走后，田家的那个小女孩也失踪了。

张啸林骗得了田家的一切，回到杭州。

刚在南星桥码头下船，张啸林就碰到了一个人，这人正是他要找的手下李弥子。

原来，张啸林离开尼姑庵之后，智能去了拱宸桥。她毫不费力地在张记茶馆里找到了李弥子，把张啸林的信让他过目。李弥子得知这尼姑是主子的救命恩人，忙把她安置到张啸林夫妇的卧室里住宿。

李弥子让智能住几天，等他打探出娄丽琴的下落后，再作计划。智能一心想着能见到张啸林，就同意了。整日呆在卧房里不露面。李弥子则天天在外跑，找娄丽琴。

在张啸林夫妇的卧房里。智能激情涌动，难以自制。她把

张啸林的衣服贴在脸上，泪水不住地流，然后又坐到梳妆桌前，对着镜子沉思。看到桌上一把精致的梳子，她拿起来看了看狠狙地扔进抽屉。眼圈又红了。

智能躺在张啸林夫妇的大床上，想像着自己成为这里的女主人，享受着这里的一切，包括那个男人。她甚至动了还俗的念头，要给他当小妾。

在悲悲喜喜，酸酸甜甜的想像中过了 3 天之后，智能准备回庵。李弥子每天回来向她汇报一下打探的情况，除了探到娄丽琴还活着这一消息外，其他什么也不得知。

智能刚来的那天，李弥子就向她讲了许多娄丽琴的事，她知道这个女人非常漂亮大方，自己无法相比，她还知道这女人厉害泼辣，自己和她男人睡了觉，她一定不会放过的。心中不禁对这未见过面的情敌又敬又怕。

现在听说娄丽琴还活着，她更觉得该走。没等李弥子回来，她偷偷离开了拱宸桥回尼姑庵了。

就在智能走后没几天，张啸林便完成了任务从嘉兴回到杭州。遇见李弥子时，他正在码头一带闲荡，探听娄丽琴的下落。

主仆二人在落难时相见，免不了感慨一番。李弥子见到张啸林是又笑又哭，不能自抑。西湖酒楼一仗，李弥子救了张啸林之后，身上挨了三处刀伤，宰亏被一个船家所救，他才留住了一条性命。现在能活着见到主子，怎能不动情。

张啸林自然也感激李弥子的救命之恩，以后待他如兄弟一般，不论上哪儿身边总少不了他。成为上海滩闻人之后，李弥子没少受好处。

听了李弥子的诉说，张啸林拿出十两银子让他去酬谢那船家，另又给了二十两让他零花。李弥子不肯收，只要了些碎银。

俩人避开杂人的耳目，偷偷回到拱宸桥茶馆。李弥子把智能来过又走了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张啸林。

晚上，张啸林拿出所有从田家得来的东西，和李弥子一起躲在卧房里清理。他们把银子、珠宝藏在床底下，怕被人抢；古玩字画类的，张啸林不识货，随便搁在了墙角；房产、地契这些纸张，用娄丽琴的一个梳妆匣子装起来。

张啸林告诉李弥子，抽空把这个匣子送到妙智庵智能尼姑那里，李弥子答应了。

张啸林看着这匣子想了一会儿，又打开放了 200 两银子进去，觉得不妥，又拿出银子，钻到床下，找了一对镂花的银手镯放进匣子，这才锁好收到柜子里。

李弥子怔怔地在一旁看着，他不知道主子与这尼姑间发生了什么事，但他肯定他们俩之间有事。想到这里，心中不禁暗笑：“ 我这主子也真有本事，连尼姑都能搞上手，真是刺激。 ”

张啸林回拱袁桥之后，下一步计划就是救老婆杀钱彪。

为了不引起钱彪的注意，张啸林留在茶馆不出门，一切由李弥子去办。李弥子有了钱不愁办不成事，花了些银子，终于打探到了娄丽琴的下落。

自从在西湖酒楼被钱彪睡了之后，娄丽琴一直被藏在清波门的仓桥边上一个临河的独家单院里。除了钱彪的两个贴身保镖外，其他人一概不知。

院子的门始终是锁着的。钱彪晚上回来，便将门从里锁了，白天出去就在外上锁。另外院内还有两个保镖时刻盯着娄丽琴，怕她逃走或寻短见。

娄丽琴是个聪明的女人，她意识到自己现在是身陷虎窝，男人又生死不明，一时难以脱身，不如装作衷心归顺的样子，慢慢思量脱身复仇的计策。

她天天戴着钱彪给她的戒指，欣赏不够，让钱彪认为她是个爱钱的女人。她还在钱彪面前说自己的男子怎么小气从不送她饰品，夸钱彪会讨女人的欢心。钱彪被她捧得飘飘然，每次来过夜，总送些金银手饰，娄丽琴假作欢喜不已。

娄丽琴也有难装的时候，那便是在床上。钱彪每次跟她睡觉都要拼命地折磨她。在钱彪的眼里，她既是个诱人的女人又是对头张啸林的老婆，所以，他是带着睡女人与泄私愤的双重心理与娄丽琴作爱的。

娄丽琴痛苦不堪。

见娄丽琴的百依百顺样，钱彪以为这小娘们已经归心，渐渐放松了防范。他撤走了保镖。只派一个女人来监视，兼作娄丽琴的佣人。这女人粗壮有力，一副凶巴巴的样子，跟在娄丽琴后面一步不离。

却说李弥子得到娄丽琴的下落后，赶忙报告张啸林，张啸林欣喜。俩人商议着具体的营救计划。

这时，张啸林手下已无多少人马，西湖酒楼一仗，他的势力元气大伤，手下受伤的受伤，投敌的投敌，剩下四处找张啸林无望，便也树倒猢狲散，自找主去了。

主仆两人势单力薄，既要救老婆又要杀钱彪，谈何容易？他们想了一天一夜，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

第二天，在娄丽琴住的院门口，出现了一个货郎，挑着担子，一路不停地吆喝。以后一连几天，他都在这一带卖货。

院内的娄丽琴起先没注意。有一天，她正坐在屋门口晒太阳，院外货郎与邻居讨价还价的声音传进了她的耳朵。

货郎的声音越来越高，娄丽琴听得越来越真切：这人是李弥子。

她忽然站起来，对监视她的女人说，想买副绣花鞋样，女人不愿意，可还是站起来去喊货郎了。

院门开了一扇，货郎站在门外，娄丽琴由那女人领着，站在了门的里边，女人用身体挡住娄丽琴怕她逃跑。果然是李弥子。娄丽琴见到自己的人，眼泪差一点悼下来。

娄丽琴毕竟与一般女子不同，她随机对女人说：

“嫂嫂代我挑一双纸样吧。”

“要什么颜色？”

“洋红的好！”

女人稍稍弯下腰去拿那鞋样，就这个功夫，李弥子递给娄丽琴一个纸团，娄丽琴赶紧揣在怀里。

“小姐，剪刀要不要？我这剪刀是老字号出的，可好使啦！”李弥子边说边挤眼。

娄丽琴精明，赶紧说，“买一把吧，不然用什么剪鞋样。”

那女人买了一把最小号的。

娄丽琴付给一枚龙洋，李弥子找她几只角子，那女人都细细地看着，直到货郎离去。

娄丽琴中午一人呆在房间的时候，打开了纸团。纸团是她男人写的，没有安慰的话，只是告诉她见机行事，用剪刀结果了钱彪。看字如见人，娄丽琴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

晚上，钱彪照例醉熏熏地来到娄丽琴这里，娄丽琴把剪刀藏在枕头下，假装睡着。钱彪叫了几声，娄丽琴没动。要在往常，他不会放过她的，可今天醉得厉害，叫着叫着睡死过去。

娄丽琴睁开眼，爬到钱彪身上，摇他他不醒；她又脱去自己的衣服，试着去挑逗他，也丝毫没反应。

她脱去钱彪的裤子，用裤带捆住他的手脚，然后从枕头下摸出了剪刀。

娄丽琴没杀钱彪，而是剪下了他的那玩艺儿。钱彪痛得刚要叫，嘴巴被一双臭袜子给塞住了。

娄丽琴终于逃出了虎窝。她刚出院门就遇到了在门口接应的张啸林和李弥子。三人没来及说话，钻进停在河边的一条乌蓬船里，船迅速向黑暗中驶去。

船上，娄丽琴把自己被劫、被幽禁，伤钱彪的事一一说给张啸林听。说到伤心处，呜呜地哭了，张啸林虽也动情，但显然有些不满：

“为什么不结果了他的性命？”

“剪刀太小，一下杀不死。”

“那就给他两下三下，杀死为止。”

“我有些不敢，再说，杀人会被官家捉拿的。”

娄丽琴说的都是心里话，只有一点她没对自己的男人说，那就是钱彪在床上让她吃的苦。所以，张啸林自然不会理解娄丽琴这样做的真正原因。

张啸林也有张啸林的理，他认为留下钱彪必然会有后患。况且，钱彪活着，自己在杭州也难有出头之日。

“不行，我得想办法除掉钱彪。”他让李弥子在明天中午之前，收卖一批原先的爪牙，无论出多少钱都可以。

果然，不到中午，张啸林的茶馆挤满了人。张啸林撒了些银子，交待了几句，一批人跟着他出了拱宸桥。

他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钱彪的涌金门老窝。

钱彪手下的人打了一会儿，不见主子出现，便相信了张啸林说的钱彪已死的话，不战自降。张啸林没找到钱彪老婆，就抓了他的十二三岁的女儿，他要以牙还牙。

钱彪的两个贴身保镖抢在张啸林之前，赶到了原先关娄丽琴的那所院

子，背起已昏迷的钱彪，劫了一只停在岸边的船，仓皇逃走。

张啸林赶到时，钱彪他们已走了近半个时辰。

张啸林没杀死钱彪，虽有些遗憾，但钱彪毕竟跑了，他得到了杭州城，心中欣喜万分。

一夜之间，张啸林不再是拱宸桥的张啸林，而是杭州城的张啸林了。整个杭州黑道上的人都来投奔他，他终于实现了称霸杭州的愿望。

第二章初霸杭州

一、拜师学戏

二、拳打日本人

三、杭嘉湖上设赌局

四、红帮小史五、摔跤输给了马贩子

一、拜师学戏

张啸林在拱宸桥摆了一百桌酒席，庆贺自己的胜利。来的都是流氓地痞黑道上的人，拱宸桥又被闹得鸡犬不宁。三天三夜之后，这些人才渐渐地散去。

这次大获全胜使张啸林对自己的能力与胆量有了新的认识，他更相信自己所选择的以拳头打天下的路是正确的，这种自信心成为他后来在上海滩发展的主要动力。

狂喜了一阵子之后，张啸林开始处理一些事务。

张记茶馆里关着两个张啸林抢来的女孩，一个是田家田观林的孙女，一个是对头钱彪的女儿。两个女孩都是十三四岁，不谙世事。

田家的孙女一直以为张啸林是带她来杭州玩顺便给爷爷请医生的，所以，来拱宸桥的这些天，一直跟着张啸林夫妇后面叫“叔叔”“婶婶”，叫得娄丽琴挺欢喜的。

钱彪的女儿则整天哭哭涕涕要回家。她虽比田家女孩小一岁，但身材长得粗大，倒像是个已发育的十五六岁的少女。张啸林打进她家的那天晚上，她母亲在姘夫家过夜，没能抓到，她便成了母亲的牺牲品。

张啸林首先要处理的便是这两个女孩。

当初张啸林把田家女孩带出来的目的是想卖到妓院去，为智能报仇。可娄丽琴一看这女孩乖巧天真的样儿，有些不忍，张啸林也被这女孩叫得动了心。

夫妇俩一合计，认为不如送到妙智庵智能那里暂时养起来，将来说不定能靠她赚大钱。当然还得看智能怎么处置她。

这么决定之后，张啸林从柜子里拿出装田家地契的木匣，叫来李弥子，吩咐了几句，李弥子便带着匣子和女孩去妙智庵了。

最让张啸林夫妇头痛的是钱彪的女儿。

这女孩被抓来之后，张啸林夫妇没正眼看过她。自己的老婆被钱彪睡了二个月，他发誓要把钱彪的老婆抓来也睡她二个月以报仇，没想到抓来这么一个丑女。

这回娄丽琴倒主动了，她怂恿男人去睡这女孩，睡完之后把她送回家，好让钱彪知道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张啸林对这女孩却一点兴趣都没有，在他心里多少还有些大丈夫不行小人为的想法。所以，他支支吾吾地建议老婆，把这个女孩卖到妓院去，还说处女能卖个好价钱。

娄丽琴气过之后，也同意了。

张啸林立即把钱彪的女儿卖给了南京的一家妓院。

打发走了两个女孩，张啸林开始扩建他的茶馆。

钱彪受伤逃走之后，在杭州一带，张啸林的势力范围最大。他的名气虽然还不是家喻户晓，黑道上的人却没有不知他的。拜访者渐多，原来的茶馆

也就与身份不符了。

张啸林本可以在杭州城繁华地段买所宅子作据点，可他想来想去，手下人中对他最忠心的还是拱宸桥的人。他决定把自己的老窝还放在拱宸桥的这爿茶馆里。

张啸林夫妇现在有钱——自然是从嘉兴田家骗来的。扩建茶馆的资金对他们来说是牛身上拔一根毫毛。

十天不到的功夫，张记茶馆换了个样。

除了原有的一楼大众茶厅外，二楼还设了许多茶间，如包茶间、娱乐间、说唱间等，大红大绿地装饰着有些土气倒也还热闹。

包茶间自然是吃包茶的人坐的地方。这些人每月按时交纳茶费，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到固定的桌上用茶，每次用茶的费用比一般的要合算些。

那些与张啸林关系比较近的、较得力的爪牙一般在包茶间饮茶，他们喝茶时，举止言谈比一般人文明，所以，有钱人或墨客也愿来这儿订座。

娱乐间本是给饮茶者玩赏的地方，一般设有画展，菊展等高雅活动，可张啸林设的是麻将、套圈之类的活动，娱乐宫成了赌宫。

张记茶馆的说唱间是张啸林别出心裁设计出来的。他要以此让人们知道：张啸林不完全是个只会斗殴打架的粗人，他也需要一些高雅的情趣。

于是乎，来饮茶的人发现张啸林总是呆在说唱间，不是在听书就是在看戏，似乎兴趣很大。

张啸林一开始听书看戏是假装，可听着看着竟真的迷上了唱戏，高兴起来也哼上几句，茶客有出于巴结，有出于礼貌报以掌声，给以夸奖，他兴趣更浓了。

一时冲动之下，他想拜师学戏。

张啸林还真的找到了一位艺技高又愿意为他之师的人，他叫陈效岐。

陈效岐是个江湖艺人，人称“马浪荡”，性格直爽仗义。因为艺技不错，在江浙一带有些名气。

张啸林是怎么遇见陈效岐并拜他为师的呢？

陈效岐生在苏州，自幼从师学艺，浪迹江湖。27 岁那年，他娶了一个同行的女儿为妻。小俩口跟着父亲到处搭台演戏混饭吃。

第四年，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全家人欣喜，取名月花。月花 5 个月大时，陈效岐的老丈人唱戏一口气没上来死了。生活的担子全落在了陈效岐身上。他白天跟班出码头卖艺，晚上常拿着女儿的小手比划唱戏逗她玩。

一天，陈效岐有病在家，老婆随班子出码头，谁知她这一走就再没回来。有人说她是被抢了，也有人说她与一个男相好有一段日子这回跟他跑了。

陈效岐抱着女儿呆坐了半日，晚上又随班子出码头。他的戏唱得好，功夫也精湛，成了这个戏班子的支柱，戏班子少不掉他。

他们跑遍了苏州、无锡和扬州一带。有人告诉他何不去杭州、上海，那儿肯定赚钱。他与戏班里的人一合计，决定先去杭州再奔上海。

他们在杭州南星桥码头下船，举目无亲，不知在哪儿落脚，见码头一带人多，便在附近租了两间旧屋安顿下来，准备搭台唱戏。

陈效岐在南星桥码头落脚算是选对了。

南星桥江干码头是当时杭州水陆交通枢纽，钱塘江水运码头，轮渡码头，浙赣陆路南星桥驿站都在这里，是南北商货集中周转的地带。

这一带的人流多而复杂，有路过的旅客、落难的穷人、游手好闲，偷窃

扒拿的混混儿、正规帮会的流氓打手，更多的是靠出卖劳力的搬运工人。

这里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罪恶在发生，看得见的是聚众殴斗，恃强凌弱，看不见的是各种肮脏的交易，无形的盘剥。

南星桥码头是当时杭州最热闹的地方也是最黑暗的贫民窟。

陈效岐在码头边一块空地上设台卖艺，第一天的收入果然不少。

第二天，戏台还没搭起来，一帮人便来捣乱了。摔摔打打之后，他们留下一句话：不识规矩要吃亏，扬长而去。

陈效岐跑了那么多年的江湖，怎能不知道地头霸的规矩。他写了个帖子，买些礼品，又怀揣几块大洋，找到了管辖他这个地方的地头霸。

该送的送了，该说的恭维话也说尽了，总算安稳了地头霸。陈效岐第一天所得的钱一分不剩。

几天之后，恰逢灵隐寺一年一度的庙会，所有的人早早就往那里赶。陈效岐一班人也决定去那儿赶场子。

等他们赶到时，灵隐寺已是人山人海，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挤得如潮水一般，一些登徒子不信佛夹在人群中扒窃钱物，调戏妇女。

陈效岐吸取上一次的教训，稍作休息，便去打听“当方土地”的住处。经人指点，来到临街的一家七星灶小茶馆。他面带笑容抱拳向前施礼，询问一个茶馆值堂的，说明自己的来意。

由值堂的带路，他们进了一间豪华的客厅，不用说，这是此地的“衙门”。

与他们打交道的是个年约四十左右，远看去好似一具活的木乃伊模样的人，人称吐血四官。

陈效岐向吐血四官施过礼，并说明了来意。这人眼也不抬地说：

“演出可以，每场交三十元。”

陈效岐心中一怔，这不是存心不让演吗？他想向吐血四官申述苦衷，没容出口，就被赶了出来。

陈效岐一行人没法子，既然人员行头都拉来了，怎能回去？他们选了离寺很远的一块荒地，向附近农民借来锄头和铁铲，动手平地。

陈效岐心想，明天演出时，有人捣乱便多撒些钱，这总比每场三十元要省得多。其实，每场根本就赚不到三十元。

第二天一早，他们着衣上妆，敲锣击鼓，拉开了场子。看客源源不断，观众被他们的表演逗得手舞足蹈，笑得前仰后陈效岐是个唱滩簧的，滩簧后来又称独脚戏，是曲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也就是属于喜剧一类的样式。因为这种戏中设有丑角串场，滑稽逗乐，深得百姓市民的喜欢。

独脚戏起源苏州，流行上海、苏州、杭州、宁波等地。一般由一至二人演出，有时也有三人以上的；它以说笑话和模仿、演唱各种方言、戏曲腔调、民间小曲和歌曲为主，每个曲目都很短。

这种戏由于演员少，道具简单，主要靠嘴功，所以无论在村口茶馆街头酒楼都能演。观众也总不少，卖座率相当高。

当时的杭州就出了一名著名的独脚戏演员，叫杜宝林。可他名气大，架子也大，一年也出不了几回场。

在江、浙一带，江湖上的独脚戏艺人不少，出名的也有几个，陈效岐便是其中之一。

灵隐寺的吐血四官可不管你有没有名，他认的就是钱。所以，当天下午，便带着手下来找陈效岐的麻烦了。

在场围观的观众们一看见这帮地头蛇气势汹汹的样子，赶紧闪出一条路来，吐血四官看到场地上滚满铜钱和铜板，顿时眼红，挥一挥手，手下爪牙便扑在地上抢钱。

陈效岐和他戏班里的人急忙向前想阻拦他们拾取。吐血四官手举檀木棍向陈效岐打来。陈效岐躲闪，檀木棍落空。吐血四官恼羞成怒，朝着陈效岐乱舞棍棒。

陈效岐一看，躲是躲不过了，便趁势顺手把木棍一拖，吐血四官被拖倒在地，那根檀木棍也脱手飞出了老远。观观众“轰”地笑了。

正在这时，又有 10 多个打手赶来，陈效岐被围在当中。紧急关头，有人跳入场内，大喝一声：“住手，有话慢说，不得动武。”

来人正是张啸林。

张啸林夫妇和一帮手下是头一天来赶庙会的，今天正欲下山回家，听到击鼓唱戏声，兴致陡增，前来看戏。陈效岐的九腔十八调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立刻迷上了这种无规无则、可任意编加台词且又诙谐，嬉笑的说唱形式。

张啸林掏出 5 块大洋，正要施赏钱。吐血四官到了。眼看唱戏人要被打，他赶忙出来打圆场。

吐血四官不认识张啸林，但看到张啸林递给他的一把大洋，顿时脸上挤出笑容，李弥子见此，也捡起地上的檀木棍恭恭敬敬地交给他。吐血四官觉得拾回了面子，带着一帮爪牙骂骂咧咧地走了。

陈效岐一步跨到张啸林面前行大礼谢恩，张啸林与他攀谈起来。

就这样，张啸林结识了陈效岐，他把陈的戏班子接到自己的茶馆，正式拜陈效岐为师学唱。

开始，张啸林学得很投入，兴趣也大。有时陈效岐他们在演出，他也夹在中间串着场，时而洋腔怪调地说，时而正而八经地唱，茶客们乐成一团。

久而久之，张啸林劲头慢慢地减了。陈效岐是个认真的人，每天早晚都要徒弟吊几次嗓子，张啸林哪能吃得了这份苦。天还没冷，晚上便早早上床与娄丽琴捂被窝，直捂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

高兴起来了，他便跟陈效岐去学学走台步、吊吊嗓子、在演出时亮亮相。

以后，陈效岐和他的戏班子就留在了张啸林的茶馆里。张啸林的儿子与陈效岐的女儿差不多大小，整天一起玩耍。陈效岐没有受张啸林多少恩惠，基本上是自食其力。他的到来为张啸林的茶馆带来不小的收入，这一点，张啸林心中十分清楚。

二、拳打日本人

1910 年 10 月，在清政府曾任武英殿大学士的王文韶病死。因为此人是杭州人，又死在家乡，杭州府一来以此人为荣，二来受朝廷之命，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

在杭州一带，丧葬有着极为繁杂的礼俗，丧礼的程序是送终、撤帐、买水浴尸、更衣、换枕、整容、移尸停灵、点幽明灯、盖批书、守灵、转敛、上孝成服、闹五更、开丧、入殓、点主、丧宴、出殡等，各项手续一环扣一环，环环必不可少。

当时，一般寻常百姓之家，再穷也得完成这些步骤让死人入土为安，以

求活人心灵无愧。所以，只要有人故世，那一带必然哄动几日。

普通人的丧礼都这么繁琐，更何况武英殿大学士的丧葬了。从朝廷到杭州府，官人们无不重视，传递旨意的驿马在杭州城来来往往，京城来探视的官轿气势非凡，引得杭州市民驻足观看。

那几天，杭州城像过年那么热闹。平时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诩的杭州人，第一次发现苏杭之外，还有个更了不起的地方——京城，京城的大官拥有那么大的气势，比杭州府内宫人的气势要大得多。杭州百姓算是开了眼界。

再看王文韶的丧仪，杭州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王文韶停灵时所用的太平杆，由二十八名杠夫组成；举丧所用的僧道共六十五人，分别来自京城和杭州各大寺观。这些僧道共分成五棚，每天总有十三人在灵前念经，超度亡灵。灵柩四围的冥器大型而且多样，其中有高大的牌楼、享殿、马车、纸人以及各种日用器皿等……

七天之后，一切礼俗完成，便出殡埋葬。声势之惊人，杭州城万人空巷，前去观看。

只见前面四名巡捕骑马开道，开路纸神各四个，除寻常旗锣、肩伞、衔牌，有清御赐福寿字、御赐蟒袍、御赐缎疋、御赐匾额花亭十座。钦差大臣亲兵数十个；花扎童男童女和物形数不清；绣伞一百多顶；马车五辆，车上人扮成戏剧。

丧仪的后面有僧道女尼数百人相送，王文韶的子孙家人均在孝帏中缓行。灵柩以红缎罩材，二十八人扛之而行。执佛送葬的人难以计数。

出殡的这一天，陈效岐受雇扮戏参加送葬行列了，张啸林好奇，以戏班子中的一员跟着陈效岐，便伴在他的身边。

陈效岐以前也被雇过帮人家出葬，懂得一些规矩，这次参加如此隆重的葬礼，更是小心。临来之前，他再三叮嘱张啸林要认真扮戏，不得胡闹，否则会引来蹲牢之灾。

张啸林原来觉得好玩才跟陈效岐来的，来了之后，哀乐一响，哭声一起，他情绪被感染。不再以为好玩，而是专心跟着陈效岐扮戏。陈效岐见他这样，也就放心了。

出殡队伍穿过繁华市中心之后，来到了清河坊一带，这时围观的人渐渐少了。因为这是日本的租界，普通百姓居家少，又不让随便进出，跟着围观的人许多在租界外便停住了脚。

租界里的日本人也纷纷跑出来看热闹。他们本可以站在两边看的，可一个小孩顽皮，偏偏跑到送葬队伍里，钻在扮戏人中间要瞧个仔细。张啸林没注意，一下子撞倒了这个日本小孩，孩子倒地便大哭不止。

张啸林这下可惹了马蜂窝。

很快，住在清河坊的日本人倾巷而出，拦住了王府的孝帏，强行勒索赔款，要州府官人赔理道歉，否则不予放行。

整个送葬的队伍停了下来。

俗话说：“入土为安。”死者的家人辛辛苦苦行这么多的礼俗，为的就是这个。而出殡时受阻是对死者的最大不恭，家人极力避免。现在王家遇到了这件事，顿时哭声一片。队伍也开始混乱起来。

陈效岐意识到事情重大，忙向日本人赔不是，一边拉张啸林的衣角，示意他也去赔个礼。张啸林极不情愿，但还是向日本人鞠了一躬，表示道歉。

日本人根本不看他们一眼。

张啸林平时自以为是，称王称霸惯了的，哪受过这样的屈辱。他怒火渐渐升起，后悔不该鞠那一躬，带着责备目光瞪了陈效岐一眼。

前面杭州府的巡捕和两名钦差也赶来，问明情况，自然又是一番鞠躬赔礼。日本人看此架势，满意地点点头。之后，提出赔银一千两。

送葬的人为了死者和家属，一直忍着一口气没发作，现在一看日本人无理索要这么一大笔钱，都气愤不平，双方开始争执。

官府的人还想与日本人讨价还价，少赔一些，日本人竟去揭棺木上的红缎。王府上下大小一齐扑在棺木上一边哭一边护着棺木。那些和尚尼姑也纷纷围在棺木边，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

所有送葬的人都被激怒了，张啸林忍无可忍，大喝一声“开打”，成百上千的掮执事、骑顶马、吹吹打打的各色人等，立刻像潮水一样地冲向日本人，吓得日本人回头便跑，跑进屋内关上大门送葬的队伍继续前行，直到丧礼安然结束。

诸事完毕，队伍解散，人们从各条路回家。张啸林及一批艺人和相遇的手下爪牙一起回拱宸桥。路上，人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议论刚才发生的事，有人担心，有人痛快。

张啸林竟敢带头打日本人，许多人都赶来恭维；不愿来恭维的，从心里也改变了对张啸林的看法：张啸林虽打架打出了名，但这回敢打日本人，确实有种！

不知是张啸林刚才打架没打成不过瘾，还是被恭维话弄昏了头，他一冲动，停下脚步，跟着他的人也不走了。他问周围的人愿不愿去清河坊出出心中的恶气，大部分人正说在气头上，所以都说愿去。

张啸林带着一二十个人，开回清河坊，一路上又吸引了一些人加入进来，不少市民百姓跟着观看。

清河坊的日本人设想到送葬的人还会找回来，经过刚才一阵惊慌之后，纷纷又开门办自己该办的事。等到他们发现一帮中国人气势汹汹地朝他们奔来以后，想关门躲避也来不及

张啸林他们一到清河坊日本人的店铺前，自然分成几个一组，分别冲进各家店铺，二话不说，又打又砸，又摔又掼，一会儿功夫，各家铺子都被打得稀巴烂。不地道的混混儿们趁机偷摸，能拿的拿，能装的装，心中窃喜。

还有插不上手的，便在水果铺子里抢大苹果吃。这种又红又大的日本苹果，他们平日看都极难看到，现在吃在嘴里，乐在心中。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吓得不敢动，有个胆大一点的凑到一个年轻人面前想打架，还没出手，旁边的张啸林一拳打过来，再一脚勾过去，“叭嗒”一声，日本人一头扑在地上。

张啸林想打架，可日本人一直没人敢动手，正感到失望，恰好碰到这个不怕死的让他显了身手，过了打架的瘾。他拍拍衣服，朝地上的日本人呸了一口。

打了有半个时辰，张啸林觉得气出得差不多，便喊了一声“不打了！”一挥手，所有的人都跟他走了。

到了保佑坊，他们又看见几家日本店铺，没等张啸林发话，手下喽啰就跑进去给砸了。

张啸林丝毫没想到他这样做的后果，反而沾沾自喜，自以为英雄。不少

人替他捏了一把汗。

在丧礼结束后，陈效岐因遇到一个江湖朋友，便与他一起去茶馆叙旧了。所以，张啸林冲击清河坊和保佑坊他一直不在。要是陈效岐在场的话，他或许能阻止这场冲突，不让它发生。

果然，杭州官府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决定惩办带头闹事者。

张啸林有些害怕了，他给李休堂送去重礼，又派娄丽琴到李休堂老婆那里说好话，让李休堂给他出面买通官府。

要是平时，李休堂肯定会倾心相助的，西湖酒楼一事，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张啸林夫妇，想补过。可现在张啸林惹的是日本人，当今皇上都让他们三分，他李休堂哪有这个本事替张啸林解围呢？

李休堂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张啸林只有回来与陈效岐商量对策。

陈效岐建议张啸林先去避一避，张啸林立刻表示情愿坐牢也不离开杭州，那次落难妙智庵他想起来就心痛。再说现在老婆孩子一家人和这么一个大茶馆，跑也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

陈效岐又说是否可以到清河坊找日本人，加倍赔偿钱财，了结此事，张啸林说打死他也不去。这种态度倒不是张啸林出于民族自尊，而是生性如此。

陈效岐虽圆滑些，但从心中佩服张啸林的做人骨气。他一拍张啸林的肩头，说：

“徒弟有错，师傅之过，你放心，我顶着！”

张啸林似懂非懂地望着陈效岐。他不知道陈效岐要干什么，但他坚定的眼神使张啸林放心了不少。

第二天一早，官府一行八人来到拱宸桥，他们是来抓带头闹事的张啸林的。

拱宸桥的人当天就听说了张啸林打日本人的事，人们大快人心，第一次以张啸林是拱宸桥的人而自豪。那天晚上，不少人去他家喝茶，串门，赞扬他、安慰他。张啸林也第一次觉得拱宸桥的人不错。

看到官府来人抓张啸林，人们拥向张记茶馆。

茶馆内，张啸林，娄丽琴和陈效岐正静坐在那儿。张啸林的一批手下站在四围，往日那种威风荡然无存。

官府的人刚跨进茶馆，陈效岐第一个站了起来，他用身体挡住张啸林，以出葬扮戏先生首脑的身份，担当一切责任。在场的人都愕然。

张啸林想上前，又被陈效岐挡住了。

官人们是来抓张啸林的，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他们互相望望，不知该抓谁了。

在杭州府内，张啸林也是个挂了名的人，谁不知晓如今城内他的势力范围最大，是个有些脸面的人。他和李休堂之间的师徒关系非同一般，也为其他的督察长、巡官办过事。衙门内没有想抓张啸林的。

这次抓张啸林完全是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所以现在有人愿顶替张啸林受罚，官人求之不得。没容多想，他们便把陈效岐绑了，还以为此人是张啸林花钱买的替罪羊。

临走时，一个手下人偷偷塞给巡官一包银子，低声向他说了几句，巡官点点头把人带走了。

陈效岐在巡捕房没受什么罪，等着判决。这期间官府正在与日本人交涉

欲免去陈效岐的死罪，张啸林是一包又一包的银子向衙门里送，他不信有钱救不出人。

判决结果是：陈效岐在拱宸桥头，披枷带锁，示众一个月。

把陈效岐放在拱宸桥头，是张啸林的主意。目的是能多照顾点。当然，这也是用钱换来的。

示众的第一天，拱宸桥一带挤满了围观的人，有本地的，也有其他地方跑来看的。陈效岐披枷带锁立在桥头，旁边站着 4 名捕头。按规矩，犯人不得有片刻蹲下或坐下的机会。

张啸林也夹在围观的人中间。看了一会儿他回到茶馆，让掌房准备一包银子，吩咐李弥子在中午人少的时候送给那 4 名捕头。

于是，陈效岐站累了的时候就可以往桥边的桥墩上靠一会儿作为休息。

幸好当时已是农历的十月，太阳照在身上不灼人，否则，二三天下来，陈效岐就会送命。就是这样，陈效岐也渐感支持不住了。到了第五天，他像换了个人似的。

官府派人来抓张啸林的那天，拱宸桥的人就已表现出极度的不满，骂声不绝。现在，无辜的陈效岐披枷示众，受尽折磨，更激起整个杭州人民的激愤。反日情绪高涨。

本来与日本人毫不相干的杭州居民，变得对日本人极其仇视。无论大人孩子，见到他们便骂。日本人要想理发、洗衣服、寄邮、下酒馆等，都会受冷落。夜里出门，也会被无缘无故地打一顿。

杭州居民反抗日本人的最有效方法是拒买日本货。一些思想进步的学子借陈效岐一事，激发人们的爱国心，他们号召不买日本货。把日本租界收回，市民群起而响应。

张啸林派手下一批混混儿到清河坊。专对日本人暗中使坏，偷他们的东西，半夜爬上屋顶恐吓他们，甚至把日本小孩骗到僻静处绑架了再索要些钱财。

日本人被闹得鸡犬不宁，可又无法。对一批街头的混混儿不犯法，只是恶作剧，你能怎么样？

受损最大的是日本商人，有的店铺一天也卖不出一样东西，他们叫苦连天。

最终，日本人难敌群愤，只得相继迁出清河坊。这时，陈效岐一个月的刑期也结束了。

张啸林夫妇让陈效岐在茶馆内静养一段日子，说唱间也基本关门。娄丽琴把陈当作救命恩人精心服侍他，令陈效岐感动。

这件事之后，张、陈两家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陈效岐赏识张啸林，张啸林把陈效岐作为恩人礼遇他，两人都自以为找到了知心。

陈效岐父女就长期住在张记茶馆内，几年之后，他们结成了亲家，这是后话。

三、杭嘉湖上设赌局

张啸林拳打日本人的事件过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人们常看见张啸林被他的手下前呼后拥着在杭州城内游逛，他显得比以前更加神气，手下人的气势也嚣张无比。杭州市民对他刚有的那点好感又消

失了。

仗着自己的人多势众，张啸林又收拾了几个不服自己的地头霸，得到了他们地盘。杭州最热闹的南星桥码头一带几乎全在张啸林的势力范围之内。每个月，光这一个地方交给他的地盘费就达 400 多元。

张啸林尝到了做霸主的甜头。

本来，作为杭州一霸，张啸林有钱有势，可以身穿长衫，手持铜壶，做个有身份的上等人。可他难改往日混混儿的恶习，不打不赌就难以度日。每次出战，他手持棍棒，杀在最前面，手下人劝其留在茶馆，他也不听，以打架为乐。若论赌博，张啸林更没君子风度。

张记茶馆内的娱乐间名为娱乐，实则地道的赌窝。张啸林既作聚赌的抽头，又是参赌的赌客。这两项收入每月也有五百到一千元不等。

张啸林久经赌场，经过天长日久的磨练，学得了一套又一套骗赌的功夫，骗技之高，令人瞠目。

比如，打一种叫麻雀牌的时候，只要牌一经他手，他能马上全部熟识，对牌背面的竹筋，分毫不差地记住。他还常把手指头点了一种特殊的油脂，凡经过他手摸过的牌，必会染上很细小的油点，这叫染牌。

染牌的规定很严格：比如，万子要在左角上染一点，索子染在右角，同子染在中间，东南西北染在偏左处，中发白染在偏右处。有条不紊，一目了然。至于数目则由油点的高低和大小来区别。

当时赌场上不少赌客都会这种方法，然而唯有张啸林目光最敏锐，染点既快又小，小到一般人把牌拿起来反复审视，也不能一一认出来。

这种骗局刚开始时，不使人怀疑，时间一久，口口相传，不少人便能识破，所以，张啸林以后很少采用。

在张记茶馆的赌桌上还常进行一种叫摇滩的赌博。几个赌客围赌桌而坐，掷骰子赌输赢。张啸林又自有一套作弊的方法：

因为赌局设在张家，赌具自然也是张啸林的。他把骰子中间挖空，灌上铅，再在自己脚趾头之间藏上几枚吸铁石，这样，如果想要什么骰子，他在桌子下翘起腿，移动脚趾，脚趾上的吸铁石便吸住骰子不动。

这种办法使他战无不胜，赌客不敢与他玩，不久也被一个北方来的老赌客识破。原来这赌客老头戴着一顶装饰披霞的帽子，每到开盆时，他装作着急的样低头看盆子，这样，放在帽沿披霞里的大吸铁石胜过了张啸林的吸铁石，把骰子转了过来。

这老头赢了张啸林一大笔钱，等他醒悟过来再找人时，老头已离开杭州。张啸林恼怒万分，把 4 个骰子以 4000 元的价格卖给了宁波的一家赌场。再去学另一个骗赌手段。

不久，赌场上的手法，张啸林没有不精通的。后来在上海滩，他也主要是靠这些手段赚钱立住脚的。

张啸林一生学其它东西都是三心二意，唯有对赌场怎样设骗学得专心，学得刻苦。

每到晚上，他找一个光线暗的房间，在桌子的 4 个角各放上一盏灯，开始仔细辨认牌背面的乱筋。熟记后，撤走一盏灯，换上一根蜡烛；换满 4 根蜡烛后，又撤烛灯，一直练到只剩下一根烛灯，仍能辨认无误。再插进一副新牌继续辨认。

练完辨认乱筋，接着张啸林又练手法，练到手背与手指关节非常平稳，

掌心和指头极其灵活敏捷；别人观其手背，根本看不到动的痕迹，他却把藏在手掌心或 5 个指头缝之间的牌，快速地偷换，换来自己需要的或别人需要的牌。

每种牌技要练得天衣无缝之后，张啸林才肯使用。因为与他赌的大部分是些熟客，他既想赢又不愿失面子。

张啸林练牌技练得忘了一切，连老婆也不去亲近了。每天晚上，娄丽琴在卧房左等右等等不来张啸林，气得直摔东西。等急了的时候，就硬从小屋里把他拉出来。可张啸林在床上也显得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娄丽琴气得差点儿没把他从床上一脚踢下来。

至于学戏，张啸林早把它丢到爪哇国去了。说唱间的生意也全交给陈效岐负责。

张啸林练得一手精湛的设骗技术，可在自己的茶馆里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少赌客能识破他的伎俩；还有，在自己的地盘，他多少要顾些面子。

他开始到外面与不相干的外人赌。

不久，在杭州梅东高桥一带，张啸林终于棋逢高手，栽在了一个和尚赌徒手里。

这游方和尚名为僧人，其实是赌徒中的一大魔王。他聚众赌博的根据地在杭州，而招人入彀的机关则在上海。杭州寺院极多。每年三月、六月、九月，他常派弟子或赌徒到上海召集巨绅富商、达官贵人的姨太太以烧香拜佛为名来杭州。

这些富男贵女们到杭州后，和尚便带他们到秘密的赌窟，尽情狂赌。输赢之数，多到成千上万，大多留在赌窟，进了和尚腰包。那些豪门姨太太输了大钱之后，回去告诉丈夫，钱捐助了寺院，或作了水陆道场，搪塞了事。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和尚开赌局的事。

这位游方和尚，还请了一名妓女担任搜集赌客来杭州赌博的重担。这女人长得妩媚动人，姿容俏丽，身材苗条，正是豆蔻年华。她会说上海、杭州、江苏、广东、宁波 5 种方言，接人待物，灵活大方。附近的人称她为“和尚嫂嫂”。

“和尚嫂嫂”除了在杭州本地各赌场召人聚赌，还经常到外地以姿色勾引一些有钱僧人赌博。和尚们输钱之后，有苦难言，身为佛门子弟，犯了嫖娼、赌博两事，还敢说什么呢？更不敢告官，最终以花钱睡个女人寻到了快乐来自慰。

张啸林就是在一家赌场被“和尚嫂嫂”引诱与游方和尚对赌的。

那天，张啸林手气极坏，连输几局，所带的钱也差不多完了。赌到一局中间时，他发现一直贴在对手身边的那个漂亮女人似乎在向他示意。

那女人漫不经心地拿出香烟与火柴，张啸林看了，犹犹豫豫地按赌场通风报信的手令规则，放了一张“同”，果然是对方不要的牌。他又试着做了一个细微的动作，女子便假装着急地替他同伙打出一张“北风”，张啸林赢了。

赌局结束后，张啸林与这女子便结识了。晚上，在一家旅馆的客房里，俩人寻欢作乐直到天亮。这女人不但赌技高明，床上功夫也妙不可言，张啸林被迷得如醉如痴，以为找到了红颜知己。

在旅馆逗留了四五天之后，“和尚嫂嫂”，把他介绍给了和尚。为了避嫌疑，俩人赌博时，这女人没出面。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赌，两人使尽所有本领欲赢得对方，几局下来，张啸林显然位于劣势。望着自己一把把的钱进了和尚的腰包，他有些沉不住气了。再看和尚，不动声色，沉着冷静地洗着牌。张啸林怎么看也看不出作弊的破绽。

两人赌了两天两夜，张啸林输了一万五千元外加他的一爿茶馆。

张啸林后来到上海滩之后才听人说，当年这个使他倾家荡产的和尚，与上海 S 党党魁王了寿的澳门师傅是同出一个师门。

张啸林没有了茶馆之后，全家便搬回到他母亲留下的老屋里。陈效岐父女在隔壁租了两间房子定居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张啸林的一些手下也背信弃义，离开他投靠别的主子去了。张啸林的势力一落千丈。

然而此时的他仍不改聚赌诈骗的恶习。无钱赌大的，就玩小的，不与富人赌，便去骗乡下农民。

这年，春茧上市和秋季稻谷收获之际，张啸林便只身下乡来到杭嘉湖一带引诱农民赌博。在外赌不比在拱宸桥，遇到查禁的会毫不客气地连人带钱一起没收。张啸林处处小心翼翼。

为了防止出差错，张啸林出高价雇佣了一条小帆船，把赌局设到了船上。杭嘉湖上的船本来就多，张啸林的赌船夹在中间很难被发现。

张啸林开始赌得小，自己故意输钱。那些乡下人一看既可赢钱，又能躲避警察，还打发了时间，纷纷拥上赌船入局赌博。岂不知设赌局者是放线钓鱼。要骗取他们腰包中的那些血汗钱。

张啸林的赌法是，先以麻雀牌九为赌具引诱乡民们来玩。等他们获些小利，赌兴上来之后，便以三粒骰子做赌具，巧立青龙、白虎等名目，施“漏底棺材”之术来骗赌。

这种“漏底棺材”之术就是在押宝盒的下面用头发丝系住青龙白虎的两端，然后暗中自如地拉动，变换红黑。这种骗术在大赌场里是属雕虫小技一类，可乡下人纯朴，难得识破诡计，糊里糊涂当中把钱输了个精光。

那些缺乏理智的乡民情况就更惨。输了钱仍不罢手还要赌，于是当空卖绝，一家人无以生存。

每天夜里，在张啸林的赌船上时常会传来凄惨的哭叫声，那是乡民输完家中最后一点家产时发出的绝望的哭声。更有甚者，有的人输完之后没吭一声便偷偷跳进了杭嘉湖。

由于张啸林的赌船不是固定在某一地方，所以二个月下来，整个杭嘉湖一带的乡民几乎都受其害，只是轻重不同而已。等乡民醒悟过来知道被骗之后，张啸林已回到了拱宸桥。否则他非被乱棍打死不可。

张啸林跑了，可民愤难平。杭嘉湖一带的乡民写状上告张啸林，说他诱赌诈骗，状子递到了钱塘县。因为张啸林不属于此地人，钱塘县又把状子递到了杭州府。

杭州府内有个受过张啸林贿赂的衙役赶紧给张啸林通风报信。

张啸林做梦也设想到，那些老实巴交的乡民会把他给告了。夫妇俩一听说，着实吓了一跳，张啸林拿出 10 元钱给这衙役。

“你这信是否当真，会不会有错？”

“千真万确！张哥，快作准备吧！”

“可知道官府会怎样？”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新来的府督大人是钱塘县人，新官加同乡，怕不会压案的。”

衙役走后，张啸林让娄丽琴打点些钱，准备晚上去几个官人家跑跑。娄丽琴却坐着一动不动，也不说话。从杭嘉湖得来的钱财还不够送一趟官府的，自己白白在家守了两个月空房不说，还要倒贴钱，她心中怎能不气。

张啸林火了：

“死婆娘，去拿钱来！”

“我没钱，有本事自己去弄。”娄丽琴边说边掏出一根细棒剔牙。

张啸林被她这不阴不阳的态度激怒了。拿起桌上的一把茶壶朝她砸去。娄丽琴一躲，茶壶飞过去落在地上碎了。

“你拿不拿？”张啸林抓住娄丽琴的衣服。

“我没钱！”娄丽琴心中有些怕，可还嘴硬。

“啪”“啪”两记重重的耳光落在了娄丽琴的脸上。她还没反应过来，又被张啸林提起来扔到了地上。俩人厮打起来。

陈效岐听到声响赶过来，好容易把他们拉开。娄丽琴也不哭不叫，独自回房去了。就在这时，那个官府的衙役又急匆匆跑来了。大家不由得又有些紧张。

“不好，张哥，杭州府和钱塘县府都已出签访拿你了。快想法子避一避吧！”

“人来了吗？”

“就要来了，快跑吧！”

张啸林还要说什么，陈效岐忙从口袋掏出些钱塞给他，边说边把他往后门那边推：

“先去乡下，再派人送信来。”

陈效岐又叫那衙役快从后门离开。两人同时出门走了。

来抓张啸林的捕头扑了个空。

再说张啸林一口气跑了十来里路离开了杭州城。他倒在一条田埂上边喘气边琢磨着能安身的地方。想到自己近年来屡遭厄运，如今连块立足地都没有，不免有些伤感。又想到老婆娄丽琴刚才那副宁要钱也不救他命的坚决态度，不禁顾影自怜起来。

张啸林由娄丽琴又想到了智能尼姑，想到了他俩在一起的时候智能给他的温柔和体贴，和他临离妙智庵时，那尼姑倾其所有给他的那二百两银子。想着想着，心中又恨起了娄丽琴。

张啸林数了数陈效岐给的钱，一共才只有 13 元。这点钱哪儿也去不了，他也实在是哪儿也不愿去。于是，决定天黑后摸回家。主意定下来后，他便呼呼睡去了。

晚上，张啸林出现在自己卧房的时候，娄丽琴吓了一大跳，一看是男人回来了，白天的气一扫而光，扑在男人怀里哭起来。张啸林经她这么一哭也没了骨气，抱着她忙着上床。

这天晚上，娄丽琴对丈夫极温柔体贴。张啸林像孩子般躺在老婆的怀里，安然睡到天亮。

官府的人没抓到张啸林并不罢休，他们派了不少衙役在拱宸桥一带巡视，授命他们一看见张啸林就抓。这些早有那熟悉的衙役告诉了陈效岐。

张啸林逃回来的事，陈效岐第二天就知道了。他极力劝张啸林离开杭州

避避风头：

“在拱宸桥一带，恨你的人不少，那些人会趁机害你的。”

“我就呆在家里不出门。”

“没有不透风的墙，稍不注意，往窗前一站都会被发现的。还是走吧！”

“我不走，坐牢也不走！”

娄丽琴也开始劝。最终，张啸林同意离开杭州。

张啸林这一逃逃到了绍兴安昌镇，投靠了他以前的一个朋友在安昌镇行巡官的翁左青。

这翁左青虽吃官府的饭，却也是个仗义的人。听了张啸林的叙述，没作半点犹豫收留了他，并以自己的性命作保要保护张啸林。张啸林感激万分，便在翁左青这儿过起了避难的日子。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接着杭州光复。张啸林乘乱托人去杭州府打听自己的案子。几天后，这人带回消息：“杭州城被革命闹得天翻地覆，不要说你的案子，就是现在杀了人也没人管，快回去吧！”

张啸林欣喜如狂，认为是天不绝他。他辞别翁左青，堂而皇之地又回到了杭州拱宸桥。

四、红帮小史

张啸林从绍兴回杭州这一年是公元 1911 年，大清王朝统治的最后一年。

正值朝野交替时期，革命风起云涌，世事混乱各大帮派匪徒闻风而动，趁机作恶。当时在杭州活动最猖獗的莫过于红帮匪徒。他们勒索乡民，劫持富户，作恶多端。所到之处，百姓遭殃，鸡犬不宁。

张啸林眼见自己由杭州霸落魄到一文不值，恨得心里直骂。他发誓要重振旗鼓，东山再起，于是把眼光转向了红帮，他要凭借红帮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红帮最早起源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时。相传当时，曾国藩帐下有一叫林管带的将领，带数千兵士，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败，丧城夫镇。曾国藩大怒，要将他斩首示众，以振军威。

林管带有一个同乡好友在曾国藩身边侍候，得到消息连夜跑到营地告诉林管带。林管带大惊失色，知道如果不逃定死无疑，忙召集心腹 18 人仓惶出逃。

这天晚上，月黑风高，林管带一行不辨东南西北，两腿生风，只顾疾走。来到一个村子的一所无人看管的古庙，他们一行人便到里面歇息，籍免露宿。

大约三更时光，半空中忽有巨响，村民从睡梦中惊醒，远远看见半空中一系火龙，直射而下，火光耀眼，照得大地如同白天一样，落到庙中而没。村民们惊诧不已，胆巨大的拥向庙中，只见庙门半开，十几个败兵倦卧大睡，再无什么奇异的事。

村民中一个以占卜算卦为业的人说：“这个庙早就香火零落，神像毁塌，败落多年了，一直没人光顾此地，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怪异的事情。怎么就单今晚有神尤下降，异彩冲霄的事情发生呢？无疑这些人中一定有特殊人物。”

十八个逃兵被村民叫醒。

林管带忙抽出刀来。村民善意地把刚才的事告诉他们，林管带半信半疑，又问此地是何地，村民一一告之。

林管带一听内心不觉大惊，村民走后，他对部下说“众位兄弟，从营地到这里的路程应该是六七互里，怎么我们仅仅走了半夜就赶到了呢，难道是神灵保佑？”

其他人也觉奇怪，一人说：“不知道这庙供的是何方神仙。如能立功赎罪，得胜回营一定要重新修缮庙宇，再塑金身。”

一伙人以了一会儿之后，又各自睡去。

第二天早晨，林管带一行起身，回忆昨晚发生的事情，各自还是莫名其妙。他们起身察看，庙已经塌毁不堪，难以辨认，仅廊下有一块破匾，隐约有字痕。众人细看，上面的文字为《鸿钧庙》三字。

这下众人知道此庙为鸿钧老祖的庙，越发相信昨晚发生的奇异现象必定是鸿钧老租显灵。大家于是重整军衣，齐向神座毕恭毕敬地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

行礼完毕，一行人便讨论决定去向问题。

“我们已是逃罪之兵，任何一方的地方官都可以捉拿我们，最好的办法，只有弃兵从商，各自谋生去吧。”

“话是不错，但我们没什么积蓄，衣食都保证不了，哪里还有钱去经商呢？”

“既然我们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不如干脆结成团体，啸聚山林、劫富济贫，不失英雄本色，以后再见机行事，乘隙发展。”

这最后一种意见得到了许多兵士的赞同，林管带也早有这个打算，他说：

“今天众兄弟既然要聚义，那就在这座庙中设誓为盟，对着鸿钧老祖结成兄弟，大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大家一致认为此言极好。

十八人对着香烛、黄纸和三牲，焚香设誓，结成异姓兄弟。然后，排定长幼，团拜一番。

当天晚上，他们便在城内对富户进行打劫。由于官府加强防范，干了二三天之后，便各自携带动来之物混出城去，向一个名叫李家堡的方向出发。

途中，林管带突然发现一块地方是安营扎寨的良地。这里山势峥嵘险恶，易守难攻，距李家堡约百十多里。山上一片荒岭，不生草木人迹罕到，只有垒垒叠叠的几座荒坟表示曾有人到过此地。

这就是以后人们传说中的双龙山。

一伙人决定在这个地方建立山寨，拿从城里掠来的赃银，雇请当地工匠，盖造了十多间草屋，准备长久盘踞在此地。

林管带虽转入绿林生涯，但毕竟还是军官出生，运筹帷幄，遣将御兵，当然不是一般绿林山寨能相比的。他们每月打劫一二次，每次都能得手，所获东西甚多。

渐渐地，四方盗党都知道双龙山的威名，闻风而来，相率入伙，半年之中，双龙山增至四五百人。

当时，清政府正在全力对付太平军，没有力量去对付这些盗贼小寇，两年之内，林管带已有三千人马。

林管带见来山寨投效的人数日增一日，声势渐大，担心自己一人难以驾驭群寇，就搬出鸿钧老祖显灵的愚民政策，他说：

“我们今日作了绿林好汉，将来未必没有发达的一天。要不然，为什么鸿钧老祖显灵救护我们呢？为了创出事业，就必须建立一个帮会，制定帮规，规范大家的行动。否则，众位兄弟的福份也不会长久的啊！”

所有人都举臂高呼，表示赞同。还立即推举了林管带为寨主大王，自立不听号令者斩的规定。

林管带是当仁不让，以寨主的身份说：“我与旧部下 18 人的性命为鸿钧老祖所赐给的，今天我们既然要开山立帮，应该以鸿字为名，以感谢鸿钧老祖保佑的恩情。”众人雀跃赞同。

这样，林管带就把全山众寇设立一个总帮名为鸿帮，以后辗转误传为红帮和洪帮。林管带自称为老大，以后各党羽都以弟兄相称呼。

另外，他们还制定了一种票布式样，将入帮人的姓名，年龄一一书写在上面，作为永久入帮的凭证。

此票布为一方黄布，长四寸，宽二寸半。双龙山两傍有右左两条五爪金龙。中间盖有珠红色方印，这就是双龙山的印信。印文为：大清国双龙山印信。

票布分为两种，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用黄缎子作质料，其余的帮众都用黄布的。但式样都是统一的。

红帮规定，帮中的人对各自的票布必须严守秘密、不得被外人看见。如果怀疑对方假冒同帮，盘问即用票布的字号问他。如，甲问乙说“安”，乙必须答“帮”。如问是“定”，则必须回答是“国”。凡是能答出票布上字号的，就是同帮。所以，票布和口号都必须特别保密。

林管带的红帮遵守“盗亦有道”的原则，平时严戒弟兄滥杀无辜，伤害性命，不准袭劫单身孤客。较一般的那些江湖盗匪，他们还是很讲江湖道义的。因此，该帮声名雀起，势力日盛一日，发展迅速。

红帮发展起来之后，就制立了 10 大帮规和 4 条誓约，用来约束匪众，其帮视为：

（一）不准泄漏帮务。这是红帮中最重要的一条。如果有泄漏帮务的，他们称之为“显底”。按他们的惯例必须“做脱”，即杀人。

（二）不准同帮相残。

（三）不准私自“开差”（即不准私自打劫作案）。

（四）不准违犯帮规。

（五）不准引进匪人。

（六）不准调戏同帮妇女。

（七）不准扒灰倒笼。

（八）不准吞没水头。（黑话称赃财为水头）（九）不准违抗调遣。

（十）进帮不准出帮。

其誓约 4 条为：

（一）严守秘密。

（二）谨守帮规。

（三）患难与共。

（四）与帮同休。

除了这十大帮规四条誓约外，还推举出老大至老五，分别在帮内各司其职。这五人有五色旗表明自己的身份职守。老大是黄旗，老二是蓝旗，老三是白旗，老四是黑旗，老五是红旗。

这些头目出行时，以两面各人的旗号扛在最前面，满山的帮匪远远一望就知道是谁来了。

红帮的五大头目中，以老大和老五最尊贵。老大是一寨之主，有发号施

令的权力，所以为尊。至于老五的尊贵是因为掌握全山寨弟兄的生死大权，连老大也不能随便干涉他的事务。

红帮占据双龙山三四年之后。一天，太平军打到李家堡， 县太爷弃官逃走，县内所有官兵撤走。林管带以为出头之日已到，带手下迎战太平军，大获全胜。

曾国藩这时开始注意了这支绿林队伍，由湘军大将彭玉麟牵线，红帮众匪归顺了朝廷。

以后，林管带渐渐得意忘形起来，手下头目常以英雄自居，所到之处骄横霸蛮，腐败之风日甚一日，军风已成为强盗之风，这为以后的恶运播下了种子。

一次，林管带的人化装强盗抢掳百姓被识破，乡民一纸诉状递给了彭玉麟。彭玉麟大怒欲斩林管带的头，经人求情，饶他一命，但被逐出军营。其他手下头目众匪大多被斩首。

红帮到此告一段落。

到了光绪年间的中叶，红帮又重新兴起，造成了后来的赫赫声名，使红帮重兴的重要人物名叫保三。

保三是个蔑匠的儿子，性格粗暴、豪爽，爱打抱不平，就是有一弱点，好女色，经常出入娼妓场所，与一些风流女子厮混。他父亲一气之下把他赶出家门，断绝了父子关系，并到县衙门立案不承认有这个儿子。

保三此后更与一批地痞无赖们混在一起，打架斗殴，惹事生非。

一个偶然的机会，保三结识了盛春山、蔡标、孙其等人，几人乘着酒性说起了组帮结义的事。大家费了一番脑筋，除保三外，其他三人都主张在青帮下立起一个山头，保三极力反对，主张沿用红帮的规矩。其他 3 人也被他说服了。

红帮就这样被重新振兴起来。盛春山被推举为山主，保三为老五。坐镇在东海之滨的一个大集市，又称作是小海的地方。因为没有山，盛春山就虚立了一个山名叫做“ 春保山 ”意思包含了盛春山、保三两人的名字。

这个时期红帮的编制名目和规矩与林管带时的有所不同，更加完备详尽。

红帮有一个特别严格的规矩是青帮所没有的，这就是不准帮外的人冒充红帮。他们有一句口头禅：冒充进红，一刀两洞，意思是，如果遇到冒充红帮的人，一定要立即处死。

盛春山重振红帮后，自号元门，不久元门弟兄已遍布于大江南北，组织发展飞快，潜在势力异常雄厚，是以前所有帮会所没能达到的。

人多势众是好事，但人多嘴也杂，稍不注意，帮内秘密就会由某人嘴里漏出。保三决定为红帮设计一套隐语作为帮内人员的语言。

红帮隐语（黑话）很快被推行下去。如他们称强盗为扑风；抢为爬；偷为寻；贩私盐称为走沙子；贩女人称为开条子；贩小孩为搬石头；杀人称作劈堂……这类隐语全部不下十万多字，是红帮最奇诡的秘史。

红帮接纳新人叫领人，又称作是背公事下山。

红帮成立初期，收人一般只要帮中一二人介绍就可入帮，所以收人极滥。到红帮发展到鼎盛时期，保三开始另外制定领人规则。凡是想入帮者，必须依照一定的程序，不得随时随地随意入帮。

入帮的具体办法是：先由领人的帮中人预先接洽，报名登记，报告山主。

等积累有几十人左右，由山主派一个外八堂大爷来专门履行入帮仪式。

外八堂大爷奉山主之令后，亲自择定一座庙字作为举行仪式的场所，供上祖师牌位，和刀枪各一把，放上烛台，焚起香炉。故帮中切口又称领人叫做摆香堂。

举行仪式时，红帮规定，不准有帮外人观看，只是山上资格较深的大爷参加盛会。就是庙观中的僧人道士也都必须驱赶出去。但长江一带的庙宇中的僧侣、道士、杂役几乎无一不属红帮中人。

仪式开始时，各个人帮的人鱼贯而入，然而紧闭山门，传令各入帮新人向祖师牌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行礼完毕，由外八堂大爷一人向新入帮的人宣读备项帮规，讲解各条规矩。

之后，外八堂大爷将桌面上的线香用左手拿起，右手高举供桌上的大刀，怒目环视众新帮匪，高声喝道：“以后，如有不遵山主命令，不能严守帮规者，就以此束香为例。”说完，手起刀落，线香一刀两段。

众新匪虽自愿入帮，可一看这阵势，大多心怵腿抖，害怕之情显露在脸上。

拜祖师完毕，便教行礼，答礼，挂牌等帮内礼节。最后，外八堂大爷又大声问众新人：

“尔等是否自愿入帮？”

“是自愿入帮！”

“尔等是否能严守帮规？”

“能！”

“一旦违犯帮规，定要家法从事，你们能办到吗？”

“能！”

这一套完毕之后，才给各新人一一发予票布，令他们各自珍藏。票布授后，仪式算是完结了，这些新人由候补转入正式帮会的成员。

说起红帮所干的事，无非是偷盗、抢劫、走私、奸污妇女等。这些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贩私盐，随着红帮人数剧增，日常开销增加，抢劫、盗窃等得来钱财远远不够，于是先是贩运喷筒（枪）之类的武器，继而渐渐大规模贩私盐，获利无可计数。

包做人：红帮的做人即是杀人。该帮包办杀人的营业一直非常红火，最盛时达到应接不暇之势。包杀人一般不外是奸杀，仇杀和政杀，其中包政杀的事情极少。

占码头：这也是红帮经常性营业的内容之一。不论县城乡镇，凡是市面稍有繁荣景象的，帮会势力都要插上一足。每一处码头，必然有一个帮会首领为领袖，他们巧夺豪取，坐收厚利。所得之钱是帮会最丰厚的来源。

另外还有像丐捐、庇护私商、包揽事件等等都为红帮常行的罪恶。

张啸林当时双眼盯着红帮，是因为红帮在杭州的势力最大，张啸林想借帮会力量重新发展自己。

一次偶然机会，他结识了红门大哥杭辛斋便有意攀附。杭辛斋很佩服张啸林的胆大骁勇，但也意识到这是个难以制服，难守规矩的人，所以在是否引进张啸林入红帮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另外，杭辛斋见张啸林已是有家有室，有妻有子，妻与子也非帮中人的模样，所以，更觉入帮不合适。

再说张啸林，自杭辛斋把帮中规矩简要透露了些给他后，他内心便有些顾虑。他自知是个不服管压的人，江湖上已闯荡了那么多年，红帮中的 10 条帮规自己恐怕一条也遵守不了，遵守不了便是死；再说自己一心一意欲当霸主，进了红帮只能为普通一匪徒，终生难为人上人。

娄丽琴和陈效岐也极力反对张啸林入帮，两人一个白天一个夜里不停地劝。张啸林权衡再三，决定不入红帮。但他愿与杭辛斋结为帮外兄弟，杭辛斋自然愿意。

张啸林的如意算盘没打错，果然，在杭辛斋势力的帮助和保护下，不但往日的那些爪牙回头投靠了他，红帮匪徒陆续又帮他夺得了一些地盘，眼见张啸林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终于又发展成杭州颇有势力的一霸。

五、摔跤输给了马贩子

张啸林重振声威后，越发狂妄恣肆。他自恃力大形粗，无辜骚扰除红帮以外的其他黑路上人马。而这些人又多有青帮或别的帮匪做靠山，哪把刚出阁的张啸林放在眼里，于是，帮帮派派都与张啸林斗得不亦乐乎。

张啸林露面，无疑在杭州城多了一条虎。现在群虎相争，混战夺利，杭州市民生灵涂炭。

为了把握机会，实现拳头打天下的愿望，张啸林除了对外争强，还加强自身的武艺训练。见红帮杭辛斋的功夫高人一筹，就提出要与他学武，杭辛斋欣然同意。

张啸林跟杭辛斋学的主要是摔跤。几个月下来，长进不小。

连张啸林自己都没想到，一件偶然的事使他刚学来的这套功夫派上了大用场。

那天，张啸林闲来无事，带着几个手下到城中的一家茶馆喝茶，刚在一张桌上坐下来。就有人拍他的肩膀：

“劳驾，这桌子我们已订了。”

“你们是谁？桌子订了，订了为什么空着？另请吧！”张啸林斜脱着眼不阴不阳地说。

来人也非等闲之辈，没说二话，一把抓起张啸林的衣服，把他从座位上提起来。张啸林这才发现此人牛高马大，一脸络腮胡子，眼睛发出凶光。再看装扮，原来是个旗人。

“我再告诉你，这桌子我订了。”

“有种你等着别走！”张啸林有些心虚，再说带的人也少，怕吃亏，于是丢下这句话开溜了。

刚出茶馆门，张啸林命令一个手下去打听此人干什么的，有何来头。另找对面一家茶馆坐等消息，寻思计谋。

隔不半日，被派去打听的人来报消息：刚才那人和他的一批同伙是北方来的马贩子，在杭州做马客已有几个月，勇猛力大，而且据说与红帮也有牵连。

一听说与红帮有关系，张啸林便不敢随意了。但此仇不报，心中恶气难消，他找到杭辛斋要讨个法子。

杭辛斋听了，沉思半刻。

“杭州一带红帮头目多，各人都有些帮外朋友，这马贩子吃谁的饭暂不

清楚，所以，轻举妄动不是上策。”

“可杭大哥，小弟此仇不报，便无颜在道上混，你一定得帮我。”

“仇要报，但必须找一个较为体面的计策，使他心服口服。”

“我听你的！”

杭辛斋提议与马贩子比摔武艺来定胜负。张啸林也觉得这办法好，马上口出狂言，要在比摔武艺中结果仇家的性命，以消心头之恨。

杭辛斋低头沉思了一会，说：

“你就是能胜过对方，他也只是个马贩子，胜了不光彩，万一败了，更是有损威信，你要三思而后为。”

“杭大哥你难道不了解我吗？受一个马贩子欺辱，我已是威风扫地，被人耻笑，若不报仇雪耻，我同样无法为人，这回我是拼了。”杭辛斋暗想：“张啸林为人自恃好强，若不依了，他不会罢休，定要节外生枝，说不定还会连累了我们帮内兄弟的和杭辛斋叮嘱张啸林比武时要守规矩，不得乱来，张啸林作了保证。

从杭辛斋那里出来后，张啸林直奔马贩子他们住的陈家宅马行。半个多时辰后，张啸林站在了马贩子面前。

马贩子以为张啸林是来寻事的，脱掉小褂，只穿一件坎肩，露出结实厚实的胸脯。没想到张啸林捡起地上的外褂扔给马贩子，洋洋得意之中提出以摔比武艺定胜负的要求。

这马贩子似乎懂道上规矩，不慌不忙地问：

“时辰？”

“农历 15。”

“地方？”

“码头。”正目为谁？”

“红帮大哥杭辛斋，你看怎样？”

“可以！”

张啸林临走前，这马贩子没忘自报家门：

“本人姓名乌诺日，码头见！”

时光易过，5 月 15 日，南星桥码头边，一个堆放货物的大场院内高搭彩牌，香烟缭绕，佩铃叮当。各处收拾井然，布置一新。成千看客早已聚集在此。

不多时，杭辛斋和杭州红帮各大头目及会员陆续来到场院，一些官府衙役和霸头乘轿骑马在鼓乐声中到达。张啸林进场时，场内一片哄动、口哨声、叫喊声不断。

张啸林身穿织锦大褂，脚蹬圆上步鞋，头戴阔边黑呢帽。他腰圆身长，高颧阔肩，架势利落。因为他想临场显示威风，所以打扮得格外潇洒。

最后到的就是另一主角乌诺日。他那一副与众不同的大身架和凶气使观众更觉得刺激，场上喊声近于疯狂。

比摔武艺当时又叫摔比，其实就是摔跤，在江南一带是传统的武艺比赛项目。它最先盛行在清朝乾嘉年间。当时“青帮”和“红帮”为了要显示帮门门徒的实力，视摔比为锻炼体格的课程，以后各省备帮会对一般崭露头角的摔将，相互聘请，约期比赛。

当时所设的比赛没有丝毫斗殴意味，负的虚心请教，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谋私利，发扬正气。

摔比时，双方虽都是赤手空拳，但在互击时，力量胜过刀剑利器。所以，凡是参加摔比的主角，都是生得铜筋铁骨般结实，富有拳击功底和拼搏的毅力。

摔比作为比赛有严格的规矩，场上除了两名主角，还有一个临场监督的正目（相当于今天的裁判员）。正目对双方摔比时的一举一动都全神贯注地观察，见有犯规立刻鸣笛警告。如一方有三次犯规，便可判败局，如果摔比过程发生意外，也可作为罢局。一般是以五局三胜为定局。

张啸林在结识杭辛斋之前，曾在杭州“三合会”呆过，成为此会中一名普通的门徒。当时，象三合会，武运馆、靖冠会等都是青帮的摔比组织，所以张啸林多少学到了一些青帮的摔比技艺。

结识杭辛斋跟他学武之后，张啸林则更多地吸收了红帮的摔比技巧。摔比在红帮较青帮更普遍，红帮门下弟子，自幼就练习摔比和气功，练得浑身是劲，拳腿难伤其皮肉，甚至刀枪不入。张啸林虽没这种功夫，但把青红两帮的摔此技艺揉合在一起，倒也有一定的威力。

随着监场正目的一声笛响，场内观众屏声静气，鸦雀无声，所有目光集中在草坪的一角。

张啸林满不在乎地大步走上台，向四周观众抱拳施礼之后，便在那儿磨拳擦掌，弯腰扭腿，双目涨得红红的，露出一脸的凶相。

之后，乌诺日从草坪另一角信步出场，他施礼之后，明眸四顾，面色镇定，态度从容。

担任监场正目的杭辛斋照例规把摔比的“三戒”“七绝”宣读了一遍。

这三戒是：一戒用手抓对方发辫和用拳头去击对方头部的七孔。

二戒用手去掐对方的喉咙。

三戒去撩对方的阴囊。

七绝是绝偷、绝冷、绝矫、绝蹑、绝诱、绝搓、绝挟。

俩人同时向正目行鞠躬礼，表示服从。

正目笛声一响，摔比正式开始。

张啸林先下手为强，只见他双臂敞开，两腿往地上一蹬，一个饿虎扑狼之势，直向对手扑去。乌诺日急忙闪身躲开。因为张啸林来势凶猛，又使足了蛮力，乌诺日在躲闪时，左臂被抓住了，身不由己地向前打了个踉跄。

再看乌诺日，猛一抬右手，向着对方手腕筋脉处猛地一劈，张啸林手臂一阵麻痛，站立不稳，乌诺日抽回手，开始猛攻。他扬起右脚，用膝盖向张啸林的后腿窝用力一顶，来一个“顶柱倒梁”

张啸林以前对这种功夫有所领教，所以并没“倒梁”，而是若无其事，挺立不动。乌诺日不禁一愣，心想：这人只能智取，不能力胜，便静下心来与张啸林展开拉锯战。

如果全论武功，乌诺日不一定能胜张啸林，但这种拉锯般的战术却正是张啸林的致命弱点。七八个回合之中，乌诺日虚虚晃晃，躲躲避避，张啸林急得汗流浃背，体力渐渐消耗。

乌诺日一看张啸林显然体力不支，觉得时机已到，猛然用右肩向他臀部使劲撞去，一个“迸肩摧树”把张啸林撞出围线圈，闪身一变，跌倒在地。四周观众掌声如雷。

回到各自的休息处，张啸林气得破口大骂。娄丽琴上来给他擦汗也被一掌推得老远，这又引来一阵哄笑声。

陈效岐接过娄丽琴手中的毛巾递给张啸林，安慰他说：“一场胜负，不算定局。没关系，沉着气，下局给扳回来。”张啸林边擦汗，边带着凶光看着乌诺日所在的那一角。

那时，为了掌握摔比时间，通常是一根棒香刻划成三条线，香火燃去四分之一时（大约 20 分钟），正目就吹响准备笛以示摔比进入准备阶段。

一声长长的预备笛声响过之后，双方各自出场。接着又是一声短笛，比赛继续开始。

这时张啸林已脱得只剩短裤马甲，他瞪着两只凶狠眼，嘴里喷着粗气，像是只被斗急了的公牛。正目的短笛还未开始，他就已经开始扑向乌诺日了。

对手仍然是采用拉锯战术，对张啸林的进攻避实就虚，左闪右躲，纵身跳跃，身轻如矫猿飞越，体旋似怒涛翻腾，忽起忽落，忽左忽右。张啸林只觉得眼花缭乱，乱了方寸，举止也失去常态，一招一式全走了样。

眼看自己就要输给对手，张啸林耍起了泼皮。“什么三戒七绝，去它妈的”边咕哝边乱打一气，显然这是犯了摔比的禁律了。正目杭辛斋赶紧鸣笛示警，张啸林根本不放在心上，专捡对手的脸上和裆下打，横蛮越规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四周观众一片唏嘘声，杭辛斋不得不再吹警笛。

那天杭辛斋当正目是特别的小心翼翼，生怕出差错。他是红帮中人，最了解摔比中正目的责任，一定得公正无私，毫不偏袒，否则轻则被人耻笑，重则便是犯了帮规。另外，他与张啸林之间的特殊关系几乎不再是秘密，既使无意出错，也会被当作是有意包庇。

杭辛斋心中的另一层顾虑便是乌诺日。他听说乌诺日的背后有一红帮头目做依靠，而且他的那副从容、不在乎一切的神态确实也能证实这一点。自己曾极力想打听这个人是谁但没成功。乌诺日是旗人，而红帮的先祖便是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立起来的，所以红帮与旗人向来是没有瓜葛的。这个人肯定想要隐瞒俩人间的关系。

这一顾虑更使杭辛斋不能有半点袒护张啸林的迹象。

正在这时，眼见张啸林一拳头落下，看似想打对手的胸部，可脚下偷偷一绊，乌诺日向前一扑，拳头正好落在他脸上，顿时鲜血直淌。张啸林明显犯了三戒和七绝中的各一条。

杭辛斋内心喊了一声“不好！”没敢多想，吹响了警笛。

这是这一局中张啸林的第三次犯规，按摔比规则，这一局张啸林输了。

张啸林早把这些规则忘到了九霄云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输了，抡起拳头还要打。被正目和一个在旁边记分的副正目拉开。

眼看就要胜了却被罚犯现，成为输家，张啸林暴跳如雷，他对着杭辛斋大吵起来。杭辛斋因自己无力帮张啸林而感到内疚，所以张啸林吵，他也不恼，拍拍他肩膀安慰几句，把他送到休息处。

再看乌诺日，虽赢了两局，但受伤不轻。俗话说“杀人一千，自伤八百”，他不是钢筋铁骨铸成，面对的又是一个泼皮无赖，第二局下来，他坐在休息处，显然精疲力竭。

乌诺日担心下一局张啸林要向他下毒手，心中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防他。他把张啸林所使的招术一一在脑中过目，寻找防备的办法。

果然，第三场比赛时，张啸林露出垂死挣扎的伎俩。他上场便做个倒身“猿猴采桃”的动作，朝对手裆下俯冲过去。乌诺日眼明身捷，跃起双腿，

飞向张啸林头顶而过。

张啸林没害到对方，头顶反而被乌诺日的靴底划了一下，流出血来。

张啸林怒不可遏，再次用脚去踢对手的裤裆处。没踢着，警笛倒响了。

乌诺日一想，照这样下去，第三遍警笛没响自己可能就要被治死。怎么也是个死，拼了！于是，突然间改变战术，发起了猛攻。

就在张啸林还没弄清对方耍的是什么招术时，乌诺日用尽力气一把将他抓起，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随后自己也感到天转地旋，“扑通”一声倒了下来。

场上的观众在疯狂地叫喊。这时候，谁能站起来还手便是赢家。可俩人都躺在那儿没动。

一会儿，乌诺日用手臂吃力地撑着地站了起来，而张啸林仍没有反应。正目判定，乌诺日赢了这场比赛陈效岐、娄丽琴等一帮人忙跑到场中央去扶张啸林。一看张啸林是被摔晕过去了并渐渐醒来，众人才放心。

杭辛斋也来到张啸林面前：

“今天没能帮到小弟，实属迫不得已，大哥给你赔罪。”

张啸林虎着脸不吱声。

倒是娄丽琴精明。她知道，张啸林这一输输掉了脸面和威信，以后还得靠眼前这人扶持，所以忙道：

“杭大哥客气，您教小虎武功，今天又暗中相助，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小虎有伤，我这里代他拜谢了。”说着真的行了个礼。

杭辛斋微微笑笑，算是回答。

张啸林瞪了老婆一眼，心中暗骂：“骚婆娘，就你能！”

娄丽琴没理睬张啸林，继续说：

“杭大哥，小虎这一次不争气输了，以后，您可要多给他撑腰哟！”说完，竟对他打了个俏眼。

“这个是自然。小弟，有我呢！”杭辛斋被娄丽琴的俏眼弄得心里甜甜，马上对张啸林夸口。

张啸林一听杭辛斋这么说，刚才的气消了一大半。心中佩服老婆的能耐。

张啸林在家养了两个月，才基本恢复正常。可刚能走动，便又闯下大祸。

那天，张啸林在朋友家多喝了几杯喜酒，回家时已是几分的醉意。一伙人走到拱宸桥附近时，看到几个人正合力殴打一个人，被打的人躺在地上痛得直叫。张啸林最喜打架，又加上醉意，便停下脚步不走了。

“你们，你们干什么？”

几个人光顾低头抡拳，没听见。

“你们干什么？”张啸林大叫一声，几个打手停住了手。

双方互相凑近，脸对脸一看都是不认识的人。

打手中一个领头模样的说：

“从哪钻出个醉鬼。还不赶快回家睡老婆，在这多管闲事。哈哈……”

“我想管就管，不信试试。”

“信！信！你在这儿管吧，我们去睡你的老婆，怎样？啊！”打手们更是一阵狂笑。

“啪”笑声未落，张啸林一拳打去，领头的差点摔倒。双方手下也各找对方打了起来。

张啸林原是使过拳脚的，几拳头之后，又耍起了脚功。两 个月卧床在家，

他想活动活动手脚，过过瘾。没想到，一脚下去，正踢中那人的睾丸。那人一声惨叫，当场倒地身死。

其他打手见状，赶紧逃走。张啸林吓得浑身出汗，酒也醒了。他知道自己杀了人，闯了大祸，忙带人离开现场。

回到家，他便把刚才的事对娄丽琴说了。娄丽琴一听也吓得半死，杀人若被官府捉着是要砍头的。

好在当时天黑，双方人的脸面都不太清楚，唯一看清了他的那个人也已经死了。张啸林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躲在家里静等着。

果然，几天下来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发生。张啸林又在拱宸桥一带露面耍威风了。

令张啸林没想到的是，他的手下无意之中泄了秘，使官府对这桩杀人案掌握了些线索。张啸林得到消息，又惶惶不可终日起来。正在这时，上海英租界的著名流氓季云卿来杭州欲邀请杭州戏坛上的名角去上海演出。通过陈效歧，张啸林结识了季云卿，俩人一见如故，不几天，便结成莫逆之交。季云卿要离开杭州，张啸林在英租界的一家高级饭馆为他饯行。“季兄此次来杭州，张啸林我能结识你，万分荣幸。”“张兄是个豪爽仗义之人，有幸来这天堂之地，觅得知音，难得，难得呀！”“季兄将来前途无量，还望多多提携。”“你这杭州一龙，到时显起威来会惊世骇俗的。”“季兄笑话了，小弟日前命案在身，下次能活着见到你就是万幸了。”

“既然这样，不如跟我去上海闯天下，不说将来怎样，至少现在不用躲躲闪闪地活着，多憋人哪。”

张啸林一听此话，心中不禁一动：这些年来，在杭州摔摔打打，沉沉浮浮，眼看年龄己大，又有命案在身，没多少指望。还不如换个地点重开山头，在上海有季云卿这样的后台还怕没立足之地？当即决定：跟季云卿走。

他举起酒杯：

“季兄这么看得起我，张某深表谢意。到上海后，一定倾心为你效力。给你做奴仆，三生有幸，敬你一杯，干！”

两人商定第二天早晨动身。

张啸林回家把这事跟老婆一说，娄丽琴也没反对。只是担心孤儿寡母日后的生活。张啸林安慰她一番，保证到上海后好好干，过几年把她们母子接到上海。

之后，张啸林又去了陈效歧家，他要把老婆孩子托给这个他最信任的人。陈效歧本来就是把两家作一家待的，自然没话说。俩人又说了些事，张啸林便离开了陈家。

这样，在 1912 年，张啸林便离开杭州去了上海。

第三章亡命上海

一、吃到了两份俸禄
二、老鸨的骗术
三、拜老头子
四、一对流氓夫妻
五、结识杜月笙

一、吃到了两份棒禄

张啸林跟季云卿到达上海后，才发现一切并不如他事先想像的那么容易。

季云卿没有要收他当奴仆的意思，这个大流氓一到上海便让张啸林去租间房子住下，然后自己忙自己的事去了。张啸林感到十分失望。

按照季云卿的指点，他在五马路租了一间极小的房屋暂时安顿下来。

张啸林虽来自天堂的杭州，也曾在杭州做过霸主，可一踏上花花绿绿的上海滩，心中顿生乡下人进城的感觉。他那最得意的一套织锦褂裤显得那么俗气；粗鲁的举止和地道的浙东方言引来上海人鄙夷的目光，好几次问路都没人理他；尤其是租房子时，不是不愿租就是以高价刁难他，他曾想与房主讨价还价，刚开口就被骂出来了。

晚上，他躺在床上越想越气，越气就越想家。不免生出后悔之情。“要是在拱宸桥现在不是坐在麻牌桌边就是在床上与老婆寻欢作乐。这季云卿不够意思，把我孤伶伶地撂在这里，妈的！”他气得一下子坐起来。

这一夜，张啸林几乎没合眼。

三天下来，张啸林跑遍了市内的武馆、赌场和妓院，企图找一份事干干糊糊口，可一无所获，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不说，还受尽了白眼。

眼看就要沦为上海滩上的乞丐，张啸林咬咬牙去找季云卿。

季云卿确实把张啸林给忘了。当张啸林找到他的时候，他才想起了这个他从杭州带来的浙江佬。他一拍油光光的后脑勺：

“啊呀，张老弟，你看我这忙的，把你差点儿忘了，坐！”

张啸林一听，季云卿不再称他“张兄”而改成“老弟”，不免心中不满，但人在屋檐下，他称自己为老弟就够抬举的了，还强求什么呢。

“季兄贵人事多，难免！难免！小弟刚好乘这几天游览了大上海。真是不得了，这里市街宽阔，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繁华极了。幸亏季兄带我来此，否则真是白活了一生。”

季云卿听了这话，显然心中喜欢。

“要想开眼界，三四天是不够的。要不，你再玩几天，逛逛城隍庙，看看十六铺码头，还有……”

“不了，季兄！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今天来此就是求季兄给我找碗饭吃。唉！十里洋场想立足难哪！”

张啸林并不想隐瞒自己的窘境。

这季云卿早就料到张啸林会来找他。从心底讲，他还是很欣赏张啸林的，所以，到达上海的那天，俩人分手后，他便替张啸林想好了出路。

季云卿也不想难为张啸林，他接口说：

“老弟不必担心，我已替你打算好了。我既把你带来就不会撇下不管的。”

“让季兄费心，多谢！多谢！”

“你初来乍到。一切外行，百事不懂，要是得到太多是不可能的。”

“小弟心中明白。”

“在上海滩混的人必须从最低开始，慢慢立住脚之后，再图发展，切莫心急投机。”

“是。”

“上海这地方，五方杂处，各路英雄好汉、富贾大商云集；有权有势，有帮有派的人遍地皆是，要想混下去，万事得谨慎。这里不是拱宸桥，你也不是拱宸桥的张啸林，切记！”

“小弟牢记在心！”

张啸林表面上是在洗耳恭听这番训导，其实心中最关心的还是饭碗问题。终于，季云卿告诉他：

“我给你在五马路满庭芳一带的赌台和妓院找个事，你去那儿干活，吃一份俸禄。”

张啸林不知道这吃俸禄是多少，但一听在赌台和妓院，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这些天，他常常经过一些赌场，看到赌客来来往往，赌场门庭若市的情景，他心里别说有多难受。可捏捏口袋里的那点儿钱，他知道，门都不会让进的。

季云卿留张啸林吃了中饭，临走时，季云卿让他去找五马路 110 号赌场的老板。

第二天，张啸林兴冲冲地来到 110 号，一个叫做“水洋”的赌场，找到老板并把来意说了。

这永洋赌场完全不如张啸林所想像的那样，它只是几间破旧的房子，这儿的赌客看似也是下三流的瘪三。正心生不满的时候，赌场老板发话了。

“你，外地人，空口无凭，我怎么信你？”

这一招更是张啸林没想到的。众目睽睽之下，他脸涨得通红，想转身走又怕丢掉这份差事。

“季兄，不，季老板前段时候去杭州带我来这儿。不信，请你派人去他那儿打听一下。”

“既然这样，留下吧！”

张啸林就这样留在了永洋赌场做了一名顶脚。

当时上海赌场内部成员一般分为四个阶层，分别叫先生、上手、快手和顶脚。先生负责掌管金库和赌场监督权；上手轮流当司宝官，即赌场主席，握有抓摊之权；快手负责指挥赌场的听差通风报信的人和传递现金入库等事；剩下的那些人便是顶脚，顶脚没有权利，终日忙忙碌碌，只希望快手死去，好有机会顶替。

虽是吃了赌场俸禄，但张啸林的俸禄又在众顶脚之下，还够不上填肚子。想去找季云卿又怕让他觉得丢面子。只得忍着。

开始的几天，张啸林为了求生存，倒也真正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任何人支配他他都乐意伺候。场内脏活累活都包在他一个人身上。可时间一长，他沉不住气了，渐渐带干不干起来。

一个多星期之后，他提着几盒点心去见季云卿。季云卿问道：

“张老弟，怎么样？永洋那边，给你多少俸禄了？”

“每月五块钱。”

“什么？五块钱！”

“是的，季兄。”张啸林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把赌场的情况，说给我听听！”

于是，张啸林从头说起，越说季云卿越生气。

“笑话。我说了，还不就是凭证，走，我亲自带你去！”

自季云卿来过之后，张啸林在永洋赌场虽仍为顶脚，但谁也不敢再支使他。而且吃了份长生俸禄，每月支领 30 块现洋。

再说离永洋赌场不远处，有一家叫兰香阁的妓院，是赌客们常去的地方。他们往往上半夜在永洋赌场，下半夜在兰香阁妓院，忙得不亦乐乎。张啸林早就羡慕可苦于囊中羞涩。季云卿给他钱的当天晚上，他便去这家妓院泡了整整一夜。

张啸林自到上海之后，便多长了一些心眼，与在拱宸桥时有些不一样。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想自己的前程，又有些心灰意冷。”永洋赌场每月 30 块的俸禄虽然不少，但他张啸林抛弃家室、漂零异乡不是为了富足温饱，而是要出人头地，一鸣惊人。可眼下这种境况……”他不敢想下去。

那天，季云卿在永洋赌场的威风，对张啸林刺激很大，他决心要做季云卿那样的人，踩在众人之上。可照这样下去，自己连永洋老板这类人都做不了。

张啸林决定，一要多赚钱，二要多交朋友。

几天之后，他来到兰香阁找到了妓院老鸨。他想再吃一份俸禄。

这鸨妇也早听说张啸林与季云卿的关系，所以每次他来宿娼，鸨妇总是热情非凡，浓茶热汤不说，还不敢多收他的钱。她知道，一旦得罪了季云卿，后果难以想像。

这一次一听说张啸林指名要见自己，不免有些疑惑，“难道他要刺激刺激睡自己不成？”这样一想，忙梳妆打扮。然后一扭一扭地走到张啸林面前。

鸨妇大都是广交游，善辞令，会吹拍的，这一个也不例外。

“哟，张大哥！您来啦，快坐。上茶！”

张啸林不卑不亢地坐下。鸨妇走到他身边。

“张大哥，几天不来，我们都想你啦，今天来了，就好好乐乐吧！”鸨妇边说边用手巾在张啸林身上轻拂着。

“今天我来是专找你的。”

“哟，羞死人了。这些姑娘都伺候不好你，我怕我更不行了，张哥！”边嗲声嗲气地说着边坐到了张啸林的腿上，手也开始摸摸捏捏起来。

四周的姑娘们忍着笑退了出去。

张啸林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不觉心中暗笑。一种恶作剧的心理突然涌上来，“送上口的肉为什么不吃呢，何况是块肥肉。”他假戏真作，顺手搂住了妇人的腰。

“那些鸭子哪比得上你这只肥天鹅呢。我想你想死了，馋得口水直流，不信，你看！”他顺口在鸨归脸上亲了一下，手也伸进她的衣服里。

张啸林是个玩女人的老手，不一会儿，这女人被他撩得浑身发热，欲火难熬。张啸林却不急不忙，仍抱着她坐在椅上。终于这女人恳求张啸林了，他这才抱她进屋上床。

俩人颠鸾倒凤之后，这女人对张啸林缠缠绵绵。她说她一辈子都没见过

像张啸林这么棒的男人。张啸林见时机已到，立即转入正题：

“想要我吗？想要我就让我来你这儿做门头，吃一份俸禄，怎么样？”

那女人以为他开玩笑，仍闭着眼回味刚才的快乐，把一条腿搭在男人的身上：“别逗笑了，你是季老板的熟人，永洋都快容不下你了，你还愿来我这儿？就是想你也唤不来你了。”

“有你这句话，我就留下了。”张啸林一屁股坐起来，把那女人吓了一跳。

“你真这么打算的呀？”女人也光着身子坐起来。“为什么？”她又追问了一句。

“我，我这个人就爱与女人打交道，没女人，日子难熬。”

“那永洋赌场你不干了？”

“季老板推荐的，哪能说不干就不干。两头干，大头放你这边，怎么样？”

鸨妇心想；这男人来了虽多拿一份俸禄，但有他与季云卿这层关系，倒也有个后台。别人花钱求还求不来呢。再说，这人武功过人，勇力无比，做个门头也是合适的。

“那老娘我就收下你了，怎么样。”

“谢了！谢了！”张啸林跪在床上双手一拱作行礼状。两人同时“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之后，作为答谢，张啸林又与她爱抚了一番。

这样，张啸林靠着自己的本事，又在兰香阁吃了一份妓院俸禄，每月二十块大洋。

张啸林在兰香阁是个门头。当时在妓院里做门头的多数为探警、流氓、无赖，主要任务是介绍嫖客上门，与其他妓院竞争，还兼维持本妓院的秩序。张啸林在这种环境做活如鱼得水，乐不思蜀。永洋赌场的老板渐渐不满，但敢怒不敢言。

自张啸林来兰香阁做门头之后，妓院生意确实红火多了。每晚永洋赌场的赌客凡想嫖娼的都被张啸林拉到了兰香阁。他动用三寸之舌把兰香阁妓女的床上功夫吹得神乎其神令人心醉，有些本不想宿娼或准备去其他妓院的都拥向兰香阁。

一天，那个鸨妇正在闺房喜滋滋地数钱，张啸林进来了。

“满意吗？”

“干得不错，不过我对赚钱从不会满足。”

“怎么谢我？”

“你是要钱还是要我？”鸨妇继续点着钱。

“我现在手头紧，该给我加点了吧！”

“就知道你不会要我。”

“加二十块怎么样？”

“什么？”鸨妇停住了手上的动作，抬起头：“加二十块？每月四十？你让我关门养你一个人啊！太多，减点。”

“加十块，每月三十，不干就散伙。”

鸨妇知道这“散伙”是什么意思，也不敢再压：“好吧，争取每天再多拉几个客。”

张啸林每月吃两份俸禄，共六十块大洋，这在当时较普通人家来说是很高的收入。他花费了一些也攒了不少。

张啸林在永安商场买了一支价值四十块大洋的高级烟斗送给季云卿作为

答谢，季云卿很满意。

张啸林又拿出一些钱宴请永洋赌场的同僚和五马路满庭芳一带他熟悉的地痞。人们觉得这刚来不久的浙江佬还是够义气的，也愿与他做朋友。

宴席上，张啸林每到一桌，重复说着“请多关照”的话。吃他的人，热情的说声“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敷衍的便答“自然！自然。”

一切打点完了之后，张啸林躲在屋子里把剩下的钱一点，发觉所剩无几，忙拿到一家钱庄去存了，一边又思忖着赚钱方法。

一天，兰香阁门前突然围了许多人，张啸林觉得奇怪，忙跑过去想赶走他们。他拨开众人一看，原来是个摆地摊的，地上陈列着各种各样药草。张啸林刚要发作，一听买主卖主的搭话便停住了。

买主是个挎菜篮子的妇女，她在寻问价钱。

“你多少钱一两？”女的问。

“五块大洋一两。”男的价开得很高。

“瞎要哇，瞒人瞒到我们上海人头上，真是！”

男卖主立即夸口：“我这名贵中药海马，是家乡岱山岛上的特产，专为男人壮阳的。你们去药铺问问，海马多少钱一两，与金子一样贵哩！”

“五只角子！”女的马上还价。

“开什么玩笑，五只角子？三块大洋。”

“八角。”

“算了，我是自产自销，譬如在海里白辛苦了一阵子。好，这位大嫂，讲了交情，代我扬个名，一只大洋一两。少一分，我是龟孙子。”

“这位大哥爽气，我买五两。”说完，掏出白花花的银圆丢在摊位上，接过包好的五两海马。刚转身，便对旁人说她男人以前那事儿不行，上次吃了这人的药，现在果然好了。她这么一宣传，几个从妓院出来看热闹的嫖客争着掏钱购买。

张啸林并不想买春药，他在想，“这桩赚钱的买卖怎么自己没想到呢？妓院最需要的就是这玩意儿。”他先不打草惊蛇赶走这人，而是站在一边悄悄观察各样春药的模样，记熟名字性能和用法。

每天，这卖药人都能拿出点新货，说得头头是道，听了也觉得可信。生意非常兴隆。

这段时间，这卖春药的人赚钱，兰香阁也随之更兴旺。那些买了春药的人大多进了兰香阁妓院。所以，张啸林也就没赶走这卖药的。

一连好几天，张啸林都在想着这桩赚钱的买卖。

上海四马路是个野马出没、堂子林立、嫖客聚集的地方。一天下午，一个操着浙东口音的大汉，在棵高大的悬铃木下，摆起了专卖春药的地摊，他就是张啸林。

张啸林毫不在乎地大声喊着“壮阳药、春药，谁来买，货真价实，先用后付钱……”

他又七扯八拉地把每种药的药性说给围观的人，果然一下子涌上来许多人。当时上海冒充行骗的人随处可见，谁敢保证这春药不是假的呢。结果张啸林摊前是看得多买得少。张啸林急了，后悔自己没带个女人来做“媒子”。引顾客上勾。

大半天下来，张啸林只赚到三块大洋，眼看天要黑，一天的旺时要来，他把地摊上包袱的四角一拎，来到一家妓院。

他拿出一块大洋给妓院鸨妇，说要带一个女人。鸨妇视钱多少发货，给了他一个漂亮的，张啸林不要，他要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中年女人，然后带这女人出门。

到一个拐角人少处，张啸林又给了这女人几角钱，嘱咐她如此这般这般。

很快，张啸林回到妓院门口，把地摊布打开，又喊了起来。立即有围观的上来。等围观人多了，那被张啸林收买的“媒子”一身良家妇女打扮，假装路过这里挤了进去。

俩人配合默契地导演了一场推销戏。

这“媒子”毕竟妓女出身，把春药对她“男人”的作用描述得神乎其神，令人心动；加上她说得又是那么真真切切。马上就有掏钱买的了。

这天晚上，张啸林共赚 27 块大洋，收获出他意料。临走时，他又丢了几角钱给那妓女作为奖赏，丢了一块大洋给妓院鸨妇作为场地费，那鸨妇得了钱又多了客，自然欢天喜地。

永洋赌场和兰香阁的人谁都不知道张啸林去四马路卖春药的事，他们都以为他在对方的场子里忙活，也不多在意。张啸林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另辟一条生财之道，很长时间都没人发觉。

张啸林的春药是从哪儿来的呢？

自打张啸林有卖春药的打算之后，最让他头痛就是药源问题。他知道兰香阁门前那人卖的药是假的，当然不是他识药，而是他一眼就看出那买药女人是个“媒子”。可这假药也得有个来处，他想到了药房。

他不敢去那些正规的大药房，而是拣了几家不起眼的、外地人开的铺子去转悠观察。张啸林在江湖上闯荡了这么多年，对黑人干黑事一眼便能看出。他发现了一家兄弟俩开的中药铺专卖假药，便盯上了他们。

他先在兄弟俩手上买了一副药，不一会儿又回到铺子抓起兄弟俩中的一个便打，嘴里嚷着他的老板吃了药昏迷不醒，断定他们卖的是假药，要带他们去见官。

这兄弟俩做贼心虚，张啸林还没打第二下，他们就招认了，恳求张啸林私了。张啸林要的就是私了，但还是假装闹了一会儿。

兄弟俩要赔钱，张啸林不要。他拿出几种嫖客送他的春药放在兄弟俩面前，俩人被弄得莫名其妙，张啸林说：

“给我按这些药的样子多制一些，什么草都可以，但不能毒死人。”

兄弟俩一下明白了这个人要干什么，心中懊恼但不敢不接受，把柄还在他手里呢。再一想，制这种假货也不花什么本钱。就答应了这人的要求。

张啸林的假春药就这样由这倒霉的兄弟俩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他。

张啸林卖春药，两三天便能得到他每月两份俸禄之和，所以，他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卖药上来，赌场与妓院的活儿渐渐懈怠了。尤其是赌场的杂活，他更不愿干，再加上赌场老板经常暗中对他使绊子，他索性辞了赌场的那份俸禄。

他自知在永洋赌场没干好，又私自辞了活儿，便不敢再去见季云卿。

至于兰香阁妓院，一来他干得卖力，二来与鸨妇的肉体关系，所以，鸨妇不但没辞他，还堂堂正正替他设了一个春药柜台。张啸林也想保住这个落脚点，就使出全力尽门头之责。这一男一女把兰香阁开得红红火火，令竞争者眼红。

鸨妇答应张啸林每天可以有 8 小时的自由。于是，人们在四马路、五马

路一带便可经常见到正在叫卖春药的张啸林。

二、老鸨的骗术

张啸林自卖假春药之后，每天的财源不断，除了一部分留下花费，大部分都存进了钱庄，地地道道是个敛财的人。

张啸林卖药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在四马路一带曾遇到过地痞流氓的刁难。张啸林乖巧，拿出一把“孝敬”钱就把事情应付过去了。在上海滩呆了几个月，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出钱，什么时候该诈钱，所以也混得如鱼得水。

然而有一天，张啸林遇到了一个他想不到的要人。

这天，张啸林把兰香阁里的事务打点停当之后，又如往常一样，拎起地摊包袱去卖药。他没去四马路，而是坐黄包车来到了一马路。

当时，人们称东西走向的南京路为一马路，与南京路平行的九江路为二马路，与南京路平行的第三条汉口路叫三马路。这些地方都属于英租界。

到一马路卖药，张啸林这已是第二次。这里店多人杂，热闹非凡，上次他一下子就赚了45块大洋，好不得意。这天他带了许多货准备再捞一把。

张啸林的地摊一打开，便引来了不少顾客，他正说得唾沫四溅的时候，来了一帮气势汹汹的人，其他顾客见势不对，连忙散开。

张啸林抬头一看，一帮地痞簇拥着一个穿上等丝绸大褂瘦长脸的人，从保镖成群，叱三喝四的情景上看，这人气势不小。张啸林立即点头哈腰，迎到此人面前。

“你小子竟有这么大胆量，摆地摊摆到这儿来了，找死是不是？”一个手下狗仗人势，指着张啸林骂道，那主子一声不吭，睨着眼看张啸林，一副傲慢的派头。

“大哥！”张啸林对那主子说：“真对不起，今天路过这里，见这儿人多，想拣个便宜，没想到这是你大哥的地盘。我这就走，这就走。”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双手递上：“今天一分钱没上手，这是身上带的，送给大哥作赔偿费。”

那人见张啸林口舌伶俐、行为乖巧，不觉生出欢喜之情，脸上也露出些微笑。他绕过张啸林身边，慢慢走到地摊旁，弯腰拿起一颗大药丸，夹在手指间，仔仔细细地瞧。这一下，张啸林可真急了。

“你的这些药都是治什么病的？”那人问道，一边又拿了一根草状的药。

“是，是补药。”张啸林结结巴巴地回答。

“补什么？”

“补，补——”张啸林想撒谎又不敢，便把心一横豁出去了，“是滋阴壮阳的，又叫春药。大哥你是不需要的，如果弟兄们需要的话，就都送给你们。”他这一说，不少手下拥过来看。

那人被张啸林的坦诚逗乐了：“你能当场试验一下给我们看看吗？”话音刚落，引来一阵轰笑，那人也禁不住笑起来。

张啸林发觉这人不像其他霸主那么凶煞，面容表情倒有几分和善；再一看场面不如刚才那么紧张，便又耍出了一副无赖相：

“大哥，这可试不得，我裤子单薄，要出洋相的……”张啸林话没说完，所有在场人都捧腹大笑，那霸主笑得用长衫的袖子不住地擦眼泪。张啸林也跟着傻笑。

笑完之后，那霸主问：

“你叫什么名？”

“小人姓张名啸林，叫张啸林。”

“听口音是浙江人？”

“是，大哥真行！”

“知道我是谁吗？”

“小人有眼无珠。”

“告诉他！”那人对身边的保镖说。

“这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黄老板，黄楚九先生。”

张啸林一听，吃惊不小。自来上海滩之后，黄楚九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知道此人是上海滩上巨富之一，势力极大，又因为与日本人打官司，轰动上海，大名无人不晓。他还知道，黄楚九也是浙江人，与自己同乡。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黄楚九会站在他面前与他逗笑。

张啸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黄大爷行礼了。”

黄楚九满意地点点头：“你这药还缺些配料，只有我的药房有。明白吗？”

“明白，明白！”张啸林悟出，这是黄楚九赏识他，有帮他之意，不禁欣喜如狂。

几天之后，张啸林提着一份礼拜见了黄楚九。这个偶然的

机遇，使他在上海滩又找到了一把保护伞。

黄楚九是浙江余姚人，少年时随父行医，耳濡目染，对行医问药略知一二。

15 岁那年，由于父亲亡故，黄楚九便随母亲移居上海。先在茶馆酒楼卖眼药，后来又自制“戒烟丸”和一些丸散膏丹之类，在上海滩唯一的娱乐场所——城隍庙内得意楼前设摊出售。生意十分兴隆。

1890 年，黄楚九 19 岁，他在法租界大马路开设一家名为中法药房的店铺，除售中成药外，还兼售西药，资本已有 1 万多元。

那时，广告业在我国还未完全兴起。黄楚九年轻有为，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小小的广告，结果，上门购药的人骤增，财源茂盛。

1904 年，黄楚九发明一种能使人“精神健旺，筋骨强健， 面色红润、思想日富”的药，为了使销路畅通，他别出心裁， 为此药取了个洋名叫“艾罗补脑汁”，果然发了大财，并买了一辆当时上海滩也属少见的汽车来代步，成了名副其实的巨商。

辛亥革命前夕，国人掀起抵制洋货以振兴民族实业的运动。黄楚九借机开设“龙虎公司”，主要研制“龙虎人丹”，欲与当时行销我国城乡的日本货“仁丹”相抗衡。

此时，日本商人无法阻止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便另觅其道来治中国。日商以“仁丹”曾向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为由起诉黄楚九的“人丹”商标是属侵权。黄楚九有国人和抵制洋货运动为他撑腰，所以决心同日本人周旋到底。

当黄楚九遇见张啸林时，正是商标纠纷发生不久，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所以，在这之前张啸林从报上和人们的传闻中常看到或听到黄楚九的名字。

张啸林那天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卖药，他不知道离他地摊不远处便是黄楚九集资开办的上海第一家游乐场——“楼外楼”（当时称“屋顶花园”），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黄楚九经常在这条路上来往，所以贸然闯入。

黄楚九的“楼外楼”建于前一年，当时正值新产品“人丹”销路不畅，他便在这繁华地带开设“新新”舞台，想与南市九亩地的新舞台抗衡。第二年，他又与英国买办、地皮大王经润三集资，在新新舞台顶上开辟“楼外楼”游乐场，成为富商巨贾、官僚绅士、名媛贵妇最集中的地方，在上海滩赫赫有名。唯有象张啸林这样瘪三样的人不知晓。

张啸林结识了黄楚九，但并没被他完全接纳。他想借机投靠黄楚九，常以问药之名来他药房找他，但黄楚九除了卖弄自己的医技，有时让他照顾铺子生意之外，没有作其它暗示。

张啸林在兰香阁自己的屋子里反复思忖，不知为什么黄楚九对他要抱若即若离的态度，不肯收他做手下。唯一的答案就是自己是个卖假春药的，名声臭，又会牵连到他的药物生意。

“不行，我得抓住这根救命草。忍痛放血收摊子，去他妈的春药吧！”他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张啸林又出现在黄楚九面前。

“黄大爷！”张啸林刚开口被黄楚九打断了：“你还是叫我黄大哥吧！别人都这么叫。”

“是，黄大哥！”张啸林恭敬不如从命。

“黄大哥，卖春药那档事儿我不干了，求大哥念在同乡的份上为啸林指条生路，好能在上海滩立足。啸林感激不尽。”他企图用同乡情来打动黄楚九。

黄楚九沉默不语。张啸林一急，话也说得干脆了：“大哥，啸林如能为你效忠，三生有幸，定当赴汤蹈火。”

黄楚九还是没有立即回答他。他不是怀疑张啸林的忠心，而是见张啸林言谈形貌之中总有些杀气，令人望而生畏，因而不敢随意留下。黄楚九虽也是上海滩上闻人之一，但他与黄金荣不同，不是靠武力和欺诈发家的，身上多少还有些旧中国实业家的品性。

“啸林，这事先不急，过段日子，我再给你个答复。”张啸林听了没敢再说什么，便起身告辞。

从黄楚九那里出来，张啸林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这些天费尽心思，做了最大的努力，仍没从黄楚九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不禁心灰意冷。“难道我与上海滩无缘，不该来这儿？难道‘虎啸山林’也只是那许山人的诳语？难道我就这么落魄地回到拱宸桥？”他一个人在马路上遛达，越想越可怕。

现在，张啸林只剩下兰香阁每月三十块的收入了。

等不到黄楚九的答复，张啸林日渐心神不宁，干活也拖拖拉拉，几天下来，似乎老了许多。这一切没逃过鸨妇的眼睛，她断定张啸林有事。

这一天，她把张啸林叫到自己房里。

“怎么啦？这些天像丢了魂似的，卖假药给告官了？”

“要告早告了，还等到今天。唉，我张啸林命苦，看来只配跟你在这兰香阁混啰。”言词之中饱含酸楚。

鸨妇与张啸林结识一年多，从未见他有这样沮丧的时候，便料到会有大事，也就认真起来。她给张啸林倒了一杯茶水，在他对面坐下。

“到底怎么回事？”

“黄楚九这人，你认识么？”

“黄楚九！不认识也知道他，你怎么冒犯他了，不想混了。”

张啸林把那天南京路口卖药巧认黄楚九，到黄楚九让他等回音的事都一一告诉了这女人，“看来，我是巴结不上了。唉！多好的一个机会。”他越说越沮丧。

这鸨妇听了却兴奋不已：“你这小子，还说不走运，才来几天，不是季云卿就是黄楚九。我在这里呆了几十年，连个面儿也没见过他们。再说，十里洋场，有几个见过他们，与他们说过话的？这就是你的运气，我都羡慕死了。”

经鸨妇这么一点拨，张啸林觉得有理：“看来我还是有些运气的，你说对不对？”女人立即附和。张啸林情绪顿时好转。

“可我现在不卖药，上哪儿弄钱？我需要钱去打点。”这是张啸林这些天所担心的另一个问题。自从结识黄楚九，经常往他那儿跑之后，他存在钱庄里的钱便一个劲往下减，己没有多少了。

鸨妇怕张啸林又要提加钱的事，忙缄口不言。过了一会儿，她眼珠子一转，说了声“有了！”便把嘴凑近张啸林耳边，低声叽咕起来。张啸林听了将信将疑。

“行吗？”

“行！但只能干一次。”

“听你的。”

几天后，在法租界宝康里一间待租的大屋子前来了一男三女。他们穿着时髦，出手大方，一看便是有显赫地位的人。他们租了房子，告诉房主他们家 4 口是从杭州来的，搞房产生意，男主人姓李，叫他李先生便可。房东遇见了这么一个阔绰的房客，心中自然欣喜，也没多留意他们。

果然，不多久。这李先生的门前车马不绝，进出都为体面人士。李先生也常手夹皮包，来去匆匆，忙忙碌碌。

一天，这李先生突然患了热病，耳朵发红，面部显紫色，伸着舌头，模样着实可怕。再看呼吸也异常急促。家中两个女儿忙跳上一辆黄包车去请医生。

她们请来的是一个被传为药石大灵，医术没有根底的医生。这医生在英租界白克路一带名气不小，自称姓吴。富人看病请名医也属自然，在一旁帮忙的房东没有丝毫怀疑。

吴姓医生来了之后，李太太虽焦急悲伤，但不失礼节，给医生以高级茶点招待，然后才进卧室治疗。

医生进屋一看，室内金碧辉煌，一股淡香沁人心脾。铜床上，躺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嘴上翘着两片仁丹胡须，脸色虽憔悴却掩不住富贵之态。两个女儿和几个朋友样的人在一旁显出悲痛不安的样子。

医生望闻问切之后，认为是热病无疑。于是他先开了一副凉剂。夫人给了十块钱，这是到法租界出诊的惯例。

临走时，这医生说：“请太太放心。这样的病我可以治好。

只是花费大，没有六七副处方恐怕不能完全治愈。从今天起，每天换一副处方。”夫人连连答应。

第二天清晨，这李先生不但没好，病情还突然加重了，一会儿功夫吐了几大碗血，六脉沉细，脸呈灰白色，话也不能说。两位小姐忙又雇辆马车把姓吴的医生接来。

医生下车进门后，见一个医药包正打开放在桌上。家中已有好几个医生

模样的人，有的在给病人把脉，有的在开处方。他低头往地上一看到处是腥红的血迹。床边坐着的夫人一见这医生，站起来哭着，叫骂着，一边抓住他就要打。被那些医生模样的人劝开。

之后，那些医生模样的人便对吴姓医生开的凉药处方一一驳诘。这吴医生呆若木鸡，斜着眼睛看了看病人。这一看吓了一大跳，这时的李先生，已经是气息奄奄，就像一个行将就毙的人一样。他吓得惶恐不安，两腿发抖。

那两个年轻小姐一看医生这副样子，也开始哭叫起来。

他求助似的看着新来的两个医生，两人都轻轻地耸了耸肩膀，表示病人已无可救药，只等一死。

那李太太哭着说：“我的丈夫就是你医的，你开的处方和药都在这里，我们会要拿你抵命的。抵命不说，你还得出一万块钱来料理后事。呜——我的丈夫哇，你还我丈夫——”

正闹着时，床上病人突然又吐了几口血，并大声喘着粗气。吴姓医生一看这是死前的征兆，想溜，可已被家属和几个朋友样的人围住。

幸亏那两个新来医生从中调解，家人答应赔钱不抵命。但一万块钱吴姓医生再三表示拿不出，恳求减免些。又是两位医生出于同行之情，帮他说好话，结果减到六千。这医生当场亲笔填写了支票，换回自己所开的处方。

触了霉头的吴姓医生刚走，那奄奄一息的病人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脸也顾不上洗抓起桌上的支票兑钱去了。

原来这是张啸林和那鸨妇合演的一场诈钱把戏。除了房东不知晓以为这李先生真病外，其他人马皆是兰香阁和永洋赌场人。事后，各人得不少好处。

张啸林敢骗，那是他了解吴姓医生的底细，知道他是个骗子医生，而且已骗得资财数万。故而演出强盗遇贼这出好戏。

张啸林能骗，全靠他刚从黄楚九那儿学到的一点寻医常识。那两个后来的医生其实是他永洋赌场的旧友，满嘴的医学术语也是张啸林所教，训练几天之后，倒也有个医生的模样。

至于热病的症状，耳朵发红，面部呈紫红色，伸着舌头，嘴唇干裂，这是盖好几床被子，又用炭火烘的缘故。脉膊跳动得异常急促，是用布带把两只手臂紧紧勒紧所致。吐的血不是人血而是从鸡身上取来的。脸部的灰白色是在脸上涂了一层白粉装出来的。

两天之后，李先生一家说是回杭州养病，退了房间。那房东女人见走了这么一个阔房客，心中还遗憾万分，临别时热情相送，叮嘱下次再来租她的房间。一行人口中答应，内心止不住想笑。

张啸林一生第一次拥有这么多钱。晚上，在兰香阁的小屋子里，他兴奋得在床上翻来滚去，寻思着怎么支配这些钱。“全存起来，不行！此次赚钱就是为了打点的。存三千，太少，万一那三千扔在水里，自己日后怎么办？存四千、五千……”正斗争激烈的时候，鸨妇推门进来。

张啸林以为她是来邀功的，忙起身要搂她上床，没想到这女人轻轻推开他，独自在一张凳子上坐下。张啸林明白她要干什么了。

“六千块大洋，可不少哇，也不给我一点儿？”

“唉，你是我的女人，我的就是你的嘛！来，上床说，我可等不急了。”他故作一副泼皮相，要拉那女人。

鸨妇这回如淑女般的正经。她直截了当提出：“分我两千块！”

“什么？”张啸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至少两千块！”鸨妇又重复了一遍。

“狠心眬，亏你说得出。”张啸林也严肃起来，似乎有些恼火。

女人见张啸林这样，口气也软了些：

“是我帮你出点子，帮你骗，你不给我些说得过去吗？就说我是你的女人，你得了这么多钱也该给我些。这样吧，一千五，怎么样？”

“不行！”张啸林态度坚决。

“小子，你别忘本，现在是老娘我收留你。你不给钱，事闹开了，可别怪我。”鸨妇站起来，双手叉腰，完全翻了脸。

张啸林知道庸医好诈，鸨妇难骗。黄楚九那边关系还没完全接上，这个立足点不能丢，他咬咬牙，脚一跺：“算我出血，分你一千，多一分也不行。”

鸨妇与张啸林相处一年多，怎不了解他那敛财的特性，能从他手上得来一千就很不错了。再逼他，他会要钱不要命的。

“算了，我也不争了，一千块就当给我买手饰，跟你睡了那么多次，一个子儿也没见，真是个没良心的。”她得了钱，达到了目的，自然又卖弄起风骚来，扭到张啸林身边，搂着他，一只手替他解扣子。

这张啸林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脸涨得通红。想到一千块钱落到了那女人的腰包，心中又气又痛，对这女人恨得直咬牙。见她得了钱后又像没事似的来撩拨他，他爆发了。

张啸林突然转身，一把撕去这女人的衣服，然后发疯般地折磨起她来。

事后，这女人躺了三天三夜才能下床。

三、拜老头子

兰香阁妓院鸨妇身体康复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张啸林。

张啸林虽害了那女人报了仇，但一想起那损失的一千块，心中仍阵阵作痛。所以，当女人站在他面前像赶条狗似的要赶他走时，无疑等于在未好的伤口上又撒了把盐。张啸林要与那女人拼命。

这一回，鸨妇是有准备而来的，张啸林刚要扑向那女人，从门口一下拥进四个粗壮的男人，他们逼向张啸林，其中两个手里拿着匕首。

张啸林心中有些害怕，后退了一步，四个大汉也不再往前逼。

“小赤佬！这回看你狠还是我狠。给我乖乖地滚！”鸨妇叉腰瞪眼。

“绝情女人！等着瞧。”张啸林心虚口不软。

“老娘我等着看你蹲大牢，那六千块给你办后事！”

“呸，臭女人！”张啸林见这女人竟当众揭底，知道她是豁出去要害自己，便不敢再多说，扯下床单，把自己的东西一裹，离开了兰香阁。

这时的张啸林虽然也是肩背大布包袱，无立足之地，可与刚来上海滩时的张啸林完全不同，他口袋里现在有一大笔钱，他也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他叫了一辆人力车，吩咐车夫把他拉到小东门一带。

当时，小东门一带是上海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三教九流都可自由来往于此。且不说富男贵女们如何在这消遣享乐，大部分外来人也都首先以此地为落脚点，再图发展。所以小小的一块地域简直可以说是当时大上海的缩影。

当时，河浜直通小东门城外与环城河相沟通。沿河两岸客栈与妓院林立，多为外来人聚集地。这些外来人中又数浙江、福建人最多。张啸林卖春药时曾来过这里，心中已打算把此地作为兰香阁之后的第二个立足点。所以，他

一出兰香阁的门便直奔小东门一带。

他在小东门外东昌渡一带的码头边下了车，虽然也是住房紧张，但他有钱又是单身一人，很快租到了一间鸽子笼式的屋子，安顿下来。

第二天，他跑了一趟钱庄，然后又去商店买了些礼品就直奔黄楚九的住处。

黄楚九待张啸林异常热情，这种热情使张啸林心中忐忑不安，难料前途。寒暄之后，黄楚九先把话引入正题：

“还卖药吗？”

“早不卖了。”

“光吃妓院俸禄？”

“也不吃了，辞了！”张啸林生怕黄楚九问他辞活的原因，不禁有些紧张。

“现在在哪儿？”黄楚九根本就不想打听那些下三流妓院里的事。

“昨天刚搬到东昌渡码头一带。”

“那正好，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黄楚九带张啸林见的人叫樊谨丞。是青帮“大”字辈成员。

青帮帮会有一套行辈制度，共二十四字，一字代表一代，与家谱相同，在二十四辈中，最后几辈是元、明、兴、礼、大、通、悟、学。当时青帮内的最高辈分是“大”字辈，上海一带仅有数人。樊谨丞便是其一。

黄楚九带张啸林来见樊瑾丞自有内心打算：张啸林是属不安份守己只能吃江湖饭之类的人，不便留在身边，在帮会中或许更能发展。另外，张啸林在江湖人中还算是个乖巧之人，把他引荐给青帮中辈高的，自然他的身份也高，从这个角度上看，也不愧对俩人的同乡之情。

张啸林没想到黄楚九带他见的是位青帮“大”字辈的人，当众表现出乐不可支的神情。樊瑾丞有些不满，但碍于黄楚九的情面没多说什么。在青帮人中，一听谁是大字辈，则必敬礼，不敢丝毫怠慢。可黄楚九非青帮中人，又极有权势，樊瑾丞除了辈分标明他在青帮内的身份外，实际也是个社会地位不高、默默无闻之人，所以对黄楚九也是恭敬从命的。

黄楚九也是有身份的人，他对樊瑾丞礼节周到有余。

“樊大哥，啸林乃我同乡，骁勇仗义，拜托给你，多加指教，日后必能成才。”

“有你黄先生引见，自然难出差错。承蒙看得起，我就收下他这个徒弟，再作一次老头子。能否成才，全在于自身。”

“那就多谢了！啸林，快递上帖子！”黄楚九转身对张啸林。

张啸林赶紧从口袋中摸出一张拜师帖子，双手递给樊瑾丞。这张帖子是黄楚九事先替张啸林准备好的，临来之前，由张啸林亲自填上。帖面上写明“信守”二字。内面写“敬拜樊瑾丞老师门下，甘心情愿”和三代姓氏。引见师画押一栏空着，因为黄楚九非青帮中人，无权引见。事后，樊瑾丞找人代画了。

张啸林拜老头的开香堂仪式是在几天之后举行的，地点选在一个偏僻的无名庙宇中。大典那天，上海“大”字辈的成员到了七八个。其余都是“通”或“悟”字辈的人。一般来说，赶香堂的人越多，做老头子的面子越大。万一开香堂时没人来赶，或赶的人很少，那个老头子就倒了楣，不但人家瞧不起，连徒弟也觉得见不得人。

张啸林的开香堂仪式，赶堂人不算多，这大概与樊瑾丞的名气不太大有关。好在张啸林是个图实惠的人，不在乎这些虚名。

磕了一个又一个头后，便进入最后的入会仪式问答。主香人问：“天地日月，如何称呼？”

“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嫂。”这是事先引荐人教好了张啸林的。

“能恪守帮规吗？”

“能。”

之后，帮内大爷给张啸林发了一张布票和一本小折子。布票是青帮成员的身份证。小折子上面写的是三帮九代的名称，以及各种“海底”（青帮隐语）盘答方法，这是帮中最重要的东西。老头子樊瑾丞嘱咐张啸林秘密珍藏，千万不得让外人看阅。张啸林一一答应。

开香堂仪式结束后，众人向祖神案和老头子各磕三个头，然后分班侍立两旁，张啸林与他们站在一起，老头子樊瑾丞吩咐安排筵席，一行人便到离庙宇最近的一家酒店吃酒，向老头子道喜。

按规矩，这顿费用由新进门槛的徒弟分摊，可那天入香堂的人只有张啸林一人，钱自然由他一人出。

这样，张啸林拜了樊瑾丞为老头子，正式加入青帮，成为继“大”字辈之后的“通”字辈成员。

那时，所有吃江湖饭的人，都想拜老头子。艺人、江湖医生之类拜老头子是为了跑码头时有个靠山，好比请了一尊门神，“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至于大批流氓，把头等专吃“白相饭”的人，拜老头子是为了仗势称霸、仗势欺人，干那些伤天害理的黑营生。

不是所有人都能拜到老头子的，张啸林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暗中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块永久的立足地。

青帮的帮规，离奇奥妙，不易破解。张啸林入帮后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向樊瑾丞求教研读熟记这些规矩，以备将来上码头与外埠帮匪相遇时互相以“海底”问答。

由于张啸林本身有些文化，学得又很卖力，很快，他便熟记了青帮所有的“海底”术语。

一天，老头子樊瑾丞把张啸林叫到自己屋里，他要考考这个徒弟。

“老大，你是门槛中人吗？”樊瑾丞出其不意地问。

张啸林立刻醒悟这是老头子在考他，这一关非过不可，否则难上码头。他正襟躬身答：

“不敢沾祖爷的灵光。”

“贵前人是哪一位？”

“不敢，在家子不敢说，你在外，徒不敢说师，敝家师姓马……名……上德下坊。”[①]

“帮是哪一帮？”

“敝帮是江淮四帮。”

“老大领哪一个字？”[②]

[①] 马德坊是著名的上海青红两帮头子。

[②] 即字辈。

“头领念一世，身背念二世，脚踏念三世。”[3]

问答到此，樊瑾丞满意地点点头。他告诉张啸林可以出山活动。张啸林盼的就是这一刻，忙躬身行大礼。从此，张啸林正式成为东昌渡码头一带的青帮流氓之一。

随后，张啸林除了在地盘上巧取豪夺，诈财骗钱之外，还广收门徒，发展势力。因为有樊瑾丞作者头，自身又是通字辈成员，比一般跑码头的辈字高，所以愿与他结交或愿作他门徒的人不断，势力发展很快。

东昌渡一带下一排辈的流氓都开始称张啸林为“张爷叔”。不久他又自恃身材魁梧，臂粗力大，凶狠毒辣，在门徒中自比奉系军阀张作霖，他们又捧他为“张大帅”。

当时，上海滩上的流氓各霸一方，相互争雄。一次，张啸林为了夺取码头上贩运水果的权利，和广东帮流氓大打出手，混战一整天后，终于被张啸林夺得贩运特权。自此之后，张啸林名声大振。

有了名声和地位，许多欲求得保护的商人便找到了他。张啸林坐收厚利，钱庄存款日见增长。

当时，杭州的锡箔商见张啸林在码头上的流氓帮里有些脚路，就和他商量，为保护每船来货在码头上不受损失，愿按来货所值拿出若干，作为保护费。张啸林见有大油水可捞，欣然同意。

令张啸林头痛的是，杭州锡箔商的商船量大数多，不可能全傍靠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三思之后，他决定去十六铺码头找人合伙。而当时十六铺码头的说话人是外号叫“水果月生”的杜月笙。

张啸林就这样结识了杜月笙。这时，杜月笙还未进黄金荣公馆，正跟在陈世昌后面乱转。陈世昌绰号“套签子福生”，胸无大志，干的是赌和嫖两档营生。是个通字辈的青帮成员。杜月笙为了找靠山，就拜了陈世昌为师，算是入了青帮，为“悟”字辈。

张啸林见杜月笙辈分比自己低，说起话来也自然带有“爷叔”的味儿。

“你是水果月笙？”

“我是杜月笙！”杜月笙看张啸林的架势狂妄，心中十分不满，可他处事谨慎，不想因小事而得罪自己不清楚底细的人。

“有笔买卖做不做？”

“说出来才能决定。”

“我有一大批杭州商船，你要是能保证商船来货的安全，我让出一部分保护费给你。”

杜月笙一听非常欢喜，认为这送来的钱没有不要之理，但他没有在脸上表露出来。

“我怎么相信你？”

“樊瑾丞是我的老头子，我叫张啸林，够了吧！”

“那好吧！”

俩人洽商妥了之后，杜月笙就把杭州锡箔商的货物引渡到“小浦东”卸货，从中收取规定的保护费。张啸林恪守诺言，没少给杜月笙一分钱。俩人的关系也向前进展了一步。

就在俩人以为一切顺利，各怀发财梦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上海滩上一对

---

[3] 即通字辈。

著名的流氓——乌木开泰和他的姘妇施锦绣。

四，一对流氓夫妻

上海的城隍庙是上海城内一处著名的游乐场所。它是合城庶士追寻快乐的地方，也是流氓地痞聚集寻事的场所，它还是闻名中外的传统工艺——乌木工艺的唯一销售点。

乌木工艺包括乌木筷子、砚匣、果盒、茶盘、扇盒等制作，它细巧玲珑，美观大方，是城隍庙小手工业的特产。乌木制品的销路，在城隍庙小手工艺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不但畅销国内，而且远销东南亚国家。

凡是来逛城隍庙的游客，见到这种小特产乌木筷子，有钱没钱的总是要购买一两束。它每束十双，红绒绳扎得方方正正，乌光晶亮，价廉物美，既可馈送亲友，又可临餐自用，没人不喜爱它。

乌木筷子和乌木小件的制作是先将乌木剖割成料后，浸在乌汁锅内烧煮，制成成品后，用乌油罩光，使它乌漆晃亮，光可照人。这种乌木制作，可称为城隍庙独处经营，并无分处。

乌木生长在山溪的深水中，仅露枝叶于水面，其坚韧如紫檀差不多，又容易剖劈。锯伐乌木一般都在旱天浅水季节，产自福建和温州。自清朝以来，乌木产地只伐不种，已濒临于绝种的境地。

城隍庙一带，一个叫范开泰的人做乌木生意做出了名，上海的乌木几乎都经他手进来，然后被艺人加工成品出售。

范开泰，南汇籍，是个“通”字辈青帮帮徒，年龄将近三十岁，相貌也生得端正。他因为专做乌木买卖，所以人们都叫他乌木开泰。这乌木开泰精明能干，到上海滩不久，便垄断了温州和福建木商运来的乌木，转手卖出去后收取佣金，所以生活过得挺富裕。

作为青帮帮匪，他在十六铺及城隍庙一带恶势力也不小。除了做乌木生意，他还经常出入小东门一带的客栈。当时，各地来上海的商客大都住在这些客栈里。乌木开泰在各客栈周旋于客商之间，有时还陪他们打打麻将或做做寻欢作乐的向导，意在拉拢关系做客商的保护人，收取保护费。

不久，他在一个名叫仁和客栈里结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施锦绣。

说起施锦绣，上海滩无人不晓。她是当时上海第一批出现的“十姐妹”女流氓之首，道上人称她“大阿姐”，市民百姓叫她“强盗锦绣”。

施锦绣是江苏常熟人，长得人高马大，相貌一般。自小父母双亡，由婶母抚养她到十岁，因家境贫困，婶母便把她送给一家姓张的为童养媳。

二十一岁那年，她与张家的儿子张德成结婚拜堂。

张德成子承父业，是个成衣匠。结婚之后独自一人先来上海淘金，他先给人家帮工成衣，随着世情的老练，他放弃帮工活，独自设摊添人成衣，便去信回家让老婆也来沪帮忙。

当时，小东门一带因外来人特别多，住房紧张。张德成有钱却难租到像样的房子，夫妇俩没法只得寄宿在一个叫仁和的客栈内，成衣摊经与房东好说歹说才摆设在大门内的天井里。每月还另交摊租几角钱。

别看张德成的成衣摊简单，两只竹马搁上一块木板，可从这摊上下来的衣服却件件样式新颖，做工讲究，招引了许多顾客，成衣作活应接不暇。尤其这一带是妓院和私娼的汇集场所，娼妓比一般妇女更需要华丽、时髦的衣

服来装饰自己，她们便成了张德成的主要赚钱对象。

施锦绣自从来到上海后，每天除了家务便抽出时间帮丈夫做些难度不大的针线活。在与这批涂脂抹粉的烟花和铁面死板的鸨妇打交道过程中，她逐渐练就了一副能说会道、善于应对的口才。

常常当烟花与嫖客之间发生难以外传的纠纷时，施锦绣便挺身站在不偏不倚的位子上说几句公正话，再难缠的问题她都能解决得使双方心服口服。

有时，碰到小流氓向娼妓敲诈，她认为是过分的，也能勇敢站出来对小流氓驳斥几句，那凌人的气势使小流氓也怕她三分，不敢过于无端逞强。

从此，这张裁缝的老婆在陆家石桥这一带也有些小名声，特别是在娼妓和女流氓中声望日增。施锦绣自己也开始飘飘然起来。

再看张德成，他的年龄本来就比施锦绣大 12 岁，再加上终年埋头缝衣，形成体曲背弓的样子，虽未满 40，看起来好似 50 多岁的人。更糟的是，有了余钱之后，他便染上烟瘾。这驼背加烟鬼，使施锦绣对他产生了厌恶之情。

施锦绣本不是水性扬花的女人，所以在无夫妻之情又置身烟花之中的环境下仍没做对不起丈夫的事，咬着牙勉强度日。可丈夫张德成得寸进尺，把平日一针一线成衣得来的钱，送到“燕子窝”里去。没有大烟钱时，竟把主顾的衣料当押钱， 以解烟痛。施锦绣忍无可忍，不免大吵大闹，张德成就默不作声，跪地不迭，活生生一副脓包样。

施锦绣想要个孩子，可结婚许多年，他们不能生养出一男半女。看到别人家夫妻双双，儿女成群，施锦绣绝望了。她开始与黑道上人厮混。

就在这个时候，乌木开泰常常进出仁和客栈应客，于不经意之中看到了施锦绣算得上端正的脸庞、结实的身材和卖弄风骚的眼神。

施锦绣早就注意到了乌木开泰，见他生得一表人才、身强体壮，不禁动了春心。想想自己的脓包丈夫，更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眼珠随着这个男子直转。

再一打听，这乌木开泰原来还是个单身汉，在城隍庙开乌木制作店有钱；又是青帮帮匪，有势力，与自己性格相投。真是难得的对象，施锦绣更是紧追不放。

乌木开泰眼见这送来之物，落得将就，也不管她是有夫之妇，轻而易举就与她睡了。果然，施锦绣饱尝到了男女间的那种快乐。这是她那脓包丈夫不能给她的。

施锦绣只与乌木开泰呆了一夜，便己是情迷心痴，将丈夫张德成一脚踢开，和乌木开泰公开赁屋姘居起来，内心巴不得自己的男人早死。

可怜小裁缝早知道自己这条烂木桩上难拴施锦绣这匹野马，可一面对现实，看见那对淫荡男女在他面前走来走去，笑语不断，便心如刀绞一般。他回想自己 10 年的结发妻子被别人占去，如今只剩下孤单单的一副身子，耳内还要听到人的冷讽热嘲，心中怎不恼恨？终于因恨生郁，久郁成疾。

张德成因积欠了几个月的房租和摊租无钱偿还，仁和客栈老板就把他的成衣桌板扔于门外。张德成靠变卖家中剩余什物为活。不到几个月，饥寒交迫，命归西天。

看在往日夫妻的份上，施锦绣买了一口薄皮棺材把丈夫草草收敛了事。

张德成死后，乌木开泰与施锦绣便由姘居变成了正式夫妻。乌木开泰因为有了强盗锦绣做内助，乌木生意越做越旺，手下门生越来越多，势力范围越来越大。施锦绣自做了老板娘后，有钱撑腰，拉拢道上富婆，处事手段泼

辣，不仅在女流氓里趾高气扬。连黄金荣也怕她三分。

施锦绣势力最高峰时是与黄金荣元配夫人林桂生结拜姊妹，成为林桂生的大阿姐。所以，她在上海滩上的声气比乌木开泰来要大得多。

乌木开泰在青帮帮会中势力发展迅速，并已做了城隍庙董会成员之一，大部分人对他都是奉承三分，是十六铺城隍庙一带的地头霸之一。

且说杭州锡箔船商找到张啸林，张啸林又让出一部分生意给杜月笙，不久，这事传到了乌木开泰的耳朵里。黑道上有句俗话叫做“一码头不得有二人占”意即国不能有二主。再说杭州锡箔船商的生意有一部分原也是在他保护下的，现在全投到了杜月笙的门下，乌木开泰岂能不怒。

他不知道张啸林在这里面起的作用，以为杜月笙见钱眼开，忘了道上规矩，便准备好好教训他。他纠集手下及其他犯红眼病的流氓帮派来码头明抢杜月签的货。杜月笙是初生牛犊，不知深浅地与他们在十六铺码头发生了殴斗。

这场殴斗轰动了整个小东门，因为涉及到各流氓的切身利益，所以打起来简直是有你无我，拼了性命，早把那“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些青帮帮规丢到了脑后。

当时的杜月笙哪是乌木开泰的对手。俩人形体瘦壮区别下说，杜月笙的势力不及乌木开泰的十分之一，另外还有那按兵未动的施锦绣一帮女流氓。

杜月笙明知寡不敌众，然而躲避又以为不齿，便硬着头皮与乌木开泰较量，结果，乌木开泰只动动嘴，手下爪牙们的铁棍铁尺如雨点般打将下来，数分钟后，杜月笙已是体无完肤。

幸亏杜月笙平时人缘不错，见他被打成这样，许多码头上的帮内人物出面劝解，要乌木开泰给他留条性命。那乌木开泰本来就不想明里杀人，故借此台阶带人扬长而去。留下杜月笙当街横卧，不能行动如死人一般。

稍息片刻，杜月笙清醒一些，心想不能就这样死去，咬着牙手脚并用，爬到一个水坑边喝了些水，然后仰卧坑旁，等人来救。围观人慑于乌木开泰的势力，心中同情但不敢伸手相救。

有人叫来了地保。地保例行公事般地踢踢地上的杜月笙，问：“哎，不碍事吧！”

“不妨，不妨，自家人互相耍耍儿戏罢了。”

“打你的人认识吗？要不要为你禀官查办？”

“倚官仗势，假公济私，我杜月笙不做这样的事。”杜月笙在码头上混上几年，知道这是江湖道上的规矩。那地保巴不得省心，忙离开了。

杜月笙在地上躺了二三个小时，同伙流氓没一个来救他的。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奄奄一息。当有一次从昏迷中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在一间屋子里的床上，床前坐着的是张啸林。

“我这是在哪儿？”

“在我家中。”

“你救了我？”

“是的！”

“谢了，大哥！”杜月笙微弱地低语，然后又昏了过去。

杜月笙确实被张啸林所救。那天张啸林闲来无事在码头边转悠，听人议论十六铺流氓为占码头厮杀的事，便想去凑热闹，老头子樊瑾丞劝他别去惹祸，他不敢不听。结果迟到了几个小时，只遇见昏死在地上的杜月笙。

他救杜月笙不仅是因为此人为他的生意合作伙伴或他们同为青帮兄弟，而主要是出于一种同病相怜之情。这种闯上海滩的艰辛他张啸林不知经历了多少回。故而他救了杜月笙，一步步把他背回自己的家里。

张啸林为杜月笙延医诊治，精心调养，用完了自己所有的现钱，为了支付医药费，他甚至当掉了身上的棉衣。这一切张啸林没说，杜月笙却看得清清楚楚。

“大哥，等我以后有钱给你买件驼毛棉衣。”

“你有钱的时候我也会有的。”

“那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杜月笙像是在对张啸林说，又像在自言自语。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俩人同为上海滩闻人后，杜月笙对张啸林处处表现出迁就，忍让的态度。为的是感激这一救命之恩。

张啸林是个粗人，很少去体验个人情感，对杜月笙当时说的话和他日后所持的宽容没有一丝觉察，导致俩人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反目为仇。这是后话。

且说杜月笙一心想对张啸林表达感激之情但苦于自己一无所有。看着张啸林为自己忙来忙去，内疚感日深一日。有一天，他突然找到了报恩的方法。

“大哥！你对月笙恩重如山，有再生父母之情，我不想再称你为‘大哥’了。”杜月笙有些怯生生他说。这副神态再加上他那瘦弱的身体愈发能引起张啸林对他的同情。

“不叫‘大哥’叫什么？叫‘大爷’你愿意？”

“当然愿意！你是我们青帮通字辈的，而我是悟字辈，低你一辈，本该叫你‘爷叔’，是不是？”

“对呀，那是该叫！该叫！”张啸林顿悟过来。

“张爷叔！”杜月笙乖巧叫了一声，又觉得不对，“老爷叔！月笙谢救命之恩，给你磕头了。”说完，忙不迭磕了 3 个响头。

这一声“老爷叔”把张啸林叫得心花怒放。自打到上海滩以来，张啸林总是给别人弯腰磕头，这是第一次别人拜他，而且这么尊称他，自己内心的虚荣得到极大的满足。

从此，杜月笙便称张啸林为“老爷叔”俩人的关系也就非同一般起来。

五、结识杜月笙

杜月笙自被乌木开泰打了之后，处处小心行事，抢码头的活儿很少沾边。那乌木汗泰事后也知道上次的事儿错怪了杜月笙，便不再找他，而把目光盯在张啸林身上，多次寻事被张啸林躲过了。那时，张啸林虽有大字辈樊瑾丞做老头子，但乌木开泰的背后是官匪两帮在撑腰，他想治张啸林，张啸林则必死无疑。

杜月笙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他一面劝张啸林暂时收敛些，一面暗自想法投更大的主。

杜月笙终于遇到了一个救星，这人名叫黄振亿，表面不才，实则鬼精，码头上人称他为“饭桶阿三”。他平时就喜欢杜月笙的聪明怜俐，活络机警。见杜月笙差点儿被打死，就想帮他一下。

有一天，黄振亿看到杜月笙正袖拢着双手，坐在墙角晒太阳，便慢悠悠地走过去，拍拍他肩头：

“月笙，要是你愿意，我倒可以带你见一个人。”

杜月笙想，这种饭桶般的人能有多大能耐，便懒洋洋地抬头望他一眼：

“哪里？见谁？”

“八仙桥同孚里，黄金荣公馆。”黄振亿压低声正欲蹲下来与杜月笙商谈，杜月笙一听，“噌”的一声站了起来，把黄振亿吓了一跳。

黄金荣三个字在当时的上海滩，早已如雷贯耳。人人都知道这位法国巡捕房里的华探头目，财势绝伦，八面威风，高不可攀。他住的同孚里一带人来车往，门庭若市，个个趾高气扬，气势非凡。那一排两层楼的房子不知引得多少白相人的羡慕和向往。

杜月笙有些呆了：“我行吗？”

“我说行就行。”黄振亿似乎十分有把握。

杜月笙当即就跟黄振亿去同孚里了，都没来得及对张啸林打个招呼。

一路上，黄振亿对他说个不停，他紧张过度，一句也未听得见，只是机械地点头答应。快到同孚里的时候，黄振亿的话显然少了，看得出，他也很紧张。

在同孚里总门，一条红木长板凳上坐着五六个彪形大汉，个个穿丝着绸，袖口卷起，手臂上的青龙纹暴露在外。黄振亿亲热地与他们打招呼，那班人皮笑肉不笑，带理不理地点点头。

杜月笙盯着他们看，心里又羡慕又害怕，心想，这帮人生得胳膊比我大腿还粗，我来了这里又能干什么？就是来了日子可能也不好过不受欺侮才怪呢！正胡思乱想着，黄振亿拉了他一把。

杜月笙迷迷糊糊，头昏脑涨地跟着向里走，无心观赏周围的一切，有好几次，他差点被绊倒。终于，黄振亿住了脚，他们到了客厅。

黄公馆的客厅，布置得土洋结合，百彩纷呈。红木炕几，垫着大红呢毡，紫檀木的八仙桌与靠背椅，盖着精帛的湘绣围披；豪华的波斯地毯上放着两组紫红色丝绒沙发。再看墙壁，层层叠叠挂满了名家的字画，槛联立轴，王石谷的大幅山水与西洋裸女画遥遥相对，几张洋文奖状，高悬在何绍基的屏条之上，正当中是一幅关公读春秋的彩色巨画和一幅泥金绣字长联。

社月笙如置身在云里雾中。

“老板！”黄振亿叫了一声，杜月笙这才发现一张大方桌边正坐着一个人独自在玩牌，他方头大耳，嘴巴阔长，一脸的麻子。杜月笙在码头上见过他，但这时他想仔细看看这声名显赫的人，便盯着麻脸看了一会儿，怕被误解又低下了头。

“老板，我给你介绍个人。”

“噢！”黄金荣转过脸，目光越过黄振亿的肩头，落在杜月笙的脸上。杜月笙微微鞠了一躬，算是行礼。看了一会儿，黄金荣缓缓地说：“蛮好。”

杜月笙的心从嗓子眼向下落了一截。

“你叫什么名字？”黄金荣问。

“小的姓杜，木土杜。名月生，月亮的月学生的生。”

杜月笙在发迹前，用的一直是“月生”这个乳名。后来平步青云，才有章太炎为他另题雅号，改为“月笙”。取自周礼大司乐疏：东方之乐谓“笙”，西方之乐谓“镛”，于是他便名镛，号月笙。

黄金荣一听杜月笙报的姓名，面露惊奇，向在座的人说：

“真奇怪呀，来我这儿的几个毛头小子，怎么个个都叫什么生的？徐福

生、金廷荪、马祥生、顾掌生，又来个杜月生，都来生财的吧，哈哈……”黄振亿也跟着笑起来。杜月生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黄金荣边谈边摸纸牌。他的随和轻松，使杜月笙如沐春风。杜月笙感到，这麻脸人身上有种无形的力量，牢牢地吸引了他，他决定要为此人肝脑涂地。

黄振亿一看事情办妥见好就收，提出告辞。

黄金荣似笑非笑算是对黄振亿告辞的答复，他眼望着杜月笙，说：“马祥生，你认得吧？”

杜月笙哪里认得什么马祥生，但又不敢轻意说个“不”字，忙道：“是。”

“你去找他，跟他一块儿住吧。”黄金荣一样手，结束了这场谈话。

杜月笙立刻深深地鞠了一躬，道声谢，跟着黄振亿出来刚出客厅门，就有人来带他。黄振亿便与他分手，他感激地望着这个一直被自己称作“饭桶阿三”的人。黄振亿拍拍他肩头，卖弄似他说了声：“怎么样？”然后走了。

杜月笙以为领他的人是马祥生，想与他套套近乎，谁知刚开口叫了一声“马大哥”，那人“扑嗤”一声笑了。原来那人不是马祥生。

在厨房里他见到了叫马祥生的人。他是专门负责厨房事务的。这人对杜月笙挺热情，寒暄之后，把他安置在灶披间，也就是和厨房毗连的一间小屋，可以堆放杂物，也可以住人。灶披间有两张小床，一张是马祥生的，另一张空着的便是给杜月笙安排的。

杜月笙就这样意想不到地进入黄公馆，成了黄金荣的手一切扫点停当，第二天下午，杜月笙抽空跑回东昌渡去见张啸林，他要把这一切告诉他。

再说张啸林那天回来突然不见了杜月笙。觉得有些奇怪，中午吃饭时也左等右等不来，他以为出了什么差错，忙在邻里间打听，没谁说有打仗斗殴迹象。

他不相信杜月笙会独自溜走，招呼也不打，杜月笙处事不是那样的人。但两天之后，他不得不相信这小子确实溜了。

“去他妈的老爷叔，这忘恩负义的小子，见到他非杀了他不可。”张啸林暗恨自己看错了人。就在他余恨未消的时候，杜月笙站在了他面前。

“你这小子，到哪儿寻方便啦，还来干什么？”张啸林见杜月笙没忘记他，内心愤怒一扫而光，可脸上还装出生气的样子。

“老爷叔，让你担心了，实在对不起。告诉你，我走运了，想不到的好运！”

“捡钱了还是赢钱了！”张啸林话中没有一丝讥讽之意。

杜月笙自能下床走动后，不是闲逛就是偶尔去小赌一下，有时也能赢点钱回来俩人加加餐。

“我遇到黄金荣了！”杜月笙兴奋得话音都走了样。

“黄金荣，那二头巡捕。我有时也能遇到他。”张啸林疑惑地望着杜月笙，他猜想会有什么事。

“我投到他的门下，成了黄公馆的人了。”

“什么？你成了黄公馆的人，就这二三天？这怎么可能！”

“我在同孚里已住了两个晚上，和他手下马祥生住一起。”

张啸林想起了法租界里的那两层楼房，那里面住的可都是在上海滩上叫得响的人物。他曾有几次走过弄堂门口，却总是远远探望两眼，不敢越雷池半步。现在杜月笙这小子竟住进去了，他难以相信。

杜月笙于是把事情从头到尾对张啸林说了一遍。看张啸林惊呆的模样，他又补了一句说：“不信你去问‘饭桶阿三’。”

张啸林这才相信杜月笙真的进了黄公馆，高兴之中不免流露嫉妒的神情，上海滩上唯一敬重他的人转眼爬到了他的上头，而自己混到现在充其量不过还是个混混儿。他没掩饰这种失望情绪。

杜月笙一见张啸林这样，忙安慰他说：“老爷叔，我在黄公馆好好干，过段日子，我带你进去，怎么样？”杜月笙话刚说出口又有些后悔，他怕伤了老叔爷的自尊心。

这张啸林却顾不得什么自尊，听了之后，顿觉高兴，忙说：“就这么讲定了，我们有难一起当，有福一起享，等你回话。”杜月笙即刻离开忙自己的去了。

进了黄公馆的杜月笙，仿佛与以前换了个人似的，他变得沉默机警，事事留神，平时除了奉公差遣，常常是足不出户。爱好的嫖赌两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沾都不沾。

张啸林见杜月笙有了投靠，急功近利之心尤为暴露，在码头上投机豪取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虽有磨擦，但他仗着膂力过人，武艺高强制服了不少地头霸和专业霸，名声渐渐大起来。

不久，上海新开河码头建成，外地商船又多了一个停船卸货的地方。各地头霸纷纷把眼光投在这块处女地上，磨拳擦掌，欲以武力占为己有。张啸林更觉得机会难得，自以为这码头是为他而建的。

那时的上海虽是官匪一家，但也有官匪相斗的时候。新开河码头建成之后，上海稽查部门的一些官吏亲自出动跑码头，以官方保护的名义征收极高的稽查税，实际上演的也是帮匪抢码头的戏。这一垄断措施触怒了真正的帮匪。

张啸林利用自己与各地船商的老关系，唆使商船到别处停船卸货，当然收的保护费要比稽征吏们收的要少。一时间，各商船纷纷掉头，新开河码头热闹了两天之后又成了死港。

张啸林两头获利，他的这种号召力也使他在各霸主心目中威信陡增。

这班稽征吏们从侧面打听到，原来是张啸林在船商中暗中捣鬼，砸了他们的饭碗。

于是，决意要把张啸林擒拿到手，结果他的性命，杀一儆百，夺回码头。

一天，张啸林正在南码头联系事务，突然遇上驻该处的稽查吏，他拉拉帽沿欲避开，没想到还是被一个人认出来了。“他就是张啸林，打！”随着一声喊，立刻上来十多个稽征巡警，以妨碍公务为由，把他痛打了一顿。之后，又拖进稽查局捆绑起来。

张啸林知道这些人存心刻毒，不会放过他的。心里盼着刚才逃掉的手下能找到杜月笙来救自己。他相信杜月笙不会撒手不管的，所以心中也不恐慌。

当天下午，杜月笙果然知信，张啸林命在旦夕，他决定去救人。

这时的杜月笙在黄公馆虽没受重用，但人缘极好，谁使唤他他都乐意从命。全公馆人上自黄金荣老婆桂生姐，下到洗衣老妈子都喜欢他。

现在他遇到了事，与几个好友一说，都愿意帮忙，但说好不露黄公馆人的身份。

杜月笙十分清楚这样做是拿自己的前途作赌注，弄不好会粉身碎骨，但救命之恩不能不报。他一面叫手下把兄弟到稽查局搞清虚实，一面和公馆内

的同参兄弟商讨营救办法。

“现在去抢人，救了完事。”一个兄弟说。

“不行，我们一走出去，人家就知道黄公馆的人。黄老板也是吃公家饭的，弄不好，会惹杀身之祸。”这是马祥生。杜月笙这时对他是无话不谈关系不同一般。他不准备参加救人，但愿意出谋划策。

不少人同意马祥生的意见。杜月笙说：

“这被抓的人与我有救命之恩，月笙救他理所应该，只是不能牵连在座的各位兄弟。这样吧，就阿三一人跟我去，我外面还有一些兄弟，人多了反而会把事闹大。月笙多谢各位盛情。”

众人也觉得有理，就帮他策划营救办法，最后商定，白天去救人，稽查局有枪难以下手，不如等到傍晚，乘巡警们下了班，冲进去，打它个措手不及。

大家计议已定，杜月笙便带着李阿三悄悄离开公馆，在十六铺自己的老窝里挑选了数十个流氓，作好准备，只等天黑。

到了晚上，这一二十人分批假装闲逛来到稽查局附近。杜月笙蹑手蹑脚走到门口，透过虚掩着的门，他看见四五个巡警正在往张啸林腿上绑石块，边绑边寻开心。

“你不是抢码头吗？这下连黄浦江也给你，够意思了吧。”说话人在张啸林屁股上踹了一脚，张啸林嘴已被布塞住，只哼哼了几声。

“快点办，我还有个姐儿等我呢，去迟了，这一夜日子难熬。”一个瘦巴巴的人催促同伙。

“瞧你美的，想要我们快点儿，行！你得答应玩完了让我们也快活快活，怎么样？”其他人都淫荡地笑起来。

“那得看我表现怎样，上得来劲，你们甭想，上不来劲儿，喊你们补充。”又是一阵大笑。

几个人抬起张啸林正要往外走，杜月笙吹了一声口哨，十来个人一齐冲进稽查局。5 分钟不到，这场战斗全部结束。

等巡警们反应过来，喊捉人时，早已不见踪影。

杜月笙把张啸林送回家，嘱咐一个手下好生照顾他，便匆匆回黄公馆了。公馆内，马祥生一直在等着杜月笙回来，见他没事，救人一切顺利，也就放心了。末了，他还是劝杜月笙以后不要干这种冒险的事。杜月笙点头答应。

张啸林死里逃生回到家，休养了数日，打听到将他往死里整的稽征吏头目，名叫“金狮狗”，他发誓要报仇雪恨。

当时，在上海码头上还有一批流氓，号称“三十六股党”，头目是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在这“三十六股党”中有一个著名人物，绰号叫“吊眼阿定”，与杜月笙关系甚密。张啸林不方便找杜月笙，便请了“吊眼阿定”助他一臂之力。

这“吊眼阿定”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在小东门一带以卖拳头而闻名，谁家有事，赏他几角钱，他便拼了命替你出气。这一次一看是杜月笙的朋友找上门来，岂有不帮之理；再一听说，寻仇对象是“金狮狗”更是来劲，他一向对这人看不顺眼。所以当即向张啸林保证要杀死“金狮狗”。

张啸林怕把事情弄糟再落入险境，忙对“吊眼阿定”说：“我很感谢你愿为我出力。只是本处为县治之地，他又是官府中人，倘若大庭广众之中将他放倒，事关人命，必然获罪。我的命虽小，但连累了你，小弟不忍。”

“那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

“我要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稍等几天，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良机方可下手。”

“吊眼阿定”佩服得直点头。

一天上午，“金狮狗”照例出来巡查商船。他见一条商船停在离码头较远处，而且已在卸货，以为是只逃税的商船，心中暗喜，一边想着发财的机会来了，一边快速奔过去。

刚到船边，还未发话，船内突然跳出十几个大汉，或持短棍，或握利刃，将他团团围住。

他知道中了埋伏刚要叫，被“吊眼阿定”一拳头打倒在地。他在地上滚了个翻，又撑着站了起来。

他一见与他作对的是个一介武夫，不禁狂笑道：“这真是强盗遇贼了！快去罢，我稽查巡警‘金狮狗’在此，谁敢胡闹？”话犹未毕，船内又冲出一个人来，对襟褂裤，五大三粗，几步跃至“金狮狗”面前，“金狮狗”一看，来人是张啸林，不觉大吃一惊，急忙转身想逃走，可是已无退路。张啸林大声说道：“巡警大人，张啸林恭候已久了！”

“金狮狗”闻言，自知难以逃脱，只得应道：“张大哥别来无恙？”

“承蒙你铁棍教训以来，贱体反而日益强壮，实在是你老哥所赐。今天你老哥既然来到此地，不可没东西孝敬，只是没有女人让你快活，敢请老哥饱饮一顿清水。以报昔日之恩，怎么样？”张啸林不慌不忙，洋洋自得他说。

“金狮狗”举目向左一看，只见银涛滚滚，波浪滔滔，黄浦江奔腾而去。听得“饱饮清水”一语，知道张啸林也要把他扔进江里处死他，吓得连忙跪下磕头求饶：“张大哥，求你饶命，上次是公务在身，不得已而为。我给你钱，帮你占码头，只要让我活着，我一定与你方便。”

张啸林冷笑一声，眼里发出凶光：“我不要码头，连黄浦江都给你，也够意思了吧。”一声令下，来人一阵拳打脚踢。

打到“金狮狗”动弹不得的时候，几个人七手八脚把他拖到江边，一声号子，死命往江里一抛。

就在这时，正好江面漂来一艘大粪船，只听“扑通”一声，“金狮狗”不偏不倚落入大粪船中，虽然命大没死，但已饱尝了大粪的滋味。张啸林等人在岸上一阵大笑。

张啸林笑过之后，又觉得遗憾，望着远去的粪船，他咬牙切齿：“妈的，我原要把他‘种荷花’了事，没想到这小子命大。”

“种荷花”是帮会中用语，意即将活人投于江中。这是当时上海滩青红两帮最常见的置人于死地的方法之一。

张啸林对“金狮狗”算是出了口恶气。事后，他在酒店摆酒招待曾救他和跟他一起报仇的人。几杯酒下肚，众人便称兄道弟起来。张啸林的人马与杜月笙的人马就这样合二为一。

第四章势力扩张

一、开始发财

二、设计入黄门

三、有奶便是娘四、老婆被师父盯上了

五、小花园里做老板

一、开始发财

张啸林自斗倒“金狮狗”之后，信心倍增，他准备在上海滩大干一场。

民国初年，中国毒品泛滥，上海是全国鸦片贸易的中心。当时在上海干贩卖鸦片生意的主要是广东潮州帮，靠卖鸦片起家的大商号有著名的郑洽记、郭源茂、同昌等。中国百分之八十的烟土是在上海各码头入港再由这些商号转手出去。

鸦片贵如黄金，自然也是上海滩流氓们的垂涎之物，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哄抢鸦片或为抢夺鸦片贩运权打得你死我活。

有一天，张啸林与“吊眼阿定”在东昌渡附近的一家燕子案过烟瘾，一番吞云吐雾之后，“吊眼阿定”突然神秘兮兮地凑到张啸林耳边，说：“我们去弄点儿来享受享受，怎么样？”

张啸林知道这“弄点儿”是什么意思，他早想干这桩不花钱的生意，但苦干势单力薄，不敢冒险。

“我们斗得过吗？”张啸林问。

“斗不过也得斗，不然你就永远发不了财。再说，我们现在势力也不算小，兄弟们听说干这档买卖自然会很卖力。你拿主意吧！”“吊眼阿定”极力怂恿。

张啸林岂是等闲之辈，立刻表示同意。但怎么干法，“吊眼阿定”又作了一番教导，使张啸林眼界大开。

原来，鸦片烟由远洋轮船从海外运来，为了避免码头上军警的检查，必须先把违禁的鸦片烟卸下来。他们卸货的方式非常巧妙，算准了每夜黄浦江涨潮的时候，把装满烟土的麻袋一只只的往水里抛。

“土麻袋”浮在水里，体积大，目标显著。等到潮汐退时，水势倒灌，或由舢板捞起运走，或由预伏在岸边的好手，利用竹杆挠钩，再一袋一袋钩上岸。

这个秘密很快被其他人发觉，他们如法炮制，驾舢板的驾舢板，使挠钩的使挠钩，照样“接土”。一捞到或是一钩到，上了岸装上车就跑。

江面宽阔，土商人手少，有时在江上遇见了，也无法可想。

上了岸之后，英界、法界、华界，错综复杂，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你找谁去？

当时停放烟土的土栈，几乎都设在新开河民国路一带，因为这里是华洋接界处，便于掩护。

土栈运货是把鸦片分装在铁皮煤油箱里，由木栈里一箱箱的搬进搬出。抢土者便在光天化日之下，驾着马车，车中藏有原先装货的煤油箱外套的木匣子，在运货的队伍附近转悠，瞅准一个机会，他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木匣套在煤油箱上，搬上马车就逃，令运土者措手不及，顾此失彼，无法追赶。

这种抢法，名叫“套箱”。

另外还有拦路抢劫、打闷棍等，令土商心惊胆颤，防不胜防。

那时，谁要是带一麻袋烟土，就等于带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轰然爆炸。因为黑吃黑的抢土者到处都是，深更半夜独身一人带着价值万千钱的烟土，随时都有挨刀子、吃卫生丸、被打闷棍的可能。

“抢土虽然担些风险，但想做无本生意，再没有比这更便利、利润惊人的了。抢到一袋或一箱土，便是光洋巨万呢！”“吊眼阿定”说到最后，仿佛这光洋巨万已赚到手似的，兴奋得眉飞色舞。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张啸林早就想问这句话。

“我，我——”“吊眼阿定”一时语塞。

原来，“吊眼阿定”所在的三十六股党早已于上了这桩买卖。由于租界巡捕追查得紧，还因为他们的头目与白道巡捕的勾结联合，所以曾发誓要守口如瓶。

“吊眼阿定”不是个智人，本来就藏不住话，这一说就收不住了。

“实话告诉你，人们都知道我们三十六股党抢土，其实，最大的抢土者是大小八股党。那黄金荣名为法租界巡捕，查处抢土这码事，暗地他靠这桩生意赚了多少钱，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那我们岂不是要与黄金荣抢生意了吗？”张啸林的顾虑未完全打消。

“抢土的人，三教九流，本地的好汉，外来的英雄，无所不有，我们见机行事，千万不可冒犯那些‘爷’们。”

张啸林像个听话的小学生，连连点头。

“吊眼阿定”授完机宜之后，余下的便由张啸林去做了。张啸林把扩充后的人马召集在一起，宣布经营抢土生意的事宜。果然，得到弟兄们的一致拥护。分工停当之后，人们便各自去活动。

第二天下午，有人急匆匆来报告张啸林，说是打探到一麻包烟土，张啸林一听，喜上心头。

“货在哪里？有什么动静？”

“货为抢来之物，要移到洋径浜南的英租界收藏，晚上八点从县城出发。”

“靠的是什么主？”

“不是爷，可也是人多势众的好汉。”

“拿下！”张啸林没作一丝犹豫。

洋泾浜是法租界和英租界的接界处，一道小河沟，浜南是英租界，浜北是法租界。张啸林与“吊眼阿定”一商量，断定货必将通过浜北的法租界，他们准备在两不属的小河沟附近动手。

夜已经很深了，街灯都已熄灭，风很猛。

张啸林及手下八九人，手持匕首，眼耳并用埋伏在一些废弃物后，凝神搜索人影和声响。

10 点左右，一辆黄包车缓缓而来。

一麻袋烟土有 100 多斤重，再加上那个货主——偷土贼，重量太大，所以车的速度快不了。张啸林一伙耐心等着。

车到眼前，张啸林一声口哨，全部人马围住了黄包车。

张啸林不敢多耽搁，抓出车里的人扔在地上，自己上车用刀逼着车夫掉转车头，那车夫又累又吓，勉强动作着。

快 12 点时，那一大麻袋的货安然卸在了张啸林的屋里。张啸林赏给车夫

一块大洋，恩威并施，不要车夫乱张扬。

张啸林抢土首战告捷，得光洋八千。手下按其功劳大小，各得其所。众人无不欢欣鼓舞，拥戴张啸林。

骤然间，张啸林觉得自己已成了英雄。

这以后，他便开始和鸦片烟发生了关系。第一次尝到甜头之后，便越发不可收拾。

在陆上小打小敲，得几笔意外之财之后，张啸林开始把眼光移到了码头，他要扩大事业。

张啸林打听到，各地运到上海的烟土，除了英、法等国从印度、暹罗运来以外，如今的烟土商有潮汕、两广、山西、云贵与川湘五大帮。山西帮从陆路运进沪，其余几帮大多通过水路，从吴淞口进外滩上岸。特别是潮汕帮与两广帮，由海面运到吴淞口外，再由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沈杏山等人派驳船去接应，直接运进租界码头。

对张啸林最有用的便是，沈杏山与水警及缉私队勾结，垄断了包运烟土，得到所有的保护费。而且他们时常利用工作之便，干抢土的勾当，个个肥得嘴角流油，腰缠万贯。为此，黄金荣非常不满，他老婆林桂生扬言要治沈杏山。

这些消息是杜月笙无意中透露给张啸林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啸林觉得机会来了。

黄浦江在月光下，像一条灰黄色的缎带子，从吴淞口曲曲弯弯的绕过来。东岸，沉睡的田野在月光下罩着一层淡灰色的青烟；西岸，万家灯火在薄雾中闪烁着。

“呜——”的一声，汽笛拉响，一艘长江客轮，冲破光滑的黄水面，威风凛凛地驶过外白渡桥边，之后，船头朝向东岸，打着慢车档，徐徐靠上浦东张家浜码头。

长江客轮停泊浦东码头后，旅客纷纷下船上岸，英租界的水警与缉私队拦在出口处，逐个搜查违禁品。

这时，缉私队的郭海山与戴步祥走上跳板，来到客轮上。一个手臂上搭条白毛巾的茶房迎了上来，打躬作揖，问清是沈杏山手下的便堆起笑容把郭、戴两人领到头等舱门口，用手在门上叩了三下，接着轻轻喊到：“洋行两位大先生来啦！”

不远处，一双机警的眼睛在密切注视着这一切。

“请进！”房内传出一个声音，是四川口音。

两人进门后不要半小时，郭海山、戴步祥各提一只大皮箱出来，后面多了一个穿长衫、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汉子。

他们三个来到船尾，用根绳子拴住大箱子往下放。底下已停着一只舢板，有四个人将两只大皮箱接住，放入舢板内几捆稻草的下面，一个人用竹篙对准轮船后部一点，另一个架起支橹来，直往浦西方向摇去。

望着舢板在迷雾的月光下远去，船尾上的三个人放心地走下跳板，摇摇摆摆地上岸去了。

远处，那紧跟的黑影也消失了。

十多分钟之后，舢板划到了江心，突然一只乌篷船冲出来横在舢板前面，挡住了去路。小舢板企图从旁边擦过去，忽地船上跳出六七个蒙面大汉。其中两个大汉用篙头钩住小舢板舷帮，其余的上前用刀逼住舢板上的四个人。

两个蒙面人跳下来，从稻草堆里翻出两口皮箱，往乌篷船上扔。

小舢板上的人不敢动弹，眼睁睁地让人抢走了这批货，又眼巴巴地看着这条乌篷船扬起帆，架起两支橹，飞也似地向吴淞方向驶去。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路。

其实，乌篷船驶过白渡桥以后，往东摇到公平码头就靠岸了。岸边等着的，便是张啸林。

等皮箱搬上准备好的黄包车启动后，张啸林才问“吊眼阿“事情没出差错吧？”

“没有，他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我们已无影无踪了。”

“舢板上有谁？”

“为首的是季云卿。”

张啸林一听“季云卿”三个字，差点吓得叫出声来。没想到自己抢土抢到了恩人头上，季云卿要是知道不把他撕成碎片才怪呢。

“季云卿没看出什么吧？”

“放心吧，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是我们干的。”

张啸林这回唱的是“空城计”，做了只有黄金荣才敢做的事，无论是沈杏山还是季云卿，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名不见经传的张啸林干的。那黄金荣倒替张啸林背了个黑锅，让沈杏山、季云卿恨得直咬牙，真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难以预料。

果然，不多天之后，杜月笙遇见张啸林告诉他说，他正在迎战沈杏山。张啸林暗中得意。

这件事，张啸林认为是他活了三十多年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可惜他不敢对外炫耀。黄金荣、杜月笙到死也不知道他们曾被瘪三张啸林利用过，帮他发了一笔大财。

自抢了季云卿的烟土后，张啸林胆子越来越大，在吴淞

口，张啸林与“吊眼阿定”等人又抢了沈青山的作袋川土。

张啸林抢土连连得手。他想起自己刚上赌台时也是连连赢钱，便认为这是老天给他安排的发迹之道，这样走下去没错。现在的张啸林确实发了大财。

那些与张啸林一起偷鸡摸狗的烂兄烂弟们发现，张啸林变了，变成了一个穿着短褂，敞着怀，腿插匕首，腰别手枪，一副短打扮的流氓头子的模样。他们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畏之情。

二、设计入黄门

张啸林在码头上有些起色之后，那些地头霸们便开始登门拜访。第一个是南市流氓乌木开泰。

那天，张啸林搞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美貌少女，两人正躺在床上逗趣作乐。张啸林用他那毛茸茸的大手在女人身上不停地摸摸捏捏，那女人时时发出兴奋的叫声。

“我要的是原生货，你可不能辜负我哟。”

“瞧你张大哥说的。”那女子不知是害羞还是说了假话，脸变红了。“我在楼里从没接过客，娘养了我几年，今天特送给你开苞，你还这样说，不信，我可走了。”

张啸林被这女子的娇媚弄得醉痴痴的，他玩了多少女人，从没见过这么

娇嫩的。她肌体雪白，晶莹剔透，如玛瑙一般。“一定是个原生货！”

张啸林想到这儿，如狼似虎般地发泄了一通。完事之后，他翻开女人身子，发现床单上没有一丝血迹，原来这不是原生货。一种受骗的感受使他怒火中烧，他一把掐住这女子的脖子。

“小婊子，敢骗到我的头上。我没钱的时候睡三手货，现在有钱，还睡不到原生货。叫你骗！”“啪”，“啪”，两个耳光下去，那女人脸上顿时现出十个手指印。

“大哥，不是我骗你，是娘让我来的。求你饶了我吧。我没接过客，我才 14 岁。”那女子边说边哭，一脸的恐惧。

张啸林一听这话，松开了手。女子赶紧缩到床角坐着，用被子遮住下半身。张啸林用手托起她下巴，余恨未消地问：

“你没接过客？”

“嗯！”女子点点头。

“为什么不是原生货？”

“是，是娘的相好弄的。”

“那鸨妇知道不知道？”

“娘不知道，所以你送钱去，她就叫我来了。我不敢对娘说。”

“妈的，老子去说。”张啸林说着去找衣服穿。那女子一把抱住张啸林的腿，大哭起来。

“大哥，求你了，你的钱我赔，你不能说，说了那男人会把我弄死的，娘也不会放过我，求求你，大哥！”

正在闹着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这是乌木开泰，他已来了好一会儿，因听见屋里闹，所以没敲门，在外面欣赏呢。听到张啸林要去妓院，才忙敲门通报姓名。

张啸林本不想开门，一听是乌木开泰，惊讶万分，不知出了什么事。他边穿衣服边恶狠狠地对那女子说，“让我不说可以，但我要睡你时，你得随叫随到。否则，我也不会放过你。”那女子吓得直点头。

门开了，张啸林见门外站着的果然是乌木开泰，忙拱手相迎：

“范大哥，小弟不知是你，有失远迎，抱歉！抱歉！”

乌木开泰跨进屋，瞟了一眼墙角的女子，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吃惊他说：

“大哥这里有客，我来得不是时候，打扰！打扰！”

“哪里，哪里，逢场作戏罢了。”张啸林面露尴尬之情。一边对那女子说：“还不快走，没看见我这有贵人。”那女子赶忙低着头走了。

两人坐定，张啸林给乌木开泰倒了杯茶水，试探地问：

“大哥今日屈尊登门，不知有何事要让小弟效劳？”

“按理早该来拜访你张大哥，可官务缠身，耽搁了，实在抱歉。”乌木开泰俨然一副官家人的口吻。

“狗屁官务，拿钱捐了个城隍庙的董事，有名无实，骗你钱罢了，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官呢，到这儿来炫耀，呸！”张啸林心里直骂，但不敢表露出来。

“范大哥自然是忙人，不比小弟，江湖浪人一个，没出息。小弟久闻你大名，心中实在敬仰。”

“客气了。今天来有一事想与你商量。不知大哥是否有意。”

原来，乌木开泰是为码头上鸦片贩运权的事来找张啸林的。他知道现在

张啸林手下人多，关系网大，还没介入鸦片贩运权的斗争中来。而他自己却为此事与其他帮派打得头破血流，力量逐渐不支，眼看就要失败。危急之中，他想起了张啸林。

乌木开泰忘不了当初张啸林与他争杭州锡箔商船的事，他恨张啸林，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能耐。那次争斗，不言而喻，是他乌木开泰输了。以后多次寻机报复，也被他躲过。现在他的势力日胜一日，声名也越来越大，虽背后没老板做主，但一旦有了投靠，力量不可设想，是自己无法相比的。

乌木开泰毕竟是个生意人，头脑转得快，他想抢先笼住张啸林。

再说张啸林，一直在码头上散打，与官方或其他霸主无任何爪葛。不是他不想联络而是没人看得上他这个浙江佬。自杜月笙进黄公馆后，他把希望都寄托在这条路上，一边积蓄力量，一边等着能被黄金荣赏识。

乌木开泰这次主动拉笼他，出乎他的意料。张啸林不想失去这个机会，立即答应与乌木开泰合伙。

乌木开泰从张啸林屋里出来时，一切如愿以偿。他没忘记临来时看到的那一幕，凑到张啸林耳边低声说：

“大哥一人独居，未免太寂寞，如不嫌弃，我给你送个暖脚的来，怎么样？”

“谢乌大哥好意，只是啸林不愿过有羁绊的日子。女人嘛，想的时候就玩一下，乐得自由。”张啸林说这话是推托之辞，他怕这“暖脚的”是奸贼。

“那我送你一个未开苞的，地道原生货。说实话，要想在上海找这样的女子，难哪。大哥你乐意就留下，不乐意玩过就打发她走。算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那就谢范大哥了。”张啸林见乌木开泰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不再坚持。再一想，要是真的送个黄花处女来，不是他张啸林的福气吗。自己睡过无数个女人，没一个是原生的。就是老婆娄丽琴，入洞房的那天也没见她有一丝血，真是窝囊。

晚上，乌木开泰在一家名叫“老正兴”的酒楼宴请张啸林。陪坐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苏嘉寿，地头霸；另一个叫范回春，是乌木开泰的堂侄，在财会学校读书刚肄业。目前替乌木开泰管理帐目，一副精明强干的打扮。

酒过三轮之后，大家转入正题。张啸林这才知道，乌木开泰让他入伙主要是参与抢夺鸦片贩运权。这是一桩赚钱的买卖，张啸林岂有不干之理，当下几个人谈得十分投机，表示要共打天下。酒足饭饱之后，张啸林正式入伙。

分手的时候，乌木开泰没忘记上午的承诺，果然找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交给张啸林。那女子看起来也只有十七八岁，经乌木开泰堂子的调教，老练世故如久经沙场的风尘女子，她一口一声“张大哥”，傍着张啸林回到了家。

乌木开泰送给张啸林的果然是个黄花处女。张啸林乐得反反复复在那女子身上发泄，那女子笑笑哭哭地迎合着，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张啸林特地去乌木开泰那儿登门致谢。

当时的上海码头，为了抢夺鸦片贩运权，是官与官斗，匪与匪斗，官与匪斗，斗得你死我活。由于抢土事件频频发生，鸦片商一再提高鸦片贩运的保护费，那些势力小的，自知这钱来得烫手，稍有不慎，倾家荡产难以赔偿，只能望钱兴叹。而那些势力大的则不甘这钱白白流入他人的口袋，拼了命抢这笔生意。

乌木开泰的主要对手叫金廷荪。他联合各方势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共同对付这个人。张啸林如果稍微谨慎点，去打听一下金廷荪的背景，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快答应乌木开泰，入他的伙了。

金廷荪，小名阿三，生于 1884 年。祖居浙江宁波城里镇明里哑子弄。家里很穷，兄弟五人，他老三，所以乳名阿三。他没上过学，靠父亲金殿林在湖桥头地方摆货摊过活。

金廷荪十来岁时，还没找到正当职业，只帮他父亲管管咸货摊，做些零星家务。那时，湖桥头有一家稍有名声的肉店金德兴，店主人是其同族宗亲。金廷荪的父亲就靠他的支持在湖桥头附近开了一家小浴室，以后老四金廷范就在浴室里工作。

金廷荪长到十四岁时，因家境并不好转，感到在宁波没有出息，想到外面闯世界，就由他父亲托人介绍他到上海八仙桥一家钉鞋作坊里当学徒。

到了第二年阴历年底，依照上海习惯，家家要祝福祭神，做年夜羹饭，饭后金廷荪照例洗碗抹桌，偶一不慎，把一叠碗盏打得粉碎。师傅闻声过来一看，大光其火，认为岁尾年头敲碎碗盏是不吉之兆，对他大骂大打。

金廷荪受不了，一气之下从后门逃跑了。可是，他在上海没什么亲戚可以投靠，又不愿两手空空回宁波，就在马路上过起流浪生活，成为“马路浪荡”。金廷荪发迹后常向朋友们提起这段历史。

上海滩的“马路浪荡”生活，使金廷荪渐渐染上了城市小流氓的习气，从舔碗盏，抛铜钱，卧街路，到借货，做临时工，以至学着别人偷偷摸摸、做小贩、跑街，这些事情，他都经历过。

因为金廷荪为人聪明伶俐，善于应付，慢慢弄到一些钱，结识了许多下层的流氓朋友，生活渐渐好起来，就开始住进了小客栈。

日子住久了，他发现小客栈主人的女儿张宝林常常起得很迟。那段时间，她的父母都到外面去买东西，家里只有两个佣人在家。于是在一个早晨，他悄悄地摸进张宝林的闺房，在床上把她强暴了。

张宝林本来对金廷荪也有意，就没向父母张扬，俩人有了第一次之后，一有机会就在一起。不久，张宝林的肚子就大了。

店主虽气得七窍冒烟，指着金廷荪的鼻子骂，但眼看女儿怀了六七个月的大肚子，无法可想，骂过之后只好把女儿嫁给了金廷荪。

生活有了定处，朋友多起来，道路宽起来，经济状况也自然好起来。他所结交的大多是法租界里的白相人，白相人都要拜老头子的，他拜了青帮首领王德林为老头子。

不久，帮里的兄弟引见他认识了黄金荣。

金廷苏进黄公馆，比杜月笙早。当时，黄金荣已是法租界巡捕督察长，他看到金廷荪是个“三光码子”，办事又精明干练，就提拔他做了探目，即包打听（侦探），成为他的得意门生。

包打听的职务是在租界里调查偷窃盗劫等案情，这个工作没有黑道上的流氓势力是办不成的。所以金廷荪实际上是集黑白两道势力于一身。人们对他畏之如鬼神。

乌木开泰要对付的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不惜金钱美女去拉笼张啸林。等张啸林明白其中一切已经晚了，他吃了别人的酒席，睡了别人的女人，反悔的路是走不通的，只有硬着头皮干。

张啸林就这样被乌木开泰引诱，与金廷荪斗上了。

黄金荣当时发财渠道主要是两个，一是太古、招商局金利源码头的杭州阿发，一是与法租界毗连的十六铺一带的金廷荪。这个地盘上鸦片是提货装运，全由他俩独享，黄金荣为他们撑腰，坐地分赃。如果别人去提货装运，黄金荣所在的法捕房就要派出探捕，严加缉捕，归案法办。不过杭州阿发与金廷荪身份不同，黄金荣在断案时自然明暗有别，明着帮杭州阿发，暗着偏护金廷荪。

乌木开泰与张啸林抢走了金廷荪的生意，无疑断了黄金荣一条财路，这麻脸大亨岂能坐视不管。

那天，金廷荪向黄金莱汇报之后，黄金荣在客厅大发淫威：

“两个小赤佬敢跟我斗，翻天了不成。那卖乌木的，我早就看不顺眼。一个未除，又来一个，还是个瘪三，他叫什么？”

“叫张啸林，浙江佬。手下一帮人武力平平，但对他赤胆忠心，愿为他拼命。”金廷荪在向黄金荣汇报之前，把一切都打探清清楚楚。

“你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手下？为什么总要让我出面？该怎么做难道你不知道？你不还是个法捕探目吗？”黄金荣第一次露出对金廷荪的不满。金廷荪被当众数落，又愧又恨，他用眼神瞟了一下站在旁边的杜月笙，向他求救。

杠月笙自进黄公馆后，由于生得瘦小，一直不被黄金荣看重。没法子，他只有去抱师母的粗腿，讨师母的欢心。桂生姐吃过饭，他立刻送上削得光洁的水果；桂生姐抽鸦片，他马上打出不大不小不长不圆的烟泡；桂生姐搓麻将，他在一旁出主意使眼色，递毛巾；桂生姐洗过脚，他也会抱着那小脚丫修趾甲擦油。

终于，桂生姐注意到了这个既忠心又灵活的新生。她先派他去黄金荣开的“共舞台”收盘子钱，接着又派他到妓院去取月规钱。杜月笙每次收到钱后，一分不差，如数上交师母。桂生姐便把他视为心腹。

桂生姐把自己的私房钱由他去放高利货，并让他参加了抢土的班子。

杜月笙在抢土班子里表现得智高一筹，次次得手，在一次只身擒窃贼的行动中，为桂生姐追回了一大麻袋的烟土，价值上千大洋。当天晚上，桂生姐在床上向黄金荣吹了一夜的枕边风。

果然，第二天，黄金荣把杜月笙找去，简单谈了几句之后，任命他去大众俱乐部当权。杜月笙的惊喜可想而知。

杜月笙上任伊始，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两种令赌客们头疼的事而名声大震。他变戏法般的使法租界的赌场空前红火，完全赢得了黄金荣的信任。

当时的土行，多半开设在英租界，基本上被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沈杏山所垄断，法租界黄金荣这边较少，自然黄金荣把沈杏山当作心腹大患。他把对付沈杏山的事全文给了杜月笙，至此，杜月笙基本上也是黄金荣的心腹了。

金廷荪用眼神向杜月笙求救的原因就在此。

杜月笙的最大优点是会处人，他知道此时自己该帮金廷荪开脱一把。

“师父，那乌木开泰纯属流氓，什么事都敢做，廷荪兄毕竟捕房中人，行事多有顾虑。那抢去的保护费我们想办法再夺过来。”

“师父，不如让月笙与我一起去处理这事，您就不要费心了。”金廷荪忙讨好道。

“那也好，你们放手去办，一定要好好处治那卖乌木的。”黄金荣面对杜月笙，不看金廷荪一眼。

“是！”两人齐声回答。

杜月笙从黄公馆客厅一出来，没顾上与金廷荪多说话，直奔弄堂口，跳上一辆黄包车，朝东昌渡驶去，他要面见张啸林，刻不容缓。

张啸林与几个弟兄正在家中饮酒作乐，见杜月笙来忙要添置杯筷。杜月签借口找张啸林下馆子，把张啸林叫了出来。张啸林见杜月笙一副严肃样，就知道有要事，只是没往金廷荪的事上想。两人坐在码头边一个不用的船坞上。

“你不能跟乌木开泰合伙，他是利用你来斗金廷荪的。”杜月笙不绕弯子，开门见山。

“我不与他合伙与谁合伙，这样散打，一辈子只是个码头卒。他利用我，我也利用他，我们是有合有争，相互利用。”张啸林不愿被杜月笙说服，虽然心中觉得杜月笙有理，但这“老爷叔”的自尊不能不要。

“金廷荪的背后是黄金荣，乌木开泰的背后是英界巡捕，都有靠山，最后送死的一定是你。”杜月笙一急，忘记了叔侄的辈分，话里毫不留情。

“那我怎么办？”张啸林口气软了下来。

“黄金荣准备对你下手。”

“你得帮我。”

杜月笙能帮金廷荪，自然更能帮张啸林。他想了一会儿，在张啸林耳边低声咕哝着，张啸林连声说好。

有一天傍晚，黄金荣在赌桌边正玩在兴头上，杜月笙在一边伺候，金廷荪来报，说有两箱鸦片被乌木开泰的人截住，双方正在混战。黄金荣一听又是乌木开泰，气得把麻将牌往桌上一摔。

“在哪儿接的火？”

“在北站外边。”

“斗不过他？”

“人，人手不够，要吃亏。须放几彪人马救援才行。”金廷荪心虚。

“告诉那卖乌木的，就说是我的货，看他敢不敢让你过门。”

“师父，我提过你的名字，可那些王八蛋反而连你也骂了。”金廷荪添油加醋，激黄金荣出兵。

“他们骂我？怎么骂的？”

“这……”金廷荪看看在场的所有人。

“讲呀！”黄金荣虎起那张麻脸，瞪着马铃铛般的大眼珠子，吼道。

“骂你……扒……扒……扒灰。”金廷荪好容易才吐出这两个字。当时上海滩人人都知道黄金荣与他儿媳李志清之间的不正当关系，金廷荪给黄金荣致命的一激。

果然黄金荣被激得麻脸涨成猪肝酱，咬牙切齿地骂道：

“娘的，这猪猡欺人太甚，我不出这口气，誓不为人，我要踏平他。”“砰”的一声，一只茶碗砸在地上。

见黄金荣要亲自出马，金廷荪忙上前拦住，“师父息怒，您不用大驾亲征，只需就近调些弟兄，把货抢回来，将那些王八蛋抓了来，任凭您发落就是了。”

黄金荣一想，靠近北火车站的是马祥生手下的队伍，马祥生是个得力的人，正肩负保卫“商州会馆”的要职，临时调用一下，快刀斩乱麻了结此事。

“传我的话，阿祥亲自去，多带点人，给乌木点颜色看，踏平之后，猪猡、赤佬统统捉来抽筋剥皮！”黄金荣说完，起身去了巡捕房。

上海北火车站，在 1903 年以前，称为淞沪铁路站，设在宝山路的东侧，即今天老北站的东面。由于中英开发沪宁铁路的需要，1904 年起，车站便由宝山路的东侧跨过马路，迁到西侧。1909 年沪杭铁路通车前建成。当时北站还是一座五层大楼，顶上有个大钟，底层既是售票处，又是候车室。

且说马祥生带领一帮打手，在金廷荪的指点下来到北站南大门外的天目路时，车站大楼的大钟已指到 7 点 30 分。乌木开泰手下的那批人马正在与金廷荪手下打得不可开交。马祥生的援军一到，格斗场面更大，宝山路上也打成一片。

黄金荣正坐在巡捕房等消息，忽然一个人急匆匆闯进巡捕房，他气喘吁吁他说：“黄督察，你上当了，乌木开泰抢鸦片是假，快去保护商州会馆。”

“啊！”黄金荣霍地站起来，一拍脑门，大喊：“糟了，快，金九龄，快带人去救商州会馆，杜月笙跟我走！”黄金荣没顾睥视报信人一眼，但他记住了这人是浙江口音。

当黄金荣一行来到商州会馆时，那里已被砸得一塌糊涂。两个守门大汉倒在地上，气息奄奄；许多伙计，鼻青眼肿，动弹不得；几个妖艳俏丽的女庄主蓬头垢面，衣衫不整，一见黄金荣来便大声嚎叫。再看门窗玻璃，桌凳橱柜，砸得粉碎。

黄金荣正欲发火，突然想起了什么，忙爬上三楼，只见保险柜被砸得坑坑洼洼，幸好赶来及时，锁没被砸开，现金与珠宝损失不大。

北站的殴斗也没持续多长时间，乌木开泰的人虚张声势，对抗了一番之后便朝天通庵一带撤退。马祥生与金廷荪不肯罢休，一味紧追，一直打到五角场，抓住几个小喽啰，夺回了两箱鸦片，才算是得胜回营。金廷荪还以为立了大功，万没想到又被乌木开泰当猴耍了。

黄金荣大骂了一通之后，才想起那报信的人，这人已不知去向，他要金廷荪去找，唯一的线索就是浙江口音。

金廷荪是法租界巡捕房有名的包打探，不出两天工夫，他便找到了这个操浙江口音的报信人，原来就是他的冤家对头张啸林。

张啸林演的这出戏，就是杜月笙那天在码头边为他导演的。

黄金荣一听报信人是张啸林，心生疑虑：这抢也是他，救也是他，败亦萧何，胜亦萧何，张啸林究竟玩什么把戏？杜月笙趁机建议把张啸林这小子抓来问问。黄金荣想，也只有这个办法。

此时，张啸林正等着黄金荣来抓他呢。这是杜月笙的一箭双雕之计：既能摆脱乌木开泰，又能打进黄公馆。当然，一切由杜月笙在背后扶持。

“你就是张啸林？”黄金荣傲慢无比。旁边站着杜月笙、马祥生、金廷荪等人。至于马祥生，他对张啸林与杜月笙之间的救命之恩心中明明白白，他平日不到关键时刻不出面，只呆在厨房管理膳食事务。今天，他是应杜月笙之邀，帮张啸林说话的。

“小人正是。”张啸林毕恭毕敬。

“是你抢我们货的？”

“小人迫于乌木开泰的压力，没办法。他见我无主可依，仗势欺压。我一时糊涂，确实抢了金先生、黄老板的地盘，望大人们原谅。”他朝黄金荣作了三个揖，又对金廷荪鞠了一躬。

“是你给我报的信？”

“是的，小人知道金先生是黄老板的人后，非常后悔害怕，一直打算立

功赎罪。那天正好是个机会，所以，舍命向您报告。不知对黄老板是否有用？”张啸林其实已从杜月笙那儿了解到一切，知道自己立了大功，故意假装不知。

“嗯！”黄金荣不置可否，停了一会儿又问道：“听说你有一帮人对你很忠心，能为你拼命？”

“小人不敢。只是患难弟兄，有我吃的，他们就饿不着。否则，我哪能在上海滩呆到今日。”

张啸林的坦诚使黄金荣对他产生了兴趣。一旁的马祥生见时机已到，轻轻走到黄金荣身边，对他耳语一声。黄金荣盯着张啸林不语。

张啸林望了一眼杜月笙，上前一步，跪在黄金荣面前：

“黄老板，小的不才，但愿为您效犬马之劳，在你的门下做一名奴仆。不然，我出去之后，非被乌木开泰乱棍打死不可，求您求啸林一命。”

杜月笙也发话了：“师父，若论势力，此人不算小，只是没有依靠罢了。若真被乌木开泰拉去，倒是资助敌兵，损己以益仇，不如留下他，视作为再作最后打算。”

黄金荣觉得杜月笙言之有理，又看了一眼金廷荪，没有反对的意思，便决定暂时接纳张啸林。

张啸林摇身一变，成了黄公馆的人。

三、有奶便是娘

在黄公馆的披灶间，张啸林宴请了杜月笙和马祥生，酒菜虽不丰盛，但话说得投机，当即决定在上海滩努力发展，不做师父那样的大亨誓不罢休。

令张啸林不满的是，师父黄金荣没有让他进住黄公馆的意思，显然对他心存顾虑。他徘徊在两层楼前，心中不甚遗憾。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取得黄金荣的信任。

黄金荣自有黄金荣的打算。他接纳张啸林是为了减少敌对势力，谈不上任何的信任。他自己虽靠着墙头草的风格一步步爬上来，却容不得手下做有奶便是娘的事。他打心里看不上张啸林的品性，倒一天天欣赏起杜月笙的忠心来。

他把杜月笙与张啸林作了比较，杜月笙是孤身一人投他而来，在黄公馆里练就了一切，施恩于他，必将得到回报；而张啸林手下自有一番势力，且对他忠心耿耿，他仗着这种力量必将跋扈嚣张，难得对自己有忠心可言，不能不防。这就是黄金荣不让张啸林住进黄公馆的原因。

为了考验张啸林的投诚是否出于真心，第三天，他把张啸林找到客厅，单独面授机宜。

“啸林，师父想派你一个任务。”

“我一定完成！”张啸林巴不得有机会表现自己。

“我要你去整治乌木开泰。”黄金荣是想借刀杀人。

“师父有话，啸林在所不辞。我这就去。”张啸林明白这是黄金荣在考验他，故没作丝毫犹豫。

“慢，乌木那家伙不是好对付的，你不要暴露身份，依然是乌木开泰的合伙人。我要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另外，这事不能让你桂生姐知道，她与施锦绣结拜过，女人一插进来就不好收场。”

张啸林知道，在黄公馆里掌大权的不是黄金荣而是桂生姐。桂生姐自从

嫁给黄金荣后，外帮黄金荣出谋划策，处理各类疑难问题；内理家敛财，中兴家业，使黄金荣得益匪浅。黄金荣对她敬怕参半。所以凡遇到有得罪老婆的事，他总是令手下不得泄密。

张啸林受命离去。

过了几天，机会终于来了。

1896 年 8 月 11 日，上海保园的“又一村”放映了第一部外国影戏之后，这种新鲜的娱乐设施轰动了全市。此后，外国人多次带来影戏在茶园、遛冰场或茶馆里放映。

到 1908 年的时候,又一个名叫雷玛斯的洋人在乍浦路海宁路口兴建了一座铁皮房子，名字叫“虹口大戏院”，这是上海第一家正式影院，人们管它叫“铁房子”。“铁房子”冬冷夏热，尽管这样每日还是门庭若市，场场客满，生意兴隆。上海滩顿时掀起了一股“影戏热”。

紧接着，1910 年，葡籍俄人郝思倍在四川北路海宁路上兴建了受普庐影戏院，仍是解决不了人们观电影的饥渴。

那天，正好是西方的“复活节”。受普庐影戏院首映《黑衣盗》。英租界的乌木开泰、范回春、苏嘉寿与张啸林几个流氓头子，每人得到一张请柬。

张啸林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他整整计划了一夜，然后面见黄金荣。麻脸金荣听了张啸林的计划，频频点头，赞扬计划周密。

“他们会不会去呢？”黄金荣提出疑问。

“一定会去的。”张啸林肯定地回答，“俄国人请我们主要是维持地面上的事，乌木开泰不去，俄国人不会依的。”

“那好，我给你几个人，你负责处理，一定要斩草除根。”

张啸林正要走，黄金荣突然又喊住了他，他拍拍张啸林肩膀，下决心似的说：“除掉乌木开泰，这地盘你管着。”张啸林拱手拜谢，匆匆离去。

当天晚上，电影开幕前，张啸林派人送信给黄金荣，告诉他乌木开泰散场后坐的马车是乌篷草绿色；苏嘉寿乘的是灰篷米黄色，紧跟乌木的马车之后；他自己负责收场事宜，要早去迟回，不在这两车马车上。

晚上十点多钟，果然两辆豪华马车顺着四川北路向四川路桥北堍驶来。前面一辆，乌篷草绿车厢，跟在后面的是灰篷米黄车厢。两辆马车由于准备上桥，车夫减慢了车速。

就在这时，从桥南端突然冒出一辆轻便马车，朝着正要上桥的乌篷车撞去，乌篷车车夫刚要让，一把飞刀抹过他的喉咙，来不及哼一声就倒在地上。

车厢里坐的正是乌木开泰，他刚看过《黑衣盗》，脑子正在回味电影中男女欢爱的情节，猛然间感到车身一晃。他伸出头，刚想看看是怎么回事，突然后脑勺一震，一把飞刀插进头颅，顿时倒进车里，撞在范回春身上。

车内的范回春一看事情不好，从裤腰上抽出一把匕首，往马屁股上一刺。那马挨了一刀，全身一震，撒蹄便跑。很快消失在黑幕中。

苏嘉寿乘的第二辆马车刚想掉头，已被马祥生等人团团围住，没等苏嘉寿喊声饶命，几把匕首一齐插进了心窝。

黄金荣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没露任何马脚。那范回春一直也没能识破张啸林。之后，还来张啸林处，请他帮忙张罗在提篮桥开酒店，张啸林也假心假意地同意了。

这件事以后，黄金荣才相信张啸林是真心投诚，对他消除了顾虑。但仍不能像对待其他人那样信任他。张啸林失望之余，内心又生其它想法。

张啸林公开转入黄门之后，奉黄金荣旨意，在英租界地区内发展事业。五马路与四马路一带的地盘全在他的名下。他耀武扬威展示自己，所到之处，人们刮目相看。他全然忘记了初来这一带时的瘪三样。

张啸林得意之后的第一桩事，便是挪窝。黄公馆进不去，另建一处寓所倒也自由。东昌渡那简陋狭窄的旧居，他一天也住不下去了。最后，他选中了重庆路马乐里一栋石库门房屋。不惜投资装修，建成了一处象象样样的“张寓”。

张寓正式使用的那天，他大宴宾客，招待亲朋好友。

该来的都来了，没一个是空着手的。黄金荣有事没来，派人送了一幅纸剪的斗大的“福”字，张啸林受宠若惊，把这“福”字倒贴在油漆一新的石库门上，以示炫耀。杜月笙、马祥生、金廷荪等所有黄门的弟兄都尽了一份心意，张啸林感激不尽。他觉得自己拣回了已丢失许多年的面子。

贵宾中，有个名叫吴鸿的人，原是浙江省警务厅厅长夏超的部下，当过杭州蒙古桥第二警署署长。这人也是杭州李休堂的门生，与张啸林属同门弟兄，排起辈分来，他还是张啸林的师兄。此人与上海青帮联系甚密，不知从哪得到张啸林乔迁的喜讯，忙赶来道喜。

同乡的到来，无疑使张啸林的自豪感又添了几分。他忙着热情招呼。

吴鸿进门后，回头向门外打了个手势，一个工人捧进一尊关云长瓷像，足有两三尺高。

“这是送给你的乔迁礼物，不成敬意。”

“小弟不敢当，大哥能来，小弟蓬荜生辉，何须破费呢。”张啸林双手接过瓷像，把他端正地放在条桌当中。两人围桌而坐，新雇的娘姨递上茶。

“你知道我为什么送你这个吗？”

张啸林有些惘然地摇摇头。

“你师父黄金荣就喜欢关公，他的客厅里也供着这关圣帝君。师父的规矩要多学着点，那关云长是文武全才，你也能文能武，只是要学着处人，不愁师父看不上你的。”

张啸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你师父今天没来？”吴鸿低声地问。

“原先是要来的，后来出了一桩案子。一个法国神父在无锡被太湖大盗绑架，法国领事要他亲自去办，所以没来。”张啸林答得很自然。

那吴鸿看出了其中的微妙，提醒说：“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

一句话撩起了张啸林的心思，他叹了一口气，也顾不上面子，把黄金荣对他的不信任都告诉了这位同门师兄，请求他的指点。

这吴鸿虽是兵痞出身，但胸中有丘壑，他建议张啸林把老家浙江这面关系网先扯起来。

“你与夏超、周凤歧、张载阳都是同学，何不利用关系，给自己我张王牌？”

张啸林似乎不太懂吴鸿的话，呆呆望着他。

“你与他们关系怎样？”

“武备学堂时的拜把子兄弟。”

“那就行了。我来说给你听。”

原来，那夏超 1905 年毕业后留校任学生队队长。1906 年受秋瑾影响，参加光复会。后被调至广西，任兵备处科长和教练所训练科长。辛亥革命爆

发后，浙江光复，回杭州任都督汤寿潜的幕僚。1912 年升杭州警察局局长、省会警察厅厅长，又兼任浙江全省警务处处长。1916 年，与周凤歧一起联络吕公望，驱逐追随袁世凯的浙江都督朱瑞，推吕公望为都督。前不久又驱走了吕公望，权势日增。

“那张载阳呢？”张啸林忘不了自己对他有救命之恩，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所以最关心的也自然是他。“我到上海后，就没了他的消息。”

“你离开杭州不久，他就调至杭州，任陆军第五十旅旅长兼杭州镇守使。1913 年又调任宁绍台镇守使。之后又是嘉湖镇守使，升为第二十五师师长，中将头衔。现在任浙江省军第二师师长。威风着呢！”

张啸林听了既羡慕又难过，要是当初忍耐忍耐，熬到武备学堂毕业，现在也是人上人了，何须经历这么多艰辛与坎坷。他长叹了一口气。

吴鸿看出了张啸林的心思，安慰他道：

“师弟别灰心，没有过不去的河。你知道上海虽大，但在军备上，它隶属于浙江陆军的武备派势力范围。张载阳对你定会有用。”

被吴鸿的情绪所感染，张啸林似乎也看到了希望。不过想到自己要应付的是一个与军界毫无瓜葛的流氓头子，心中又有一种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感觉。他让吴鸿回杭州给张载阳、夏超他们捎个信，告诉他们自己的现状，算是与他们联系上了。

师兄弟两人喝茶谈心之后，张啸林领吴鸿参观了新居。客堂左右各有一扇门，各通东西厢房，东厢房是佣人住处，西厢房为餐厅。穿过一个幽静的庭院，又是一个客厅与两个一大一小的厢房。大厢房显然是卧室，摆着箱笼橱柜和一张大床，收拾得井然有序，清清爽爽。小厢房内摆着一张麻将桌，张啸林称之为招待室。

吴鸿边观赏边开玩笑似他说：“人常道有家有室，你现在是有室无家，室亦空寂，该把家人接来了。”张啸林笑而不答。这正是他的心事。

楼上的房子由于没装修，空空如也，所以他们没再上去。

这一天，张啸林宴请了五六十位宾客。从午间一直吃到傍晚，客人们尽兴而归。

当张啸林还没完全从乔迁新寓的喜悦中摆脱出来时，一件更大的喜事又降临到他的头上，喜上加喜使这个多年不走运的浙江佬有些不知所措。

原来，浙江传来消息，浙江督军杨善德突然病故，淞沪镇守使卢永祥升任浙江督军，与张载阳结为同僚。这卢永祥是山东济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皖系军阀。他到浙江上任，便把自己手下的嫡系大将何丰林委任为淤沪镇守使，司令部设在龙华镇上。那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叫刘春圃，缉私营的统领叫俞叶封，两人都是浙江武备派人物，是张啸林的校友。

张啸林隐隐觉得，这次政界的变动对自己会十分有利，他要抓住机会。但应该怎么做他躺在床上想了两夜。

自从投到黄金荣门下，虽然有了依靠，挣得脸面，但总是感觉自己被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在这片阴影中，他常常梦见师父那双不信任的眼光，感到一种深深的懊丧。他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只有在黑夜之中，仰望星空，喃喃自语，发誓要寻找升腾的机会。

也许是苍天有眼，他张啸林的机会很快就来了。理顺所有关系之后，他目标定在了张载阳身上，他要通过张载阳搭上卢永祥这条线，有了卢永洋，上海这方面的关系就会迎刃而解。

“吴鸿说得不错，张载阳对我有用。我得面见张载阳！”这么决定之后，他去见师父黄金荣。

“啸林，恭喜呀！新居怎么样，比我黄公馆不差吧！”一见面，黄金荣便张开两片大嘴唇，情绪非常好。张啸林认为这是好兆头。

“多谢师父关照，没有您哪有张啸林的今天，我的福是您带来的。”张啸林想起黄金荣让别人带给他的那个斗大的“福”字。

“常言道空室待娇娃。这娇娃一定不少吧！”黄金荣意味深长他说。张啸林虽刚来不久，好色之性在黄公馆却传得很快，人人都知道他最会玩女人。

“师父说笑了。今天来师父这里，想告几天假，回杭州把老婆孩子接来，一来让他们拜见师父与师娘，二来也好照应家。再说，不瞒师父，我每夜都离不开女人。”张啸林故作坦诚。

果然，黄金荣听了开心得哈哈大笑起来，张啸林附合着也在一边傻笑。

“女人，女人。”黄金荣边笑边用袖筒拭了一下眼角，“那好吧，我也想看看你那杭州娘儿，快去快回。”

张啸林从黄公馆出来，立即奔赴车站，乘火车离开上海回到了杭州。

张啸林没回拱宸桥，半个小时之后，他出现在张载阳府宅的客厅里。

不出张啸林所料，张载阳一听说是张啸林来了，脚下生风般地从室内跑出来，抱拳热情招呼：

“老同学，多年不见，真想你呀！”

张啸林赶上几步，也作揖还礼：“早就想来看你，可身不由己，遗憾！遗憾！”

张载阳吩咐下人沏茶，招呼卫士暂不接待任何人。张啸林知道，在官场上，这样是对来访者一种隆重礼遇，他从心中感激。

再仔细打量这位将军级军界统领，身体微胖，一身戍装紧裹，气派威风，远非当年南星桥边打架的弱小子，也不是那偷贩烟土的富阳小吏。”如今你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气派呀！”张啸林表现出由衷的羡慕之情。

“当初要不是你大哥救了我一命，我哪有今天。”张载阳没忘张啸林对他的救命之恩。

几句寒暄之后，他们转入了正题。

“我现在落脚黄公馆，好是好，但有一事还需老弟扶持才行。”张啸林直言不讳。

“大哥有事，小弟愿效犬马之劳，只是我身在杭州，能为你做点什么呢？”张载阳满脸疑惑。

“我想与卢永祥拉上关系，怎么样？”

“那新来的督军？”

张啸林点点头，焦急地盯着张载阳。张载阳沉思不语，一边起身在客厅里踱起步来。张啸林的眼光随他而转。片刻工夫，张载阳又回到座位上。

“不瞒你说，这卢永祥身为督军，官在我之上。不过，他来浙江之后，与我关系最密。你所求的帮助，说来我听听，小弟好酌情行事。”

张啸林便把自己在上海滩的遭遇，目前的处境都告诉了这位同窗好友。张载阳为之喟然，他想，自己一定得帮他一把，以感救命之恩。

“黄金荣最大的财源是鸦片贩运，我只有抢得这块肥肉，才能走出他的阴影。所以，我需要淞沪镇守使何丰林，他是卢永祥的嫡系。刘春圃和俞叶封手掌实权，两个浙江武备派人物，虽为校友，但毕竟不熟，恐怕也得请小

弟疏通疏通。”

听张啸林这么一说，张载阳也觉得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他轻轻呡了一口茶，脑子飞快地转着。很快，他作出了决定。

“卢永祥那边，我去说。那两个武备派的人，夏超一定会帮上忙。需要的话，还有一个周凤歧。杭州是我们的天下，不怕抬不起来你一个大哥。”

“好呀！”张啸林激动又兴奋：“真是苍天有眼，给我送来了这么个好兄弟，大哥日后如能发达，定当十倍报恩。”

之后，两人谈起了当年那两箱被钱彪夺去的烟土，由此又引出了贩烟的话题。张啸林从张载阳那里得到一条重要信息，那就是，新任督军大人卢永祥也在打烟土的主意。

四、老婆被师父盯上了

张啸林从张载阳宅邸出来之后，可谓春风得意到了极点，压抑在心头许久的愁云烟消云散。坐在张载阳的车上，他设想着自己的前程，觉得高黄金荣那种大亨的身份已不远，他甚至想到了自己发迹后该不该提携杜月笙、马祥生这些弟兄们。越想越得意，竟哼起小调来。

张啸林此次回乡，虽完全谈不上衣锦返乡，倒也有一辆豪华轿车送至家门。拱宸桥一带的人纷纷前来观看。那些孩子们更是新奇，围着车子转，司机按了好长时间的喇叭才得以脱身。

“阿虎回来了！”年纪大点的人招呼道。

“你瞧阿虎哥，坐那屁股冒烟的小车回来的，多神气。”这是那些当年与张啸林一起混的哥儿们。

“你就是窝囊，当年要是跟阿虎一起出去，现在不也发啦，瞧丽琴多荣耀。”一个媳妇在责怪自己的男人。

张啸林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以一种大人物的宽容与友好向邻里乡亲们挥手致意，表现得极有礼貌。

那边，早有人进张家去通报消息了。

站在张家门口迎接张啸林的有娄丽琴、陈效岐、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和一对年轻人，年轻人一个是张啸林的儿子，一个是陈效岐的女儿。那小孩是娄丽琴在张啸林走后抱养的。陈效岐抢先一步接过张啸林手中的东西，娄丽琴站在那儿没动。

张啸林离家六年，第一次返乡，他以为娄丽琴会扑在他怀里，哪知老婆一脸的无所谓。他刚想对她打招呼，她却扭过脸去对儿子说：“过去叫你阿爸。”弄得他尴尬之中忙转过脸来对儿子。

张啸林面前站着的已是一个与他差不多高的年轻人。他生得瘦弱，神情腼腆。在相貌上，由于不是自己所生，与张啸林没一丝相同之处。不知为什么，张啸林却偏偏喜欢这个性情与他完全不一样的儿子。

“阿爸！”年轻人怯生生地喊了一声。

“嗯，长高了！”张啸林这么说，证明自己是关心儿子的。他又随意看了一眼那小男孩。

“月花，叫张阿伯！”陈效岐手中的行李没放下，对他女儿说。

“张阿伯！”月花伶伶俐俐地叫了一声。张啸林觉得比自己儿子叫爸爸听起来还舒心。他仔细打量了一下这女孩，与他离家时的黄毛丫头样一点不

同，出落得水灵灵的。她大大方方地看着张啸林，更显得他儿子张法尧的畏缩，张啸林想起曾与陈效岐提过两家结为亲家的事，满意地点点头。

晚饭的时候，两家并作一家，为张啸林洗尘，自然双方的话语都是离情别绪。娄丽琴与陈效岐几乎同时发现：张啸林变了，变老了，也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比起六年前随意动怒的阿虎要成熟得多。陈效岐心中清楚，张啸林这些年一定吃了不少苦，经历了不少事。娄丽琴却在想，这男人在上海肯定过足了女人痛，到家来看到自己寒碜样提不起精神。

饭后，陈效岐知趣地早早告辞，带着女儿回家了。

张啸林与娄丽琴并没像陈效岐所想的那样，久旱逢甘雨，烈火遇干柴，解那男女之饥渴。在卧室里，张啸林郑重地告诉娄丽琴要与她商量一件事，正在解衣准备上床的娄丽琴吃惊地看着他，边又整好衣服，她以为张啸林在上海又出命案了，不然为什么回来得那么突然，这时又这么严肃。

“又杀人啦？”娄丽琴紧张地低声问道。

“妇人见识，我现在像杀人的人吗？真是的。”

“那什么事？”

“我这次回来是要接你们去上海。”

“亏你还有这个心，谢天谢地。”娄丽琴听没什么大事，又不阴不阳起来。张啸林熟悉这种神态，也喜欢她这种神态。她这种什么都不在乎的性情是唯一吸引张啸林的地方。张啸林挪到她身边坐下。

“我在上海虽有了立足之地，但干的也是玩命的活儿，稍有不慎不是倾家荡产就是命归黄泉，你得有准备。”

“有那么严重吗？你以前在杭州玩的不也是这种活儿，我娄丽琴还是好好的，张家也没败到哪儿去，就是钱少了点。”

娄丽琴这么一说，张啸林以前对她的那种崇拜之情不自觉又涌现出来，他突然觉得她有些像黄金荣的老婆桂生姐，“她要是在那种环境下，一定比桂生姐更强。”张啸林想着，一边用眼睛呆看着她，仿佛要找出她与桂生姐相似之处来。

“没事了吧，我可要睡觉了。”娄丽琴话语中带有赌气的情

绪。

张啸林想起自己该干什么了。他一把抱住老婆，在她脸上亲吻起来，一只手去解她的衣服。娄丽琴先还装作冷冰冰的样，很快就装不下去，呻吟起来。那种被压抑的欲火可怕地燃烧着，她发疯般地扯去张啸林身上的衣服，向他扑去。

张啸林从没见过女人这样，他的情绪也被传染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一对久别的夫妻就这样疯了一夜。

两人直到第二天吃午饭时才起床。吃过饭他们来到陈效岐的屋里，给他们父女俩每人送了件衣服作礼物。客气一番之后，便谈起了正事。

“我要带你们父女俩去上海。”这个主意是上午夫妻俩躺在床上决定的。

“我们去上海？”陈效岐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我们一起去，我需要你。”张啸林的语气不可置疑。

“月花与法尧的事办了，都要去上海，你离得开月花吗？”娄丽琴插话。

“我到上海能干什么？怕会被饿死的。”

“房子我已准备好，你什么也不干，就给我拿拿主意。”

“既然这样，我就跟你们去。”陈效岐内心巴不得能在上海那花花世界

立足，听张啸林这么一说，立刻答应了。

张啸林还想带一个人去上海，那就是绍兴的翁左青。

张啸林看中翁左青，一来是他曾在张啸林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类似救命之恩；二来翁左青是绍兴人公认的文武全才，有勇有谋，有情有义，是个不可多得之人。张啸林认为能得到此人是自己的福分。他亲自去了趟绍兴。

第二天傍晚时分，他与翁左青一起回到了拱宸桥。

三个男人聚在一起，张啸林举杯为誓，要与他们一起共创大业，只为成功，不求成仁。两人也许愿，倾心相助，不遗余力，直到称霸上海滩。激情壮语使坐在一旁的娄丽琴动情不止。她到这时才理解丈夫的心事，明白大夫见她不动情的原因。

“男人有男人的事业。”娄丽琴对自己说。

离动身还有一天，张啸林需要处理的大事有两件，一件是孩子，一件是房子。

陈效岐提出，先让两个孩子行个过房礼，图个夫妻名分，省得到上海后，两家人住在一起，让别人看了不清不楚，引起非议。张啸林夫妇觉得在理。于是娄丽琴简单布置一番，翁左青为证人，一对男女拜天拜地拜父母。至于这仪式是行礼还是当真，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两家高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他们去。

张家的老宅是张啸林父母落脚拱宸桥时买的。娄丽琴想把它卖了，张啸林割舍不下，便以低价租给了人，屋里凡属他父母的东西全被打点到一个耳房，一把大锁锁住了张啸林对拱宸桥的最后一点留念。

一切打点停当，就要走的时候，张啸林一拍脑瓜子，突然叫起来：

“糟糕，怎么忘了向先生辞别了。”他瞪眼看着娄丽琴。

娄丽琴知道张啸林说的是李休堂，不禁脸红心跳，不知所措。她弯腰假装掸鞋子上的尘土，欲掩饰自己的失态。这个动作张啸林没在意，旁边的陈效岐却看在眼里。

“说什么李夫人也是你的干姨妈，你怎么就没想到呢？”张啸林着实有些发急。

“事多，忘了就忘了，到上海写封信赔个不是，李大人不会见气的。”陈效岐过来打圆场，翁左青也一同附和。

陈效岐非常清楚，张啸林不在的时候，娄丽琴与李休堂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但亲眼见到李休堂几次在天黑时溜进娄丽琴的卧室。张啸林生性多疑，这时却忘记了俗话说的“处女好当，寡妇难熬”的道理，没怀疑他老婆这六年是怎么过来的。

陈效岐不愿戳破这层窗纸，眼见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他该做的就是顺水推舟。所以，关键时候他替娄丽琴解了围，娄丽琴带着感激的眼光看了他一眼。

一天半之后，张啸林一行人到达了上海。

黄包车上，一向处事不惊的娄丽琴不无惊讶，她早就听说上海有三高：房子高、鞋跟儿高、女人奶子垫得高。仔细看果然如此，她见一对对男女扶肩搂腰挨脸直羞得脸发烫，身子不由自主地也往自己男人这边靠过来。

那张啸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哪在乎这些。他让车夫拉慢点，让娄丽琴细细欣赏，自己思忖自己的心事去了。

这些天，他一直沉湎在张载阳的许诺中，认为军界、政界的变动，给自

己的烟土事业和前程带来了福音，心中暗自高呼：“天助我也！”他萌发了一个念头，要把浙江的烟土销售垄断过来，把它弄成全国第五个大烟省。

屈指算起，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大烟冠军自然是四川省。“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之行，必有瘾者”便是绝妙的写照。全省各地是烟馆林立，即使是一个小村落，没有旅店、没有饭店，烟馆却必不可少。甚至峨嵋山上的和尚尼姑，也不卖香烛，专售鸦片，形成又一大奇观，令旅游者咋舌。

四川的烟馆多主要还是因为瘾君子队伍庞大，许多人把鸦片当饭吃，当礼品敬客，男女老少不抚烟枪的罕见。受环境的熏陶，驻四川的官兵也无人不抽。据说四川兵有两杆枪，投降时交步枪而不交烟枪，成为平民百姓的笑柄。

张啸林自知他无力把浙江变成四川那种全民皆鸦片的局面。

较四川之后，鸦片第二大省要数安徽。早在清朝光绪、宣统年间，安徽的鸦片烟就已公开买卖。官人、地主、豪绅、富商直到后来的军阀都以抽大烟为时尚，有的为进仆，有的为身份。

辛亥革命后，安徽都督孙毓筠，倪嗣冲带头抽大烟，省长黄家杰特别讲究，抽烟时要用胶州的烟灯、寿州的烟斗、山西的烟枪、印度的大土。结果，上行下效，整个官府内无人不是烟鬼。陈调元调到安徽任主席之后，设了个特税局，大收鸦片税，贩毒吸毒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发展势头迅猛。

在大烟榜中居第三、第四位的，恐怕是云南和山西。这两省的大烟是自产自销，尚有多余出口。

与四个烟土大省比较，浙江无论如何望尘莫及。也正是因为这个“不及”，张啸林才喜出望外，认为那儿大有开发的前途。

“我要使浙江变成安徽，使卢永祥变成黄家杰，到那时，官使民抽，民不得不抽，何愁我的烟土事业不飞黄腾达？何畏师父那张麻脸呢！”想到这里，他有些坐不住了，恰好车到新居“张寓”门口，一行人下了车。

当天晚上，张啸林带着老婆娄丽琴去见师父与师娘。夫妇俩备了几匹杭州的绸缎衣料和一大包印度上等鸦片，实实在在的一份厚礼。

果然，桂生姐非常开心，当面夸娄丽琴是个懂礼的女子，毫不客气地收下厚礼。娄丽琴表面是镇静大方，应付自如，内心却暗叹，自己碰上了一个厉害的角色，比丈夫介绍的要厉害得多。

黄金荣自恃师父身份，毫无顾忌地围着娄丽琴转着打量，一边羡慕不已地说：

“好个张啸林，你可真是交了桃花远，从哪儿得到这么个尤物，说来我听听。”

众人没想到黄金荣会这么不顾场合，张啸林不担心自己的老婆，而是望了一眼桂生姐，果然，她刚才的一脸笑容全没了。张啸林感到事情不好，忙说：

“她呀，是驴子拉屎外面光，实则是只洞里狗，上不了台盘，见不得生客。与我们桂生姐相比，真是一个乌鸦，一个凤凰，一个麻鸭，一个天鹅，一个老鼠，一个猫……”张啸林还想搜肠刮肚找词贬低老婆，众人被他不恰当的比方逗得大笑起来。

张啸林一看桂生姐转怒为喜，一颗提起来的心才放回到肚里。

“啸林，你的福分是不小哇！”桂生姐完全恢复了原先的好心情，与张啸林拉呱起来。

“承师母看得起，在您面前走动就是最大的福分，啸林三生有幸。”

“客气了。只是你们得有良心，以后别忘恩负义就罢。”桂生姐的话绵里藏针。张啸林做贼心虚，耳根发烫，支吾着答道：“哪里，哪里。”

两家人由于位处主仆关系，拉呱自然不会长久。一会儿，娄丽琴见桂生姐无话可说，也下管黄金荣正在畅谈女人，果断截住话头，提出告辞，女主人欣然送客。那黄金荣自觉失了面子，在一旁无趣地搭讪。

第一次进黄公馆，娄丽琴窝了一肚子的气。

五、小花园里做老板

一回到上海，张啸林又罩在了黄金荣投下的阴影里。从黄公馆回来的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心中难以平静，他甚至想到，无论自己怎么努力，师父不死去，自己就不可能解脱出来。师父的魔力太大了，在上海滩，师父的那张麻脸可谓无处不在。

第二天，张啸林起得很迟。

来到茶楼，喝下一壶热茶，吃了两块点心，他正要上黄公馆，有手下来报说，黄金荣要召见他。他反而有些忐忑不安起来，不知是派任务呢，还是为娄丽琴。他知道，昨晚自己的老婆让黄金荣动了情，他也许不会罢休的。“妈的，臭婆娘！”他只有暗骂自己的老婆。

“嘿！怎么样？搂着那么一个丰满撩人、如花似玉的女人，感觉美极了吧！”黄金荣一见张啸林，果然谈的是娄丽琴。还没等门生开口回答，他又问：“一家人都来了，怎么个打算啊？”

“这个，还没想呢。”

“好吧，我给你出个主意。”黄金荣总算转入了正题。“这笔大生意，你要是错过就可惜了。”

“我听师父的。”

“这是笔送上门的生意，无本万利。”

“无本万利！抢土呀？”张啸林来劲了。

“我得到一个消息，”黄金荣慢条斯理，脸上表情也严肃起来：“在你的地面上有家旅馆，老板新近死了，剩下一个年轻的老板娘在应付门面，你先去帮她一把，插进去之后再慢慢把店捞过来。”

“是。”张啸林的兴趣似乎不大。

“啸林，店捞过来之后，师父我也不想要，送给你，权当作我送给你婆娘的见面礼。”

“多谢师父！”张啸林作揖行礼，心中又喜又恨。喜的是自己飞来一笔横财，实现了当店老板的夙愿；恨的是黄金荣口口声声离不开他老婆，竟以这种名义施恩于他。

“去他妈的老婆，不够烦的，他黄大麻子想睡就睡去，他不也送我一个年轻的老板娘吗？女人就这么回事儿。”张啸林打定主意，所有关于娄丽琴的烦恼全抛在了脑后。

张啸林就一些具体问题与黄金荣又商量了一下便离去。

几天之后，三马路上一家旅馆门口，几个流氓正拉住旅馆帐房先生敲竹杠，一个老板娘模样的年轻女人想把他们拉开，被候在一旁看热闹的另几个无赖摸摸捏捏推到一边。

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辆崭新的黄包车路过这里，车上人穿戴体面，油头粉面。他见吵闹的人群堵住了路，便走下车来欲看个究竟，见是些地痞流氓在“摆颜色、要好处”，便上前大喝一声：

“谁在这儿胡闹？”

众流氓转脸一看，连忙打拱作揖，挤出讨好的笑脸：“大帅，是您啊！我们在办公事，办公事……”

“还不快滚！”来人又是一声断喝。

流氓们没敢再说一个字，吓得四散逃走。

这人正是张啸林。这出戏也是他导演的。

张啸林慢腾腾地走到车旁，准备重新上车，忽听背后有个娇滴滴的声音在招呼：“张先生，请店里用茶。”

这位“张先生”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回过身来，不禁眼睛一亮，眼前站着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风流少妇，她瓜子脸，柳叶眉，一对亮晶晶水灵灵的大眼睛摄人心魄。头上的白花证明她有孝在身，可那似无意散开的衣扣后的酥胸，掩饰不住她对异性的挑逗之心。张啸林一阵兴奋。

“不用客气的。”张啸林微微一笑，要上车。

见张啸林真的要走，帐房先生忙过来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满脸堆笑地介绍说：

“这是小店的老板娘，老板姓万，过世不久。请张先生赏脸，到店内小坐一会儿，歇歇再走。”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块洋钱，将黄包车夫打发走了。那老板娘也走过来，把张啸林往里让。

一行人坐在了帐房间。

帐房先生去沏茶，老板娘陪坐。“张先生，今天要不是您出来讲句话，我这小店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儿。您是我的恩人啊！”

“别这么说，一点小事不值得一提。”

见帐房提来茶壶，万家老板娘忙亲自弯腰倒茶。张啸林无意之中，从她那散开的衣领中看到了一双雪白的正颤动着的大乳房。他周身的欲火“腾”的一下燃烧起来。

那女人坐回原处，红着眼圈说：“自从我男人死了以后，我一个妇道人家什么也不懂，硬撑着这爿店，日子真难过。那些南来北往的商客，天天上门盘查的军警，还有找岔儿、敲竹杠的。我以前只知玩乐从不理家务，现在真是六神无主了。”她垂下眼帘，现出一副特别长的睫毛，张啸林心动得更狠。

“万嫂嫂是哪里人？”张啸林明知故问。

“娘家杭州，夫家……”

“唉哎，我也是杭州人！”张啸林迫不急待，“我们是同乡，以后嫂子有什么难处，只管吩咐，我尽力帮忙照应。”

老板娘转悲为喜，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张先生，看在同乡的份上，麻烦你以后常到店里来坐坐，吃杯酒，我斗胆称您为我的表哥，别人就不敢欺侮我了。好吗？”

张啸林所结识的女人大部分温柔不足，心硬有余。看着眼前这女子，他不禁想起了妙智庵的智能尼姑。暗地把这两个女人比较了一下，觉得这女子更多的是娇弱，智能更多的是温柔。

“这事包在我身上。”张啸林许诺。

从此，张啸林成了这家旅馆的常客，喝酒吃饭尤如在自家一般。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便销声匿迹。作为答谢，万家老板娘把身子献给了张啸林。张啸林乐不思蜀，过了几个月，干脆搬进店里住，睡在了老板娘的闺房里。老婆娄丽琴又吵又闹，无济于事，他再也不像拱宸桥时那样怕老婆了。

又过了半年，张啸林玩腻了万家老板娘，便一张船票把她送回了杭州老家。这家旅馆正式归张啸林所有。作了老板之后，他把旅馆改名换姓，叫作“小花园旅馆”。

像模像样地开馆办店，是张啸林来上海后的头一遭。“老板”身份的诱惑使他狠下决心，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投在这“小花园”上面，另外还向钱庄贷了一些款子。半年之后，这个房间精致，设备齐全，集餐厅、舞厅、烟室、赌室、弹子房、酒吧间为一体的高档大饭店全面完工。

旅馆，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个新鲜名词。民国初年，人们还把这种为旅馆投宿之处称之为客栈。到规模较大的旅馆出现时，客栈在上海依然很普遍。象样点的，可供客人饮食起居，条件设备也较令人满意。差的则是以方寸斗室，支上几个木架，叠床加屋，如鸽子笼一般。

起先，还有些富贵高人去大客栈投宿，随着外来人涌入，那些自命有身份、有脸面的人就再不去那名为“客栈”的地方。他们宁愿多花七八倍的价钱去旅馆享受一番。所以开旅馆成为一种赚大钱的生意，外商和富翁们纷纷投资。

与显得很为寒酸的不少客栈相比较，旅馆无论在设备，还是接待客人方面，都要高档得多。因此大门也只是向有钱有势的人敞开，成为他们寻欢作乐的一个极好场所。

张啸林在赚钱方面颇有手段和心计。小花园旅馆较上海最早出现的旅馆只有五六年之遥。最早的一家是上海四大公司之一先施公司所设。先施的老板，出于生意上的考虑，在公司成立以后，专门建起了有酒楼、游艺场的东亚旅馆作为附属设施，为顾客提供衣食住一条龙服务。这样，顾客到了先施公司，足不出户，就可得到各种基本生活需要。

继东亚旅馆之后，便有永安公司附设的大东旅社、新新公司附设的新新旅馆等。这些附设的旅馆，与其它正兴起的单独创设的旅馆一样，是作为有钱有势者吃喝玩乐的俱乐部。所不同的是，由于名气关系，这些旅馆在黑道经营上要收敛得多。

随着旅馆的出现，原先那种招待过往客人的涵义渐渐被歪曲，许多旅馆业主开始胡作非为。加上社会的动荡、外敌的入侵，旅馆很快成为藏污纳垢之所。

把旅馆变成变相的妓院，这是当时上海旅馆的第一大功用。因为上海离不开娼妓的存在，所以那些经营旅馆的商人，为了取得超过正当营业收入数倍的暴利，不惜为嫖客妓女们提供场所。每天晚餐之后，各旅馆内外都会传来“阿要房间”的叫喊声，不知情的人以为是招揽住客，那些风月场中的老手便知此地可以宿娼。

夜深的时候，这些旅馆成了纵情声色的天堂。由于赚头大，许多租界里的旅馆宁愿拒正式旅客于门外，也要把房间留给妓女，等待富老阔少们来“开房间”。这样，住旅馆的大多反而是上海本地人。旅馆呈现出一种十足的病态。

当时旅馆的第二功用恐怕就是瘾君子们可以一榻横陈的烟馆。在这里，

各种档次的烟土烟枪无不俱全，等候烟客们来过瘾。

一般地，旅馆业主常常在嫖妓与吸土之中选一，作为自己的主要经营项目。而张啸林的小花园旅馆集当时上海所有娱乐享受为一体，除嫖娼、吸烟之外，赌博、跳下流舞也堂而皇之。另外还有一间秘室，是张啸林策划计谋之地，除极少头目，其他人一概不知。

张啸林的旅馆在英租界内，这种“三不管”的地方为他经营黑道生意提供了极大方便。

小花园开张之前，张啸林把师父接到旅馆让他亲自过目。

其实，这家旅馆虽为张啸林所有，但全部经营按黄金荣主意行事。黄金荣授意，要奉行“多项服务”方针，接旅客为表，设赌局、开妓院、贩鸦片为实，多赚钱，赚大钱。张啸林下决心要做出功绩，让师父刮目相看。

在餐厅间，黄金荣看到了一面作屏风用的大玻璃镜，他好奇地在镜前走了个来回，翘起大拇指称赞：“阿虎，想得妙！”张啸林见师父亲呢地称自己小名，知道这功劳非同小可，不禁得意起来。

绕过大镜子，只见一张西式长方形餐桌，上面用玫瑰色的亚麻桌布覆盖，一份份闪亮的银餐具陈列在桌上，上面低低地吊着蜡台式的枝形吊灯。

“嗯！有巴黎风味。”黄金荣在洋人那儿干活，自以为见过洋世面。张啸林心中不禁好笑，因为这个布置是他请此地英租界的一个英国巡官给设计的。

穿过舞池，他们沿着楼梯拾级而上，楼上便是旅客住宿间。黄金荣走向那灯光暗淡、神秘富贵的那一头，显然这边的房间是供男女娼妓用的。头等的金房子两间，次之的银房子 4 间，余下皆是普通客房。

“姐儿们选好了吗？”

“已从苏州弄到了十来个。她们在楼下是‘响导’（供召唤的服务员），在楼上是陪客，身兼二用。”

“上海的，尤其是租界中的妓女不要。”

“记住您的话，她们全是从苏州乡下弄来的，出价不低。正准备调教呢！”

黄金荣不要租界的妓女自有他的道理。原来，当时的上海，由于卖淫风猖獗，导致性病流行。一位对于性病有 15 年研究的医学专家在报上说：“现在的上海市民，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染有社会病，其中百分之九十由妓女所传。”这一说法无疑给娼妓业带来巨大损失。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那些吃娼妓饭的老板便把矛头指向了洋人，认为妓女的性病是来自那些白毛们。而白毛们的主要出入点是租界，所以租界内的妓女，许多官僚富豪们不敢问津，只有隔着玻璃窗欣赏那一条条美丽诱人的大腿，以饱眼福。

小花园旅馆位于英租界，对嫖娼生意来说，这是个不利的因素，所以黄金荣一再嘱咐张啸林，先去外地弄些新鲜货，再作宣传鼓动。

整个旅馆最隐蔽的地方就是鸦片室，它单独位于后院的一排平房，树木掩映，环境静雅。黄金荣刚跨进去，早有那服务生按张啸林的吩咐给他们准备好一套烟具，两个姑娘袅袅婷婷地走进烟室，服侍师徒二人吞云吐雾起来。

黄金荣视察小花园旅馆，可谓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正式开张那天，黄金荣没来，杜月笙、马祥生等一帮黄公馆得意门生成了座上客。

“好一个活心路的张老板，恭喜发财了。”杜月笙一屁股坐进摇椅，好

奇地转起来。

“啸林，你的名堂真不少哇，哪学的？”这是马祥生。

“唉，古人云‘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为了钱，什么点子都得想。”张啸林摆出一副教训的口吻。

“大哥，你这老板一当，话也变得斯文了。看来你是既有钱财又有文才，弟兄们自愧不如了。”杜月笙自张啸林进黄门后，就不再称他为“爷叔”而改叫“大哥”。他见张啸林谈吐故作文雅，心中有些不快。自己唯一比不上张啸林的就是学识，所以平日一向忌讳，现在张啸林是得意又卖弄，他怎能不不过，杜月笙是个藏而不露的人。

“大哥，你这有台子又有女人，今晚我们可不走了。”说话人叫谢葆生，是杜月笙请来的客人，因为打进英租界探长沈杏山的内部帮助杜月笙抢土，杜月笙许诺，带他来快活一夜作为奖赏。

张啸林事先已接到杜月笙的信，让他款待这个见色眼开的赤佬。他要利用此人，打赢与沈杏山的这一仗。

“谢老板，黄花女给你留着呢！先玩牌再玩人，怎么样？”

“那好，那好。”谢葆生乐颠颠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一旁的杜月笙对张啸林暗暗点头，两人会意一笑。

晚上，杜月笙他们在赌桌上逗留了一夜。高手云集，自然赌得昏天黑地。那谢葆生本不是个高明的赌徒，却连连得手，一下赢了二三千块。下半夜，他揣着赢来的钱，急猴猴地去睡那黄花女去了。终不知这钱是杜月笙故意给他的。

果然，第二天早上，谢葆生对杜月笙说：“杜先生的恩情我谢某人今生今世不忘，需要用我的地方，尽管说，一定尽力。”

小花园旅馆开张后，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张啸林渐渐感到体力精力不支，他寻思着要找一个贴心助手。

再说那陈效岐和翁左青，他们到上海后，本想跟在张啸林左右扶助他，可很快他们发现张啸林的生活是与黄金荣、杜月笙他们紧紧拴在一起的，自己插不进手。正在这时，小花园开张，他们自然而然成了旅馆最得力人手。

娄丽琴过惯了快活悠闲的日子，自两个孩子出去读书后，她更难守在家里，常独自一人出去寻乐。有一天竟抱回来一个一周左右的女孩说是拣来的，要把她养起来。张啸林为图个自由身，也就任她去。

张啸林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最好的人选，那就是杭州的李弥子。当年，他在杭州打天下时，对自己最忠心的莫不过此人，况且他对自己曾有救命之恩，让他来既贴心又报了情。于是，一纸电报，李弥子到了上海，成为小花园旅馆的助理老板。

再说那黄金荣让张啸林得到旅馆又睡了女人，自然也要索取好处，他决心把娄丽琴搞上手。

娄丽琴早知麻脸师父要占她便宜，心中得意又害怕。黄金荣乃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人物，多少上海娘儿们想攀也攀不上，他却偏偏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兴趣，得意之中，那颗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每次遇到他，恭敬之中少不了要暗中引逗一番，让他心中难舍。

同时，娄丽琴又处处小心行事，不让黄金荣得手。她不是不愿被他睡，而是怕睡了之后，母大虫林桂生会把她扔进黄浦江种荷花。张啸林一再告诉她，宁拿师母的一根头发，不要师父的一条大腿。地不敢贸然行事，黄公馆

的门也很少踏进。

没想到，黄金荣追到了张寓。

那天，娄丽琴正想吸几口烟过过瘾，一张麻脸从天而降，她吓了一跳，但很快又镇定下来。黄金荣说是路过这里进来看看，娄丽琴将计就计，提出带他参观参观，一面想着对策。

两人楼上楼下，拐拐角角地转，各怀心思，黄金荣不时挨近娄丽琴，在她身上摸摸碰碰，看她反应如何。娄丽琴依然笑吟吟的，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剩下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卧室了，娄丽琴知道，这一进去就很难出来，黄金荣等的也是这一刻。她性急之中，突然叫了起来：

“唉哎，不得了，桂生姐说要来看我那小囡，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不如你们一起留下来，吃过晚饭再走。”

黄金荣这个时候听到“桂生”二字，如雷炸耳，再又知道她要来，更是紧张。这些天，他常听老婆说到娄丽琴抱孩子养的事，便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急忙说：

“不用了，我还有事，车正等在外面。”一边告辞出门。

这次事之后，娄丽琴意识到桂生姐的重要性。她想，何不抱紧林桂生的腿来行事，这样，既防了黄金荣，又不破坏这层主仆关系，还能讨当家人桂生姐的欢心。

从此，娄丽琴三天两头往黄公馆跑，每次忘不了给女主人带些心爱之物。终于讨得了桂生姐的欢心，两人家常琐事无话不谈。那黄金荣一见事情变成这样，不敢再打娄丽琴的主意。这送上口的肉反而吃不得了。时间一长，黄金荣兴趣索然。娄丽琴也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

一切依然如旧。

第五章三鑫毒窟

一、富孀入股

二、抛出杀手锏

三、禁烟官中了美人计

四、和尚卖土不卖香

五、军阀纷争香财

一、富孀入股

麻皮金荣这些天心事重重，动不动就发火，连老婆桂生也不敢惹他。常常一人在大烟榻上一泡就是半天，榻旁不要任何人伺候。黄公馆的人知道师父犯上了大难，小心得连大气也不敢出，来去悄无声息，生怕惹来杀身之祸。

黄金荣愁的是，他两年前苦心创办，经营的烟土公司“三鑫”，就要倒闭破产。

“三鑫”公司为何物？这得从头说起。

民国初年，上海贩卖鸦片生意的主要是广东帮，不少人大发其财。那时，码头上的流氓众多，其中有一批叫“水老虫”，为首的叫范高头。这批流氓专靠在水中偷盗为生，起先是什么货物都偷，后来渐渐瞄准了贵如黄金的鸦片。

每当英国轮船装运成千成万箱鸦片驶进上海港口时，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必须用小划子从轮船上将货物驳运。当轮船上一箱一箱的鸦片装进小划子向码头行驶时，常常会发生翻船事件，使一箱箱鸦片沉到黄浦江里去，这就是“水老虫”在作怪。他们把小划子弄翻，然后又把沉在水中的鸦片箱捞起，安放到另外的小划子上，将鸦片偷走。有时运到码头上的鸦片也会被窃。

盗窃勾当使上海如郑洽记这样的黑货大商号大伤脑筋，租界捕房虽然指派巡捕白天黑夜巡逻看守，但无济于事，甚至连巡捕也常告失踪，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黄浦江上。

在陆上码头也有一批流氓干这种不花本钱的生意，著名的有十六铺的张椿宝、单阿云、荣啸云（绰号跷脚阿云），虹口的浦宰元，江湾的粢饭和尚，天后宫桥的闹天宫徐福生，以及铁臂膀陈长福等。其中有个范高头的徒弟，绰号“橡皮老虎”曾把外国巡捕摔到黄浦江里淹死，破案之后，被南市警察局局长徐国梁枪毙在九亩地。

既然有偷盗鸦片的流氓组织，也就有窝赃销赃的贼窝，头头是三十六股党的另一个头子叫马德宽。他手下养着不少徒弟，专门干收赃、窝赃和销赃的勾当，聚集地点在浦东对岸东昌路码头附近的“金丝娘庙”内。范高头等“水老虫”从水上和从码头上偷来的鸦片，都是在这里开箱收赃，每箱烟土价值数千元。

恰巧这时黄金荣升为法租界巡捕探长。法租界捕房的头头法国人沙利，指定黄金荣想办法破案。其实这些事都是黄金荣的徒子徒孙干的，他在背后坐收渔利。所以，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拖延敷衍。

一次，法国兵从军舰上卸下一百五十箱鸦片，等运到长浜路法国兵营时，一检点，竟缺少十箱，价值万金。于是军方要求法租界巡捕房予以追究。巡捕房头目沙利限黄金荣三天内要将窃去的十箱鸦片完璧归赵，如有差迟，撤职处分。

黄金荣一见法国人动真格的，忙满口答应，负责追查。其实，他心里是一清二楚，这十箱鸦片被他的徒子徒孙窃走了。

到了晚上，他的把兄弟果然上门报赃。黄金荣忍痛割爱，把这十箱鸦片带回巡捕房。黄金荣查出失物，隔天便反向沙利提出质问说：“既然有武装押运，为何还让人偷去？如今被盗窃的十箱鸦片完壁归赵，以后如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我黄某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沙利见失物复得，也不刨根问底。只得向军方提出：“以后如再发生，由军方自己去处理。”然而，明枪易挡，暗盗难防，武装押运鸦片的法国兵防不胜防。黄金荣的徒孙们虽然给了他面子，缴还赃物，以后还是照偷不误。

后来，法国军方采纳了沙利的计策：把用军舰运来的鸦片交给中国人去包销，每箱鸦片给军方提取规银一百两，这样，一来法国驻军的饷银有了着落，二来再无鸦片被盗的后顾之忧。法国军方有意利用黄金利的特殊关系，要他出面组织公司，包销鸦片，他们坐收渔利。

黄金荣闻听此事，决定从命，因为这样做既可以讨得法国殖民者的欢心，自己也可以大获其利。

一天，沙利约黄金荣，乘车来到法军司令的办公室。双方商议包销鸦片的事宜，并签署了合约。合约除正文外，还附有两个具体条件：

一、货到之日，必须先交货银而后提货。

二、卸货上岸，由买方自己负责，如发生意外，不得向卖方提出交涉。

黄金荣一口应允。接着便去物色人出钱，成立公司。他找的第一个人是金廷荪。

当时金廷荪已是黄金荣的门生，除了替主子卖命外，他还接受了一家赌台，每月获利甚丰；利用赌台的盈利，他又干起了颜料和丝茶进出口买卖，靠黄金荣这张虎皮，也是财源滚滚；但金廷荪最大的收入还是鸦片，每次抢土或贩土，除了交黄金荣一定的“孝敬费”外，其余大部分进了他自己的腰包。当时的上海滩，人人都知道金廷荪是个有钱的跑腿。

金廷荪一听投资干鸦片生意，又是与洋人打交道，岂有不答应之理。听黄金荣一说，立刻策划起来。几天后，他把公司设立的全部计划交给黄金荣过目。

“师父，我还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金廷荪在黄公馆是出了名的鬼精，善于心计，常在事情最危急时给黄金荣一点拨。他这一说，师父知道他又有什么好计了。

“讲来听听！”黄金荣饶有兴趣。

“得到的鸦片我们包销，可资金有限。不如我们再兼办一个保险业务，赚头也不小的。”

“开保险公司？不好！”黄金荣一口否定。他知道，当时的上海除了几家外商的保险公司赚钱外，华商办的，不是因资金不足就是因经营不善，屡办屡亏。他可不想拿钱去冒险。

金廷荪不慌不忙地分析：

“鸦片商的鸦片向公司保险后，由公司发给盖有印戳的保险凭证，如被盗窃，由我公司赔偿……”

“我们赔不起的！”黄金荣插话。

“公司可以提高保险费嘛！”

“多少？”

“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百分之十为好，再高便拉不到生意。”

“百分之十！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能得数百元的保险费，那每船鸦片……”

“我们至少得百儿八十万。”

“那么多？”黄金荣半信半疑。

“而且是无本生意！”金廷荪越说越兴奋。

“好！”黄金荣一拍大腿。

两人决定，新开公司除包销鸦片外，还经办鸦片保险业务。

“不过，光我们俩的资金又开公司又买土太紧张，想法子再拉一个入股才好。”

“多一个人多一分出头，没什么两样。”黄金荣直摇他的大脑袋。

“我们可以先拉进来度难关，等盈利了，再挤出去。凭师父您，还有谁敢叫劲儿？”

金廷荪一心一意想再招人入股。因为他那精明的脑瓜无法预料时局的变动，所以不愿倾其所有。再来一个合伙人，意味着自己少担点风险。黄金荣被他点拨惯了，听了这话，沉思片刻，领悟之后点头答应。可招谁入股？他们又费了一番心思。

晚上，在枕头边，林桂生向她那麻脸丈夫提供了一个最佳人选：金刚钻阿金。

金刚钻阿金为何许人也？她是当时十六铺一带有名的富孀，专做金刚钻生意的，所以便得了这么一个绰号。阿金的丈夫在世时，在城内三牌楼开设万昌珠宝店。丈夫死后，她就接管店务继续营业。

万昌珠宝店在上海珠宝商中其规模和资金，可说是首屈一指，一个富孀要管理这偌大家产，岂是容易之事。由此可知这女人的能力和才干。

再说那施锦绣与黄金荣老婆林桂生是结拜姐妹，好得如一个人似的。来来往往之中，金刚钻阿金也巴结上了林桂生。林桂生对阿金的财产和性格了如指掌。所以，她向丈夫提出拉这女人入股。

“她愿么？”黄金荣躺在床上一只手撑着头，一只手揉着老婆那光洁的肚皮。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

“有我呢！”

“要不要我出面？”

“暂时不用。不过有一点，你要是打那寡妇的主意，我会让你的公司底朝天。”林桂生怒目一竖，仿佛她男人已睡了那寡妇似的。黄金荣讨好卖乖，叫着“宝贝心肝”……

第二天，林桂生果然带来了金刚阿金。

黄金荣的鸦片公司终于开张，一个闻名全上海的毒窟——“三鑫公司”的招牌，在林家宅张挂出来。“三鑫”公字的“鑫”字，是由三个“金”字拼成。即一个是孀妇阿金，一个是金廷荪，一个是黄金荣。当下，“三鑫公司”的三个股东，还议定了分工：金廷荪管理进出业务，金刚钻阿金委托她的女婿范回春管理财务，黄金荣是总管。

三鑫公司的地点在法租界的维祥里，整个弄堂被三鑫所包。弄堂口装起大铁门，由安南巡捕日夜把守。从弄堂口到弄堂底，设三道铁栅栏，每过一道，都有便衣巡捕盘问。弄内一共五幢房子，几乎全都用上了。第一幢设写字间、会客间、警卫宿舍，其余四幢全作存放鸦片的仓库。

当时，黄金荣打着三鑫公司的旗号，安排捕房派几百名安南巡捕，开出警备车，声势浩大地到处巡逻，公开到码头上保护和押运鸦片进入库房。这些巡捕的费用不用巡捕房出，而是由黄金荣从所得保险费中开支。

见有空子可钻，法租界捕房在名义上派出五百名安南巡捕去保护码头，每月拿五百人开支数万元，实际上他所派出的人不足五百，这样，捕房头头沙利等吞吃了这些空额。黄金荣心中明白，但不愿得罪洋人，只得睁着眼找亏吃。

渐渐地，进港鸦片越来越多，法国巡捕房的头头们也水涨船高，吃空额由五百到一千多，每月开支从数万元增加到一二十万元。黄金荣见吃亏太大，忙找来金廷荪、范回春商议。结果，三人决定增收保险金额，让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也是鸦片价钱在上海日贵一日的原因之一。

三鑫公司的鸦片生意异常兴隆，三大股东是财源滚滚，好不得意。这个公司之所以得到鸦片商人的信赖，一是因为受到法捕房和流氓地痞的双重保护，鸦片失窃情况大大减少。谁也不能在黄金荣头上动土，鸦片商自然对他放心。二是因为自三鑫公司成立之后，原先贩卖鸦片由偷偷摸摸转成了公开买卖，原来的二十来家烟土行陆续成了它的子公司，有三鑫作后盾，这些烟土商们有恃无恐，鸦片生意自然看好。

作为对金廷荪的奖赏，黄金荣把他弄到法巡搏房作了一名捕头。金廷荪自然喜不自禁。他在房间绞尽脑汁，又想出一个计策献给师父作为回报。果然，黄金荣咧着大嘴，连声说：“好计！好计！”

金廷荪的好计，就是巧立一个收费名目，对所有烟枪持有者收取烟枪捐。当时，上海的鸦片烟馆遍地林立，在法租界地区的每条里弄，差不多都有售吸所（俗称“燕子窠”）。三鑫公司代捕房收取烟枪执照费，每支烟枪收执照费每月几角钱，后来涨至几块钱。那时每家烟馆至少都有十几支烟枪，大点儿的烟馆有几十支，仅法租界内就有烟馆一两万家，三鑫公司每月此项收入有几十万元。

为了对付那些滑头烟馆商，防止他们少报烟枪数，黄公馆特调出一批心狠手辣之徒作为检查员，亲临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销照，重则以武力解决。这样，再滑头的烟馆商也不敢占那虚报数目的便宜了。

三鑫公司开收取烟枪捐之后，烟馆也因此合法化。法租界内的烟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鑫公司红红火火了一段时间后，生意渐渐淡了下来。原因是大部分土源进了英租界，那里的潮州帮大土行发展势头迅猛，而靠山就是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沈杏山。

黄金荣曾派杜月笙去对付沈杏山，但收效甚微，烟源短缺的局面没多大改变。就在这时，那投股人金刚钻阿金提出要撤出股份，退出三鑫公司，这釜底抽薪的举动无疑给三鑫公司一个致命打击。三鑫公司既将倒闭，那黄金荣怎能不心急如焚。

“妈的沈杏山，臭婊子阿金。我黄金荣饶不了你们！”他在大烟榻上禁不住大骂，那张麻脸气得变了形。难看无比。

黄金荣夫妇和金廷荪都设想到金刚钻阿金会主动撤股。原来那阿金是个有远见的商客，俗话说：走路原有尽头，发财岂无止境，阵无不亡战将，瓦罐难保井边。她见三鑫公司若在恶狼口内夺食，怕终究难免被恶琅吞噬，落

得个人财两空。所以，在三鑫公司还是日进斗金的旺盛时期，便提出撤股的事，可黄金荣没当一回事。眼见公司生意清淡，她决意收篷下帆， 主意坚决，黄金荣夫妇百般劝阻无效。

见丈母娘要走，范回春也见好就收，要和她一起离职同去。金廷荪手拿算盘，替他算了一下，他在三鑫公司当了二三年会计，公司每年分红他竟也得了几万两银子。而金刚钻阿金的红利高达百万两。现在，两人如此忘恩负义，黄金荣觉得杀了他们也不解恨。

金刚钻阿金一家得以安然离开三鑫公司，没遭到黄金荣的黑手，那是因为范回春得悉上海县知事将要换任的消息，急忙托人使银钻门路向上运动，最终花了三万两银子的代价，买到了一任上海县太爷之位，代替了前任知县沈保昌之缺，成了地道的官场上人，使黄金荣不敢对他一家轻举妄动。

黄金荣知道，他目前最重要的是找个既能顶替阿金的股东又能与沈杏山匹敌的强手，他想来想去，想到了杜月笙。

二、抛出杀手锏

张啸林自从做了小花园的老板后，可谓是喜事连连。

一天，他正坐在店里唯一的那把摇椅上，微闭双目，想休闲片刻。突然，李弥子来报：“ 张哥，杭州来人了！ ”

张啸林没动。这些日子，几乎隔几天就有老家的人来，不是亲戚，都是以往在一起混的哥儿们。张啸林念同乡之情，给他们一个个找了好去处。此刻，听李弥子说家乡来人，还以为又是投奔他的，故而没放在心上。

“ 张哥，是杭州府的人！ ”李弥子强调了一下。

“ 什么？ ”张啸林果然睁开了眼，“ 杭州府的人？ ”李弥子诡秘地点点头。

“ 快请！ ”张啸林忙不迭地从椅子上爬起来。这么多天，他等的就是这个人。

来人并非认识，一身便装干净利落。“ 难道不是张载阳的人？ ”他满脸狐疑，令李弥子倒茶。他们是在张啸林的密室里，一般人不准入内，所以没有服务生，一切服务由李弥子亲自承担。

“ 我是张师长派来的，为避人耳目，所以这身打扮，让你见怪了。 ”来人看透了张啸林的心思。

“ 这就对了，险些发生误会。请坐。 ”张啸林一边拉上窗帘。

“ 有信吗？ ”张啸林没等来人喝口茶，迫不急待地低声问。

那人笑着放下茶杯，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张啸林。张啸林拆了一半，好像想起什么事，又把信理好放进自己的衣袋里。然后，与那人闲聊起来。

张啸林心不在焉地应付了一会儿，就叫李弥子把来人带去开开心，吩咐一定要好生款待。他们刚走，张啸林“ 砰 ”的一声把门插死，急忙掏出那信来，读着读着，拿信的双手颤抖起来。

原来，张载阳已为他疏通一切关系。卢永祥的招呼一直打到缉私营的俞叶封，只等他前去见面拜访。张载阳还告诉他，自己与卢水祥关系甚密，下次如能来杭州，一定带他去督军府登门造访。这天大的喜讯，张啸林怎能不双手发抖。

打点了一整天，张啸林走进何丰林的家。那淞沪镇守使已得卢永祥的信，

知道张啸林的一些事，对他自然是热情有余。再看那由两个人提进来的一大堆值钱礼物，更是合不拢嘴。两人谈了一会儿，趣味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临别，张啸林邀请何丰林夫妇去他小花园坐坐，那何太太叮嘱他下次把夫人带来瞧瞧。双方盛情尤如一对重逢的老友。

俗话说：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张啸林就这样与何丰林结交，在上海滩找到一把能遮风避雨的大红伞。这把伞将帮他彻底走出师父黄金荣的阴影。

回家的路上，张啸林周身燃起了一种蠢蠢欲动的欲望之火。他不断催促车夫加快速度，下了车便直奔家门，不顾一切地把娄丽琴拉进卧室，扔在床上。

第二天，张啸林找到了杜月笙。

“近来生意怎样？”张啸林指的是鸦片生意。黄金荣出于信任，把最赚钱的行当移交给了杜月笙。他与沈杏山之间实际就是鸦片的战争。

“不是很顺手。”杜月笙说的是实话。

“我就知道光凭师父法租界的那点势力是不够的。”

“何以见得？”杜月笙有些吃惊地问。他知道，师父黄金荣不太信任这个徒弟，所以，烟土的事丝毫不让他插手，就连抢土班子也进不了，他心存不平，但用这种口吻谈师父，着实让杜月笙吃惊。

“你瞧，现在烟土运来上海逃不过两条路——水路和陆路。水路上，从吴淞口至高昌庙都有军警把守；陆路呢，北站也有军警盘查。军警垄断了一切，你这生意能好得起来吗？”

这正是杜月笙近日所烦的事。此时，鸦片走私，早已改变了方式。资金雄厚的土商们，以每艘 10 万银元的价格，包租远洋轮船，从波斯口岸，直接运送烟土到上海。轮船到达吴淞口外的公海后，岸上接应的人早已得到了电报。沈杏山和他的大八股党利用军警和缉私队，在岸上戒严，并用全副武装的小艇，驶往公海接货，然后再驶回有武装保护的码头。其间衔接有序，戒备森严，杜月笙无法下手抢土。

断了财源，那黄金荣把麻脸一变，吓得杜月笙、金廷荪冒死作拼命三郎。他们瞅准陆上的装运，小打小敲几次，竟也得手。

烟土上了码头之后，往英租界运，依然有武装保护，但一艘轮船上的烟土少则几百吨，多则上千吨，一箱一箱从码头往英租界的库房里运时，“战线”就显得很长。杜月笙带着他新组建的小八股党便趁这个机会频频出击，抢到了一些货。可不久，这条路也被堵死。

原来，杜月笙他们抢到烟土后，全部辗转运到三马路的潮州会馆。

潮州会馆房屋幽深，地点偏僻。会馆的后面是一排排阴风凄凄、鬼影憧憧的棺材房。成行成排的棺材内，有的装有尸体，等候家属来扶柩还乡下葬的潮州人士；有的是空的，那是潮州籍做好事的人，买来放在那里，以备遇到路毙或无力殡葬者时，抬出去作施舍用的。杜月笙和小八股党，看中了潮州会馆这个隐秘地点和那批棺材，花钱买通了会馆的商主。每次抢来土后，便藏在空棺材里，然后等待机会再化整为零地取回去。

然而事不凑巧，有个潮州死者的家属前来带柩还乡，没想到忙中出乱，抬错了棺村，临到码头检查时，才发现抬的是白花花的白粉。潮州会馆这个窝点就这样被捣破。杜月笙一伙差点儿暴露。那会馆商主也被杜月笙手下抢

先一步灭口了。

黄金荣不高兴，那对杜月笙如亲娘的桂生姐也开始发急，买主登门要货，桂生姐无法，取下怀里那串从不高身的钥匙，打开一个密橱的门，把自己平时积攒起来的私房土拿出来交货。

黄公馆土源枯竭，那负责人社月笙怎能不急。

“现在非得打通中国地界官府和军界不可。”张啸林显得很有见识地说。

“话是这么说，可事难办。我们一向与华界没瓜葛，靠的就是法界。”

“要找门路吗？”张啸林一脸的诡秘。

“你有？”杜月签诧异地问。

“军界的朋友。说起来吓你一跳，上到淞沪镇守使何丰林，下到缉私营统领俞叶封，怎么样？”

杜月笙有些目瞪口呆，他带着陌生的眼光看着这位在黄门一直不得势的师兄。好半天才缓过神来，猛地抓住张啸林肩膀：

“你与他们搞上了？”

“我的事就是他们的事！”

“谁引的？”

“前淞沪镇守使，现浙江督军卢——永——样。”

“大哥，真有你的，小弟以后免不了又要请你帮忙了。”

“师父的难，我们不帮谁帮？”张啸林不把这桩交易看作是他与社月笙之间的，故而把师父拉出来。杜月竺立刻心领神会，便直截了当地告诉张啸林，他要立刻去面见师父。张啸林笑而不语。

就在黄金荣要找杜月笙委以重任的时候，杜月笙也带着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跨进黄公馆客厅。

“月笙！”黄金荣先发话，“师父现在遇上了大难，你这做门徒的怎么也不问问？”

“师父，月笙无力助师父一把，心中羞愧难当，无脸面见，更无法开口。”社月笙说的是实话。

“师父要你正式加入三鑫公司，重开往日之局面，你看如何？”

杜月笙早对师父的三鑫公司垂涎欲滴，他在烟土生意中如此卖力，目的之一便是打进公司，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钱权两得。自金刚钻阿金撤股之后，他料到师父会来找自己，所以，师父这话没使他有受宠若惊之感。

“多谢师父重看，月笙难忘此情。”

“入股的资金有困难没有？”

“月笙求之不得能助一臂之力，资金方面一定倾其所有。”杜月笙不敢告诉师父，他所有财产加起来不到五千，谈不上作投资经费。不过，他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你进公司之后，最主要的是斗倒沈杏山，把鸦片市场给夺过来。”黄金荣眼露凶光。

“是！”杜月笙答得短促而低沉。他本是个不爱夸口的人，更何况与沈杏山斗了几个回合都没能取胜，他无法理直气壮地去对师父作保证。

“明天，你与廷荪拿出一个公司计划。我就不信斗不过他沈杏山。要不惜一切代价与他干。那谢葆生的线断了没有？”黄金荣突然间道。

“有条子保着，一时断不了。”杜月笙说的条子是指金条。

“要多方面进攻，速战速决才是。”

“我再想办法。”

黄金荣把重任委托给杜月笙之后，心上的负担陡然减轻了许多，情绪也即刻好转，他想出门去放松放松，可那杜月笙却没有告辞之意。

“月笙，你还有事？”走了两步的黄金荣住了脚。

“师父，我有一件要事想禀报您。”

“非得现在？”黄金荣有些不耐烦，又怕有什么坏消息败了自己的好情绪。

“是的！”杜月笙口气坚决。黄金荣没说话，踱回桌子旁又坐下来静候。

“师父应让张啸林加入三鑫公司。”

“为什么？”黄金荣没想到杜月笙说的是这个事。

“师父有所不知，张啸林与上海军界有着一些非同寻常的关系。”

“那又怎样？”黄金荣粗暴地插话。

“鸦片从吴淞口到昌庙、龙华进入英租界，这一条路，都是淞沪镇守使衙门的天下，水警营、缉私营、警察厅，乃至各级队伍，侦骑密布，虎视眈眈。没有关系，弄土比登天还难，然若打通关节，则会土源滚滚，易如反掌。”

听杜月笙这么一说，黄金荣不禁有些动心，但他还是不理解这与张啸林有什么关系。

“张啸林有一条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重要路子，那就是他与淞沪镇守使何丰林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他怎么没跟我说？”黄金荣一脸的醋劲。

“我们也只是谈话中无意提起，我见这关系对师父有用，便来禀报，张啸林并不知此事。”杜月笙有意替张啸林说话。师父既把三鑫公司移交与他，他便知道张啸林对自己比对师父更重要，他不希望师父与张啸林闹翻，相反，他要师父重用张啸林。

“另外，张啸林对浙江杭州一带是熟门熟路，军界政界人头热络，还可以让他负责运销这一路。”杜月笙补充说。

黄金荣觉得，杜月笙说的在理，他决定接纳张啸林，让他进入三鑫公司。

“月笙，你负责全盘；出面打交道的事儿交给廷荪，他门滥精，在商界还转得开；至于啸林，给他一些钱财，专门打通关节，越快越好！”

“我一定尽力！”

从黄公馆出来的杜月笙，心里既得意又担心。他感到身下如有一片青云，托着他直上蓝天，用自己的话说，是“泥鳅跳龙门，一步登天”。终于成为堂堂三鑫公司的董事长。然而一想到董事长的职责，不免又有些顾虑，他马上要对付的是整个英租界，自己单枪匹马行吗？师父在上海混了一世，势力范围也始终出不了法租界，而且他是那么惧怕沈杏山及大八股党，甚至严令儿女不准逛英租界。

与沈杏山打了几次交道，杜月笙对英租界了如指掌。英租界又称公共租界，由英、美两租界合并而成，范围比法租界要大得多，商业繁荣也在法租界之上，著名的大马路（今南京路）和四大游乐公司都在英租界内。

除此之外，英租界内，也有一批大亨势力不亚于黄金荣，代表人物即为垄断英租界鸦片生意的“大八股党”，其头领为沈杏山、严九龄、季云卿等人，都是流氓白相人出身，靠贩运烟土起家，得势之后又逐步打入英租界巡捕房、水警营和缉私营，合官匪于一身，从贩烟中月进斗金，市面做得比法租界还要大。论权势，他们与师父黄金荣不相上下，论钱财，他们甚至更富

有。

杜月笙要对付的是师父黄金荣都有些惧怕的流氓，怎能没有顾虑。他把希望寄托在张啸林身上。

小花园旅馆，张啸林正在金房子里静候杜月笙的佳音。晚上，杜月笙如期而至。从他那满脸喜色上，张啸林知道自己好运来了。杜月笙把与黄金荣的谈话全盘转给张啸林，张啸林心花怒放。他原先只想让师父重看自己一些，做梦也没料到，师父会让他入股三鑫，还有个副经理的头衔。

“师父的意思，你专管外交和联络官府的事务。”

“承他看得起，我不会让他失望。”张啸林拍拍胸脯保证道。

杜月笙觉得一切都非常顺利，他长长地舒了口气，把憋在心头很多天的愁闷都放了出来。坐在摇椅上，他闭目养神，什么也不去考虑。张啸林知道他需要放松，问他要不要叫个女人侍候，杜月笙微微摇了摇头。突然，他一下蹦起来，大步朝赌台间走去……。

当年的军阀，大多数以鸦片烟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长袖善舞，经验丰富，利害所在，一眼便可洞察。在租界里经营鸦片，对他们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淞沪镇守使何丰林和缉私营统领俞叶封何尝不垂涎这股财香。只因为地位悬殊，关系搭不上，因而才以水陆查缉的方法没收、罚款搞些钱财。

张啸林从三鑫公司领了交际费后，腰缠万金，一副富款模样。他打着满口杭谚，自下而上，由外而内，一步步地向何丰林、俞叶封进攻。很快，便以一万元的贿资，打通了淤沪军政各衙门上上下下的各个环节。张啸林也成了何丰林、俞叶封的座上客。

接着，军阀、租界、帮会三方合为一体，大家同心协力发“土”财。不出一个月，三鑫公司局面大张，开始了上海鸦片贸易的辉煌时期。

张啸林依靠何丰林的人马，把鸦片从吴淞口运到十六铺，再由杜月笙派出小八股党包运到法租界，在法租界内，黄金荣发放通行证，由巡捕房保护、成车成车的鸦片大摇大摆地进了三鑫公司的库房。

三鑫公司的利润从此像黄浦江的潮水，汹涌而来。

坐得干饷的黄金荣乐不可支，为了表示对杜月笙、张啸林的感谢，犒赏他们的忠心，他与老婆林桂生一商量，从自己的红利中抽出一笔钱来，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造了两幢楼房，都是三间两进，前一进为中式二层石库门楼房，后一进为西式三间三层楼洋房，前面一幢 212 号送给张啸林，后一幢 216 号送给杜月笙，作为两人的公馆。

那林桂生是个见不得别人好的女人，眼见娄丽琴和杜月笙老婆沈月英住进了豪华洋房，自己岂甘落后。她交给杜月笙一箱银元，让他在钧培里和源成里买下数十幢石库门房产，前者装修一番便为公寓，豪华程度远远大于那两个徒弟的房子。

从此，上海滩上黄、张、杜三大亨的体制初步形成了。

三、禁烟官中了美人计

黄金荣的势力，自从有了张啸林和淞沪军警当局的相助，逐步盖过了英租界。张啸林的地位在黄公馆一跃成为二人之下，众人之上。在他头上的这两人便是黄金荣和林桂生。这时，局势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机运。

1919 年 1 月初，申报上登出了一则消息，万国禁烟会议，将于 1 月 17

日在上海举行。烟上界一片哗然，烟商自叹盛世将过，财源要断。黄公馆内也是人心惶惶，黄金荣眉头紧皱。只有那杜月笙安然行事，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几天之后，杜月笙匆匆跨进师父的客厅，他得到消息：因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英祖界当局碍于国际观瞻，将在英租界内实行禁烟。

“法租界的态度似乎不太积极。”黄金荣这些天一直察言观色，想探出法租界头目对禁烟的反应。

“妙就妙在这里。”杜月笙喜形于色，“英租界禁土，潮州帮开设的各大土行，肯定存身不住，会迁到法租界来的。”

黄金荣点点头，杜月笙见自己的话对了师父的心思，就继续说：

“因为法国人只管收税，得了莫大的好处，对烟土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因什么禁烟会议而轻易宣布禁烟的。”

“看来，以前那些空额没白给沙利吃。”黄金荣得意起来。

果然，禁烟会议日程己近，而法租界当局没有一丝反应，潮州帮的大土行陆陆续续搬进了法租界，法工部局的头目们暗中欣喜若狂。

沈杏山与他的大八股党没能做通英租界当局的工作，阻止他们下禁烟令，又不愿被断了财路，竟让人捎信给黄金荣，要跟着原先的商客到法租界，继续收他们的保护费。

“放屁！想打老子地盘的主意，他沈杏山做梦去吧。”黄金荣得到信，气得大骂。

沈杏山当然也不会看着钱财从自己的手中又流到别人的手中去，他要报复。

沈、黄之间明来暗往，剑拔弩张，都憋了一口气。杜月笙认为，决定胜负的时刻到了。

正在这时，北洋军阀政府借“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召开之际，下了一道禁烟令，内容为：

鸦片危害最烈，屡经明颁禁令，严定专条各省实力奉行，已著成效。惟是国家挽回积习，备极艰难。所有前次收买存土，业经特令汇集上海地方，克期悉数销毁。……致私种、私运、私售，均将厉禁，并当各懔刑事，忽贻伊威。

随着禁令一起到达上海的，还有一位专门监视鸦片销毁的政府专员张一鹏。

三鑫公司的生意正红火。杜月笙、张啸林还想借此大显身手，出人头地，岂能让这一纸禁令就给断送了。小花园旅馆内的密室里，张、杜二人紧张地思索着对策。

晚上，一个黑影溜进小花园，他是杜月笙的内线谢葆生，特来报讯说，明天，总统特派专员张一鹏就要到上海，英租界探长沈杏山已打点好烧香拜佛的“香烛”准备拼个鱼死网破，要杜月笙、张啸林他们早作准备。在那儿等候的杜月笙得信后立刻去了黄公馆，谢葆生则由张啸林安排女人、麻将侍候。

一切由黄金荣暗中布置，张啸林、杜月笙有条不紊地付诸行动。他们已通过种种关系打听到，这位专员大人不沾烟赌而近色，准备对症下药，投其所好，专设一场美人计款待。

起先，他们准备在小花园进行，为了避嫌疑，临时改在一品香旅社。这

一品香旅社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在上海旅馆业中的资格可算是最老的。若论房间陈设已不算先进，但此地环境幽雅，空气清新，故而营业昌盛。无论本地外埠人士，一提起“一品香”，便知是大名鼎鼎的仕宦行台。

专员张一鹏到达上海的第二个晚上，就被杜月笙、张啸林请到了“一品香”，酒足饭饱之后，杜月笙与张一鹏在一间最高档客房交谈，张啸林赶回小花园，他要亲手挑一个女人来侍候专员大人。

“一品香”客房，宾主二人在寒暄。

“我在京都就听说黄金荣手下有个杜月笙，非常人物，今日相见，果然不同凡响。敝人初次到沪，人生地疏，想不到遇到你。理应登门拜访，不意杜先生破费，在此招待，实不敢当。”

“哪里，专员大人客气。本想请专员到寒舍，后来觉得您公务在身，怕有不便，所以就在此包了房间，供专员休息放松

用。”

“我正想找些社会贤达了解沪上鸦片的情况，正好，今晚从你开始，怎么样？说说我听听。”张一鹏故意摆出一副听汇报的办公架势，呷了一口茶水，作倾听状。

“蒙专员大人信任，我就如实讲些我知道的事。我了解到大英租界的棋盘街麦家圈一带有几爿大土行，都是潮州帮会的。三马路也有几家。听说英租界捕房里什么人带头拉起了一帮人，组成‘八股党’，是专门做鸦片生意的。”杜月笙压低声，故作诡秘。

“说几家土行的名字。”

“嗯——好像叫李伟记、郑洽记，还有什么广茂土行的，记不全。”杜月笙说的全是与沈杏山有生意来往的烟土商号。

张一鹏沉思片刻，没说话。

“以小人之见，这些大士行不封闭重办，光烧毁己查明的存土，禁烟在上海还是一句空话。”

“你说得对是对，可要封行办人，难哪！”张一鹏长叹一声，又说，“那些家伙都是在英国人庇护之下的，他们会把鸦片转移，我这小专员除了如实上报以外，动不得他们一根毫毛！”

杜月笙听了暗喜，果然不出所料，这场禁烟运动只能是光听雷声不见雨点的虚张声势，幸好法租界一直按兵不动，否则吃亏大了。他正要说话，张一鹏抢先问道：

“恕我冒昧，听说黄金荣办了一个什么三鑫公司，可否说给我听听？”

杜月笙怕的就是这个，他努力镇定自己，装作感兴趣的样子：

“噢？张专员怕是听到什么传闻了吧！”

“传闻是有一些，但从你口中说的应该最真实。”

“承蒙信任。不瞒您说，这三鑫公司确实存在，不过与鸦片毫无爪葛，是房地产公司，前排门面设了个慈善机构，每礼拜日给那些衣衫褴褛的穷人发放些饮食。你知道，上海的房地产生意红火，利润相当可观，做生意时难免有为竞争而树敌的，三鑫托无意，财源不断，故而遭到不少中伤。”

杜月笙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见专员大人还想听，他就继续往下说：

“要是三鑫如传闻所说，干贩卖鸦片的勾当，那又何必大张旗鼓挂牌扬名呢？不怕您见笑，我就往三鑫里投了一些资产，否则，怕这‘一品香’的门也难进哪。”

“什么门难进呀？”一个娇滴滴的女声，从门外传进来，接着一个妖冶女人飘然而至。

只见她身穿一件白色软缎旗袍，苗条而不失丰腴的身腰被紧裹着，胸口隆起的乳峰隐约可见。两条雪白的大腿随着走动时隐时现。看打扮二十出头，看长相，十八左右，一张粉脸，嫩得滴水，一对大眼睛透着温柔的流盼。

她走到杜月笙面前，语气温柔地说：

“杜先生，快点回去吧，刚才服务生来关照，说杜夫人来电话，要你回去，家中有客人等。”

说完，她妩媚一笑，坐在一把椅子上，朝张一鹏顽皮地勾勾手指，算是招呼，整个房间里弥漫着氤氲的香气。

张一鹏感到了一种北方姑娘从没有的甜美，这大概就是北方佬朝思暮想的南国姑娘的就力。他压抑着内心的冲动，有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雷小姐要赶我跑了，我只有从命啰！”杜月笙开了个玩笑。

“我是关照你呀，回去迟了，夫人发起脾气，你可又要赔罪啰。那时，我可担当不起呀。”说完，扑哧一声自己乐起来。

杜月笙笑笑，转过身来对张一鹏行了个礼：

“专员，我走了，家里确实有事，一个朋友约好的。有空我再来，在这里如同在家，请随意。”

张一鹏站起身送客到门口，转身轻轻地带上房门。屋里只剩下一对男女。

雷小姐打开留声机，款款走到张一鹏面前。那隆起的胸脯一耸一耸，有节奏地颤动着。张一鹏着了迷，他在想，这么小的身段怎么挂得住那对大乳房的？也许是假的，但又不像……正胡思乱想，雷小姐在他耳边轻轻他说：

“张先生，跳个舞吧！”

“好！好！好！”张一鹏缓过神来，把手中茶杯放下，搂着女人的腰，慢慢地转起来。雷小姐那对大乳房几乎贴在了张一鹏的身上，撩得张一鹏一阵阵冲动。那女人见火候已差不多，便停住脚步，踮起脚，在男人脸上轻轻吻了一下，然后以一种温柔而期盼的眼光向上看着他。

那张一鹏哪见过这阵势，南方女人的柔情把他快融化了。他一只手仍搂着雷小姐的细腰，另一只移到她旗袍的叉下轻轻地摸着。他感到那女人浑身一颤，两只眼睛露出一副不胜娇羞的模样，她把头埋在他的怀里，任他去摸。

要是在京都，他早干完了那事，可现在这种情调，这种女人都使他粗鲁不起来。他停止抚摸，要解那女的旗袍，可雷小姐说累了，两人便移到沙发上。

原来，这雷小姐是张啸林千挑万选选出来的女人。他要她媚而不俗，以柔情克敌，不到火候不交身。

在沙发上，张一鹏动作起来更方便。他顾不得去解纽扣，喘着粗气，一把扯掉旗袍，又三下两下撕去内衣，一尊玉体展露在眼前。

“你把我衣服弄坏了。”

雷小姐极具挑逗性的话使张一鹏如饿狼恶虎般扑向她，两人滚在地板上。

过了许久，张一鹏才完了那事。他起身看看地上，并无血迹。

“看你叫得那样，我还以为是黄花大姑娘呢。”

“我就是的嘛，谁知道怎么没出血。把人家搞得这么疼，还说这种话。”她嘟起小嘴假装生气，张一鹏越发觉得可爱。

“好啦，好啦，不管怎样，我都喜欢你。”张一鹏说着在她嫩脸上拧了一下。

“跟我去北京吧，做我的三房。”

“人家堂堂大姑娘给你做三房，才不干呢！再说北京的风像刀子，我可受不了，哪儿也没上海好哇。”

“哎，听说法租界有个三鑫公司，也做鸦片生意，可是真的？”

雷小姐摇摇头，假装天真地沉思了一下，然后不胜其烦地说：

“什么鸦片呀，你们男人就离不开那东西。不过，三鑫公司我倒知道，我有个表兄在公司做事，那是个房地产公司，买卖挺大的呢！上海滩上谁不知道？”

“鸦片赚大钱，杜先生为什么不做呢？”张一鹏以为从这单纯女子口中一定能套出点后来，故作不经意地问。

“听说英租界的一个探长独霸了上海滩烟土生意，别人都插不进手。杜先生只是一个跑腿。想必是有这心也没这机会。”

“那法租界的黄探长可是有机会的哟。”

“那麻脸探长啊，怕英租界的人，连儿女、老婆都不敢让他们去那边买东西，还不如我这平民女子呢！”

“喔，是这样。”

从刚被自己睡过的女子那樱桃小口里吐出的这些话，张一鹏哪能不信。他深信不疑，上海鸦片的窝在英租界。这种既作乐又办公的方式他觉得很刺激，渐渐地，欲火又在周身升腾起来。

“张先生，我该走了。我还有个约会。”雷小姐起身赤裸裸地站在张一鹏面前。

“好小姐，我正在兴头上，怎么能让你走呢。我就是你要约的人。”张一鹏也站起来。雷小姐半推半就，两人又倒在了床上。

在京城，张一鹏算不了什么大官，可一踏上上海这块地，他处处想到自己是总统的特命专员，顶得过清政府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这洋人、“土人”全来巴结，送金送银还忘不了送个小美人，可谓八面威风。林则徐虎门销烟出了名，我何不来个“浦东销烟”也捞着流芳百世的好名声呢。张一鹏打定主意，准备第二天行动，可烟从何来？他想了许久，想到了海关监督税务司。

原来，早在 1915 年 4 月 29 日，正在做皇帝梦而苦干经费太少的袁世凯，突发奇想，任命清朝末年担任过上海道台的蔡乃煌，到上海担任苏赣粤三省的禁烟特派员。

当时的江苏、江西和广东三省还是禁烟的“世外桃源”，没有被禁绝种植和输入烟土，因此，三省内积存有大量的印度鸦片。这可是一大笔馋人的油水。清朝末年，不少官吏以禁烟为名，征收销烟“损耗款”，大发横财。这一次，袁世凯是来个“故伎重演”。

蔡乃煌深晓袁世凯的心思，一到上海，马上与上海、香港两地经销印度鸦片的烟土联社签订《苏赣粤三省禁卖烟土合同》。合同以准许联社在江苏、江西、广东三省运销积存的鸦片为条件，规定联社每销售一箱鸦片向政府交纳 3500 元捐款。果然，蔡乃煌之举，为袁世凯进帐达千万元。

蔡乃煌的走狗行为激怒了上海人民。尤其是蔡乃煌的同乡认为他伤了广东人的脸面，纷纷与他决裂。蔡乃煌顿时声名狼藉，成了孤家寡人。

很快，合同到期，民怨沸腾之下，上海口岸正式宣布禁止外国鸦片进口，

公共租界工部局也同时收回在租界里的烟土售卖执照。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只得顺应民意，决定取消积存鸦片的合同。

这样，联社的另外 1000 多箱鸦片销售只好停止。一直储存在海关。

张一鹏自知无力在上海截获鸦片，便想以这海关储存鸦片作为自己的战绩。他带了十名随从，浩浩荡荡地开到海关监督税务司查点那批烟土的存储情况。

到了那里，张一鹏索要所有单据，仔细核查，应有的 1600 箱鸦片现在只剩下 1200 箱。他煞有介事地追查，税务司长只说那 400 箱已被盗走，何时被盗，怎么被盗，答不出所以然，张一鹏虎着脸训导了一番。他哪里知道，这 400 箱鸦片是官匪勾结，通过杜月笙的三鑫公司全部销掉了。

张一鹏知道查不出结果，只得把剩下的鸦片全部运往浦东。

为了造声势，扩大影响，宣扬战绩，张一鹏故意不用车子装载鸦片，而是到中国地界调了几千名民工肩挑背扛，由沪军士兵押送过静安寺路，从外滩过外白渡桥，从至达码头过江。

这天下午，黄浦江两岸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参加万国禁烟会议的代表们也坐游艇过江到现场察看，场面好不壮观。

当太阳快落山时，一切准备就绪，1000 多箱鸦片整齐地排列在浦东稻田里。张一鹏扯着嗓子宣布：“ 当场开箱，检验过目 ”，事先选好各界人士马上上前拆箱验土。

一只只箱子被打开，乌黑锃亮的烟土引来人们阵阵唏嘘声，张一鹏面露得意之情。想不到开到第 58 箱时，竟是一箱灰色的砖头，检验人把砖头呈到官员坐的主席台上，官员面面相觑，张一鹏脸上红一阵子白一阵子，尴尬无比，请来观瞻的洋人们不停地耸肩嘲笑。周围的群众更是“ 砖头，砖头 ”地乱嚷。

后面的检验不断有砖头出现。张一鹏恨得直咬牙，他心中发誓要办人，可办谁？他想起了那天作乐时使他销魂荡魄的女人的话，他要办沈杏山。

柴禾已架好，火一点，浓烟冲天，万民齐呼，场面还真有些像“ 虎门销烟 ”，张一鹏的脸又多云转晴了。

第二天，张一鹏出席了万国禁烟会。会上他庄重地宣布了近日来他的调查结果：英租界的探长沈杏山，利用职务之便，在租界内大肆保护、贩卖烟土，希望英租界工部局予以调查、取缔。

不少代表还等着他的下文，以为他要对三鑫毒窟进行更为严重的法办，可这专员大人却挟着皮包，抹抹油光光的头退出了会场。顿时，场上一片哗然。

英租界的代表当场站起来表示，英租界当局对此毫不知晓，租界内没有烟土买卖现象，至于沈杏山是否贩卖鸦片，当局一定严加审查，如果查出也只是他个人的行径，与租界当局无关。

这个表白无疑是掩耳盗铃，在场的人对英租界当局这种一面当婊子，一面立牌坊的作法又给以一阵唏嘘声。

果然，沈杏山被上司严重警告了。

因为是同谋关系，最后罚 3000 大洋，保住了探长的头衔。

沈杏山知道这是黄金荣他们捣的鬼，恼怒之余不得不甘败下风，撤出力量，很少再去与杜月笙斗了。

四、和尚卖土不卖香

中国进入民国之后，烟土的吸食与买卖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头脑清醒的仁人志士们极力倡议下，当局开始提出禁烟的口号。但由于中央、地方的官员大部分为张一鹏这等贪钱贪色之徒，故而对烟土买卖实际上是采取了更为放任的态度，致使毒品在中国尤其是上海更呈猖獗之势。禁烟令成了地道的纸上谈兵。

二十年代初的上海，正值当局的禁烟时期，各种烟土买卖便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安然生存。三鑫公司的第一层门房确实彼张啸林、杜月笙他们改成了救济机构，几乎每天，衣衫褴褛的穷人们便排队在这儿领食品，受恩人感激不尽，殊不知大宗害人的鸦片买卖正在楼上紧张地进行。

各大小烟馆有三鑫作保，天塌下来不愁，营业暗中进行，瘾客出入有增无减，生意兴隆。在法租界或英法租界交界处，凡是类似烟纸铺的，都是烟馆。其招牌所用的暗示，个中人一望便可知。当时烟馆所用的招牌主要有春生轩、老季吴氏、美泰、广昌号、林记、勃朗林、广福和、三溢公司、长泰、双狮牌记、双鹰牌记等。另外，这些地下烟馆、室内一般挂有门帘，上写“由此出入”，暗示瘾客们，此处正是他们的逍遥之所。

烟馆之外，当时有些地方还流行着一种名力燕子窠的吸烟场所。燕子窠，实际应称售吸所。它是一种低级烟馆。当烟馆迫于社会上的禁烟舆论而不能明目张胆营业时，燕子窠这种私设的烟铺更是急剧地发展起来。燕子窠初兴之时，烟铺只备烟枪，烟膏需由吸食者自备。禁烟令发布之后，烟铺里，不仅有卧榻灯枪，而且还准备了各类烟上供人随意吸食了。

民国时，最低级的吸烟场所，大概要算笼头水店了。所谓笼头水，实际是以熬过烟膏而剩余下来的渣屑泡制而成的低劣毒品。这种毒品，售价低廉，花五六块铜元，就可以吃到一碗，且不在所禁之列，因而光顾这种店铺的，都是黄包车夫、小商贩等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店里也随处可见。

除了去烟馆等专门的吸烟所过瘾外，一些上等人士一般都爱在家里吞云吐雾。

杜月笙自搬入华格臬路后，特辟出一间屋子作为烟榻房，供自己吸食鸦片用。在烟榻房，还有一个专门为杜月笙装鸦片烟的人，叫郁咏馥。他原在十六铺摆水果摊，身上刺花。他带两个助手，帮烧鸦片膏。

杜月笙的吸烟间，对外称作帐房，一般人不能涉足，只有黄金荣、张啸林等关系非同一般的才能进去，每天起床后，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到“帐房”里，去享受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大烟。在过足烟瘾，打起精神后，他才开始处理其它事务。

黄金荣吸烟时不要求周到的服务，烧烟人由一般杂役代劳即可，但他十分讲究烟土、烟具。他所吸的烟土必须为陈年老货，而且要和以沉香、珍珠粉。他用的名贵烟枪上镶着珍珠宝石和黄金白银，烟签、烟匣、烟灯都以黄金制成，至为宝贵，由老婆林桂生亲手所藏，不让外人着手。

黄金荣有个养子叫黄源焘，他的妻子也是个女烟民，其瘾之大，公公黄金荣也难与之相比。每天，这位衣着华丽，身披狐裘斗篷的摩登少妇都要到隔街一个代人打药水的地方，同别的吸毒者一样坐在长凳上等待打针。一些不明内情的吸毒人纳闷，像她这样的太太，尽可以在府上吸烟享福，何必要来排队打针呢？不久，她的吸毒之举被黄金荣察觉，黄金荣恼火万分，一气

之下把她逐出了黄公馆。但她依如故我，以吞云吐雾度日。

与师父、师弟相比较，张啸林不论对烟土还是烟具都不讲究，也没养成以烟度日的习惯。闲来无事，什么样的烟土都抽一口，老婆娄丽琴也是如此。有时为了热闹，夫妻俩去烟馆解解馋，借以找人聊天，打发日子。不过，最终还是为了省点钱财。这一点，与奢侈惯了的杜月笙完全不同。

张啸林个人不是酷爱烟土，但对鸦片生意的兴趣却极浓，超过黄金荣与杜月笙。稳住了自己在三鑫公司的地位后，他便拾起了原先的梦想，让鸦片打进浙江，把家乡变成全国第五大烟省。

张啸林的想法得到黄金荣和杜月笙的首肯。按三鑫公司的销售计划，上海之后，便要打开邻省的烟土之门。浙江的任务理所当然由张啸林承担。黄金荣给了张啸林两万元作为花费，杜月笙亲自送到火车站。

“张兄，这回看你的了。”

“放心，没问题！四川那边，你多费神。”

“嗯！”

两人就此分手。各自信心十足。

俗话说，富贵归故里，衣锦还乡。发迹了的张啸林十分想来一次衣锦还乡，在西子湖畔，大宴宾客故旧。可火车到了杭州城车站时，他改变了主意。冷静一想，此次回乡只是小有成就，谈不上大发，况且是为烟土之事而来，更不能声张。他记得杜月笙有句挂在嘴上的话：小心得天下，大意失荆州，便悄悄雇了一辆人力车住进城内的一家不起眼的旅店。

第二天，他拜访的第一个人依然是张载阳。此时的张载阳已由军界转入官场，成了堂堂浙江省的省长大人。

省长的官邸气派非凡，门前车轿成行，卫兵林立。张啸林虽一身洋装：礼帽，西装革履，外配金边墨镜，但置身此地，仍有自惭形秽之感，刚到杭州时的那股春风得意劲儿一扫而光。他强打笑脸，让卫兵去通报他的到来。

张载阳的热情使张啸林那颗失落的心得到了慰籍。

“啸林此次来，是专程为您祝贺的。”张啸林抢先说明来意。

“官运沉浮，不知终究，大哥客气了。”张载阳以为他贺的是自己的升迁之喜。

“我是来贺你生日的，下个月初四。”

“幸亏你还记得，小弟担当不起！”省长大人不免有些感动。

张啸林没有答话，而是对客厅门外叫了一声：“上礼。”只见一个人手捧一只红木匣子进来。张啸林接过，双手呈递，恭恭敬敬他说：

“请笑纳。”

张载阳一边说着“客气”，一边接过木匣，打开一看，惊喜不已，原来竟是一只硕大的金鼠。

“本想到下月您做寿时送来，只是目前恰巧有桩大生意要做，能让你我发些薄财，故而提前到达。”

“里面说话，里面说话！”张载阳收起木匣，把张啸林让进自己的密室。

张啸林这才把此次来的真正用意告诉了张载阳，他要省长大人出头控制浙江的烟土买卖，使三鑫公司全盘插手进来，垄断浙江市场。张载阳心中十分清楚，中央当局的禁烟令只是一纸空文，各省都企图大发鸦片之财。所以，对张啸林的要求没有提出异议。

“只是，杭州的地盘恐怕抢不过来。”张载阳面露一丝为难之情。

“为什么？”

“杭州一只鼎的鲍一斋难对付，人称乌烟鲍。”

“什么人你省长大人还在乎？”张啸林不以为然。

“你有所不知，其人的后台老板是卢督军卢永祥。”

“这——”张啸林顿时语塞，刚才不在乎的神情消失了。他知道，如果是这样，那么对姓鲍的就不可轻易动一个指头，也就意味着，杭州市场他得不到。

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张啸林准备再想办法。张载阳嘱咐他，千万不可硬来，得罪卢永祥，张啸林点头保证。

“我想宴请卢督军，一来为谢上次的恩情，二来为此次来浙的目的。”

“这我可以安排。”

“地点选哪儿方便？”

“在我家便好，他也是这儿的常客。”

“那一切拜托。”

张啸林终于见到了这位早已对自己有恩的督军大人。

三人见面，介绍、恭维之后，张载阳给张啸林使了个眼色。张啸林拿过桌上早已备好的一只精巧的银盒子，呈给卢永祥。

“承蒙督军大人在足下患难时相助之情，其恩难报，今备一份薄礼，不成敬意，望大人笑纳。”

张载阳于前一天告诉张啸林，军阀的通性是嗜好地与金，有地才可存军，有军才能成阀。可在那个年头，军阀混战，权势如转蓬，朝不保夕，一旦军败地夫，便是一介落荒武夫，唯有黄金可护身、安生。所以，军阀没有不爱黄金的。卢永祥也深知其中奥秘，是个把金子看得比性命还重的人。

果然，卢永祥见到银盒子，两眼发光，他忙接过打开一看，禁不住“啊”的一声叫出声来。原来，银盒子里装的是一个纯金制成的龟状鼻烟壶。

“宝贝，稀世奇珍！奇珍啊！”督军大人掩饰不住自己的贪欲，他拿出鼻烟壶在手上反复展玩，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随身所带的皮包里。

卢永祥这顿饭没白吃，不到两个小时，既得到黄金数两，又当了三鑫公司浙江烟行的顾问。而张啸林呢，基本是大功告成，除了杭州市面，其它各地皆与三鑫达成鸦片销售协议，由省长亲自督问。

就在张啸林准备返沪之时，他得到一个意外消息，使他暂时留在了浙江。

原来浙江台州府下属有个宁源县，地域广大。在民国初年时，府衙曾将它的南面十几个乡划出来，另行设立了一个县，起名为“三门”，后来又归并宁海县。在台州府区域，三门之地尚未受一丝烟土污染。整个浙江，这样的特殊区域为数不少。张啸林不想放过这些地方。

他建议张载阳出面批示，把诸如宁海县这样的大区域，统统割乡分县而治。这样，省长可出卖一大批县级官职，赚取银两；而且随新县的设立，烟行自然不可缺少，人人都能得些好处。

张载阳口头没直接表态，但实际上，不久，在浙江便刮起一股小小的拆乡建县之风。

且说张啸林没从同窗好友那儿得到直接的承诺，不过，受张载阳话的暗示，他要亲临台州一趟。

轮船上，张啸林结识了一个和尚。闲聊中，得知这和尚是天台山国清寺的知客僧。知客，即寺院中主管接待贵宾的和尚。一般大型寺庙里才设。

天台山古称仙家佛地，素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它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又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祖庭”，也是我国道教的东南圣地。国清寺是天台山上第一大寺，隋代智者禅师所首创，禅师圆寂时，寺尚未建成，便留下一句隐语：“寺若成，国即清。”寺成之后，便命名为“国清”。

国清寺规模宏大，僧众繁多，有殿宇 14 座，房舍 600 多间，寺内还设有佛学研究院一处，且有几个日本和尚在“研究”佛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圣地，在这里任知客僧，自然是能眼观六路的伶俐和尚，不同于终日打坐念经喝薄粥的平庸之辈。

知客僧告诉张啸林，自己法名弘法，邀他去天台山一游，行些烧香拜佛之事，张啸林口头应承。

说到天台山终年游客如云的时候，张啸林不禁心中一动，他凑近和尚耳边，低声说：

“师父，山上买卖生意可好？”

“阿弥陀佛，托我主之福买卖兴隆。”

“我有样东西，不知师父能否接纳。”

“施主请说！”

“烟膏！”

“噢？”和尚打量了一眼面前的人。

张啸林见和尚面无惊慌，坐立坦然，知是见过世面的，便把烟土买卖的好处说了给他听。说到能赚取的钱财时，那和尚倒有些吃惊了。

“难怪四川的佛门中人卷入烟土买卖之中，原来如此。”

“那峨嵋山上的和尚个个手提小箱，内装烟灯烟膏，做背人游山的苦力生意。箱内东西。一边自己用，一边兜售给步行游客。佛门俗客图个便利。”

张啸林说得不假，上峨嵋山攀登不易，有钱人由滑竿抬上去或由健汉背上去，舍不得掏财的便辛苦双脚，努力攀附。然而都很艰难。有游客偶然发现吸几口大烟，便两脚轻松，上山如履平地。于是，肩抬背背的苦力也学会了此道，一些和尚渐渐介于苦力队伍中挣些贴己钱。随着对烟土的需要，峨嵋山上一时鸦片泛滥。和尚卖烟不卖香，成为民国时的一大奇闻。杜月笙正要通过四川袍哥范绍增把那块“净土”抢过来。

张啸林在轮船上主动结识弘法和尚，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国清寺的知客堂内，一僧一俗正紧张地谈着生意。

经过磋商，最终达成两项协议：

一、由弘法出面，国清寺向三鑫买进鸦片，研成粉末，掺少许在香灰里，制成小包“香药”。

二、仿效峨嵋山，在国清寺，以及天台山上的高明寺、万年寺、方广寺、桐柏寺等处，设立售烟点。国清寺经营，三鑫公司供货。

“香药”即是寺庙里菩萨面前香炉里的灰烬。浙江百姓，那时有什么病痛，并不爱看医，而是备上一副香烛，到寺庙里跑在大慈大悲无所不能的菩萨面前寻求保佑，从香炉里撮一把灰，名为讨“香药”，回家冲水给病人喝。如果病好了，还得给寺庙送香火钱，年年不忘佛祖之恩。

这鸦片本属麻醉用品，确有止痛作用，掺在香灰里，让香客讨了去，倒也合适。寺内方丈对协议的第一条表示赞同。可佛祖圣地卖鸦片有亵渎神灵之嫌，方丈没点头应允。张啸林失望之极，弘法和尚答应他，将利用知客身

份游说其它佛门净地设立售烟点，张啸林这才脸露一丝笑脸，从怀中掏出一叠钞票递给他，两人会心一笑。

临离开国清寺之前，张啸林向寺内捐洋百圆，诚心以资香烛。弘法和尚派两人随张啸林去上海取货。

国清寺内的香灰从此便有了新内容，和尚们把掺了点鸦片制成的“ 香药 ”用黄纸头包起来，布施给前来上香讨香药吃的善男信女，并不卖钱。一些头痛脑热，疾病难熬的病人，吃了香药，果然苦痛减轻。于是，一时间民间纷传国清寺菩萨显灵，引得江西、福建、安徽等地的人也远道而来礼拜。寺内香火盛极一时，捐款的、做佛的、给佛像重塑金身的等等，寺内财物不断。

后来，三门县的烟行开张后，弘法和尚便不再派人去上海，而是直接去山下烟行取货。每次，他都能捞到一笔不少的钱财。由于弘法和尚的游说，浙江的许多寺庙开始明里暗里出售烟土，这些烟土都由三鑫供货。

张啸林的一趟浙江之行，使浙江烟风顿盛，各大小烟馆争相挂牌，瘾客数量猛增。

三鑫公司终于打开了浙江的大门。

五、军阀纷争香财

张啸林终于有了自己的公馆。搬进新居的第一天晚上，他一宿没睡，在院子里不停地踱步。

遥想当年，他浪荡在四马路一带，身背假药，喊破了嗓子，还到处受人白眼，十分可怜。投到黄金荣门下，全力效忠于他，却连住黄公馆灶披间的资格也没有，活得窝囊。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张公馆，虽是师父黄金荣所赠，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当然，需要的东西还很多，他相信，一切都会有的。

他首先要干的事是把张公馆装修成上海滩最豪华的住宅之一。

张啸林将前面中式住房的楼下三间打通成大厅，楼上为夫人娄丽琴的住房，将后面西式楼房的底层分作三间，西厢房前半间作秘书室，后半间是古董室，兼为与人谈机密要务的地方，中间作为宽畅的大客厅、东厢房作大菜间，内设张啸林的办公桌、沙发和烟铺，在这里会见普通客人，总帐房办事、吃饭也在这里。二楼、三楼空着，留作取妾用。

张啸林不吝钱财，公馆被刻意布置之后其显赫、气派在豪富群中也屈指可数。

一切布置停当，张啸林又仿效邻居杜月笙，雇佣了秘书、账房、警卫、女佣人、厨师、园丁和勤杂工。只是他生性敛财，每种只配二三人，远不像杜公馆佣仆如云，奢侈气派，其实，若论钱财，人们都知道张啸林在杜月笙之上，张啸林也以此自慰，不与杜家攀比。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 1924 年底，三鑫公司突然遇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长江口中间含有一座小岛，叫崇明岛，岛北是长江北岸，岛南又因隔个横河小岛，分为北水道和南水道。这两条水路，轮船都可出入。原先，运鸦片进上海的轮船都由南北道驶入吴淞口，再从高昌庙起岸，循公路运到上海。自从三鑫公司独占了上海市场，原先在上海唱鸦片主角的潮州帮退为附庸，业务每况愈下。

潮州帮中的一部分人不甘江山被夺，为了东山再起，想法汇合上海滩另

一股力量，全力开辟运上新途径，以之与三鑫公司抗衡。

几经周折，他们选定了长江北岸的启东、海门一带，作为驳运的驿站。而此时，启东、海门至南通，都是通海镇守使张仁奎的辖地。

张仁奎号锦胡，山东滕县人，是青帮中的大字辈人物。原先也是个市井无赖，做着贩私盐的勾当。

有一次，他贩盐来到扬州南边的瓜洲，与人赌博。一个时辰下来，将本钱输个精光，而且又在举目无亲的异乡。眼看连裤衩也得脱下来付赌债，他却灵机一动，起身到厨房取来一把菜刀，当着赌伙的面“嘎嚓”一声，剁下一截无名指，足有一寸半长。他拈起这段滴血淋淋的指头，住赌桌上一放，说：“小弟作客他乡，未多带银两，可与各位老哥玩个通宵，惟恐扫了大家的兴，截下身上的一点小物件，权当十块大洋，总是值的吧！”这个“豪举”惊呆了周围的赌客，却被青帮头子徐宝山看中，收他为弟子。到了辛亥革命时期，这徐宝山便打起革命旗号，在江北一带招兵买马，虎视淮北，大有割据称雄的势头，遭到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嫉妒。徐宝山笃爱古董，袁世凯从此下手，派人送他一只“羊脂白玉瓶”，这装有烈性炸药的宝瓶被放在一个精致的木匣子里。徐宝山听说这是个奇宝，欢喜至极，忙双手捧过宝匣，亲自开启。没想到，突然“轰隆”一声，木匣爆炸，徐宝山的脑瓜被炸成肉泥。徐宝山死后，他的旧部便由张仁奎接管，经过几番奋斗，后来张仁奎又当上了徐宝山民军第七十六混旅的旅长。前后又当了 16 年的通海镇守使。

张仁奎的镇守使衙门虽在甫通，但他本人则在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建有一幢巨宅，那些阴谋与三鑫公司对抗的一帮人，在启东、海门一带，依靠张仁奎的手下，终于开辟了这条鸦片新航线。他们的办法是：先雇外轮专运鸦片，然后驶入长江北岸，再用小船接驳，深入苏北转运各地。这样一来，三鑫公司的业务因此就大受影响。

华格臬路杜公馆内，张啸林与杜月笙正在烟榻房抽大烟以解心中之愁。几筒鸦片下肚，两人精神振作一些。

“大哥，听说明天张仁奎要来上海住段日子，我们应借机打算一下。”

“可张仁奎这老头子到底有什么来路呢？弄清了才好办事。”

“现在，我们的事主要坏在他手下，张仁奎也许知事不多，所以，要谨慎行事才好。”

“那明天我们主动出击，去车站接他。”张啸林明白杜月笙的用心。

“理应这样，可师父那里，唉！”杜月笙从烟榻上爬起来，趿着布鞋，在屋里来回走动。张啸林不知出了什么事，瞪着眼睛望着他。

“师父虽是法国巡捕房的督察长，可是在帮里，却是个‘空子’（指没办过正式入帮手续则又自称是在帮的人）。他常说自己也属青帮大字辈，故而对真正大字辈很忌讳，张仁奎来沪，他不会欢迎的。”杜月笙没告诉他，前两天，在黄公馆，师父还大骂张仁奎是个地道匪徒，不可与自己相提并论。

张啸林门槛精，胆子也大，他眼珠一转：

“不如，我先把他接来，以重礼讨他欢娱后再引给师父。你那边说服师父索性拜他为师，正式入帮。当然得以公司利害得失为由来诱劝他，他对入不入帮兴趣不大。”

杜月笙略作思忖，点头同意：“就这么办了。”于是，张啸林起身回家，即刻去打点礼品，杜月笙穿戴整齐，坐包车去了黄公馆。

不出两人所料，黄金荣一听说货真价实的青帮大字辈张仁奎要与他交上

关系，确实心中不自在。他知道，张仁奎不仅是大字辈，而且在大字辈中也是凤毛麟角，帮位极高。在他面前，自己这“空子”的身份会戳穿无余。再一听说张啸林已不声不响去接此人，心头酸水直泛，担心与吃醋之情汇成恼怒在他那张麻脸上表现出来。

“张啸林什么时候又搭上了这条关系？”

“这……”杜月笙不知怎样回答师父才好，他怕把自己也卷进去，让师父讨厌。本来他就认为这种先斩后奏的方法不妥，但又怕失去与张仁奎联系的机会，对他来说，师父与三鑫同等重要。

“翅膀硬了，想改换门庭？哼！”他瞟了一眼杜月笙，杜月笙忙垂下了头。

半晌，两人都不作声。杜月笙明白，这种时候，师父是等着要听他的意见。他抬起头，向前进了一步。

“师父，现在三鑫的外务联络全靠张啸林。当然，他的心路活一些，可您也该抓住一些机会，怎么说，您的影响也比他大得多。所以……”杜月笙及时打住话头。

“所以，这关系应该我来去拉，对不对？”黄金荣醒悟过来。他面露喜色地望着自己的门生，杜月笙微笑不语。

“子卿，”黄金荣兴奋地叫来他的贴身奴仆，“叫秘书骆振忠写个名帖，派人送给张仁奎，约个日子，我去拜访。”

“是！”程子卿匆匆离去，黄金荣点起一支法国人送他的大雪茄，深深地抽了一口，麻脸上浮起淡淡的得意，他在笑张啸林。

一切进展顺利，张仁奎收到黄、杜、张 3 个 10 万元的孝敬钱和一张黄金荣拜师的帖子，脸面不低。他爽快地答应了一切，新收黄金荣为徒弟，保证让出鸦片航道，助三鑫公司的发展。

黄金荣总算甩掉了“空子”这顶帽子，并且与张仁奎拉上师徒关系，心中对张啸林的气一扫而光。再说，10 万元的孝敬费也是张啸林所出，不花自己一个钱，对铜钿银子看得相当重的黄金荣还有什么不满意呢。师徒二人的关系又如平常。

就在三大亨翘首以盼，等着张仁奎能使三鑫起死回生的时候，一场战争差一点毁了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一切。这就是 1924 年的江浙战争。

当时的上海由于鸦片买卖猖獗，成为一块收入甚巨的宝地，引得众军阀垂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是近水楼台，率先联合安徽、福建、江西各省军队，共 8 万多人，分四路向沪浙一带进军。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联合反浙军阀，以浙江、上海和从福建退入浙江的军队组成浙沪联军，卢永祥为总司令，率兵九万多人与齐燮元作战。

1924 年 9 月 3 日早晨，江浙战争爆发，开始卢军以天时地利的优势，比较顺利，但由于半路杀出个孙传芳，使卢永祥丢掉杭州移驻龙华督战，相随而行的是浙沪联军第三军司令张载阳。浙江省长由张载阳的同窗夏超代理，谁知夏超与孙传芳勾结反叛，卢永祥失去整个浙江，退守上海松江一带。孙传芳寸步不让，乘胜追击。卢永样见前途无望，偕同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逃往日本，张载阳生死不明，再也没有音讯。

这一突如其来的巨变对张啸林打击最大，华格臬张公馆内，他躲在密室，两天没见任何人。第三天，他跨出房门进了杜公馆杜月笙的书房，他现在手足无措，须向这同门师弟讨个主意。

一向遇事不惊的杜月笙此刻心绪也非常乱，眼看着黑货的来源即将全部断绝，兵荒马乱之中，保护伞不存，原先堂而皇之走的那条老路线，如今怎敢再走？驻足不走，三鑫难存。自己钱财、前程怎么办？他突然觉得，几年轰轰烈烈却犯了一桩大错，没有干一种全属自己的大营生作为保障，现在就要被吊死在一棵树上。

见张啸林到来，杜月笙强打精神。两人谈话的内容自然是今后怎么办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日坐愁城，束手无策了。”张啸林不无悲观地说。

“依我之见，只有攀附新贵孙传芳。”

“这决非易事。”

“事在人为！”

“资金从何而来？”

“我来想办法！”

张啸林由于刚出了十万给张仁奎，又临进项中断，手中窘迫。正愁年关各项开支无从支出，这打点新贵的钱是一分也难拿了。杜月笙平日阔绰奢侈，家中除一大堆女人的金银首饰外，没几个现钱，所以，他也只能是“想办法”。

正当张啸林愁眉苦脸的时候，杜月笙从后来成为海上闻人的傅筱庵那里借到了两万块钱，傅筱庵时任通商银行的老板。杜月笙把两万块一分不少地交给张啸林，鼓励他打起精神，去尽快结交孙传芳部下的新贵。

张啸林与孙传芳毫无瓜葛，孙传芳先受知于吴佩孚，经吴佩孚一手提拔，当过长江上游总司令，闽粤边防督办、浙闽边防督办和福建督理。但张啸林和孙传芳的驻沪办事处处长宋希勤以前关系不错，这宋希勤现在成了张啸林的救命草。

宋希勤还算是个讲交情的人，没要张啸林的大包礼物，两人提着东西又来到张宗昌驻沪代表单先生的家中。不一会儿，几人称兄道弟，亲亲热热。第二天，张啸林又带他俩在小花园乐了一天一夜。玩了女人不说，临走前，张啸林送他们每人一根金条。两人发现小花园里的女子被主人调教得别有一番风味，以后，就成了这儿的常客。

一天，张啸林从扬州弄了儿个黄花女，忙带信给宋、单二人让他们来取乐。两人一听是原生黄花女，岂有不来之理。下午 5 点便赶到小花园，晚饭自然是张啸林的。

酒足饭饱之后，张啸林开口了：

“两位兄弟，啸林有一事相求，不知能否应允？”

“客气啥？有事就说。”单先生剔着牙含混不情他说。

“三鑫公司最近断了烟土来路，黄浦滩缺少鸦片烟是要造反的，兄弟们能否卖个交情，让藏有 1000 箱烟土的陆冲鹏，从准备运往苏北去的那部分中拔一半给法租界的朋友救救急？”

一听说是烟土买卖，两人不吱声了，互相望望，似在征询对方意见。俗话说：吃人口软，拿人手短；得人钱财，与人消灾。那单先生一想到还有个女人正躺在床上等他来开苞，乐得忘乎所以，一拍胸脯保证：

“张兄别急，这事包在我们身上，给你 500 箱。”

“就是，哥儿们一场，不帮你帮谁？”宋希勤也不甘落后。

张啸林忙举杯道时，结束了酒席。然后带两人上楼分别进了金房子。一会儿，两间房内便传来了嬉闹声，张啸林靠在门外的墙上长长地舒了口气，

三鑫公司总算有救了。这些天提心吊胆，茶饭不思，现在一场惊险即将过去。他微闭双目，突然觉得一阵疲乏，“莫不是自己已经老了？”正想着的时候，突然， 从一间房里传来女人的叫声。他诡秘地一笑，陡然浑身冲动，也进到那银房子里去了。

房子里，一位刚来的扬州女正躺在床上，看见老板进来倒有些出乎意料。张啸林发疯般地掀掉盖在那女子身上的被子，他知道楼上所有女子是不穿衣睡觉的，这是他的规定，新来女子也不例外。他像老鹰扑小鸡那样扑向了那具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裸体，那女子发出一声惨叫。

第二天快傍晚时，单先生让人送信给张啸林，陆冲鹏答应给三鑫公司 500 箱鸦片。张啸林又找到杜月笙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两人不免高兴一番。

杜月笙让张啸林打电话给宋希勤，请他宣布自高昌庙到枫林桥，全部戒严，一面又派人向来宅递了根条子。他们要确保这批鸦片的安全。1925 年旧历除夕前 3 天的夜晚，在通往二鑫公司所在地即法租界的维祥里路上，路灯闪耀，公路两旁人影憧憧，沿途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官兵。张啸林、杜月笙裤腰带上都别了手枪，和他们手下的小八股党，通宵不眠，亲来接货。

就这样，军警戒严，草木不惊，500 箱鸦片烟，终于首尾相接地安全运入法租界三鑫公司。

500 箱鸦片烟到手，三大亨都松了一口气。黄公馆内，黄金荣设宴款待两位门生。

“英雄！我黄门尽出英雄！为你们干一杯！”黄金荣咧着嘴开心地叫着。

“我们上海总算没黑粮断绝，好险哪！”张啸林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晦气的旧历年过去了，那穷愁不堪难以想象。”杜月笙摇头叹息。张啸林也附和地点点头。只有那黄金荣无法体会其中的艰辛，依然满不在乎，大声嚷着喝酒。酒席上，杜月笙、张啸林都显得很疲惫，气氛自然冷清。

由于这 500 箱鸦片，三鑫公司的信誉，以及张啸林、杜月笙的金字招牌都得以维护。更重要的是，张啸林等人从此和苏北的一些烟贩子有了接触来往，对他以后的事业帮助不小。

500 箱烟土一转手便卖完了，三鑫公司获利甚丰。陆冲鹏那边，很快收到了烟款。大利在前，孙传芳听宋希勤一说，立刻动了心，他主动向张啸林伸出友好的手。孙传芳心里打的算盘是：鸦片贩运是上海最旺的财源之一，与其物色人选，另组班底，何不继承卢永祥、何丰林的故伎，轻车熟路，安享财香呢？

张啸林求之不得，以为福从天降，忙打点些礼品去拜见孙传芳。此时，他才知道，上次戒严运土是孙传芳发的命令，这是他欲与杜月笙、张啸林合作，暗中递的一次秋波。

1925 年 1 月，又一只饿虎闯进上海。

奉军张宗昌部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进驻上海。张宗昌到上海后，第一件事是拜青帮李征五为师，成为青帮一员；第二件事是通过李征五介绍结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闻人，其醉翁之意在于鸦片。黄金荣也早已虚席以待，很快，双方便勾结在一起。

黄金荣提出，张宗昌如能保护鸦片的贩运，他将给部队较高的酬金作为弥补军饷的费用。张宗昌本就为此而来，岂有不允之理。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张昌宗派军队保护毒品进口，烟商预付酬金 300 万元。

令张宗昌感到惋惜的是，鸦片生意没做成多少笔，他便奉命撤出上海。

临行前，他死不甘心放弃这块肥肉，令自己的心腹李奎元为奉军第一军驻沪办公处处长，专门负责与毒贩商洽护运筹款事宜，并留下王栋旅负责毒品进口后的安全卸运。这样，张宗昌军虽不在上海，但鸦片势力丝毫不减。

张宗昌那日渐涨鼓的口袋惹得各大军阀头目眼红，孙传芳几个月之后便击败了奉军残部控制了上海。他公开与三鑫达成协议：负责保护公司的鸦片安全通过华界，帮助公司取缔严重危及公司利益的对手。孙传芳每年收到的答谢费为 1500 万元。

为了报答三大亨，孙传芳特让财政总长李思浩到上海，给张啸林、杜月笙带来了两张委任状，聘任他俩为财政部参议。张啸林、杜月笙敬谨收下，但由于时局动荡，江山谁主沉浮难以预料，两人收下委任状后从不敢轻易拿给人看，因此，这便成了一项秘密。时至今日，仍然很少有人知道：张啸林、杜月笙早在 1925 年便做了官，涉足官场。

孙传芳与杜月笙的私交胜于张啸林，他对杜月笙极为信任。当有人密告杜月笙图谋不轨时，孙传芳以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致电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说杜月笙先生为本署咨议，诚实可靠，绝勿听信谣言，致堕奸计。

张啸林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这个牵线人在孙传芳面前反而不如杜月笙受宠，渐渐地对这个同门师弟有所不满。

在与军阀的结交过程中，黄金荣突然觉得自己由主角跌

为了串场的角儿，两个徒儿没有自己反把事办得尤为漂亮，甚至久不登门请示报告，忘了他这个师父的存在。他气恼但无可奈何，只得心中暗骂两个忘恩负义的畜牲。

实际上，这个时候，黄、张、杜基本上是平起平坐了。上海滩上，三大亨的体制已完全形成。

俗话说，家不和外人欺。三大亨之间的关系虽有了缝隙，但为了共同的事业，外表还是师徒一家。在与各路军阀联系上之后，他们又加紧了与上海法租界当局的勾结。

1925 年 5 月下旬，在黄金荣的介绍下，社月笙代表三鑫公司与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布卢姆签定一项协议。协议规定：

（一）法租界内可以开设 20 家鸦片零售店和一家土栈。

（二）鑫公司每月向法国巡捕房预付烟税，并负责提供保镖制服；

（三）在启运烟土时预先通知法捕房，对不属于三鑫公司的土商，法租界捕房将予以逮捕和起诉。

（四）三鑫公司向捕房代表一次总付十四万元，并在今后整个买卖期间每月支付八万元。

（五）公司向“欧洲委员会”支付进库鸦片每箱 250 元，法租界内的每家鸦片零售店每月缴 500 元。

从公董局出来，三鑫公司的董事长杜月笙手捏协议书，心事重重。他感到手心发烫，浑身一个劲儿出汗。雁过拔毛的现象，杜月笙经历过不少，可如此心狠的，他和他的公司还是头一次遭到，一向文雅的杜月笙禁不住在车内破口骂娘。

然而出乎这位董事长意料之外的是，由于协议维持和巩固了三鑫公司对法租界鸦片买卖的垄断，公司生意以惊人的速度发达起来，第一个月便盈利六百万元，真正是日进斗金。

黄公馆里，黄金荣得意，杜月笙佩服，张啸林乐得合不拢嘴。三鑫公司

经历风雨摇摆之后，不仅安然，而且财源滚滚。三大亨对军阀和洋人更是视作再生父母。杜月笙经过上海滩的风雨雷电之后，比黄金荣，张啸林更有眼光和心计，他不爱孜孜于近利，对于不论当权的或在野的、得意的或落魄的，都肯折节结交。

三鑫公司稳定并发达之后，他更加注意以善举来扬名，在他的影响下，张啸林也开始不敛财钱，唯有那黄金荣视钱如命，不愿干以财换名之事。

杜月笙与张啸林几乎同时给他们各自的老头子买了一幢豪华住宅。另外，还用自己的收入所得，对青红帮头面人物张树声、高士奎、曹幼珊、刘登阶、梁绍棠、步章五、程孝周、樊瑾丞、阮慕白、李琴堂、荣华亭、袁克文、张蔚斋、李春秋、周盖臣、吴省三等人，每人每月奉送大洋 300 元，以资孝敬。

两人的这一举措，使上海青帮大字辈的成员，在经济上无形地依附于他们的后辈，青帮辈势出现微妙地变化。

然而，张啸林在做人上，毕竟不如杜月笙。当樊瑾丞喜孜孜地住进徒弟送给他的新宅时，张啸林尾随而至，不是贺喜，而是提了一个无理的要求，他要樊瑾丞从此以后不再收徒。口气严厉，不容分辩。

樊瑾丞被弄得哭笑不得，问那陈世昌，其徒弟杜月笙并没这么对待师父，心中更是难过，却不敢表露在脸上。

当时的上海，关于三大亨流行着这么一句话：“黄金荣爱钱，张啸林爱打架，杜月笙则会做人，会赚钱，也肯花钱。”此话不一定全对，却也多少反映三个人的性格不同处。

唐观经，张啸林的同乡，曾任杭州大世界游乐场经理。从报上得知张啸林发迹之后，便来公馆拜访。

念此人也是黄金荣的门徒，张啸林以上等烟土客气招待，3 天之后，张啸林见唐观经整日烟雾缭绕，便开始算计起自己的鸦片钱来，到第五天，他派李弥子去专制假烟膏的店铺，买了许多桂皮膏，供来人享用。

桂皮膏是假烟膏中的上品。清末大老戒烟时，不借以重金购求，为了达到抽假而戒真的目的。制法是用桂皮侵入水中，7 天后，用绢筛去，去掉粗渣，放入勺中，煮稠如膏，即可使用。

唐观经并非平民之辈，常出入富商闻人之门，真假烟膏岂能不分。甚至一口便能抽出烟膏真假和高低档次。见张啸林如此对待自己，愤然离开张公馆，去师父黄金荣那里诉说。

“义公”社月笙自有他的处世方法。租界寓公孙宝琦等人想发动一个赈灾会，可苦于经费不足，恰遇三鑫盛时，杜月笙急公好义闻名。

于是，孙宝琦准备了三个“大土”（印度产鸦片，每个 10 两到 20 两），乘车来到杜公馆拜访。杜月笙见一位素昧平生的人来访，不敢怠慢，立即请入客厅。

孙宝琦寒暄坐下后，故作不经意地请教：

“杜兄，照目下的行市，不知印度大土每只值多少钱？”

“目前烟禁甚严，大土久已绝迹，没有行情了。”杜月笙瑾慎地回答。

孙宝琦心中有数，笑了笑说：

“哪里的话，我就有三只，还带来了呢！”说着，吩咐跟班立即去车里取来，放在桌上。接着说：

“以前听说是 200 两银子一只，现在算它涨了几倍，也不过千多元一只

吧。”

“是好东西，大概决不止千元一只，怕要两千块吧。”杜月笙开始明白来人的用意。

“听说杜兄有时喜欢‘香’两口，俗话说‘宝剑赠勇士，红粉献佳人’，这三只烟土就献给足下吧。”

“不敢，不敢！”杜月笙连声说，“让我照价买下来，送给时疫医院，救济病人，为慕老造福罢。”

孙宝琦佩服杜月笙的精明，忙说：

“那么，就算捐给慈善会吧！”当即取出捐款簿，杜月笙吩咐秘书写上一万元，并把支票交给了“慕老”。

孙宝琦兴冲冲地告辞，上车后，司机对他说，三只大土，杜公馆的人已经放回汽车的后座上。孙宝琦看着烟土，敬慕之情油然而生。

1925 年左右，三鑫公司使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经济实力一跃而成上海首富。其中杜月笙声名大振，势头有超过黄金荣的迹象。有报纸评价：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齐卢战争之役，上海首当其冲，四乡居民麇集租界，极颠沛流离之惨，杜先生乃出而组织难民救济会，所以保全之者甚众。十四年，发起联义善会，以拯济贫苦。”

眼见舆论宣传对自己不利，张啸林咬咬牙，出了些钱财，参加了重修南市的城隍庙活动，成为发起人之一。同年，他又与杜月笙一起创办了一个乞丐收容所。倒也振了自己的声名。

第六章女人的力量

一、督军头上的绿帽子
二、又娶了一个老婆
三、傍上个洋婆子
四、选美改革淫业

一、督军头上的绿帽子

不知是品性如此，还是发达艰难，张啸林的一生每进一步都离不开女人。不是靠女人赚钱，就是以女人害人，然后自己向上爬。可以说，是女人把他送到了上海大亨的宝座上。

那时候，黑道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

“找杜月笙去赌台，找张啸林去妓院！”

且说 1922 年，张啸林以三鑫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去老家浙江，欲打开烟土大门。一只金老鼠和一只金鼻烟壶使省长张载阳和督军卢永祥把除杭州以外的所有鸦片市场都让给了他的三鑫公司，可张啸林仍不甘心，非要把那杭州的地盘弄到手不可。

杭州的鸦片市场自有主人，那就是闻名浙江的鲍一斋烟行。这家烟行所以能在杭州站住脚且生意越做越大，全因商主鲍一斋与督军卢永祥的关系。

张啸林原以为张载阳的面子和自己的重礼，能使卢永祥动心，可督军大人却偏不松这个口。结果，张啸林的浙江之行是一半欢喜一半愁，杭州城市场终究没得到。

鲍一斋与卢水祥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张啸林无法知晓，自己黄金难买他心，还能有什么比黄金更使督军觉得珍贵。张啸林想到了女人，不过，他只听说军阀张昌宗酷爱女色，没听过卢永祥的什么艳史，上次省长府宅会面，也见是斯文相多，不像这玩花的人。

“何不写信给省长大人探探。”李弥子在一旁提醒。

“只有这样了。叫翁左青。不！你来写。”想到翁左青，张啸林心中闪过一丝不快，这个他亲自从绍兴接来的秘书，近日跑杜公馆较勤，听李弥子说，他有跟杜月笙之意。要不是念他当年收留之恩，早就赶他出府门了。

李弥子速速拿来纸笔，伏在张啸林身边写了起来。很快，他写完信，然后让张啸林过目，张啸林轻声念了一遍，亲自装进信套内，李弥子带着信出去了。

十天左右，张载阳复信，果然说到卢永祥并非贪色之徒，至于他与鲍一斋的关系，因是属个人隐私，不好打探。只知鲍一斋曾送了一个貌美的丫头给卢永祥当小妾，还给他生了个儿子，深得欢心，每次来客，督军大人免不了要那母子俩出来显现一番，所以朋友同僚都知此事。其它没有什么可以奉告。

张啸林把省长大人的信翻来复去又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需要的内容，不觉有些气恼，顺手把信丢在桌上，然后一屁股坐进那把已经有些破旧的摇椅里，闭目沉思起来。桌上的信随风飘落在地上，没人去捡。

“大哥！没办法吗？”李弥子小心翼翼地问。

张啸林像是睡着了，没反应。李弥子不敢打扰，正欲轻手轻脚退出去，忽然张啸林开口说：

“还记得码头上的那批弟兄们吗？”

“当然记得。只是不知大哥说的是哪一个？”

“哪一个都成，只要是贴心的。我需要一个。”

“王文奎怎么样？他是黄老板的徒孙，可与我们走得更近些。”

“就是绑架颜料大王公子的那个人吗？”

“就是！干得漂亮，一下赚了2万外加一辆汽车。”李弥子无不羡慕。

“我就要他了。快找！”

李弥子赶紧出去吩咐。不一会儿，要找的人站在了张啸林面前。此时，张啸林已从密室来到会客间。

“张老板找我有事？”王文奎常来小花园赌博宿娼，得了不少不花钱的便宜，所以对张啸林也是恭敬加从命。

“拿1万块钱来！”张啸林没直接回答王文奎的话，而是转向李弥子。

李弥子出去一会儿又进来了，手中拿着一沓钱，递给张啸林，张啸林让他把钱给王文奎。

“请张老板吩咐，弟子一定完成。”王文奎接过钱，知道一定是有大事要他办。

“杭州有个鲍一斋烟行，需要上腔（治治）。但要小心行事，此人后台老板是督军卢永祥。这里面夹着个女人，你去打听一下。尽量揽事而不做人。知道吗？”

王文奎做惯了的，马上心领神会。

“揽事”与“做人”原是红帮的海底术语，后来被黑道上人通用。包揽事与包做人是黑道匪徒常见的两种挣钱方式。

帮会在占码头的地方，势力实在不亚于第二个行政衙门。它管理的事件比起衙门要复杂的多，但办事的性质和衙门相仿。例如：审断是非曲直，伸冤报屈，调解纠纷，令两仇和平，严刑酷法治不屈之徒等等。

由于官府贪赃枉法，许多人有事便找道帮匪徒了结，给些钱财。久而久之，包揽事成为道帮匪徒的固定生财之道。

包做人的意思就是包办杀人。黑道上人对于密杀仇敌，称作“做人”。与包揽事一样，包做人也是帮会黑势力的特种营业之一。在黑道上常流行着一句黑话，叫做“不杀不要钱！”

张啸林要王文奎包揽事，实际则是一种治人不露马脚，杀人不见血的办法，丝毫没有伸冤屈，辨是非之意。这也是帮会发展到后来走向罪恶的明证。

“不要打草惊蛇，更不要漏风。”张啸林末了又叮嘱一句。因为此事关系到卢永祥，他不得不慎重。王文奎领命而去。

大约一个星期后，王文奎满载而归。在小花园的密室，张啸林从王文奎那儿得到了一个完整的汇报。之后，整治杭州鲍一斋的计划不费吹灰之力便被拟定了出来。

原来，那鲍一斋祖籍广东，清朝末年，靠着家乡的关系，率先在杭州开了一家烟铺，逐渐发达起来。此人年过五旬，老于世故，极会耍手腕。年轻时，曾娶过一个老婆，可他由爱生惧，由惧生厌，几年后便想摆脱。恰巧一次与朋友外出玩耍，遇到一个高出流俗的女子，进而迷恋起来要娶回家作妾。

哪知，鲍一斋的原配夫人醋性大发，整日吵闹。一天，拿出一缸烟膏，非要与丈夫一起吞下去双双自尽。鲍一斋起先不肯，后来眼珠一转，竟答应了。

半缸烟膏下肚，不一会儿，两人肚里绞痛在床上翻滚。殊不知，鲍一斋是个老瘾君，脏腑久经鸦片浸炙，多吃一些恰好顶住老瘾，却故作痛疼样，眼睁睁看老婆死去，自己倒长了精神。

事后，他藏起一只杯子，只说是与夫人拌了嘴，她想不开，趁自己打盹儿时寻了短见。一桩害人之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三天后，那相好女子便进了门成了正房夫人。可见这人心计有多深。

鲍一斋还是个爱玩年轻女子的色鬼，甚至不顾身份与脸面偷偷跑到厨房，与那有些痴呆的烧火丫头在柴草上玩了起来，只一次就把那丫头的肚皮给弄大了。

结果，出了二十两银子让丫头的父母领走了事，还把一个杂役当替罪羊打了一顿。

新任督军到杭州时，鲍一斋没费头脑便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他要送新督军“三子”以盖过其他人，那就是条子、女子和房子。而这三项加在一起价值之大，实际上又等于送了“一子”，便是面子。

鲍一斋也确有先见之明，这“四子”后来与车子并成“五子登科”在喧嚣一时的上海流行时髦起来。难怪张啸林无法在督军大人面前击败鲍一斋。

5 根条子是作面礼送去的；一幢房子正在风景怡人的莫干山上施工；而女人，鲍一斋不知督军大人喜欢什么样的，便以请酒为名，让他登门挑选。

鲍一斋让一个拉皮条的送了 4 位不同品位的苏州大姑娘在府中静候。事先，由夫人对她们进行了悉心指导。从言谈举止、行体风度到一颦一蹙、一眸一笑无不一一示范纠正。果真个个做到了会眉目传情、横波流盼，能颠倒众生。

酒席上，四女子遵主之命，使出所学本领，频频向督军大人打媚眼、递秋波，魅力之大连那鲍一斋父子都心动起来，唯有主角卢永祥贪恋不足，礼貌却有余。鲍一斋心中不禁犯起了嘀咕：是这些女子他看不上眼，还是督军大人蜡枪头一个？不行，得改变战术。

“青青，给大人擦擦汗！”鲍一斋说完，一个女子纤手持香巾，要往督军脸上擦。

“我来，我来！”卢永祥接过香巾，自己动手，把那女子挡开。

“阿瑛，伺候大人回房休息。”吃完饭，鲍一斋仍不放弃希望。

“不需要，不需要。敝人初来乍到，还是与你谈谈为好。”卢永祥从大上海花花世界来，这种骚首弄姿的女人见得多了，没有兴趣，鲍一斋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却浑然不觉。

谁也没想到，在客厅闲聊时，督军大人却被一不起眼女子撩动了春心，恨不得立即搂在怀中享受。

原来，这女子是鲍府的一个丫头，面容清纯脱俗，一双眼睛温柔如水，一举一动透着温馨，娇小玲珑的形体惹人怜爱。真正如书上所说：越女白如雪，嫩如脂，美如花。

山东大汉卢永祥看呆了，如此小家碧玉般的女孩就在大上海也难见一个。借递茶水的空，他一把抓住那丫头，果然手上肌肤如油脂般滑腻。

“多大啦？”

“19 岁。”声音也动听如燕语。

“跟我进府，愿不愿意？”

丫头的脸唰一下红了，忙低下头，想抽回手又不敢。

“哟！督军大人真有眼光。小惠，还不谢大人？”鲍夫人巴不得省下那笔买姑娘钱，见得了这个便宜，忙顺水推舟。

丫头没动，好半天抬眼望了一下鲍老头。那鲍一斋口气严厉他说：

“还不跪下谢督军大人？”

丫头磕头致谢，然后低头匆匆离去。

两天之后，鲍府的丫头被送到了卢永祥家里。临行前，鲍夫人免不了要嘱咐一番，让她在督军耳边多吹枕边风，稳固自己的烟霸之位，那丫头一一点头答应。

作为报偿，鲍家给了这丫头一大笔嫁妆钱，卢永祥自然满意，认定鲍一斋是个见过世面，识大礼的上等富商。交情更深一层。

卢永祥得这女子之后，倍加宠爱，一时间抱在手里怕碰坏，含在嘴中又怕化，身边日夜带着她，一刻不离。

不到 8 个月，又给他喜添一子，乐得他全然忘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个起码的常识。

知情人心中明白，这孩子是个野种。

王文奎从杭州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带给了张啸林。张啸林如获至宝。当下，一个报复计划便在脑中形成。

有一天，卢水祥突然收到一封要他亲启的无头无尾的匿名信，那信上写着：

“将军督浙，乃万民庆幸。将军一世清名，万民爱护。鉴于此，有一事将玷污阁下盛名，不得不告。将军有一小妾，是鲍一斋所赠，送至府上，不值九月而养一子，将军视作掌上明珠，却不知此乃鲍一斋施之吕不韦遗种赠妃之计也！以野种为明珠，恐世人所窃笑，望将军察之。”

读罢这封文白夹杂的信，卢永祥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吕不韦遗种赠妃”是什么意思，他百思不得其解，只有问心腹郑秘书。

那郑秘书没见匿名信，所以解释起来毫不顾忌。他说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典故，说的是秦代皇帝曾派一个人到晋国作人质。晋国有一个大商人名叫吕不韦，他看准这人将来回秦后必定会登皇位，于是把自己已有身孕的小老婆赠给这人当老婆。

果然，不久之后，这人带着老婆回国，生下一个男孩，即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后来秦始皇当政初期，一切朝政由实际父亲吕不韦操纵。

“吕不韦遗种实则野种也。”郑秘书怕督军大人脑子一时转不过来，又特别补充了一句。

“娘的，鲍一斋也玩吕不韦的把戏？”卢永样肝火直往上涌。

“大人，这——发生了什么事？”

“你自己看吧。你要送他上西天！”卢永祥嗓门顶天。

郑秘书一看匿名信，确实吓了一跳。如果信中所说的是事实，无疑这对督军是莫大的打击；如果是捏造，这人胆子也够大了。太岁头上动土，是玩命了。

“大人，这说不定是个离间之计，万不可轻信。”

“可无风不起浪。”

“一个烟贩子岂敢犯上。望三思而行。”

“你去暗中查访，情况如实禀报。”

“是！”

郑秘书一番明查暗访，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他虽然心中不愿但还是如实汇报。

原来，那丫头小惠自小长在鲍府，生得美貌乖巧，深得鲍夫人欢心，便留作了房中丫头，专管老俩口生活琐事。那鲍一斋玩大了烧火丫头的肚皮后，心有余悸，好长时期不敢再碰府中丫头。

可他恶性难改，欲壑难填，乘一次夫人走娘家空儿，把正在房中替他叠被的小惠按在床上痛痛快快地睡了。3 天搂着她几乎舍不得松手，直到夫人来家的前一刻才把她放出门去。

鲍一斋家里家外玩过不少年轻姑娘，可没有一个像小惠丫头使他着魔，他瞅不到机会再得手，便想把她收为小妾，明正言顺地享受。

就在这当口，督军卢永祥从天而降，抢走了他口中的这块肥肉。每天晚上，鲍老头一想到那让他丢魂的小女子在另一个男人怀中便痛苦难熬。

小惠进鲍府不到 8 个月就生了个儿子，只有她和鲍一斋心中清楚，这孩子是怎么怀上的，是谁的种。

当郑秘书把一切情况调查清楚之后，那卢永祥却有些不相信了。他让人把已经有 1 周岁的儿子领来，左看右看，觉得不像自己可也不像鲍一斋，只像他母亲小惠。郑秘书也是这么说。

“问问他母亲吧！”秘书提出一个解开谜底的唯一方法。

其实，卢永祥早想这样做，可他不敢，怕这一切是真的之后，他将面临的后果。堂堂的督军大人被一个小妾戴上绿帽子，变成乌龟，哪还有脸面见人。

现在，他越来越不相信会是这样，孩子像母亲不像他不等于就是野种。因为这样想，他才答应秘书。

“只有这样了，兴许都是谣言，你就忘了这件事。”

晚上，在卧室里，卢永祥一见小老婆的那副媚态，忍不住又冲动起来。可他克制自己，铁青着脸开始审妾。那女子先还用双臂吊着他的脖子，撒娇逗弄，可一会儿，没见有反应，便觉得出事了。

“你被那鲍一斋睡过？”卢永祥这一声，无异晴天霹雳，那小妾一屁股坐在床上，眼神充满了惊恐。

“你被他睡了，而且一睡就是 3 天，是不是？”

卢永祥本想用郑秘书调查来的情况，虚诈她一下了事，如果她说声“不”字，便万事大吉。

可这小妾一直心虚度日，总怕事情败露，所以，经不住这突如其来的一诈，没作任何狡辩，“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坦白了。

“是那鲍老爷逼的，妾身无法。给我们母子一条生路吧，求求你。”

“这么说，一切都是真的？”督军大人额头上的筋都暴了起来。

“是他逼的。是他逼的。”

“孩子是他的？”

“是——是的！”

“你那第一夜的血是从哪来的？”

“也是他教我弄的。”

“娘的，我要杀了他——”卢永祥气得如发疯一般大叫起来。

“大人，求你放过我们吧，不是你亲自要我进府，我们就有天大的胆也不敢骗你呀。求求你，我给你磕头了。”

卢永祥坐在椅子上直喘粗气，任那女子头如捣蒜般磕着不停。一切都是事实，现在，该怎么办？说心里话，他舍不得这个女人，结婚近两年，三天两头作爱，可每次他都有一种初入洞房的新鲜感，快乐无比。

这样的女人，恐怕天下难找，他卢永祥得到了，岂不是福分。司这福仙之气却是一个糟老头，尽情玩了三日之后剩给他的，这口气怎能平？他越想越火。

看到地上那副颤抖不已的身躯，督军大人好像找到了出气桶。他如老鹰抓小鸡般抓起地上女人，重重地扔在床上，然后一把撕去她身上的衣服，向她压去。

第二天，他找到郑秘书，与他商量如何处理此事。

“鲍一斋为的就是那爿烟行，从这下手便可致命。”

“封掉它？”

“对！如想留他一条活路，允许开一家小烟店。”

“不留！”

“那好。至于那女人——”郑秘书看看督军大人，想等他发话，可卢永祥没吱声，他心里便明白了。

“大人如割舍不下，就留在府中。这样还可掩人耳目，尤其是那写匿名信的人，不能让他们以为是真。”

“有道理。”

主意拿定，卢永祥便亲临省长张载阳府，对他授意一番。

不久，张载阳找了一个借口，把杭州城里最负盛名的鲍星记烟行查封了。

次日，李弥子到达杭州，出现在省长家的客厅里。

三鑫公司终于夺来了杭州市场，全面垄断了浙江省的鸦片买卖。

二、又娶了一个老婆

张啸林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成为三大亨之一，在上海滩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有一件事却一直让他气不顺，那就是老婆娄丽琴不能给他传宗接代。

说也奇怪，娄丽琴对抱养子的兴趣比生亲子还大，张啸林这时已是 3 子绕膝，娄丽琴还是兴趣不减，惹得黄金荣老婆林桂生也开始热衷此道。那天，出其不意地给麻脸丈夫领回一个

儿子，让丈夫猜疑了半天，怕是老婆在外接露水结出的种。

娄丽琴抱养子自有自己的打算，一是自来上海之后，大夫张啸林整日忙这忙那，几天也不跨家门。娄丽琴一人独守空房，难免生出些寂寞。她是外乡人，在此处也无亲戚可走，逛腻了街，便生出歧心，抱个孩子来养。二是因为，自己与丈夫结婚十来年，不见有一男半女下地，自然认为是自己的责任，于是，她把抱养孩子当作是生孩子那样重要，以为这样就不再有断子绝孙之嫌。

娄丽琴的心思张啸林从不去揣摩。年少时，私塾老师说过，不孝有三：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为一；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为二；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为三，三者之中，无后为大。自己样样顺利，却落得个天大的讳忌在身，张啸林一直心存一块疾病。

功成名就，张啸林决定纳妾生子。

那天，他破天荒对老婆特别温存，娄丽琴还以为是浪子回头，念起了两

人往日的情分，故也一改平时的懒散，使出浑身解数迎合自己男人，使他得到极大的满足。想不到，完事之后，一场冰雹迎头而来。

“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下个崽呢？”

“去你的！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没个完。”

“我要再娶一个。。”

“你不是常在外面睡女人吗，还娶啥。”

“我要娶个能生孩子的女人。”

“你说真的？”娄丽琴这才认真起来，一翻身坐在床上，瞪着大眼看着丈夫。

“谁跟你儿戏。”张啸林见老婆大惊小怪的样子，也有些动气。女人生不出孩子，男人纳妾是名正言顺的事，贤惠的老婆会亲自张罗物色人选，可娄丽琴那副凶样像要把他吃了似的，张啸林怎能不气，他转过身去穿衣服。

娄丽琴担心的事发生了。要是自己有个儿子，丈夫纳妾，她不会过分反对，可因为自己不能生，他才去娶小老婆。显然，这之后她的日子不好过。也正因为这个顾虑，所以张啸林在外头乱玩女人她不去计较，毕竟，老婆就只有她一个。可眼看这一点也保不住了。

“纳谁？”娄丽琴好半天才冷冷地问。

“没想好！”

两人不再说话，娄丽琴用被子蒙住头，一会儿就传出了轻微的鼾声。张啸林却怎么也睡不着，他要纳妾，可纳谁呢？

众多的相好中，最令他倾心的还是杭州妙智庵里的智能，可惜她尘缘已断，难以强求。其他所熟识的女子，大部分出自青楼妓院，玩玩可以，娶回来作老婆难让人放心。再说，自己现在已是有名有望的人，不可弄些平庸女流进府，让人耻笑。听说，隔壁的杜月笙正与红极一时的舞女陈帼英打得火热，有纳进府之意。这佯，自己就更不能落在后头。

可纳谁为妾？张啸林想了一夜没有答案。

就在这时，张啸林结识了一位青楼名妓，她叫张秀英，是英租界福致里书寓的一个名角。

书寓也即青楼。早先，寓中人俗称“女校书”或“女先生”。有女校书资格的必能说书歌曲，而且对操琴抚弦也会一套。名为卖口不卖身，实则不少人对心怀相投的男人还是招人闺房作入幕之宾，只是不敢公开行事。

当上海开辟租界的时候，世风日下，那些卖唱的女子经不起举子们金钱的诱惑，兼做起了卖娼的生涯，因为男女双方碍于面了，卖唱班主便租一幢房子，装饰一番，门外贴着红纸，写上“书寓”二字。所以，这时的书寓是既卖唱又作娼，来这儿的男客不仅是举子也有达官贵人。书寓内姑娘的价钱随男客身份的提高而提高。为了区别，这种书寓又叫长三书寓。

英、法殖民者对这种不同一般妓院的寻欢作乐场所很是推崇。英租界当局对凡是前来申请这种“书寓”执照的，尽量签发，因此，各书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书寓的龟鸨绝大多数是苏州人。为了提高姑娘的身价，不惜延请弹词教师传授技艺。姑娘一般来自江浙一带，虽不能练得精湛，但也学得其皮毛。她们既然能怀抱琵琶弹唱一曲，身份自然有别，因此，书寓里的妓女全改称为“先生”。

每当晚上八九点时，这些先生们打扮得妖艳出众，身坐花竹丝的轿儿，

赶至固定的书场，登台弹唱约半个小时光景。就在场子弹唱时，勾引一些游客来书寓茶会。当然先生对一般男客不是随意就范的，有的人既使花费金银和工夫，是否能达到近身的目的还不可论定。

店有店规，行有行规。长三书寓也有它的规定。什么叫长三？就是三种规定价格，一种是叫堂差外出 3 元，一种是弹唱一曲 3 元，一种是打个茶会 3 元。游客如若看上先生的话，就是首肯，也要摆上几台酒筵。如若不花费几两金子的代价，你就休想碰她的身体。

书寓随着英租界商市的发展而发展，渐渐地，原来书寓的含义名存实亡。原因不外有二：一是长三门口众多，为了竞争游客，不得不改变其原来豪华高雅而趋向大众化；二是废除书寓的许多陈规旧习，以堂子式的门槛来广招游客，因而，后期的长三门口，趋于争取生意的阶段。

每当夕阳西下，夜色降临时，会乐里、群玉坊和福致里等各长三书寓门口的花名灯，照耀得如同白昼，路旁车辆连接如同长龙。

当时，靠近小花园周围地段的长三书寓约有五六百家之多。每个门口的姑娘以人计算，将近有 3000 人谱。这样众多的姑娘，再加上每个门口的龟鸨和仆佣及帮闲们，可以想见被他们依附的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之多。

书寓自改成长三以来，虽降低了一些身价，但一切规模都与书寓相仿，只是姑娘们不仅能弹词唱歌，还可留宿狎客，无所避忌。租界当局在执照中把它称之为一等妓院。这些女人自幼学礼貌、应酬等功夫，周旋在达贵富商之间，官官之联络、商业之成交，都成功在她们的香闺之中。因而有人耗资万金却难亲芳泽。

在清末民初时，长三书寓的妓女出堂差，一般是盛行肩车，即妓女坐在龟奴的肩上，由龟奴掮着而行，那些二十多岁的女人，身体百斤左右，坐在龟奴肩上，似一座宝塔，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形成一大奇观。至到包车盛行，这种肩车才被淘汰。

到了 1921 年左右时，长三书寓弹唱评书的逐渐改唱京剧折子，为的是迎合潮流。

长三书寓里的先生们也曾有儿个出色的，如唱评弹的雪红老九，名噪一时。她一度在绣云楼登台说唱时，身坐花竹细丝轿，龟奴前导，鸨儿后随，场内声振四座，好不气派。又如萧湘院的钿蝉，因大红大紫而被一个政界要人娶去。

张秀英虽不如雪红老九与钿蝉声名远传，但在英租界的上等人中倒也是挂了名的。

张秀英是地道的苏州姑娘，父母梨园科班出身，后戏班解散，便自行以卖唱为生。张秀英不足八九岁，耳濡目染加母亲的悉心指教，唱腔练得婉转悠扬，如诉如泣，使人听了心醉神迷。

后来，父母为了求得更大的发展，也欲到上海淘金。没想到祸从天降，在来上海的途中，全家人走散，张秀英被一个妇女带回家，留作童养媳，住在闸北的两间破屋里。

谁知两年后的一天，那妇人的儿子一出门就再也没活着回来。他在街上被一辆马车碰着，伤口不大流血不多，可刚送到医院就死了。邻居说这是张秀英命中克夫的缘故，得赶快打发走。妇人深信不疑，一气之下，把这个使他儿子去见阎王的女人卖到了四马路的一家妓院。

张秀英从此落入风尘。那年，她 13 岁。

张秀英长得特别，一张瓜子脸儿，清秀得一尘不染，眉目间蕴含着无限的情致，丰腴的身材走起路来也倒有几分婀娜多姿。可她天生的一副黑皮肤，为她的相貌减色不少，不招前来寻乐的男人们欢心。自然也吃了老鸨的不少棍棒。不久，她被卖到了福致里书寓。

在书寓，张秀英弹唱的功底技压群芳，首屈一指，很快便得“先生”的雅导，追随的游客如云，得赐赏彩金难数，成为书寓里的大红人。老鸨对她都让看几分。

张啸林是从小报上得知张秀英的，见报上吹捧得如此，便决定请她来小花园唱三天堂会戏，理由是为自己45岁的生辰贺喜。也想借此扬扬名。

张秀英这时声价已高，架子变大，每天收到精致请柬无数，所以，接到张啸林的帖子，看也没看一眼就放在一边，让那在外等信儿的李弥子好等，弄得鸨妇一个劲儿赔不是，最后，忍耐不住去催张秀英。

两天之后，张秀英果然由人接到了小花园。一般亲朋好友，手下爪牙，男男女女都早已挤在厅内，连台上四周也站满了人。大家并不想听戏，只是想亲眼目睹这位被报纸吹捧上大的黑脸名妓。

张啸林一见张秀英，果然觉得有趣，白皙的女人他玩过不少，黑皮的娘儿也不是没见过，可这，黑而绝美的女“先生”却从没打过交道。一种异样的情感窜上心头，他想得到她。有了这种念头后，张啸林再来看她，是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越看越喜欢。

戏演到一半，张啸林吩咐给台上每人一盘鲜藕和凉糕，众来宾也有一份。可那张秀英却让人把食物退了回来，弄得主人好不尴尬。张啸林强忍怒气找到张秀英，她正在特设的化妆室内补妆。

只见张秀英上身穿一件米色紧身小衣，下身已换了彩裤，脚上绣花小鞋还没拔上，头发蓬松，一脸的倦容。刚才台上那副花枝招展转眼成了一副病美人的淫态。那张啸林看傻了眼，要不是她那黑色的皮肤，张啸林还以为自己找错了人。

“张老板，匆匆闯进什么事吗？”张秀英回头看看，开口含笑招呼道。

“没什么，只是看你需要什么？”张啸林搭讪着。

张秀英不再说话，对着镜子，拿起一只发网往头上套去。可怎么套，头发也不如刚才整齐服贴，重复两次后，显然不耐烦了。这一切原是那黑粗壮大的跟包女人做的，可张啸林不让这些人进小花园，鸨母便一切从简，只让龟奴带了两三个演员来。现在麻烦来了。

“就要开场了。来，我来了事。”张啸林说着竟伸出手，往张秀英头上一抚，要替她勒好发网。

“可了不得，张老板，我可担当不起。”

“给美人效劳，谁不愿意，这是我的福分呢！”

张秀英见张啸林执意要帮忙，也不坚持。她本是妓女出身，对男女之事习以为常，再说眼前这男子也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不说让他碰碰头发，就是献身于他也是够档次了。她有意把头往张啸林的身子上靠了靠。

张啸林云里雾里，魂不守舍，居然把发网收拾得十分熨贴，又双手按着她的额角，向镜中笑道：

“这回舒服了吧！”

“谢谢张老板，您弄得舒服。”这是有心引逗调戏，张啸林冲动起来。

“干脆我改行当跟包，伺候你，好不好？”张啸林话音刚落，自己先笑

起来，逗得那张秀英也笑得浑身乱颤，她没想到眼前这位上海滩大亨竟开出这种玩笑。

“我的大爷，那可担不起，别折寿死我。”张秀英笑得话语都含混不清。直到发现张啸林眼中的情光欲焰，才忙正经起来。四目对视，两人都不觉勾起男贪女爱之情，张啸林一把把张秀英搂在怀里，张秀英也就势把一对丰乳贴在张啸林身上。

就在这时，外面有人咳嗽了一声。这两人正在春心荡漾之时，猛听这咳嗽声，都惊得转过脸去看，张秀英也就势从张啸林身上跳了下来。

门口站着的是娄丽琴。她见主角迟迟不来，丈夫又没影儿了，估计会发生什么事。果然，在化妆室门外，她将刚才室内的挑逗都听了去，顿时酸气冲天，刚想大大发作一下，但耳边似乎有声音警告：“万万使不得，你要把事情闹大，丢了男人的面子，他不会饶你的。”她强忍怒火，咳了一声，提醒里面的一对男女。

张啸林这才想起，外面还有众多宾客等待。使毫不在乎地与张秀英打了个招呼离开化妆室，丢下两个女人像一对恶虎对瞪着双眼。张啸林知道，娄丽琴不会大吵大嚷的，她不是那种心胸狭眼皮浅的女人，而是对一切都不大在乎。张啸林欣赏她的也正是这一点。

果然，两分钟后，两个女人没事似的一同出现在宾客面前。张啸林对老婆满意地点点头，娄丽琴也不理他，独自端起一盘饮食又专心地看起戏来。

当天晚上，张啸林决定，后两天的戏不唱了，他要娶张秀英为妾。

“你真要娶她？”

“自然！”

“她可是妓女，不生孩子的。”

“不一定吧。”张啸林担心的也是这个，可又不愿承认。

“那随你便。”娄丽琴表了态。

“这事还得你来张罗。好娘子，没有你，这个家什么事也办不了。”张啸林讨好卖乖。

“我是担心你的身子，戏文里常唱：‘青楼女子，玉体魔王，杀尽男人不知防。’你得小心。”娄丽琴明知一切已定形，也不再反对。好在娶个青楼女子，百分之百也是生不了娃的，对自己威胁不大。便顺水推舟，在丈夫面前说起了好话。

夫妻二人商量完毕，张啸林便催娄丽琴去张秀英房里说婚。因戏要唱 3 天，为图方便，张秀英住在了张啸林的小花园单间里。这个单间是专为娄丽琴每次来所设，干净整洁，平时除张啸林，任何男人不得入内。

房间里的张秀英也是满腹心思，难以入眠。想起白天的一幕，又喜又悲。喜的是所遇之人温情又幽默、不同一般男人，他给她套发套时，镜中的他俩宛如一对夫妻，那一刻，她像受到丈夫爱抚时那样幸福。悲就悲在，她的身世使自己一生难托，只配作个玩物而已，幸福何处寻？

就在张秀英悲悲喜喜时，娄丽琴敲门进来了。她以为来人一定是找自己算帐的，便又摆出一副高傲不可就范的样子。

“我想与你说说话。”

“说什么？”

“如你不嫌，就住进张公馆来吧。”

“什么意思？”张秀英以为娄丽琴在讥讽自己，可又觉不像。

“我家阿虎想娶你进门，做二房。”

“张老板？”

“嗯！”

两人都不说话了，娄丽琴是在等答复，张秀英却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搞蒙了：堂堂的大亨就白天那一下竟要娶自己进门，她不敢相信，向自己求婚的不是男人而是这男人的老婆，她更不敢相信。张秀英瞪着一双迷惑的眼，不知说什么好。

“张老板执意要娶你。我们商量好了，就等你一句话。”

“非要嫁他吗？”张秀英缓过神来，觉得刚才有些失态，便又装起正经。

“张小姐是名人，我们张老板也有些地位，不知哪里不妥？”娄丽琴的话柔中有硬。

“这太突然，容我想想。”

娄丽琴一听这话，心中之气又涌上来：哼，婊子还装正经，白天一见我男人就坐在他腿上，任他摸捏，那就不突然了？心里骂着，脸上却一团和气。

“明天就停戏，这是阿虎吩咐的。明早给我们一个答复。”说完，娄丽琴离开单间。

张秀英答应嫁给张啸林做二房。

出于对娄丽琴的感激和敬畏，张啸林听了老婆的话，没有张灯结彩，也不大办酒席，只是到老城隍庙陈铁口那儿择了个好日脚，一顶小轿悄悄抬进了门。不过，张公馆那楼上的洞房却布置得花团锦簇，富丽堂皇，新娘的衣着首饰也都件件名贵华丽，多少慰籍了张秀英的心。

洞房之夜，一对新人恣情纵欲，神魂颠倒自不必说。只是那娄丽琴听着难受，连夜跑到小花园去住单间去了，几天也没回家。

婚后第三天，张秀英说要宴请一些朋友。酒席摆在公馆内，好让他们一睹张公馆的风采。张啸林岂敢有异议，任她去摆布。直至客人登门之前，张秀英才告诉丈夫客人的姓名。张啸林一听，惊喜得不知所措。

原来，张秀英请的全是军政界的要人。

1920 年前后，全国各地的军阀、政要，只要是有气候的，没有不在上海设立代表处或办事处的。由于租界及上海市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南北对峙，各省四分五裂的情况下，上海就成了情形微妙的政治中心。这样，军政界要人满上海遍地都是。

来张公馆做客的有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也有孙中山的保镖杨虎夫妇。众军政要人大吃大喝之后，张啸林又把他们拉到小花园以赌博助兴，爱寻花宿柳的自有美人领到金银房间取乐。张秀英应付周到，如鱼得水般游弋在这些男人中间，娄丽琴一旁看了，自叹不如。从此，对她看重起来。

张啸林越来越觉得这个黑皮老婆取得值得，便倍加宠爱，再不去想那生不生孩子的事了。

娄丽琴自张秀英进府后多了一个解闷的人，自然也欢喜。两人很快以姐妹相称，张啸林见此心满意足，一家人其乐融融。

三、傍上个洋婆子

张啸林自娶了黑皮秀英之后，舞厅便成了他常去光顾的地方。

旧上海素有“东方不夜城”的美称。每当夜幕降临，舞厅的霓虹灯此亮

彼暗地闪烁起来，入口处极其性感的红舞星巨幅照片特别醒目。衣饰华美的众多舞客，兴致勃勃地步入舞厅。随着优美的舞曲奏响，舞客和舞女成双成对地步入舞池。

1840 年上海开埠后，西方的交谊舞厅开始传入，但当时只是洋人的自身娱乐活动。

上海最早出现交谊舞的是外白渡桥的礼查饭店，稍后又有与国际饭店相邻的卡尔登戏院。每逢周末和星期天晚上，这两个饭店就举办不对外售票的“交际茶舞”，这是上海公开开设交谊舞场所的开始。从此，交谊舞在上海盛行起来。

上海最早开业的营业性舞厅是“黑猫舞厅”、“月宫舞厅”等。到了三十年代，舞厅蜂拥而起，独领上海滩风骚。头等舞厅有静安寺的百乐门，江宁路的大都会，南京西路的仙乐斯，西藏中路的半高梅等等。这些舞厅装演华丽设备高档舞女年轻貌美，技艺娴熟。延安东路的新大华，黄陂路的维纳司，南京西路的大沪，位列二等。大世界和永安等游乐场附近的舞厅，各属下等。还有些像大华饭店、华懋饭店和卡尔登等的舞厅，则是西洋风味的外国舞厅，其规模设施，豪华奢侈，只有显赫的社会名流才能光顾得起。

此外，一些小型舞厅也应运而生，如“夜总会舞厅”、“惠令登舞厅”、“逍遥舞厅”等等。这些小舞厅收费低廉、舞女伴舞五至八次才收费 1 元，光顾者多为商贩、中小工厂的老板、职员等。

舞厅是靠舞女唱“主角”的，所谓舞女，是以伴舞为职业的女性，人称为“龙头”，舞客则被称为“拖车”。舞客邀舞女伴舞，行话称之为“拖车配龙头”。

张啸林下舞厅从不需“龙头”，自有他小妾张秀英在他左右，做他的舞伴。可一次意外的事情，使张秀英再也不愿随丈夫去舞厅了。

那一次是在丽都花园，杜月笙为他新娶的二老婆陈帼英过生日，宴会请的都是上海滩名流，场面宏大。晚饭过后，杜月笙请大家看戏，可虞洽卿、王晓籁、张啸林等人却非要跳舞不可，杜月笙无法，只好兵分两路，跳舞、听戏各随所愿，他自己则两边招呼客人。

宴会的主角陈帼英本是舞女出身，自然留在舞厅，出于礼貌，她陪舞不断，把那些老头子带得晕头转向。

张啸林与老婆张秀英跳了两曲之后，陈帼英轻轻地飘到他身边。

“大哥，让你等了，请！”

她做了一个俏皮而轻柔的邀请动作。

陈帼英那天身穿无袖印度绸旗袍，大红色底于上缀着一朵朵嫩黄的小菊花，滚边是嵌金线的墨绿丝绒。她脚穿一双乳白色高跟皮鞋，长筒丝袜套在大腿弯儿上，蓬松的卷发像绿云扰扰披散下来，典型的一个时髦女郎。

张啸林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紧张感。

这时，四壁灯光又暗下去，唯一的一盏宇宙灯开始旋转，乐队奏起了一支中四步的舞曲。张啸林搂着陈帼英的细腰慢慢步入舞他。

张啸林仿佛觉得社月笙和张秀英正瞪着眼看着他俩，不觉把搂陈帼英腰的手放松了一些。陈帼英正要转圈，张啸林这一放松，她以为是一种暗示，又收回了脚，可张啸林已转过来了。结果，他那长袍的边裹在了陈帼英的小腿上，偏他又紧张，脚一滑，一下四脚朝天跌倒在地上。舞场里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那杜月笙恰好过来，更是笑得前俯后仰。

陈帼英忍住笑，把张啸林扶起来送到座位上。张秀英见陈帼英那天晚上出尽了风头，本来心里有酸水，又见丈夫在陈帼英面前出丑，酸中更有气。舞会没结束，独自提前回到家，张啸林仍留在那儿乐此不疲。

张秀英再也不愿陪张啸林去舞场了。

一段时间，张啸林没去舞场，而是留在家里与两个老婆喝酒抽鸦片，或者约几个朋友来搓麻将解闷，有时还叫戏馆的某个小旦小生来唱堂会。可不到两个月，他的脚又痒痒了。

张啸林又成了舞厅的常客。不过，这时他成了“拖车”，每次必须花钱找“龙头”。他觉得这样更新鲜、更刺激。

不久，张啸林发现他的钱花得太值得了，因为，他傍上了一个洋女子。

英租界的礼查饭店，是洋人和富人的世界。不知从哪天起，张啸林对这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脚杯、葡萄酒、鲜花、俱乐部，尤其是那些金发碧眼、丰乳肥臀的洋女人，他没有一样不喜欢的。搂着洋妞跳舞，他感到自己快被融化了。她们那种炽烈奔放的情感，甚至使张啸林无法想象，如果在床上，她们会是怎样的。

那天，他正在吧台边，眯着眼听音乐喝饮料，一个洋婆子朝他这边走来。她一边扭着腰肢，一边用手中的酒杯向人频频举杯招呼。张啸林看了她一眼，没多在意。

“我可以坐这儿吗？”她停在张啸林身边，用纯熟的汉语问。

张啸林不相信这女人是与自己说话，扭头看看周围，除了隔桌坐着他的仆人兼朋友李弥子外，没有其他中国人。他望望那个洋婆人，她对他微笑着。

“当然，请吧！”

洋女人道声谢后，挨在张啸林身边坐下，立刻，一种浓浓的香水味钻进张啸林鼻孔里。

“要加酒吗？”

“谢谢！”

张啸林要侍者送两份葡萄酒。

“你是张啸林先生？”

“正是。只是你如何得知？”

“这儿的人都知道。上海滩大亨，对么？”

“谢谢夸奖。”张啸林得意非凡。

“跳舞吗，张先生？”

“OK！”

张啸林风趣地应答。然后，搂起了那女人。

与洋女人跳舞，张啸林已不是第一次。

所以，他镇定地发挥着水平，与那洋女人配合默契。跳舞时，不少人与他点头微笑，他也一一含笑还礼。

“小姐，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当然。依侬·莫尔·简！叫我莫尔吧！”

张啸林不敢问她年龄多大，但他第一眼看见她时，就猜想她一定有四十二三。年龄大了一点，他心里这么想。

这一回，张啸林无心，那洋婆子倒有意了。她跳着跳着，就把脸贴在对方的粗脖子上，身子也与张啸林的身子粘在一起般的紧。张啸林有些冲动，但他以为这是舞场上洋人惯有的舞姿，所以不敢多想。

有舞客在向他挤眼。

莫尔的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嘴巴也在他脸上碰起来。他觉得自己也该做些什么了，于是，像电影中所学到的，低下头来，吻那女人。张啸林这一动作，似乎引发了那女人的狂热，她对准对方的嘴唇，没命地吮吸了起来。张啸林本能地配合着，只觉得自己的舌头被那女人咬得又痛又麻。

就在这时，舞曲完了。

舞客们开始退出舞池。可莫尔依然紧搂着张啸林不让他动，两人紧贴着站在舞池中央。

“夫人，咱们去喝一杯，怎么样？”

“叫小姐！”

女人纠正了称呼，一边又在他脸上吻了一下。

“换个地方喝一杯，如何？”

“去哪儿？””

“我的小花园旅馆。”

“OK！”

张啸林把她带到自己的小花园，先领着她参观了几处地方，然后带她进了金房子。

“有日本式套间吗？”

“没有！”

“太遗憾了！”

张啸林心想：“狗屁日本间，还不就是在地上快活吗。不过，她这话倒提醒了我，过两天，拆出几张床去，铺上几张台湾草席，地就是床，床就是地，让客人随地滚，岂不美妙？”

在金房子里，张啸林从刚才舞场上的情势看，估计那女人快熬不住了，所以索性主动张开两臂扑向莫尔。谁知，莫尔让他摸了两下之后，突然说饿了，要吃点东西。

“吃东西，就现在？”

“就现在。吃点宵夜，喝杯威士忌。”

张啸林无法，吩咐侍者送吃食来。

莫尔没让张啸休等太长的时间，她一杯酒下肚，似乎换了个人似的，抢过张啸林手中的杯子，扔在床上，然后倒在他的怀里。张啸林一伸手，突然发现这女子的裙子里已没有了短裤。原来，在他出去叫侍者的时候，她精心设计了一番。

俩人在地板上滚了一夜。

莫尔告诉张啸林，她是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英国人，长在广州与上海，现在是银行襄理的太太。丈夫亨利与她感情不合，正准备离婚，张啸林把她的话都记在心中。

莫尔对张啸林这个中国大亨真的动了情感。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嫁给中国的皇帝，做个中国女人人人都羡慕的皇妃。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好多洋人女孩都做过的梦，无法实现。可这种意识却深藏在她的脑中，转而变成了对中国成名男人的崇拜。直到她 40 岁时，才在礼查饭店遇到了上海滩大亨张啸林，她对他一见钟情。

小花园的那一夜，莫尔终于亲身领略了中国男人在床上的那种含蓄、温柔和体贴之情。她以为少女时代的梦实现了，殊不知张啸林是个精于此道的

老手。

莫尔迷上了张啸林，一日不见，便要失魂落魄。

有一天晚上，他们在外滩见面。

外滩的夜景迷人：华灯初上，高耸林立的万国风格的建筑楼群，笼罩在薄暮中；黄浦江水面的万点灯火，似一条银带伸向远处。

张啸林与莫尔坐在一家露天酒吧的桌子旁，啜着饮料，欣赏江面景色。两人谈的是莫尔的丈夫亨利以及他所在的麦加利银行。

“你非要与亨利离婚吗？”

“合不来就离，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像你们中国。”

“谈谈你丈夫的银行吧！”

“当然可以。”

莫尔以行家的口吻开始介绍。

中国在鸦片战争前，是没有银行的，只有钱庄和票号。《南京条约》之后，1857 年，英国的麦加利银行率先在上海设立了分行，这是外资进入上海的第一家银行。

以后，美、法、德、俄、日等相继开设了花旗、法兰西、德华、道胜、横滨、正金等银行。

1897 年 5 月，盛宣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外滩 7 号正式开张，开了中国银行的先河。此后，中央、中国、交通和农业四大银行分别在外滩 15 号、23 号、14 号和 16 号大楼挂牌。

上海的中外银行几乎都聚集在外滩，所以，这一带又被称为是中国的华尔街。

“麦加利银行是英皇特准设立的，所以又有皇家特许银行之称。”

莫尔不知是在为她丈夫还是银行感到自豪，张啸林多疑，认定这是一种夫贵妻荣的感觉，便立刻显得有些不高兴。

“不管谁设的，它的业务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便利英国商人在印度、中国、澳洲等处经商贸易，业务自然是存放款项及汇兑为主。你问这干什么？”

张啸林约莫尔在金融区见面，自有他的目的。

原来，张啸林的鸦片生意，货源日益不足。特别是从印度进口的“大土”，在市场上十分抢手，往往货到广州，便被各大烟贩抢先得手，所以上海这边，进货困难。他想在印度某个城市直接建立买卖点，就地付款购货。这当然要有一爿银行帮忙合作，他想到了莫尔的丈夫亨利。

“这不是什么大事。等亨利回来，我告诉他。”

“他不在？”

“上广州了。”莫尔热切地望着张啸林。

“我们上哪儿？”

“上我家！”

静安寺后面，有一片洋人住宅区。这里马路整洁宽敞，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一看就知是上等人住宅区。一条马路的北边，有一座花园式的别墅，三层小楼，英式风格，精致不失华贵，这便是麦加利银行襄理亨利的家。

张啸林正要细细的观察这洋人的家，那莫尔迫不及待地吻起他来。然后又把他拉到一扇门前，推开门，张啸林才看到这是一间布置豪华浪漫的卫生间，一个浴缸足能盛下四个人，墙的一面是镜子贴成，所有设备都是淡蓝的，

优雅而温馨。

两人在浴缸里玩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席梦思床上。正在相互逗趣时，突然外面响起了阵阵敲门声。他们急忙穿好衣服，来到客厅，门外是亨利的声音。

莫尔让张啸林坐在沙发上喝饮料，自己去开门，她沉着冷静。亨利与莫尔讲着英文进屋来，从脸神上看，显然有些怒气。一见客厅里坐着个男人，而且是中国人，便毫不客气地问：

“你是谁，来我家干什么？”

“张先生，我的朋友。”莫尔坦然，“认识一下，我的丈夫亨利。”

张啸林站起来，反背着双手，不失大亨的风度。亨利见来人如此傲慢无礼，更是火冒三丈，他虎视眈眈地盯着张啸林足足看了一分钟，张啸林面带微笑，得意地朝他点头。

“你们上床了？”

“我们做爱了！”

莫尔肆无忌惮地回答。

“我杀了你！”

亨利咬牙切齿地对着张啸林。

“你敢吗？”

“亨利，不要胡来，他是法租界有名的大亨张啸林。杀了他，你命难保。”莫尔这回真有些紧张了。

亨利听说过三鑫公司有个经理叫张啸林，是上海滩名声显赫的大亨，手下党羽无所不能。却怎么也没想到此人会出现在自己家里，还与自己老婆上了床。他那正准备掏枪的右手从包里抽了回来。“见亨利有些面软，莫尔上前拿过他手中的包，扔进了一扇橱门。

“亨利，反正我们要离婚了，有话好说。”

“好吧，我与他单独谈谈。”亨利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客厅里剩下两个男人。

“什么条件？提吧。”

“不算条件，帮个忙。”

“要鸦片？”

“不，杀个人。”

“杀人要抵命。”

“你有办法。”

“说吧！”

原来亨利做事的银行有个协理，知道他与一桩军火走私有牵连，诈他钱财已一年，共捞去 2 万多美元，还不放过他。

亨利想除掉此人，一来可以灭口，二来协理死了，他这个襄理正好可以升任。“好个借刀杀人，一箭双雕之计。”“你睡的可是我的老婆哟！”“你老婆愿跟你睡吗？”“好。不谈老婆。要多少钱，我讨！”“我要在印度或广东建立货物购运站，要你们银行合作。”“印度不行，我的权力达不到。广州可以试试。那里有我们分行。”“广州就广州。你先帮我开好户头，货款、汇款、取款一切从优。之后，我再为你干那桩事。”“好的，一言为定！不过——”“还有条件？”张啸林拉长了脸。“你睡了我老婆，得赔我一个。”“噢？哈哈哈。”张啸林忍不住大笑起来，世界之大真是奇事百出，老婆被

人玩了，竟厚着脸皮提出“赔一个”。“什么样的？”“处女！”“那不行！”“一个小妞。”“可以。”张啸林递给亨利一张名片，亨利接过看了看。“去找我的助手李弥子，他会替你安排，包你满意。”“现在？”“怎么，不想要？”“当然。回头见！”

亨利与张啸林友好地握握手，如客人告辞般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张啸林重新坐下，端起酒杯靠在沙发上，他长长地舒了口气，然后冲着楼梯大声喊道：

“莫尔！莫尔！”